畫論叢刊

丙子白石題



于安瀾編

畫論叢刊

丁丑叢碧題



人民美術出版社

画论丛刊

上下两卷

编者　于安澜
出版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十二号）
装帧设计　曹洁
印刷者　昌平第二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售者　全国新华书店
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102-00391-9/J · 367（精）18.80元（平）12.80元

再版说明

「画论丛刊」为我国古代画论汇编性的资料丛书。本书收集了我国古代画论的精粹篇章，是广大美术工作者、艺术理论研究者与爱好者的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社一九六〇年曾据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画论丛刊」，出版过两卷本的「画论丛刊」。时过二十多年，已很难购到。现据六〇年版本，重新影印出版，以供广大读者之需，其内容一如六〇年版，概无更动。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

于君安瀾輯畫論叢刊既
集敬求余為之序余維叢
書之興甚有裨於學術人
盡知之顧是書之廣收羅精
博而不紛雜而不紊允為適當

門學者之用，於是始有專家一藝之叢刊，而其濫觴實始於書畫，於書畫先以畫學為完備，明王世貞之畫苑其鼻祖也，詹景鳳之補益，繼之者李

屬予創纂仍未就爰復勸
之著有清張祥河之集刻
近人爲竟明之編纂然皆寥、
寥數種各有所失且詳拙
比書畫書錄解題獨中分

于君既編錄各自為卷所據之本一一注明並詳加校勘足繩王氏之失偽書雖亦酌收然非如唐氏之謬悞叢雜而所收畫為一類則殺此焉

畫家爲畫論以來稿本鈔本多世不經見尤名家所未遇書畫皆相當實物易校明季而極盛於清代迄至近世尤覺影響難生矣

有心得而造極精深者仍不多觀茲編所輯雖廣而搜擇精慎實從事叢刊所未有尚是一編於古今畫學理論之源流與

主要旨畢備無遺洵可為後學之津逮矣于君必其道之友有游山之約亦詳於傳裝書以寓素

丁丑五月　龍游余紹宋



古者畫以象物紀事飾禮致用而已未聞講其理法漢以後士夫好畫日多研習之討論之於是理法遂有闡明其著為篇章傳之後世者殆以晉顧愷之畫雲臺山記始夫一畫從心六法成規科有十三宗分南

北象物寫意形神之說各持向畫壇淡工泥之見異趣院野所尚不同而自成體徐黃所師有異而自立門由犬馬鬼魅而窮天地萬物之變由工匠污墁之所事而爲賢達士夫性靈情感之所寄託畫之源流派別既紛歧雜出而

講其理與法著亦各說淺述略有摘異紛
然盡其所得以立言惟因其人學有淺深識
有高下立言亦頗有出入合則互相稱引否則
互相辯詰故自晉以來代有著述明清之際尤
多纂輯然其書果足資吾人之參究與否要

在吾人之學術性情有以證驗之而始有辯蓋畫有法然法有理無理無法而有法是為至法無理而有理是為至理至法似無法而法在有法之外至理似無理而理在有理之奧至法至理有非易言文所能盡引喻借

襯不著跡象窺玄探奧秪許神領尚非積
有學養潛心體會何能得其究竟故輯論
畫之書難在精選讀論畫之書要在靜參
安瀾先生博學多藝既著韻譜乃輯畫論
有梁以來選錄都五十餘種或摘諸叢書或鈔

自孫李舉凡畫法畫理之著作蓋已取精擷英華
羅於是吾人欲究繪事可不必用心擇別而有善
本各得從其性之所好學之所需於焉深參默
會發其妙解生其新知其愉快為何如則先生
之述前啓後其有功於藝林又何如若視為閑編

聊以遮眼或珍為秘籍藏諸枕函或駭其難解有同佛偈而庋諸高閣是皆非吾人治學求藝之道而有負於先生者則更何如故吾於是書之行世深知先生用心之苦並願之宏為不可及尤望學者得是書而善讀之也藝海無邊彼岸何處歟

往渡之慈航在茲丁丑五月鄭午昌序於學廬





重校自序

余幼喜繪畫，每見畫譜畫帖，輒欣賞不置。偶作临摹，塾師必嘖嘖稱譽，以爲具此別才也。及弱冠肄業中學，圖畫練習，嘗被留作成績。夏季美術教師畫扇甚忙，間囑爲代筆，求之者亦莫辨其眞贋也。及入大學，圖書館藏各書局影印畫冊略備，時借归披覽。更於特書者自行購置。當時於各家圖譜中啓示門徑最爲獲益者，則胡佩衡先生所著各冊是也。一九二九年秋，蘇州陶冷月先生北遊過汴，學校聘爲美術導師，作課外講演。同學因有畫學研究會之組織，余被選爲常委。時就陶先生請益，而先生亦勉勵者至殷。未幾，陶先生去汴，繼任無人，畫會亦僅存其名。但余於此道，遂駸駸而益篤焉。時於正課之外，嘗就余著「畫法要錄」及陳鄭兩家繪畫史所引各書博覽之，以尋求源流法理之所在，及各家論說之得失。樂此不疲，數年以還，覺於此道，亦少窺涯涘矣。

閒嘗感歷来論畫之作，頗多精深者，惟以卷帙零碎，多刻於各大叢書中，網羅不易。自明人畫苑之編，至清「佩文齋書畫譜」，蔚爲巨觀。此後著述，尚待纂集。張祥河之集刻，專而不備；近人黃賓虹之「美術叢書」，既失駁雜，掛漏亦多；更以不擇版本，校勘疏略，學者病之。每思簡選善本，詳加校勘，彙爲一編，以便讀者，而以忙於他著，迄未遑着手也。一九三六年秋，中華印

書局既爲余印行「漢魏六朝韵譜」，復索他稿，因將此編付之。翌年夏，書甫出，即有七七之變。未久，余亦離京，南返原籍，鄉居杜門者六載。光復後，任教河南大學。時物價飛漲，戰爭方酣，四郊多壘，風鶴頻驚，從未思及此編重印之在何日也。

今者邦国重建，政治革新。數年以来，經濟繁榮，文化潮高。致使二十年沉淪之陳編，向所僅存之圖書館及少数專家齋中者，行將與廣大青年與學者相見，使歷代名家畢生之心得，化爲創造新奇之基礎，則愉快欣慰爲何如也。因重加校勘，訂補疏略，更爲斷句，俾便閲讀。茲將更易情形分述於下：

（一）有關資料之補充

初版時凡於評論各書之文，如「四庫提要」之類，有足說明該書之內容，及評論優缺者，對於讀者，頗有啓示介紹之功。奈當時不甚措意，於原書有者則收入（如「小山畫譜」及「傳神秘要」），無者亦未旁搜。此次據「郡齋讀書記」、「直齋書錄解題」、「四庫提要」以及余越園「書畫書錄解題」等書材料，悉行收入，以資參考。總計不下四五十篇。

（二）種類之增刪與歸併

劉宋宗炳「畫山水敍」一篇，初版時未收，此次補入，列於編首。王維「畫學秘訣」，向多認爲僞託，從「四庫提要」归併荆浩。管道昇「墨竹譜」從「佩文齋書畫譜」歸李衎「竹譜」，故不另列管名。至「華光梅譜」既係僞託，更鮮精采，酌予删去。

（三）關於各書之增補與改編

顧凝遠「畫引」，依「佩文齋書畫譜」本增入數条。董其昌「畫旨」，更從數本，重爲訂補改編。

（四）版本之改易

「小山畫譜」改用「粵雅堂叢書」本；李衎「竹譜」，改用「佩文齋書畫譜」本。

（五）作家事略之改易

作家事跡，以採用最早之記載爲妥，此次將蕭繹、王維、荆浩、李成、郭熙各家，均行改易。

（六）行格形式之改易

在昔封建社會，凡行文述及本朝及其帝王者，例須另行抬頭，或空格抬頭，遇有欽定字樣，亦須高抬。如「四庫提要」正文，向低於「欽定」二字。又舊社會凡於所尊重之人姓名，又有用小字側寫，以表敬意。凡此一律取消，另行和空格抬頭及小字側寫之式，統用一律字體和接排，欽定字樣亦删。

（七）文字之改易

封建社會於帝王名字，避諱最嚴。如清康熙名玄燁，在有清一代作文時，若遇玄字，必寫作元，此於文意或滋誤解。又舊日文人喜炫廣博，作文時每用古體字、假借字和别體字，致給讀者不少困難。如耶寫邪，視寫眎，摹寫橅，早寫蚤，淅寫淛，強寫彊，義旣全同，徒碍辨識，凡此

一律改作通用字。

關於古籍校勘訂正，既艱且繁，自知學非專攻，疏誤難免，尚望海內專家，惠予匡正。更由交遊所限，遺珠爲虞，尤希讀者就所知聞，多賜函介，以俟再版編入，俾臻豐備，則不勝翹企以待矣。

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于安瀾記于開封花井街四號。

例略

一、本編專輯關於畫法畫理之作。於敍述源流，品第鑒別之著，皆不攔入。故「繪事微言」與「松壺畫憶」，只取上卷。「溪山臥遊錄」只取一、二兩卷。

二、本編關於古今置疑之作，如「山水松石格」、「畫學祕訣」、「筆法記」各書，以其流傳既久，語有精到，均行收入。亦輯古詩者仍存蘇、李之意也。

三、本編於坊間通行之本，如「芥子園」各集，人多備有，皆行從略。

四、本編所輯，均係前人遺著。凡現存作家之書，時或改易，未爲定稿，暫不入選。

五、本編於各書版本，皆將所有刻本參互校讎，並附校勘記於後。

六、本編所輯，大致可分總論及專論二類。總論列前，專論居後。在二類中，更據作家年代之前後，列其次第。

七、本編之前，冠以各書作者事略，以便檢查。各事略皆本畫學記載之較早者，其於不可考者，暫付闕如。

八、本編於各書有關資料，如「四庫全書提要」及近人余越園所編之「書畫書錄解題」，足供說明與評論是書者，悉行附諸編末，以作介紹。至於文過簡短，寥寥數語者，爲省佔篇幅計，

酌附書後「校勘記」中。

作家事略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善書畫。江夏王義恭嘗薦炳於宰相。前後辟召。竟不就。善琴書。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其高情如此。年六十九。

歷代名畫記卷六

蕭繹

梁元帝蕭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聰慧俊朗。博涉技藝。天生善書畫。初封湘东王。後乃卽位。年四十七。追號元帝。廟號世祖。嘗畫聖僧。武帝親爲贊之。任荆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并序。善畫外國來獻之事。姚最云。湘東天挺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象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理。聽訟之暇。衆藝之餘。時遇揮毫。造化驚絕。足使荀

衛閣筆。袁陸韜翰。歷代名畫記卷七

王維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與弟縉並以詞學知名。官至尙書右丞。有高致。信佛理。藍田南置別業。以水木琴書自娛。工畫山水。體涉今古。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遠樹。過於朴拙。復務細巧。翻更失眞。淸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雄壯。常自制詩曰。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誠哉是言也。余曾見破墨山水。筆迹勁爽。歷代名畫記卷十

荆浩

荆浩。河內人。自號爲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謂吳道玄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故王洽之所畫者。先潑墨於縑素之上。然後取其高低上下自然之勢而爲之。今浩介二者之間。則人以爲天成兩得之矣。故所以可悅衆目。使覽者易見焉。當時有關仝。號能畫。猶師事浩爲門弟子。故浩之所能。爲一時之所器重。後乃撰山水訣一卷。遂表進。藏之祕閣。梅堯臣嘗觀浩所畫

山水圖。嘗有詩。其略曰。上有荆浩字。持歸翰林公之句。而又曰。范寬到老學未足。李成但得平遠工。此則所以知浩所學。固自不凡。而堯臣之論非過也。宣和畫譜卷十

李成

李成。字咸熙。其先唐之宗室。五季艱難之際。流寓於四方。避地北海。遂爲營邱人。父祖以儒學吏事聞於時。家世中衰。至成猶能以儒道自業。善屬文。氣調不凡。而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遂放意於詩酒之間。又寓興於畫。精妙。初非求售。唯以自娛於其間耳。故所畫山林藪澤。平遠險易。縈帶曲折。飛流危棧。斷橋絕澗。水石風雨。晦明煙雲雪霧之狀。一皆吐之胸中。而寫之筆下。如孟郊之鳴於詩。張顚之狂於草。無適而非此也。筆力因是大進。于時凡稱山水者。必以成爲古今第一。至不名而曰李營邱焉。然雖畫家。素喜譏評。號爲善褒貶者。無不歛衽以推之。嘗有顯人孫氏。知成善畫得名。故貽書招之。成得書且憤且歎曰。自古四民。不相雜處。吾本儒生。雖游心藝事。然適意而已。奈何使人羈致。入戚里賓館。研吮丹粉。而與畫史冗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卻其使不應。孫忿之。陰以賄厚賂營邱之在仕相知者。冀其宛轉以術取之也。不踰時而果得數圖以歸。未幾。成隨郡計赴春官較藝。而孫氏卑辭厚禮復招之。既不獲已。至孫館。成乃見前之所畫張於謁舍中。成作色振衣而去。其後王公貴戚。皆馳書致幣懇請者。不絕於道。而成漫不省也。晚年好遊江湖間。終

於淮陰逆旅。子覺以經術知名。踐歷館閣。孫宥嘗爲天章閣待制。宣和畫譜卷十一

郭熙

郭熙。河陽溫縣人。爲御畫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初以巧贍致工。既久又益精深。稍稍取李成之法布置。愈造妙處。然後多所自得。至攄發胸臆。則於高堂素壁。放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斷崖。岩岫巉絕。峯巒秀起。雲煙變滅。晻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熙獨步一時。雖年老落筆益壯。如隨其年貌焉。後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則有春山淡（一作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至於溪谷橋彴。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文多不載。至其所謂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則不特畫矣。蓋進乎道歟。熙雖以畫自業。然能教其子思以儒學起家。今爲中奉大夫。管勾成都府蘭湟秦鳳等州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買馬監牧公事。亦深於論畫。但不能以此自名。宣和畫譜卷十一

韓拙

韓拙。字全翁。南陽人。善畫山水窠石。有山水純全集行於世。圖繪寶鑑卷三

饒自然事跡待考 依佩文齋書畫譜次第列此

李衎

李衎。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丘人。官至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致仕封薊國公。謚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始學王澹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頗。圖繪寶鑑卷五

黃子久

黃子久散人公望。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強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輟耕錄卷八

湯垕事跡待考

據四庫全書湯垕畫鑒提要。畧可知其時代。提要云。畫鑒一卷。舊本題宋東楚湯垕君載撰。案卷

首有題詞曰。采眞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時。與今鑒畫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用意精到。悉有依據云云。則垕與柯九思同時。九思爲鑒畫博士。在元文宗天歷元年。則作此書時。上距宋亡已五十三年。下距元亡僅三十九年。垕安得復稱宋人。

王思善

王思善(繹)。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棐居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鮮寫眞。先生卽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日華(彝)。遂與思善爲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逵)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祕訣並采繪法。今著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輟耕錄卷十一)

莫雲卿

莫雲卿。初名是龍。後以字行。更字廷韓。華亭人。方伯如忠子。有外家。長于虞山。幼補諸生。

工詩文書法。性復豪邁。山水宗黃大癡。揮染時悉從磊磊落落鬱鬱葱葱時發之。故神韻意足。而氣韻尤別。著有畫說一卷。明畫錄

董其昌

董其昌。字思白。號玄宰。華亭人。由進士官至大宗伯。晉宮保。諡文敏。詩文有容臺集。以書法重海內。畫山水宗北苑巨然。秀潤蒼鬱。超然出塵。自謂好畫有因。其曾祖母乃高尚書克恭之雲孫女。所由來者有自也。明畫錄

唐志契

唐志契。字元生。泰州人。爲諸生。髫年好畫。不學而能。性嗜石。有米顚之癖。著繪事微言四卷。議論精確。弟志尹。字聘三。亦能畫。明畫錄

沈顥

沈顥。字朗倩。號石天。吳人。工詩文書法。精研繪事。著有畫塵畫傳燈諸書。山水臨摹諸家。

位置華整。小景有極淡遠者。明畫錄

顧凝遠

顧凝遠。號青霞。吳郡人。少負雋才。長而好學。於古今墳典藝志。無所不窺。而又精於畫理。好事者得其寸楮尺壑。輒護爲百結木難。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

道濟

道濟。字石濤。號清湘老人。一云清湘陳人。一云清湘遺人。又號大滌子。自號苦瓜和尙。又號瞎尊者。前明楚藩後也。畫兼善山水蘭竹。筆意縱恣。脫盡窠臼。晚遊江淮。人爭重之。一時來學者甚衆。今遺蹟維揚尤多。小品絕佳。其大幅惜氣脈未能一貫。畫徵續錄

龔賢

龔賢。字半千。號柴丈人。家崑山。流寓金陵。爲人有古風。工詩文。有香草堂集若干卷。善書

畫。家貧。歿不能具棺殮。會曲阜孔東塘客遊金陵。爲經理其後事。撫其孤子。收其遺文。半千畫筆得北苑法。沉雄深厚。蒼老矣、惜秀韻不足耳。畫徵錄卷上

笪重光

京口笪侍御入都。王石谷送之。維舟江滸。尊酒話別。討論六法。石谷指隔岸秋林曰。此參差疏密。丹碧掩映。天然圖畫也。即爲侍御寫之。翌晨南田亦至。稱歎不已。題詩八章。侍御爲文記之。一時傳爲勝事。時際昇平。海內豐稔。士大夫得以優游風雅。藝苑增華。其高懷逸興。迄今猶能想見也。侍御名重光。順治壬辰進士。號江上。善山水。著有書筏。畫筌。曲盡精微。畫徵錄卷中

惲格

惲壽平。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一作雲溪外史 本世家子。工詩文。好畫山水。力肩復古。及見虞山王石谷。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則謂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格妄。恥爲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斟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石谷爲莫逆交。討究必極其微。石谷畫得正叔跋。則運筆設

色之源流。構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生。山水亦間爲之。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淡幽雋之致。然其虛懷。終不敢多作也。嘗與石谷書云。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窘。良由爲古人規矩法度所束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石谷推重不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烟。逸興縱橫玳瑁筵。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正叔性落拓。雅尙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以故遨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於面。惟吟詠書畫自娛。所居有甌香館。唱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弟子馬扶羲。字元馭。得其傳授。名於時。逸筆尤佳。畫徵錄卷中

王原祁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太倉人。奉常公孫。康熙庚戌進士。由知縣擢給諫。改翰林。補春坊。天子嘉其畫。供奉內廷。鑒定古今名書畫。晉少司農。充書畫譜總裁。萬壽盛典總裁官。卒年七十。公童時。偶作山水小幅。黏書齋壁。奉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出我右。間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南宮獲雋。奉常曰。汝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以繼我學。於是筆法遂大進。而於大癡淺絳。尤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寔而淸。書卷之氣。盎然楮

墨外。是時虞山王翬。以清麗之筆。名傾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突過之。世推大家。非虛也。琅琊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乎。元照深然之。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爲供奉。卽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句。鐫石爲章。紀恩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豪筆。頂烟墨。曰三者一不備。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客有舉王石谷畫爲問。曰太熟。復舉二瞻爲問。曰太生。蓋以不生不熟自處也。嘗自題秋山晴爽圖卷。略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語。其所至可知矣。公官京師時。每歲秋冬之交。予門下賓客畫。人一幅。以爲製裘之需。好事者往往緘金以俟。平時以應詔不遑。凡求者屬賓客及弟子代筆。而自題其名。大率十之七八。鑒者若徒憑款識。則失矣。畫徵錄卷下

唐岱

唐岱。字靜巖。滿洲人。內務府總管。工山水。用筆沉厚。布置深穩。得力於宋人居多。能品也。祗候內廷。今上賞之。蒙恩品題最多。詩載樂善堂集。恭錄千山落照圖一章。我愛唐生畫。屢索意未已。昨從街市中。購得澄心紙。好趁靜室閒。爲我圖山水。著墨濃淡間。萬壑秋風起。水亭跨明波。磴道延步履。斜陽映天末。咫尺有萬里。暝對意彌遙。烟浮暮山紫。位置倪黃中。誰能別彼此。恭讀

一過。足以得其畫之佳致矣。而瞑對兩言。神味淸沓。更可想是圖落照之妙。畫徵續錄卷上

王昱

王昱。字日初。自號東莊老人。畫山水。得司農公神髓。而于古渾中。時露秀潤之致。更爲雅俗共賞書畫紀聞 日初爲麓臺族弟。工山水。疎而不薄。淡而有致。筆意在雲林方壺之間。國朝畫識卷八

鄒一桂

鄒一桂。號小山。無錫人。雍正丁未進士。入翰林。改侍御。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工花卉。分枝布葉。條暢自如。設色明凈。淸古冶豔。惲南田後僅見也。深邀睿賞。題詩禁之。詩載樂善堂集。一桂嘗作百花卷。每種賦詩一絕進呈。皇上亦賜題絕句百篇。一桂復寫一卷。恭錄御製於每種之前。而書己作於後。藏於家。少司寇錢香樹。嘗偕小山遊盤山。時杏花盛放。香樹出藏紙。索寫盤山杏花圖。小山卽於花下點染。屋宇垣墉。山嵐花氣。一一入妙。人皆知其花草之工。不知其山水之佳。著之。畫徵續錄卷下

孔衍栻

孔衍栻。字慭法。先聖六十五代孫。嘗爲濟寧州訓導。敦行孝友。沉靜寡言。舉孝廉方正。辭。舉鄉飲大賓。又辭。善畫。深入宋元名人之室。著畫訣題畫詩等書行於世。國朝耆獻類徵卷二百五十

張庚

張浦山徵君庚。一號瓜田。又號彌伽居士。少與稼軒尙書簳石侍郎。俱從南樓太夫人受畫法。浦山故錢氏近戚。爲猶子行。稼軒簳石皆族子。是時太夫人次嗣曉村司馬。亦好筆墨。正如四家之宗衛夫人。各得其妙。悉臻厥成。此千載藝林佳話也。浦山幼孤貧。不樂爲擧子業。年二十七始硏究經史。及唐宋大家之文。入江西志局。已而歷游魯燕梁楚。丙辰以布衣應鴻博。薦試罷。復佐蔣檢討校士於蜀。平生著作等身。爲文簡樸精當。詩各體兼擅。尤長五古。著有強恕齋詩文集。瓜田詞鈔。徵君論畫。嘗言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可作畫。其所著畫徵錄。洞參宗旨。言皆中肯。曩在嘉禾。曾見其水墨山水數幀。洵能乾濕互用。氣韻深厚。又有仿大癡秋山林木圖一箑。澹色輕蒨。尤得天趣。評者謂幾及麓臺。余則謂不亞廉州矣。陳太夫人嘗畫歷代帝王道統圖及白描大士象。故浦山又善白描工細人物。其寫意花卉。亦宗白陽山人。嘉興曹種水。曾見其雙馬便面。可見徵君於繪事兼擅衆妙。不徒

以山水名時也。墨林今話卷三

汪之元事跡待考

布顏圖

布顏圖。號竹蹊。一號嘯山。烏亮海氏。滿洲鑲白旗人。官綏遠副都統。繪境軒讀畫記云。善畫。著有畫學心法問答。弟子時乘戴德乾輩。得其傳。八旗畫錄　布顏圖。字嘯山。號竹溪。以蒙古人籍鑲白旗滿洲。先爲部屬。後官至綏遠城副都統。能詩善琴。山水學於張振岳。論畫最重章法。所謂鈎鎖連環。務求脈絡分明。故其畫繁而不亂。簡而能厚。尤好用渴筆淡墨。層層皴染。常奉使湖南。歸追憶其風景。作瀟湘圖一卷。山水樹石。人物城寺。舟車橋梁。無所不備。而煙雲洲渚。飛瀑急灘。皆奔赴筆端。觀此卷。殆不信世間有難寫之情狀矣。國朝畫傳輯佚三種

蔣驥

蔣驥。字赤霄。工寫眞。無不逼肖。著有傳神祕要一卷。金壇縣志卷九

蔣和

蔣醉峯和。字仲叔。金壇拙老人孫。移家梁溪。書學承其祖法。自稱江南小拙。由四庫館議敘得舉人。官學正。著說文集解書法正宗等書。善山水人物寫照。尤長墨竹。曾寓吾郡。乞畫者甚多。輒自題云。興之所至。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或畫竹既就。以指補石。尤有別趣。刻有竹譜一册。曰寫竹簡明法。致前人竹譜。自攢三聚五。至叢九疊十以下。即無分筆之先後。學者因無從著筆。醉峯特明布葉變法。及疊綴結頂垂稍各法。爲圖十有七章。并集前人名論及自著寫竹雜記數十則。附於後。開卷了然。洵可稱藝苑金針矣。墨林今話卷七

查禮

查禮。字恂叔。號榕巢。順天宛平人。以部郎出守廣西太平府。擢四川松茂道。旋陳臬事。金川平定。敍勞超授湖南巡撫。至京請訓。得疾。終於里第。寫山水花鳥。俱極精緻。尤善墨梅。墨香居畫識卷六

沈宗騫

吳興沈芥舟文學宗騫。曩以書畫遍遊吳越。雅負盛名。居烏程之硯山灣。自號研溪老圃。草堂數

椽。環以水竹。紙窗木榻。圖史羅列。翛然隱士廬也。書法二王。畫兼山水人物。刻意入古。功力甚深。一時名公咸重之。箸有芥舟學畫編四卷。痛斥俗學。詳論正法。足爲畫道指南。生平傑作。有漢宮春曉萬竿煙雨二圖。爲賞鑒家所寶。有神品之目。萬竿煙雨圖。今在聞川計二田家。筆墨秀潤華滋。在子久思翁之間。晚年則純用焦墨矣。墨林今話卷三

盛大士

鎮洋盛學博大士。字子履。號逸雲。又號蘭簃外史。嘉慶庚申舉人。司鐸山陽。生平博覽羣籍。學問淹雅。尤肆力於詩。嘗與其鄉王雲門大令並客吾邑。往還倡酬。多奇麗之作。同輩莫不推服。近更淳古雄厚。深造自然。箸有蘊愫閣集。君夙好六法。壯歲始習皴染。大約以奉常司農爲宗。而加脫略。落落有大家風格。曩於吳門。出觀所作煙溪雲嶠圖卷。蒼莽深秀。已心折之。既於魏塘。又見其爲頻伽寫靈芬館圖。尤極蕭疎幽曠。擅元人之長。婁江畫學。得君復振。世必有貴重之者。學博之任山陽。有吏隱之樂。潛心箸錄。既刻淮上倡酬集。復纂溪山臥遊錄。紀其平生所見古今妙蹟。及前人題跋。諸家論畫。以迄今日士夫筆墨。綴以評語。類周櫟園讀畫錄。曾於漱石山房。獲見一卷。余別學博已久。浮湛江湖。音問間闊。因送王參軍之淮上。爲寄一絕云。西風江上一帆移。秋老淮南草未衰。十載冷官猶不返。因君問訊盛蘭簃。墨林今話卷十三

王學浩

王學浩。字椒畦。江蘇崑山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幼學畫於同縣李豫德。豫德爲王原祁外孫。得江南之傳。學浩朔源倪黃。筆力蒼勁。論畫曰。六法一寫字盡之。寫者意在筆先。直追所見。雖亂頭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極工麗。而氣味古雅。所謂士大夫畫也。否則與俗工何異。又曰。畫以簡爲上。雖烟客麓臺猶未免繁碎。如大癡眞未易到。大癡法固在荒率蒼古中求之。尤須得其不甚著力處。時論學浩用墨。能入絹素之骨。比人深一色。晚好用破筆。脫盡窠臼。畫格一變。著山南老屋畫論。卒年七十九。學浩享大年。道光之季。畫苑推爲耆宿。館吳中寒碧山莊劉氏。壇坫甚盛。其時吳越作者雖衆。足繼前哲。名一家者。蓋寥寥焉。清史稿藝術傳三

張式

張荔門上舍式。字抱翁。自號夫椒山人。無錫文恪公泰開之族孫。隱居江陰縣砂山。當道屢薦不就。惟以翰墨自任。然不輕舉筆。一點一拂。期與古人頡頏。所作詩古文詞。以不雕飾爲工。書法胎息河南。出入晉宋。能懸臂寫蠅頭楷。畫筆澹遠蒼秀。山水具元季諸家體。而自展機軸。經營慘澹。

無迹可尋。有賣畫絕句云。洗空心地俗塵删。一卷黃庭自掩關。明日斷餐愁不得。且研殘墨畫秋山。箸畫譚五千餘言。闡盡用筆墨之妙。而一歸於靜心養性。蓋不止爲畫道言者。刻見蒶門前集。墨林今話卷十六

方薰

石門方蘭士薰。錢塘奚鐵生岡。浙西兩高士也。詩畫人品皆卓絕。而風趣各異。論者並重之。蘭士幼敏慧。侍其父雪屏先生梅。游三吳兩浙間。與賢士大夫交。即以筆墨著。後僑寓禾中之梅里。雪屏歿。極困窘。乃就食桐鄉。時金比部鄂巖。年尚少。其太夫人信奉釋氏。留之寫經。且繪佛像。鄂巖長。亦善繪事。癖嗜書畫。多購禾中項氏所藏名蹟。屬其摹仿。由是朝夕點染。山水人物。草蟲花鳥。悉臻其勝。中年贅梅里王氏。旋僦屋桐華館左右焉。維時海內畫家。屈指可數。而如蘭士兼擅衆長者尤罕。故其名日益重。屢有以千金聘者。鄂巖輒爲謝絕。既而阮芸臺尚書。視學浙中。慕其名招之。不得已遂至西湖。踰年歸里。遘疾卒。年六十有四。蘭士字懶儒。一號蘭坻。又號樗盦。生平著述甚富。其山靜居詩稿四卷。畫論二卷。已刻。靈芬館詩話云。山靜居集。五言古體。有漢魏盛唐之情致。而無其面目。五七言律。風格亦不減唐賢。一時詩人。未能或之先也。生平多病。又因齧齒半人。遂絕意科名。以畫隱耳。其山水花卉。論者皆得宋元人祕法。崑山王椒畦。尤稱其寫生。運筆賦色。

不落小家。斷推惲甌香後一人。余按藺士寫生。有極荒率者。筆趣直追元人。晚年又好作梅竹松石。題畫亦多雋句。如墨枇杷云。寫生以意勝形似。務須心手空凡庸。酒後畫松云。離披見高情。荒率駭俗目。答鐵生論畫書云。不拘難易須雅馴。以法裁情得畫旨。讀此數語。可以見其畫格矣。子二。長廷瑚。號鐵珊。工詩古文。中北闈舉人。曾宰直隸平谷縣。次廷瑞。號小藺。工花鳥人物。早逝。墨林今話卷五

董棨

秀水董石農棨。號樂閑。居邑之梅涇。又號梅涇老農。善花卉翎毛。得方蘭坻傳。石農爲人眞樸。內獨高介。不樂親軒冕。亦不肯事遠遊。惟於禾中苕上好事家歲一至。少得潤筆錢卽返。二十年來。人爭高其品云。畫承師法。中歲變以己意。其運筆點色。意態繁縟。而筆致清脫。衆史弗及也。山水人物雜品。具有前規。頗見功力。曾於青來草堂。見其曲水流觴長卷。爲君中年用意之作。椒翁題後。目爲能手。子燿。號枯匏。邑諸生。工楷法。畫亦有意致。墨林今話卷十三

范璣

范引泉璣。常熟人。賣畫奉母。精鑒別。凡書畫古玩。入手卽能辨眞僞。沿街設冷攤。往來賓客。

酬酢勿衰。暇即點筆。仿吳漁山王石谷山水。而稍變其法。神韻盎然。會母喪。茹長齋。歸心淨土。詩冷峭。宗其家石湖翁。如題畫云。碧水雙流繞岸分。板橋風景愛斜曛。空濛遮斷青山影。又被飛鴉破白雲。賣畫云。莫笑柴門沒草萊。只因賣畫偶然開。登山未肯呼庚癸。袖裏烟雲換米來。室李荷。號藕仙。能詩。學寫蘭花。亦楚楚有致。歿後。引泉檢舊篋。得客吳門時所寄二絕云。戚戚期三月。良深內顧虞。莫愁釵玦盡。披篋有遺珠。百里吳門近。書來有淚痕。未開心已領。欲答復何言。墨林今話卷十八

華琳

華琳。字夢石。初習舉業於梅成棟。不就。乃致力六法。精研數十年。每作一畫懸壁間。玩視累日。輒毀去。絹幅則滌而再畫。至不能滌乃已。有竊其畫鬻於京師肆廠。琳見之購還。仍滌而棄之。故其畫不傳。惟所著南宗抉祕三十則。藏於家。天津縣新志卷二十一之四

錢杜

仁和錢叔美參軍杜。初名榆。自號松壺。又號壺公。一號卍居士。湘尊方伯第七子。家世鼎盛。君獨攬勝好游。足跡幾遍天下。生平屢致千金。不爲家計。隨手輒盡。幼工詩。深通畫法。人物仕女

花卉。靡不精。而尤擅山水。嘗寢饋於介穰松雪山樵諸大家。神與之合。間爲金碧雲山。尤姸雅絕俗。耕烟所謂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者。庶幾近之。畫梅師趙彝齋。幽冷疎散。香氣從十指間出。可與冬心兩峯並驅。曼生嘗云。鐵生往矣。繪事一道。安得不以此推袁。雲伯亦云。海內詩人衆矣。而超妙清曠。鮮有能及叔美者。箸有松壺畫贅。桂未谷題詞云。萬里逢錢七。文離散蕩人。惟餘一枝筆。寫遍楚山春。客裏黃金盡。尊前白髮新。幾時開老眼。看爾出風塵。余於乙未歲。始識君於西湖之野漚莊。時年已七十五矣。而精神矍鑠。尚能作細筆山水。蠅頭小楷。一如文衡翁晚年。適程君序伯亦在杭。時相過從。暇出畫憶兩卷見示。乃敍其生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眞跡。及其得力之處。字句雋妙。議論明通。大有裨於後學。兒子莲生從之游。嘗題莲生湘江幽思圖云。余戒詩。久不復能握管搆思。然瀟湘余舊游地。對玆圖畫。秋懷棖觸。不能無言。爲賦一詩。遠渚葉初落。湘波秋已深。遍舟楚山外。曾聽夜猿吟。寂寂騷人宅。陰陰斑竹林。知君圖畫裏。蕭瑟寄遐心。墨林今話卷十一

湯貽汾

湯雨生都督貽汾。字若儀。晚號粥翁。武進人。以祖父難廕。弱冠襲雲騎尉。爲三江守備。歷官粵東山右浙江。儒雅廉峻。盜賊聞風帖弭。後以撫標中軍參將擢溫州鎭副總兵。因病不赴。退返白門。賃周進士保緒園居。思終隱焉。督都稟質穎異。凡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

品。嗜飲酒。工彈琴。下至圍棋雙陸擊劍吹簫諸藝。靡不好。亦靡不精也。生平足跡半天下。宦轍所至。恆關地治圖。栽花築室。與畸人逸士遊。櫻褉箬笠。見者疑仙。事母楊太夫人盡孝。太夫人有斷釵吟二首。繪圖徵詩。海內之士。莫不重其貞節。題詠殆徧。配董夫人琬貞。號蓉湖。一號雙湖。故海鹽名族女。夙嫻詩畫。公子壽民。右民。樂民。女公子紫春。皆工於染翰。克傳家學。都督畫無所不擅。而尤長山水。骨韻蒼逸。直入元人之室。嘗以宜江上畫筌一編。分目爲十。參以己意。透徹言之。曰畫筌析覽。讀者可以見其於此深矣。其他箸錄甚多。不能盡述。墨林今話卷十五

戴以恒

戴以恆。字用柏。熙從子。山水得文節正傳。與楊伯潤張子祥齊名。從學者百餘人。遠至日本朝鮮。皆願執弟子禮來見。其名重海外如此。著有醉蘇齋畫訣。光緒辛卯卒。年六十六。畫家知希錄卷七

鄭績

鄭績。字紀常。新會人。知醫能詩。善畫人物。兼寫山水。張維屏屬繪菊譙圖。具有野趣。寓粤秀山麓。闢園曰夢香。有三醜石頗怪偉。著有論畫二卷。嶺南畫徵略卷十

松年

松年。字小夢。蒙古鑲紅旗人。官汶上知縣。繪境軒讀畫記云。工畫花鳥山水。學青藤白陽諸家。晚年酬應之作。未免太率。其書亦然。八旗畫錄 初從如山冠九習畫。後自成家。宦遊山左。曾任范縣知事。以不阿權貴。不久能官。流寓濟南。以書畫自娛。一時從之學者甚衆。所畫山水花鳥。人物蘭竹。無不工。尤善用水。故秀韻絕倫。喜用元書紙作畫。至今成爲風氣。書用雞毫。矯健不羣。著頤園論畫。中多甘苦自得之言。其子柏蒙泉。亦善畫。能世其業。榆園畫志

林紓傳見春覺齋論畫 本書下卷六二六頁

陳衡恪

陳衡恪。字師曾。別號槐堂。又號朽道人。江西義寧人。祖寶箴。湖南巡撫。父三立。世所謂散原先生者也。君夙秉家學。行藝著稱於時。遊日本。習師範博物學。歸應教育部之聘。歷充師大美專教授。研精書畫。雖無所師承。而獨闢蹊徑。饒有明人風格。詩近宋人。亦不貌襲其祖若父。刻印初

效吳缶翁。而能變其體。邇年得安陽出土誌石。顏其齋曰安陽石室。又曰唐石簃。癸亥之秋。奔母喪金陵。遘疾卒。年僅四十有八。中國繪畫史

金紹城

金紹城。又名城。字鞏伯。一字拱北。號北樓。一號藕湖。浙江吳興人。生有夙慧。幼嗜丹青。課餘握管。迥異常人。作畫雖無師承。而動筆卽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鳥。無一不能。及長。留學英國鏗司大學。自修之餘。仍習畫如故。畢業歸國。道經美法諸邦。遍覽其山川。考其古蹟。光緒末。充上海會審公廨襄讞委員。旋改官京曹。時與名流碩彥。研究書畫瑑刻。考古詞章之學。著有藕廬詩草及北樓論畫等書。宣統二年。奏派赴美考查監獄。凡經諸國。於考察法制外。莫不兼留心美術。歸國後。適政體革新。薦補內務部僉事。旋被選爲衆議院議員。歷任國務院祕書。於民國九年春。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日本諸畫家。均聞名來華造訪。議開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赴日歸途罹疾。於十五年九月六日歿於滬濱。得年四十有八。湖社月刊

目錄

上卷

下卷

附錄

校勘記

畫山水敘

宋 宗炳 撰

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元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嶢嶷。雲林森眇。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山水松石格

蕭繹　撰

夫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運神情。素屏連隅。山脉濺渹。首尾相映。項腹相迎。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疎曲直。聳拔淩亭。乍起伏於柔條。便同文字。（此處原缺八字）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隱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類劍。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陰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沁水。噴之蔚榮。褒茂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藍觀宇。橋彴關城。行人犬吠。獸走禽驚。高墨猶綠。下墨猶赬。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疎于胡越。松不難于弟兄。路廣石隔。天遥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審問旣然傳筆法。祕之勿泄於戶庭。

四庫全書提要

山水松石格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梁孝元皇帝撰。案是書宋藝文志始著錄。其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且元帝之畫。南史載有宣尼像。

金樓子載有職貢圖。歷代名畫記載有蕃客入朝圖。遊春苑圖。鹿圖。師利圖。鵜鶘陂澤圖。芙蓉湖醮鼎圖。貞觀畫史載有文殊像。是其擅長。惟在人物。故姚最續畫品錄稱。湘東王殿下。工於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傳。安有此書也。

書畫書錄解題

山水松石格一卷　舊題梁元帝撰

明文淵閣書目有松石格一部。未著撰人名氏。未知卽是書否。四庫提要謂。此篇之文凡鄙。不類六朝人語是也。其必託於元帝。疑舊傳元帝本有是書。其後已佚。故後人搜集相傳口訣而僞爲之。必謂元帝擅長人物。卽不作山水松石之書。稍嫌武斷。宋宣和時。韓拙作山水純全集。曾引秋毛冬骨。夏蔭春英八言。則僞託者。至遲亦爲北宋人。猶是古書矣。

畫學秘訣

舊題　唐　王維　撰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綿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鎖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塔頂參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下。茅堆土埠。半露簷廒。草舍蘆亭。略呈檣檸。山分八面。石有三方。閑雲切忌芝草樣。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現二尺長。

四庫全書提要

畫學秘訣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唐王維撰。詞作駢體。而句格皆似南宋人語。王縉編維集。亦不載此篇。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始著於錄。蓋近代依託也。明人收入維集。失考甚矣。

書畫書錄解題

畫學秘訣一卷 舊題唐王維撰

是編詹氏畫苑本凡二百九十二言。末附斷句六十言。唐六如畫譜本則有一千零十六言。關中石本又略異。俱言山水布置之法。專尚規矩。疑爲南宋畫院之流所僞爲者。文格甚低。王孟端書畫傳習錄盛贊之。疑爲嵇承咸所附益者。趙松谷箋注王右丞集。謂爲僞作是也。

畫山水賦

舊題 唐 荆浩 撰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顚。水看風脚。此是法也。

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粗則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淸濁。定賓主之朝揖。列羣峯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瑣烟籠。長烟引素。水如藍染。

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鴻秋水。蘆島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附筆法記

舊題 唐 荊浩 撰

太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鉦山。四望迴跡。入大岩扉。苔徑露水。怪石祥烟。疾進其處。皆古松也。中獨圍大者。皮老蒼蘚。翔鱗乘空。蟠虬之勢。欲附雲漢。成林者爽氣重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迴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掛岸盤溪。披苔裂石。因驚其異。遍而賞之。明日攜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眞。明年春。來於石鼓岩間。遇一叟。因問。具以其來所由而答之。叟曰。子知筆法乎。曰。叟。儀形野人也。豈知筆法耶。叟曰。子豈知吾所懷耶。聞而慚駭。叟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曰畫者華也。但貴似得眞。豈此撓矣。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眞。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

取其實。不可執華爲實。若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眞不可及也。曰。何以爲似。何以爲眞。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眞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之死也。謝曰。故知書畫者。名賢之所學也。耕生知其非。本翫筆取與終無所成。慚受要定畫不能。叟曰。嗜慾者生之賊也。名賢縱樂琴書圖畫。代去雜慾。子既親善。但期終始。所學勿爲進退。圖畫之要。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儀不俗。思者删撥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眞。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爲。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跡不測。與眞景或乖異致。其理偏得。此者亦爲有筆無思。巧者雕綴小媚。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邈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筆絕而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跡畫不敗謂之氣。故知墨大質者失其體。色微者敗正氣。筋死者無肉。跡斷者無筋。苟媚者無骨。夫病有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形之類也。是如此之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删修。子既好寫雲林山水。須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爲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疎。匪青匪翠。從微自直。萌心不低。勢既獨高。枝低復偃。倒掛未墜於地。下分層似疊於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有畫如飛龍蟠虬。狂生枝葉者。非松之氣韻也。柏之生也。動而多屈。繁而不華。捧節有章。文轉隨日。葉如結線。枝似衣麻。有畫如蛇如索。心虛逆轉亦非也。其有楸桐椿櫟。榆柳

桑槐。形質皆異。其如遠思卽合。一一分明也。山水之象。氣勢相生。故尖曰峯。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間崖下曰岩。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其上峯巒雖異。其下岡嶺相連。掩映林泉。依稀遠近。夫畫山水無此象亦非也。有畫流水。下筆多狂。文如斷線。無片浪高低者亦非也。夫霧雲烟靄。輕重有時。勢或因風。象皆不定。須去其繁章。採其大要。先能知此是非。然後受其筆法。曰。自古學人。孰爲備矣。叟曰。得之者少。謝赫品陸之爲勝。今已難遇親蹤。張僧繇所遺之圖。甚虧其理。夫隨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暈墨章。興我唐代。故張璪員外。樹石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眞思。卓然不貴五彩。曠古絕今。未之有也。麴庭與白雲尊師。氣象幽妙。俱得其元。動用逸常。深不可測。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眞思。李將軍理深思遠。筆跡甚精。雖巧而華。大虧墨彩。項容山水。樹石頑澀。稜角無蹤。用墨獨得玄門。用筆全無其骨。然於放逸不失眞元氣象。元大虧巧媚。吳道子筆勝於象。骨氣自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陳員外及僧道氛以下。粗昇凡格。作用無奇。筆墨之行。甚有形跡。今示子之徑。不能備詞。遂取前寫者異松圖呈之。叟曰。肉筆無法。筋骨皆不相轉。異松何之能用。我旣教子筆法。乃齎素數幅。命對而寫之。叟曰。爾之手。我之心。吾聞察其言而知其行。子能與我言詠之乎。謝曰。乃知教化。聖賢之職也。祿與不祿。而不能去善惡之跡。感而應之。誘進若此。敢不恭命。因成古松。讚曰。

不凋不容。惟彼貞松。勢高而險。屈節以恭。葉張翠蓋。枝盤赤龍。下有蔓草。幽陰蒙茸。如何得生。勢近雲峯。仰其擢榦。偃擧千重。巍巍溪中。翠暈烟籠。奇枝倒掛。徘徊變通。下接凡木。

和而不同。以貴詩賦。君子之風。風清匪歇。幽香凝空。叟嗟異久之。曰。願子勤之。可忘筆墨。而有眞景。吾之所居。卽石鼓岩間。所字卽石鼓岩子也。曰。願從侍之。叟曰。不必然也。遂亟辭而去。別日訪之而無蹤。後習其筆術。嘗重所傳。今遂修集。以爲圖畫之軌轍耳。

四庫全書提要

畫山水賦一卷　附筆法記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書本題唐荆浩撰。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曰。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五季多故。隱於太行之洪谷。自號洪谷子。著山水訣一卷。湯垕畫鑒亦曰。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作山水訣。爲范寬輩之祖。則此書本名山水訣。此本載詹景鳳王氏畫苑補益中。獨題曰畫山水賦。考荀卿以後。賦體數更。而自漢及唐。未有無韻之格。此篇雖用駢詞。而中間或數句有韻。數句無韻。仍如散體。強題曰賦。未見其然。又以浩爲豫章人。題曰豫章先生。益誕妄無稽矣。別有筆法記一卷。王氏畫苑中標題之下。注曰。一名畫山水錄。宋唐書藝文志載荆浩筆法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山水受筆法一卷。沁水荆浩浩然撰。今檢記中。稱石鼓巖前遇一叟。講授筆法。則陳氏所記。乃其本名。唐志所載。乃省文呼之。王氏畫苑所註。又後人改名也。二書文皆拙澀。中間忽作雅詞。忽參鄙語。

似藝術家粗知字義而不知文格者。依託爲之。非其本書。以相傳既久。其論亦頗有可采者。姑錄存之。備畫家一說云爾。

書畫書錄解題

山水論一篇　舊題唐王維撰

此篇凡六百餘言。起首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遠水無波數語。甚爲精到。疑右丞本有畫訣。口授相傳。有此數語。後人乃傅益以成此篇。故多屬畫山水家常言。無甚精意。唐六如畫譜。詹氏畫苑補益題爲荆浩山水賦。亦卽是篇。其文少異。趙松谷箋注右丞集。指爲僞託是也。四庫則依唐詹兩家題作荆浩作。亦謂非其本書。

豫章先生論畫山水賦　舊題唐荆浩撰

案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荆浩傳。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敍諸家文字。宣和畫譜荆浩傳。及元湯垕畫鑒。俱言荆浩曾著山水訣。未言作此賦。蓋原書已亡。坊賈乃取僞託王右丞山水論之文。略加改竄。而題此名。其實非賦體也。僞王右丞山水論。王氏畫苑已載入。詹氏不察。復收入補益。亦太失互勘之功矣。

筆法記一卷　舊題唐荆浩撰

是書文詞雅俗混淆。似非全部僞作。疑原書殘佚。後人傅益爲之者。考韓拙山水純全集。曾引編中筆有四勢論。是宋宣和時已有此書。其作僞當在北宋時。與荆浩時代相距尙不遠也。

山水訣

舊題 唐 李成 撰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辟綽繁細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栽插。勢使相偎。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壅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勿教窮涸。路須曲折。山要高昂。孤城置之遠邊。墟市依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烟。雨裏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陰窄。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陰昏。舍屋不在多間。漁釣有時而作。藤蘿依纏古木。窠叢簇扎山頭。高山烟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派。怪石巉岩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蒼山依其低淺。石須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榦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聳坡之土必要高。低則地淺。烟林之木亦宜疎。密則繁絮。重岩切忌頭齊。羣峯更宜高下。孤峯遠設。野水遙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昏。近防重濁。顛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遙烟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逕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平川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顛撲。布雨路有明有晦。起雙峯陡高陡低。霧薄明爽。舒晴烟靄。濛朧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礧堆。奇

怪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疎間密。皴石脈以重分輕。亭庵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疏。冬樹槎牙妥帖。樹根栽插。龍爪宛若抓拏。石布稜層。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飛瀑水不過兩重。倚天一道飛泉。湧瀑多端徹底。翻濤巨浪。淺瀨平流。烟波茫茫。雲浪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派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疏於平野。矮藂密布山頭。孤烟遠自水邊。薄霧驟依巖脚。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瀲灧。夏津漲而瀰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凝泚。新窠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樹槎枒。景物兼還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千巖萬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疊巘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

四庫全書提要

山水訣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唐李成撰。案宋史李覺傳載。李成字咸熙。本京兆長安人。唐末徙家青州。工畫山水。周樞密王樸將薦其能。會樸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召之。成因挈族而往。劉道醇宋朝名畫評。又載其開寶中舉進士。集於春官。邵博聞見後錄。亦稱國初營邱李成畫山水。然則成爲宋人。題唐者誤矣。是書宋志及晁陳書目皆不著錄。宋人諸家畫錄。亦不言成有是書。殆後人依託其文。與王氏畫苑所載嘉定中李澄叟山水訣。大同

小異。大抵庸俗畫工有是口訣。輾轉相傳。互有損益。隨意僞題古人耳。

書畫書錄解題

山水訣一卷　舊題唐李成撰

考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爲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說非也云云。據是李成當時原有論畫法之書。沈存中猶及見之。特不知何時亡佚耳。詹氏畫苑補益。復載嘉定中李澄叟山水訣。其文與此篇略同。惟前有小序。後有泛說。泛說中盛稱李成之畫。使此篇果爲成作。澄叟引之。必著李成之名。當不至於勦襲。豈此文爲澄叟所作。後人以其無甚畫名。而澄成兩字音近。遂誤以爲李成所作。抑或故刪其小序泛論。而僞題李成之名。俱未可知。要之非成原書。則可斷言也。

林泉高致集

翰林待詔直長贈正議大夫　郭熙淳夫　撰

序

男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郭思若虛纂集

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書畫之流也。易之山墳氣墳形墳。出於三氣。山如山。氣如氣。形如形。皆畫之椎輪。黃帝製衣裳。有章數或繪。皆畫本也。故舜十二章。山龍華蟲。曰觀古人象。爾雅曰。畫象也。言象之所以爲畫爾。易卦說觀象。繫辭謂此語繪事後素。周禮繪畫之事後素功。畫之本。甚大且遠。自古說伏義畫八卦。讀爲今汝畫之畫。畫文訓爲止。不知畫八卦爲何等義。故畫當爲畫。但今畫出於後世。其實止用畫字爾。又今之古文篆籀。禽魚皆有象形之體。卽象形畫之法也。思丱角時。侍先子游泉石。每落筆必曰。畫山水有法。豈得草草。思聞一說。旋卽筆記。今收拾纂集。殆數十百條。不敢失墜。用貽同好。噫。先子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畫學。蓋天性得之。遂游藝於此以成名。然於潛德懿行。孝友仁施爲深。則游焉息焉。此志子孫當曉之也。

山水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爲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潁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也哉。

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卽掌中几上。一展便見。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爲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

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謂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陝之士。惟摹范寬。一己之學。猶爲蹈襲。况齊魯關陝。幅員數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迨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爲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况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汩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洒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

欲者。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汨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窗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閑意定。然後爲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徹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先子向思。每丁寧委曲。論及於此。豈敎思終身奉之。以爲進修之道耶。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則竹之眞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卽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眞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眞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疏薄。冬黯淡。盡見其大象。而不爲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眞山水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爲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景象正矣。眞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綜起止之勢。眞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爲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却之勢也。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爲

振挈依附之師帥也。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爲之役使。無憑陵愁挫之態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十數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不究乎。春山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生此意。如眞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靑烟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巖扃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眞卽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山多奇峯峭壁。而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雲霞之表。如華山垂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

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爲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臃腫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盤礴而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丘有頂而迤邐。拔萃於四達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峭拔也。如嵩少類者鮮爾。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峯。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峯。天台。武夷。廬霍。鴈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鎭。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

幅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烟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養欲擴充。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于峯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于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欲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峯不過三五峯。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盎晬向背。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汩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也。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闊。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仝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于所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巖。一概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于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于坡陀失之粗。專於幽閑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疏。疏則無眞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潺湲。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烟靄。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

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靄到處隱。烟靄不到處見。山因烟靄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烟靄。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上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

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挾烟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體也。

山以水爲血脈。以草木爲毛髮。以烟雲爲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爲面。以亭榭爲眉目。以漁釣爲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山有高有下。高者血脈在下。其肩股開張。基脚壯厚。巒岫岡勢。培擁相勾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孤。謂之不什。下者血脈在上。其顛半落。項領相攀。根基龐大。堆阜臃腫。直下深插。莫測其淺深。此淺山也。故如是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泄。高山而孤。體幹有什之理。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

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貴周流而不凝滯。

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

山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縹緲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重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自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

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則遠矣。蓋山盡出。不惟無秀拔之高。兼何異畫碓嘴。水盡出。不惟無盤折之遠。何異畫蚯蚓。

正面溪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也。旁邊平遠。嶠嶺重疊。鈎連縹緲而去。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也。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耳。

畫意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卻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眞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晉人顧愷之（宋應爲顧駿之）必構層樓以爲畫所。此眞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攄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思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悖。拙魯悶默之人。見鋸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淸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目前之景。然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慮消沉。則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卽畫之主意。亦豈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橫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就。率意觸情。草草便得。思因記先子嘗所誦道。古人淸篇秀句。有發於佳思而可畫者。幷思亦嘗旁搜廣引。先子謂爲可用者。咸錄之於下。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旁仙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望回車下野橋。羊士諤望女几山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長孫左輔尋山家

南遊兄弟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沉山。竇鞏

釣罷孤舟繫葦梢。酒開新甕鮓開包。自從江浙爲漁父。二十餘年手不扠。無名氏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老杜

渡水蹇驢雙耳直。避風羸僕一肩高。盧雪詩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摩詰

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王介甫

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魏野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老杜

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陂。李後村

密竹滿殘雨。高峯留夕陽。夏侯叔簡

天遙來雁小。江闊去帆孤。姚合

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錢惟演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

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鄭谷

畫訣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謂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

定甚。見世之初學。遽把筆下去。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塡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灑。見情於高大哉。

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爲主峯。主峯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峯。如君臣上下也。

林石先理會一大松。名爲宗老。宗老已定。方作以次雜窠小卉。女蘿碎石。以其一山表之於此。故曰宗老。如君子小人也。

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聳。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之處。有數尺之蘗。水有流水。石有盤石。水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練飛於林表。怪石虎蹲於路隅。

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有大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霽。雪有雪霽。風有急風。雲有歸雲。風有大風。雲有輕雲。大風有吹沙走石之勢。輕雲有薄羅引素之容。

店舍依溪。不依水衝。依溪以近水。不依水衝以爲害。或有依水衝者。水雖衝之。必無水害處也。村落依陸不依山。依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爲耕遠。或有依山者。山之間必有可耕處也。

大松大石。必畫於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於淺灘平渚之邊。

一種使筆。不可反爲筆使。一種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與墨人之淺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成絕妙也哉。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與此類也。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

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故世之人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或曰。墨之用何如。答曰。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埃墨。不一而足。不一而得。詳見下文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甕。片墨用精墨而已。不必用東川與西山。筆用尖者圓者。粗者細者。如針者。如刷者。運墨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廚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而用之。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卽墨色滋潤。而不枯燥。用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界。非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瞭然故爾。瞭然然後用青墨水重疊過之。卽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謂之斡淡。以銳筆橫臥惹惹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滾同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捽。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屋。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淡濃墨作濃淡。但墨之色不一。而染就烟色。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取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旁以得之。

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蒼。秋淨冬黯。畫之處所。須冬燠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豁。老杜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王宰始肯留眞跡。斯言得之矣。

一種畫春夏秋冬。各有始終曉暮之類。品意物色。便當分解。況其間各有趣哉。其他不消拘四時。

而經史諸子中故事。又各須臨時所宜者爲。可謂如春有早春雲景。早春雨景。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烟雨早春。寒雲欲雨春。早春晚景。曉日春山。春雲欲雨。早春烟靄。春雲出谷。滿溪春溜。春雨春風。作斜風細雨。春山明麗。春雲如白鶴。皆春題也。

夏有夏山晴霽。夏山雨霽。夏山風雨。夏山早行。夏山林館。夏雨山行。夏山林木。怪石夏山。松石平遠。夏山雨過。濃雲欲雨。驟風急雨。又曰。飄風急雨。夏山雨罷。雲歸夏雨。溪谷瀨瀑。夏山烟曉。夏山烟晚。夏日山居。夏雲多奇峯。皆夏題也。

秋有初秋雨過。平遠秋霽。亦曰。秋山雨霽。秋風雨霽。秋雲下隴。秋烟出谷。秋風欲雨。又曰。西風欲雨。秋風細雨。亦曰。西風驟雨。秋晚烟嵐。秋山晚意。秋山晚照。秋晚平遠。遠水澄清。疎林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平遠秋景。皆秋題也。

冬有寒雲欲雪。冬陰密雪。冬陰霰雪。朔風飄雪。山澗小雪。四溪遠雪。雪後山家。雪中漁舍。艤舟沽酒。踏雪遠沽。雪溪平遠。又曰。風雪平遠。絕澗松雪。松軒醉雪。水榭吟風。皆冬題也。

曉有春曉秋曉。雨曉雪曉。烟嵐曉色。秋烟曉色。春靄曉色。皆曉題也。

晚有春山晚照。雨過晚照。雪殘晚照。疎林晚照。平川返照。遠水晚照。暮山烟靄。僧歸溪寺。客到晚扉。皆晚題也。

松有雙松三松。五松六松。怪木古木。老木垂岸。怪木垂崖。古木喬松。至一望松。皆祝壽用。青松長松。

思嘗見先子作連山一望松。蓋一望不斷之意。於一幅上爲之。一老人以手撫面前大松。作極引望之意。其老人若爲壽星所献之人云。

石有怪石執石。松石兼雲松者也。林石兼之林木。秋江怪石。怪石之在秋江也。江上蓼花蒹葭之致。可以映帶遠近作一二也。

雲有雲横谷口。雲出岩間。白雲出岫。輕雲下嶺。

烟有烟横谷口。烟出亂山。暮靄平林。輕烟引素。春山烟嵐。秋山烟靄。

水有回溪濺瀑。松石濺瀑。雲嶺飛泉。雨中瀑布。雪中瀑布。烟溪瀑布。遠水鳴榔。雲溪釣艇。

雜有水村漁舍。憑高觀耨。平沙落雁。溪橋酒家。橋梁樵子。皆雜題也。

畫格拾遺

早春曉烟　驕陽初蒸。晨光欲動。曉山如翠。曉烟交碧。乍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飄颻繚繞於叢林溪谷之間。曾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　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湍奔射石。噴珠濺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遠近也。

古木平林　層巒峯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水。根蟠石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右上三圖。乃郭熙所畫。溫縣宜聖殿三壁畫也。

烟生亂山　生絹六幅。皆作平遠。亦人之所難。一障亂山。幾數百里。烟靄聯綿。矮林小宇。依稀相映。看之令人意與無窮。此圖乃平遠之物也。

朝陽樹梢　縑素横長六尺許。作近山遠山。山之前後。神宇佛廟。津渡橋梁。縷分脉劃。佳思麗景。不可殫言。惟是於濃嵐積翠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自大山腰横抹。以旁達于向後。平遠林麓。烟雲縹渺。一帶之上。朱綠相異。色之輕重。隱沒相得。畫出山中一番曉意。可謂奇作也。

西山走馬圖　先子作衡州時作此以付思。其山作秋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內一人墜下。人馬不大。而神氣如生。先子指之曰。躁進者如此。自此而下。得一長板橋。有皂幘數人。乘款段而來者。先子指之曰。恬退者如此。又於峭壁之隈。青林之陰。半出一野艇。艇中蓬菴。菴中酒榼書帙。菴前露頂坦腹一人。若仰看白雲。俯聽流水。冥搜遐想之象。舟側一夫理楫。先子指之曰。斯則又高矣。

一望松　先子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松岩前。在一大松下。自此后作無數松。大小相連。轉嶺下澗。幾十百松。一望不斷。平昔未嘗如此布置。此物爲文潞公壽。意取公子子孫孫聯緜公相之義。潞公大喜。

畫題

世說所載戴安道一事。安道就陳留范宣學。宣之讀書鈔書。安道皆學。至於安道學畫。宣乃以爲

無用而不喜。安道於是取南都賦爲宣畫。其所賦內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證據。有所徵考。宣躍然從之曰。畫之有益如是。然後重畫。然則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襲。而畫者皆有所爲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而今觀士大夫之室。則世之俗工下吏。務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

直齋書錄解題

林泉高致集。直徽猷閣待制河陽郭思撰。其父熙。字淳夫。善畫。思元豐五年進士。既貴。追述其父遺迹事實。待制許光凝爲之序。曰畫訓。畫意。畫題。畫訣。案文獻通考畫訓上多畫記二字。而序又稱詩歌贊記詔誥銘誌。今本闕。

四庫全書提要

林泉高致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題郭思撰。思父熙。字淳夫。溫縣人。官翰林待詔直長。以善畫名於時。思字得之。登元豐五年進士。官

至徽猷閣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使。書首有思所作序。稱丱角侍先子。每聞一說。旋即筆記。收拾纂集。用貽同好。故陳振孫書錄解題。以此書爲思追述其父遺迹事實而作。今案書凡六篇。曰山水訓。曰畫意。曰畫訣。曰畫題。曰畫格拾遺。曰畫記。其篇首實題贈正議大夫郭熙撰。又有政和七年翰林學士河南許光凝序。亦謂公平日講論。小筆範式。粲然盈編。題曰郭氏林泉高致。而書中多有思所作釋語。低行附載。并稱聞以所聞。注而出之。據此則自山水訓至畫題四篇。皆熙之詞。而思爲之注。惟畫格拾遺一篇。紀熙平生眞蹟。畫記一篇。述熙在神宗時寵遇之事。則當爲思所論撰。而併爲一編者也。許光凝序尚有元豐以來詩歌贊記。陳振孫即稱已缺。而此本前後又載入王維李成山水訣。荆浩山水賦。蕭羽畫龍緝議各一篇。亦非郭氏原本之舊。書末有至正八年豫章歐陽必學重刻一行。或即元時刊書者所附入歟。

書畫書錄解題

林泉高致集一卷　宋郭熙撰子思纂

書凡六篇。四庫以前四篇爲郭熙作。後兩篇爲其子思作。頗是。其山水訓畫訣兩篇。所論至爲精到。北宋以前言畫法之書。今傳者多不足信。此編絕非僞託。是以可貴。今本前有思序。陳振孫書錄解題及四庫著錄本云。前有政和七年許光凝序。今本闕。

山水純全集

南陽琴堂韓拙純全 撰

序

夫畫者。肇自伏義氏畫卦象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爰于黃帝時。有史皇蒼頡生焉。史皇狀魚龍龜鳥之形。蒼頡因而爲字。相繼相更。而圖畫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敍其事。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書畫異名。而一揆也。古云。畫者畫也。蓋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則千里在掌。豈不爲筆補造化者哉。自古迄今。賢明上士。雅好之術畫也。然精於繪事者多矣。予世業儒。繫名薄宦。賦性疎野。惟志所適。慕於畫。探前賢之模範。究古今之糟粕。自幼而嗜好。至今白頭。尙孳孳無倦。惟患學之日短。自爲戚癖爾。乃夙賦其性耶。唐右丞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嘗自題詩云。當時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山水之術。其格淸淡。其理幽奧。至於千變萬化。像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識。焉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凡俗之徒。

忽略茲道者多矣。其論廣博之流。惟恐淺陋疏略也。彼孳孳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吾道殊途矣。彼安足與言之。愚集山水人物。已爲歲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爲法。不敢爲卓絕之論。雖言無華藻。亦使後學之士。頓爲開悟。因述十論。各隨品目以附于後。時宣和歲在辛丑季夏八日也。

翠霞韓拙全翁序。

目錄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分寸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也。主者衆山中高而大也。有雄氣敦厚。旁有輔峯叢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揖於前者順也。無此者逆也。客者不相下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而取濃淡也。凹深爲陰。凸面爲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於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曰峯。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下曰岩。岩下有穴。而名岩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銳山者高嶠而纖峻也。卑小尖者扈也。小而衆山歸叢者。名羅圍也。言蠶涉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木映也。一山爲伾。小山曰岌。大山曰峘。岌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繹山者。連而絡繹也。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言翠微者。近山傍坡也。山頂衆者。山巔也。岩者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嶂者。如幃帳也。言小山別大山。鮮不相連也。言絕景者。連山斷絕也。言屋者。左右有山夾山也。言礙者。多小石也。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岵。無草木者謂之垓。石載土謂之崔嵬。石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砠。土上有石也。土山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壠。岡嶺相連。掩映林泉。

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路曰谷。不相通路者曰壑。窮瀆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中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水少。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盛。北山闊漫而多阜。林木氣重而水窄。東山宜村落薪鋤。旅店山居。宦官行客之類。西山宜用關城棧路。羅網高關觀守之類。北山宜用盤車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江鄉漁市。水村山郭之類。但加稻田漁樂。勿用盤車駱駝。要知南北之風故不同爾。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此說四時之氣象也。郭氏曰。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者。謂之深遠。自近山邊低坦之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煙霧溟漠。野水隔而髣髴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渺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中用也。兼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爲無知之士。不可不知也。或詩句中有諸山名。雖得名即不知山之體狀者。惡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者。山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由下層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太實。仍要嵐霧鎖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衣。乃窮山也。且山以林木爲衣。以草爲毛髮。以煙霞爲神采。以景物爲粧飾。以水爲血脈。以嵐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眞山。惟務俗變。採合虛浮。自爲超越古今。心以自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難可與言之。嗟呼。今人是少非多。拘今亡古。爲多利之所誘奪。博古好今。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蘊奧者。誠可與論也。彼嗟古傲今。

傳慢宿學之士。適足以此言爲戲耳。

論水

夫水者。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有山上水曰涀涀。謂出於高陵。山下有水曰潺潺。謂其文溶緩。山澗間有水曰瀨湍。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岩石間有水渾潑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泉者。巔崖峽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分灑於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瀑騰沸。噴濺漂流。雖黿鼉魚龍。皆不能容也。言濺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罅中猛下。其片浪如淩。有石迎激。万圓四折。交流四會。用筆輕重。自分淺深盈滿而散漫也。言淙者。衆流攢衝。鳴湍疊瀨。噴若雷風。四面叢流。謂之淙也。言沂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泉頗異矣。亦宜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捲翻。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不可通途。中有流水。漂急如箭。舟不停者硤水。可無急於此也。言江湖者。注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流也。其水混混不絕。故孟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也。淮溪水者。山水中多用之。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煙霞鎖隱爲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砂磧者。水心逆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補岸絕流。水流兩邊。洄環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涼。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汀洲烟渚。皆水中人可住

而景所集也。至於漁瀨雁濼之類。畫之者多欒取以見才調。況水爲山之血脉。故畫水者。宜天高水闊爲佳也。

論林木

夫林木者。有四時之榮枯。大小之叢薄。咫尺重深。以分遠近。故木貴高喬。蒼逸健硬。筆迹堅重。或麗或質。以筆迹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本在乎行筆。高低暈。悉由於用墨。此乃畫林木之格要也。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轉隨骨謂之皮。筆迹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圓混而肥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輭濁也。苟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迹斷者無筋也。墨而質朴。失其眞也。墨微而怯弱。敗其正形。其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俗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要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也。若筆細脉微者怯弱也。大凡取舍用度。以木貴蒼健老硬。其形甚多。或聳而迸枝者。或曲折而俯仰者。或躬而若揖者。或如醉人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又若怒龍驚虬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偃蹇而躬身。或坡側倒起。飲於水中。或峻嶺倒崖。而身復起。爲松之儀。其勢萬狀。變態莫測。凡畫根者。臨岸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迸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旁迸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

樸樕木。務要韱嵌空耳。且松者公侯也。爲衆木之長。亭亭氣概。高上盤於空。勢鋪霄漢。枝迸而覆掛。下接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周而不比。荆浩曰。成材者氣概高幹。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低而腰曲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古松也。右丞曰。松不離於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爲幼松者。其梢凌空而聳出。其針交結而陰重也。且柏者若侯伯也。訣曰。柏下叢生。要老逸而舒暢。皮宜轉紐。捧節有紋。多枝少葉。節眼嵌空。勢若蛟龍。身去復回。蕩迭縱橫。乃古柏之狀也。幼柏者。葉密枝迸。梢聳拔也。檜者。松身柏皮。會於松柏。故名曰檜。其枝橫肆而盤屈。其葉散而不定。古檜之體也。餘種雜木。難以具述。惟楸梧槐柳。形儀各異。大概有葉之木。貴要豐茂而陰鬱。至於寒林者。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槎。背後當用淺墨畫以相類之木。伴和爲之。故得幽韻之氣淸也。林罅不用明白。尤宜烟嵐映帶。誠爲咸熙深得乎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謂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謂葉疎而飄零也。冬骨者。謂枝枯而葉槁也。其有林樾者。山岩石上有密木也。有林麓者。山脚下林木也。林迥者。遠林烟暝也。大要不可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可一一分明。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淺淡相等。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無衣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貴密林茂木。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如人少衣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減矣。

論石

夫畫石者。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澀。礬頭菱面。層疊厚薄。覆壓重深。落墨堅實。凹深凸淺。皴拂陰陽。點均高下。乃爲破墨之功也。且言盤石者。平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疊而秀潤。或崔嵬而顚險。有崖岩嵯峨者。有怪石崩坍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崒屼嶙峋。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入皴紋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錯皴者。或斫硃皴者。或橫皴者。或勻而連水皴紋者。一畫一點。各有古今家數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眞。山有十里遠。況石爲山之體。貴氣韻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論也。

論雲霞烟靄嵐光風雨雪霧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爲總也。雲出於深谷。納於嵎夷。弇日揜空。渺渺無拘。昇之晴霽。則顯其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逐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閑逸。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峯。其勢陰鬱。濃淡靉靆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兜羅之狀。廓靜而清明。冬雲澄墨慘翳。示其玄溟之色。昏寒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氣也。然雲之體。聚散不一。輕而爲煙。重而爲霧。浮而爲靄。聚而爲氣。其

有山嵐之氣。煙之輕者。雲捲而霞舒。雲者乃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爲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其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有游雲。有出谷雲。有寒雲。有暮雲。雲之次爲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爲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爲靄。有江靄。有暮靄。有遠靄。雲霧烟靄之外。言其霞者。東曙曰明霞。西照曰暮霞。乃早晚一時之氣暉也。不可多用。凡雲霞烟霧靄之氣。爲嵐光山色。遙岑遠樹之彩也。善繪於此。則得四時之眞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嵐光。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迹。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如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以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雪霽。凡雨雪盡。皆本乎雪色之輕重。類於風勢之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概以雲形其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雺。言暗物而輕也。地氣登而天不應曰霧。言瞑物而重也。風而雨之爲霾。言無分遠近也。陰風重而爲曀。言無分於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也。霏雪之流。至於魚龍草莽之象。呂氏之言甚明。鷩翔鳳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窮天理之奧。揣風雪之候。曷可不深究焉。

論人物橋彴關城寺觀山居舟船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粗俗。貴純雅而幽閑。其隱居傲逸之士。當與村居耕叟漁父輩。體貌不同。竊觀古之

山水中人物。殊爲閑雅。無有粗惡者。近之所作。往往粗俗。殊乏古人之態。言橋彴者。通船曰彴。彴者以横木渡於溪澗之上。但人迹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旁無小溪。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於山崦林木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於圖經。山水所用。惟古堞可也。畫僧寺道觀者。宜横抱幽谷深岩峭壁之處。惟酒旆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以至山居隱遯之士。放逸之徒也。務要幽僻。有廣土處。可畫柴扉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廣水處。可畫漁市漁渫。及捕魚採菱晒網之類也。言舟船者。大曰舟。小曰船。漁人乘者爲艇。隱逸所乘曰船。或插以網罩。或旋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爲木屋。或作棚幙者遊船也。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相槽。於山水中所宜用者。其舟船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漁品四時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可畫以人物。欣欣而舒和。踏青郊。遊翠陌。競秋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坦坦於山林陰映之處。或以行旅憩歇。水閣亭軒。避暑納涼。翫水浮梁。浴鶴江湍。曉汲涉水過渡之類也。秋則畫以人物。蕭蕭翫月。採菱浣紗。漁笛擣帛夜舂。登高賞菊之類也。冬則畫以人物。寂寂圍爐。飲酒慘冽。遊宦雪笠。寒人驟輛。運糧雪江渡口。寒郊雪獵履冰之類也。若水野之間。春兼於禽鳥者。可畫以燕雀黃鸝。夏畫鸂鶒鷗鷺。秋畫征鴻羣鶩。冬宜畫以落雁鳴鴉。今各舉其大概耳。若能知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夫畫者筆也。斯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儀則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管而潛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吳道子筆勝於質。爲畫之質勝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全善。惟荆浩採二賢之能以爲己能則全矣。蓋墨用太多。則失其眞體。損其筆而且濁。用墨太微。即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本乎自然氣韻。必全其生意。得於此者備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愚俗之可論歟。凡未操筆。當凝神著思。豫在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以格法推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在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於淺陋循卑。昧乎格法之大。動作無規。亂推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從巧密而纏縛。詐僞老筆。本非自然。此謂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何謂版病。腕弱筆癡。取與全虧物狀。平扁不能圓混者版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次。妄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又論一病。謂之礶病。筆路謹細而癡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切之迹者礶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採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

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矣。且善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實。實不足當棄其筆。而華有餘。實爲質幹也。華爲華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眞俗病耳。惡知其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粗或細。或揮或勻。或重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似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粗。則寡其理趣。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若不從古畫法。只寫眞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焉得其格法氣韻哉。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烟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也。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其爲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其荊山之麥而爲美。驊騮騕褭。天下皆知其爲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爲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琬琰之名。馬之無別。豈分驊騮騕褭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以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於世也。隱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賾奧。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於其間矣。凡閱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

用度也。儻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揉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格。豈用雜於范寬。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博究諸家之能。精於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雜乎神思。亂乎規格。難識而難別。良由此也。惟節明其諸家畫法。乃爲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證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縑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淸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淸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者。昏瞑而意存者。眞率而閑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而不可及。再觀而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也。畫譬如君子歟。顯其跡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合規矩。親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動容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體。若是而已。畫猶小人歟。以浮言相胥。以矯行相尙。近之而取侮。遠之而有怨。苟媚諂以自合。勢詐僞以自蔽。旋爲交構。無一循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儻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夫彼。非所以能別識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

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似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不可不採覽焉。畫有眞可傳於世。不自顯其名者。所謂有實則名自得。故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獲美名。久則漸銷。所謂以畫過於實者。故不期銷而自銷矣。凡觀畫者。豈可擇於冠蓋之畫。但看格淸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象脫灑者爲佳。其未嘗精絕。惟眞巧密者鮮鑒矣。世有王晉卿者。戚里之雅士也。耕獵於文史。放思於圖書。每燕息之餘。多戲以小筆。散之於公卿之家多矣。嘗蒙靑眼左顧。每閱畫必見召而同觀之。論乎淵奥。構其名實。偶一日於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跡云。李公家法。墨潤而筆精。煙嵐輕動。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寬之作。如面前眞列峯巒。渾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之跡。眞一文一武也。余嘗思其言之當。眞可謂鑒通骨髓矣。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其優劣。明其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哉。畫不遇識。如客行於途。無分於善惡也。不亦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皆從格法。聖朝以來。李成。郭熙。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於此乎。按畫譜荆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今。山水專門。頗得意趣。閒嘗謂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故王洽之畫。先潑墨縑素。取高下自然之勢而爲之。浩介乎二者之間。則人與天成。兩得之矣。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顓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周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己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也。昔顧愷之（案應爲顧駿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暝。飢寒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愷之王維。後世眞跡絕少。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絕俗•正如唐史論杜甫•謂殘膏賸馥。沾漑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爲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爲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閑餘暇。以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奈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高業。以利爲圖金。自墜九流之風。不修術士之體。豈不爲自輕其術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眞所謂棄其本而逐其末矣。且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豈落格法而自爲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狂。而自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不恥於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謾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惟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難學也。若此之徒。斯爲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閫奧。未有不學而自能

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爲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粹。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

後序

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逮今。瑣瑣碌碌。亦其偏見。持以僻說。蔽其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幾何哉。不可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迹於古。有自來矣。顯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天子。用於宇宙。明於日月山林之形。別於鳥獸魚蟲之跡。制之冠蓋衮冕。設之罇彝鼎器。六經具載。百代祖繼。迨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工於一物。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關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掃風雲之出沒。別魚龍之變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秀麗。草木之茂榮。翻然而異。蹶然而超。挺然而奇。妙然而怪。凡識於象數。圖於形體。一扶疎之細。一蝌蠓之微。覆於穹窿。載於磅礴。無逃乎象數。而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也。故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眞。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萬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於一毫。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爲緒使。性爲物遷。汩於塵坌。擾於利役。徒爲筆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語天地之眞

哉。是以山水之妙。多專于才逸隱遯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況山水樂林泉之奧。豈庸魯賤隸。貪懦鄙夫。至於粗俗者之所爲也。豈其畫於山水。誠未可以易言也。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域中者。不爲不多矣。略究形容而推之。遙岑疊翠。遠水沉明。片帆歸浦。秋鴈下空。指掌之間。若睨千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峯秀。樹老陰疎。溪橋隱逸。樵釣江村。棧路曲逕。峥嵘層閣。漱石飛泉。去騎歸舟。人少有得其全景也。若松柏老而亂怪。草木茂而蓊鬱。臨流碧澗。崖古林高。此乃其樹石者也。木葉披岩。千山聳翠。烟重暝斜之勢。林繁如葉葉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畫至於通乎源流。貫於神明。使人觀之。若覩青天白日。窮究其奧。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學之深遠者。罔克及此。今有琴堂韓公純全。以名宦簪履之後。家世儒業。自垂髫誦習之間。每臨筆硯。多戲以寫石。既冠。從南北宦遊。常於江山勝概爲所樂者。圖其所至之景。宛然而旋踵於前。繼而工畫於山水。則落筆驚世。不苟名於時。但遊藝於心術精神之間。至於爛額焦頭。窮年皓首。過於書籍傳癖。未嘗一日捨乎筆墨。猶恐學之不及也。蘊古今之妙。而宇宙在乎手。順造化之源。而萬化生乎心。故研精思極。深得其純全妙用之理者。其南陽純全公之畫賦。公自紹聖間擔簦之都下進藝。爲都尉王晉卿所慊。薦於今聖藩邸。繼而上登寶位。授翰林書藝局祗候。累遷爲直長祕書待詔。今已授忠訓郎。公未嘗苟進。迄今祗以畫爲性之所樂。頃者出示以平昔編稿。胸臆蘊奧。俾僕以補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纖悉備載。且指物而各敍其說。言筆墨華藻。可居典實。博古續今。增加證識。分雲烟嵐霧。山水林木。

關城橋彴。傳其筆墨之妙。講其氣暈之病。通四時景物。識三古精華。一句一事。粲粲然使後學者覽而爲楷竿鋒要。顧不偉歟。嘗南陽接朋友。則講論古今。爲文章至於理達。如藏珠之蚌。蘊玉之石。學者不可輕易其文。當求其理。信乎公之論畫。如珠玉之秘於此焉。如公之畫。純於古不雜於後代。故其立論集曰純全。庶幾博雅君子。爲之傳於無窮也。宣和辛丑歲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夷門張懷邦美後序。

四庫全書提要

山水純全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韓拙撰。拙字純全。號琴堂。南陽人。畫史會要稱其善畫山水窠石。著山水純全集。卽指此書。別本或作山水純全論。傳寫訛也。拙始末不甚可考。惟集末有宣和辛丑夷門張懷後序。稱自紹聖間擔簦至都下進藝。爲都尉王晉卿所愜。薦於今聖藩邸。繼而上登寶位。授翰林書藝局祗候。累遷爲直長祕書待詔。今已授忠訓郎云云。蓋徽宗時畫院中人也。是編首論山。次論水。次論林木。次論石。次論雲霧煙靄嵐光風雨雪霧。次論人物橋彴關城市觀山居舟船四時之景。次論用筆格法氣韻之病。次論觀畫別識。次論古今學者。凡九篇。而序中自稱曰十篇。

豈佚其一歟。其持論多主規矩。所謂逸情遠致。超然於筆墨之外者。殊未之及。蓋院畫之體如是。然未始非畫家之格律也。考鄧椿畫繼載有。洛人韓若拙。工畫翎毛。又善寫眞。宣和末。應募使高麗。寫國王眞。會用兵。不果行。二人同時。同鄉里。同善畫。而姓名祇差一字。殆一人而訛傳歟。不可考矣。

書畫書錄解題

山水純全集一卷　宋　韓拙撰

是編自序謂有十篇。今本祇此九篇。四庫疑佚其一。竊意第六篇中四時之景。當別爲一篇。其文既不連屬。而與人物等亦無關涉。當是後人傳錄時誤爲連屬也。諸篇所論。俱主規矩。分類詳說。不爲虛縹空泛之談。頗切於初學者之應用。不得以其爲院體而少之也。

繪宗十二忌

宋　饒自然　著

一曰。布置迫塞　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淨之室。伺神閑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幛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煤朽。布山勢高低。樹木大小。樓閣人物。一一位置得所。則立於數十步之外。審而觀之。自見其可。却將淡墨筆約具取定之式。謂之小落筆。然後肆意揮灑。無不得宜。此宋元君盤礴睥睨之法。意在筆先之謂。亦須上下空闊。四傍疎通。庶幾瀟灑。若充天塞地。滿幅畫了。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

二曰。遠近不分　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雖云丈山尺樹。寸馬分人。特約略耳。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峯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逾遠逾淡。不易之論也。

三曰。山無氣脈　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定一山爲主。却從主山分布起伏。餘皆氣脈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數重脚。方承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大義如此。若是透角。不在此限。

四曰。水無源流　畫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須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摺山。便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巾。絕爲可笑。

五曰。境無夷險　古人布境不一。有峯巒者。有平遠者。有縈廻者。有空闊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亭館者。或多人物船舫者。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幛巨軸。悉當如之。

六曰。路無出入　山水貫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徑路須要出沒。或林下透見。而水脈復出。或巨石遮斷。而山坳漸露。或隱坡隴。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樹藏之。庶幾有不盡之境。

七曰。石止一面　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爲佳。

八曰。樹少四枝　前代畫樹有法。大概生崖壁者。多纏錯枝。生坡隴者。多高直干霄多頂。近水多根。枝榦不可止分左右二向。須倘間作正面背面。一枝半枝。葉有單筆夾筆。分榮悴。按四時乃善。

九曰。人物傴僂　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鑿者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態閑雅。古作可法。切不可以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傴僂之狀。

十曰。樓閣錯雜　界劃雖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向背分明。角連栱接。而不雜亂。合乎規矩繩墨。此爲最難。不論江村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劃之法爲之。

十一曰。濃淡失宜　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卽以墨瀋濃淡。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當空明。雨景夜景當昏蒙。雪景當稍明。不可與雨霧烟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景爲之。

十二曰。點染無法　謂設色與金碧也。設有輕重。輕者山用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爲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綠。並綴樹石。爲人物用粉襯。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面。抑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以石青綠。逐摺染之。然後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

再以石青綠綴金泥。則當於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晴景。乃照耀陸離而明豔也。人物樓閣。雖用粉襯。亦須清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常犯此病。前人已曾譏之。不可不謹。

寫山水訣

元　黃公望　著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

石無十步眞。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概樹要填空。去聲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卽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痕。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脈。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眞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皆可爲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

生。夏則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其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難布置。遠近相映。大概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謂之上品。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區。然後上幀子。礬法春秋膠礬停。夏日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只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書畫書錄解題

寫山水訣一卷　元　黃公望撰

凡二十二則。每則多或十餘語。少或一二語。文雖不多。而山水畫法之秘要。殆盡於是。大癡以前。論畫山水之作。惟郭河陽韓純全兩家。郭爲北宗。韓屬院體。故皆主法度立言。此編則不純主法度。蓋大癡爲元四家領袖。屬於南宗。持論自稍殊也。後來諸家作寫山水訣。及論畫山水者。大率本此。若此編者。眞南宗衣鉢矣。

畫論

元 湯垕 著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畫之法六。得其一二者。尚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紀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余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遍借紀錄。彷彿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往蹟。參考古說。如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鑑也。

人物於畫。最爲難工。蓋拘於形似位置。則失神韻氣象。顧陸之蹟。世不多見。唐名手至多。吳道子畫家之聖也。照映千古。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換吳生畫一二紙。得吳生畫二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爲輕重相懸類若此。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科。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宣和畫譜皆入人物等部畫目。稱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余凡欲修宣和畫譜者數矣。惜未得遂其所欲也。

宋高宗每搜訪至書畫。必命米友仁鑒定題跋。往往有一時附會。迎合上意者。嘗見畫數卷頗未佳。而題識甚眞。鑒者不可不知也。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不知金玉乃誨盜之端。前賢事蹟可鑒。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亂訂眞僞。令人短氣耳。

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看畫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日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鬬異博物耳。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剝疵纇。用心計購。至於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聲價不彰。若賞鑑高尙之士。固不待說破。平常目力未定者。或爲所惑。己收一物。性命與俱。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艱阻。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

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可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

初學看畫。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紀錄。否則縱鑒精熟。見畫便知何誰。詰以美惡之由。茫然無對。雖忘加議論。支吾一時。然談吐俗繆。識見淺短。爲知者所哂。不可不學也。

家人子弟。不可不留心看書畫。蓋留心不於此。則於彼。所益非一端。前輩名人鉅公。未有不游意於此者。陳無己詩云。老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讀者可爲浩歎。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之粉本。多有神妙者。

宋人賞鑒精妙。無出於米南宮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當時如劉巨濟。薛道祖。

林子中。蘇志東兄弟輩。皆不及之。後有黃伯思長睿者。出著法帖刊誤。專攻米公之失。余從而爲辨析甚詳。作法帖正誤一卷。專指長睿之得失。當使元章復生。不易吾語也。

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形似者俗子之見也。

古人論畫之神妙。有云畫十二辰圖。有十二游蜂。循環飛動。畫婦人則有週身動顧之異。不可枚舉。此皆迂繆其說以求奇。非正論也。

今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爲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於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於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平生不惟得看畫法於此詩。至於作詩之法。亦由此悟。

唐人畫卷。多有碧綾裀背。當時名士於闌道上題字。自經宣和紹興裝飾。盡用拆去。古迹遂不可得已。

唐人褙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有紅綾作引首。用珊瑚爲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太夫不識畫者多。縱得賞鑒之名。亦甚苟且。蓋物盡在天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爲豪勢奪去。賈似道擅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往往見其所有。眞僞相半。當時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耶。

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嶂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卉之至清。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

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身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其斯之謂歟。

畫有賓主。不可使賓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烟。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賓。且如一尺之山是主。凡賓者遠近折算。須要停匀。謂如人物是主。凡賓者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不可意推也。

染絹上深下淡。畫絹上黑。顏色黯淡。總碎者文理不直。絲亂斷。惟自然古者。絹黑而丹青自明。看畫不必以絲素明闇爲辨。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

收畫之法。道釋爲上。蓋古人用工於此。欲覽者生敬慕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爲鑒戒。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草。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此元章之論也。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近。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只如本朝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元章收晉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在宋朝名筆。亦收置稱賞。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眞知者也。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觀山水。墨竹。梅蘭。

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愼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眞。次觀筆意。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爲得之。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卷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皆是平昔偶爾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原。深可鄙笑。

收畫若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掛軸文房舒掛。若故實人物。必須橫卷爲佳。

畫之爲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具眼辨之。方得其理。若賞閱不精。又不觀紀錄。知其源流。縱對顧陸名筆。不過爲鼠穪金以自寶。奚貴其知味也哉。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汪洋洋如萬頃波。未易摹寫。

六朝至唐。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于宋朝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三二人。終不逮也。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爲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麗。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妙者。況筆墨規尺。運思於縑楮之上。求合其法度準繩。此爲至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輩。三數人而已。如衛賢。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見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爲知言也。

大凡觀畫未精。多難爲物。此上下通病也。余少年見神妙之物。稍不合所見。便目爲僞。今則不然。多聞闕疑。古人之所以傳世者。必有其實。古云。下士聞道則大笑。不足以爲道。即此意也。古云以下三句。瓊琳綱本所無。依說郛本補入。以下二則同。

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

古畫東移西掇。擣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莊宗古始也。

畫說

華亭　莫是龍雲卿　著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著色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有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林惟檜柏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

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點入之。正爲此也。

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晦。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榦。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卽是一家眷屬耳。

畫之道。所謂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碎。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

著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荊。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逈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一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是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奈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幀。又其自題師子林圖云。予此畫眞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漢中題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

而書法漫矣。蓋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幀水墨。及着色靑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四庫全書提要

畫說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莫是龍撰。是龍字雲卿。以字行。更字廷韓。華亭人。莫如忠之子也。萬歷中以貢入國學。明史文苑傳附見董其昌傳中。其論畫以李成爲北宗。王維爲南宗(按莫原書以李思訓爲北宗)。而於維尤無間然。又謂有輪廓而無皴法。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晦明。謂之無墨。頗合畫家宗旨。特所錄僅十五條。不爲詳盡。其末一條謂。師趙大年。江貫道。北苑。子昂。大李將軍。郭忠恕。李成。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云云。不知其所指何人也。

書畫書錄解題

畫說一卷　明　莫是龍撰

是編凡十六條。所論至爲精到。然董文敏畫旨畫眼俱有其文。但字句略有出入耳。考文敏生於嘉靖三十四年。雲卿生卒年月雖無考。而其父如忠則生於正德三年。下距文敏之生爲四十七年。是雲卿與文敏當爲同時人而略早。又與文敏生同里閈。畫法亦甚高妙。當不至勦襲文敏之書。若出勦襲。亦斷不能傳錄如是之文。顧疑文敏之書。非其自著。乃後人輯錄而成。輾轉傳鈔。遂將莫說誤入。或雲卿畫說散失。後人取文敏之說。依託爲之。亦未可知。兩者必居其一也。

畫旨 訂補本

華亭　董其昌思白　著

畫旨訂補本簡述

董氏畫旨。畫眼。畫禪室隨筆三書。互有異同。自出後人輯錄。已詳書畫書錄解題中。但就二書比較。以畫旨所收爲多。畫禪室隨筆次之。畫眼最少。約計畫旨收一百六十餘條。畫禪室隨筆收一百三十餘條。畫眼不及百條。此爲避免重複。補成完本起見。特以畫旨爲基礎。凡畫旨所無。二書所有者。悉行補入。並略就畫法。畫派。評名蹟。題自畫各類相次。其爲他人之語誤輯者。及無關畫學如題畫詩之類。酌予略去。共得二百一十條。約較原書增補三分之一。並參照佩文齋書畫譜卷十二畫旨。卷十六畫旨。卷十八畫評。由於皆屬論畫法畫派之語。別爲上卷。仍將每條下所注容臺集及畫禪室隨筆總注於後。而以其餘編爲下卷。仍用畫旨之名。庶可手此一編。無須重檢二書矣。

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于安瀾識於開封師範學院東五齋。

卷上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偏。然山水中當著意煙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有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令人起高隱之思也。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曠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亙。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霅苕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閬。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思過半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鈎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故人論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虛實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荆浩云。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而多變態。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黃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

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

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撚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卽是一家眷屬耳。(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卽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榦。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嗥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畫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卽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卽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乃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枝有四枝。謂四面皆可作枝着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皆祕訣也。樹固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頭要放不可緊。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晦。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敷文學士小米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鈎勒法也。然石田

皴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永有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盡此矣。趙文敏常爲飛白石。又常爲卷雲石。又爲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邱。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是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也。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染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鎭。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非以賞鑒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戒。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眞。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騾綱。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苕霅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删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鉤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郭恕先樓閣山水。可謂人巧極天工。錯非李嵩輩所能夢見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米元章作畫。一洗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眞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尙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圓。此則琢圓爲觚耳。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宿。而倪迂題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尙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由未見房山眞蹟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尙書眞蹟。煙雲淡蕩。格韻俱超。固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錢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戴進爲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若浙派日就澌滅。不當以甜斜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與盛子昭比門而居。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禀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皆有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顛後一人而已。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要叔能之。我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能獨詣。無取絕肖似也。

宋以前人。都不作小幅。小幅自南京以後昭盛。又僧巨然筆絕少丈餘畫卷。長卷亦惟院體諸人有之。

以上六十條並見容臺集。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荊。關。下逮黃子久。吳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稍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於樹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潤矣。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雲山皆依側邊起勢。不用兩邊合成。此人所不曉。近來俗子點筆。便自稱米家山。深可笑也。元暉睥睨千古。不讓右丞。可容易湊泊。開後人護短徑路耶。

昔人評大年畫。謂其胸中著萬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元季諸君子畫惟兩派。一爲董源。一爲李成。成畫有郭河陽爲之佐。亦猶源畫有僧巨然副之也。然黃倪吳王四大家。皆以董巨起家成名。至今隻行海內。至如學李郭者。朱澤民。唐子華。姚彥卿。俱爲前人蹊徑所壓。不能自立堂戶。

王叔明爲趙吳興甥。其畫皆摹唐宋高品。若董巨李范王維。備能似之。若於刻畫之工。元季當爲第一也。

倪迂在勝國時。以詩畫名世。其自標置。不在黃公望王叔明間。自云。我此畫深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然定其品。當稱逸格。蓋米襄陽趙大年一派耳。於黃王眞伯仲不虛也。

吾鄉畫家。元時有曹雲西。張以文。張子正諸人。皆名筆。而曹爲最高。與黃子久。倪元鎭。頡頏並重。

以上十一條並見畫禪室隨筆。

卷下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

耳。及世所傳華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意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眞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王維有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眞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妬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王右丞畫。余從檇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石田所謂筆意凌兢人局脊者。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又於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

題危樓日暮人千里。欹枕秋風雁一聲者。然總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予曾借觀經歲。今如漁父出桃源矣。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爲構草堂。堂有十景。鴻皆自爲賦。鴻又善畫。畫與王右丞埒。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摹也。

傳稱西蜀黃筌畫。兼衆體之妙。名走一時。而江南徐熙後出。作水墨畫。神氣若涌。別有生意。筌恐其軋己。稍有瑕疵。至於張僧繇畫。閻立本以爲虛得名。固知古今相傾。不獨文人爾爾。吾郡顧仲方莫雲卿二君。皆工山水畫。仲方專門名家。蓋已有歲年。雲卿一出。而南北頓漸。遂分二宗。然雲卿題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歛衽雲卿畫不置。有如其以詩詞相標譽者。俯仰間見二君意氣。可薄古人耳。 跋仲方雲卿畫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

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葢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關仝畫爲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倣關筆皆用横皴。如疊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

余家有關仝秋林暮靄圖。絹素已剝落。獨存其風骨。尚足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雖荒率墨戲。非工細者所能庶幾也。

惠崇巨然。皆高僧逃畫禪者。惠以艷冶。巨然平淡。各有所入。而巨然超矣。因倣惠崇及之。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仝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營丘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礎。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斫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李成畫偏頭關。在萬金吾邦孚家。余在長安借臨。今倣其意爲此。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沉古。今日鄂渚官舍。涼風乍至。齋閣蕭閒。捉筆倣之。元畫不能將之

行裝。追憶其意。他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做之。文待詔所謂生平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抱珠樓。遠眺城陰。秀峯如簇。川原蒼莽。一片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愧出藍。

吾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名則諂矣。

董北苑蜀江圖。瀟湘圖。皆在吾家。筆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畫數幅。無復同者。可稱畫中龍。

余藏北苑一卷。諦審之。有二姝及鼓瑟吹笙者。有漁人市網漉魚者。乃瀟湘圖也。蓋取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爲境耳。余亦嘗遊瀟湘道上。山川奇秀。大都如此圖。而是時方見李伯時瀟湘卷。曾效之作一小幅。今見北苑。乃知伯時雖名宗。所乏蒼莽之氣耳。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即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庵樵徑。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眞畫者。何顚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臠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耶。

米南宮襄陽人。自言從瀟湘得畫境。已隱京口。南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墨戲長卷。今在余家。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興衞協輩。妙蹟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君畫初學馬文壁。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題顧仲方山水冊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在詆訶。致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高彥敬上下。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米元暉自題瀟湘圖有詩云。山中宰相有仙骨。坐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倒。先請倩人扶著君。朱晦翁又題云。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余每有當其語。畫成即以題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樓收西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望兩峯如潑墨畫。每有所會。輒爲拈筆。成此長卷。凡半閱月。兩霽圖窮別搆一境。不使米氏父子可伎倆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雲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篷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

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文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家山謂之士夫畫。元人有畫論一卷。專辨米海岳高房山異同。余頗有慨其語。

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盛。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繇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

米敷文題瀟湘圖云。生平有著色袖珍卷。爲翟伯壽所豪盟於天（此處疑有誤）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余擬之爲米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懷袖。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長至。項晦甫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惟有心艷。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眞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祕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蹟。以余爲如何。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揚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人。周草窗。廖瑩中。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水仙出現也。

余實龔氏江貫道江山不盡圖。法董巨。是絹素。其卷約有二三丈。後有周密林希逸跋。貫道負茶癖。葉少蘊常薦之。故周跋云。恨不乞石林見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畫譜不載司馬君實。予曾見其畫。大類營邱。有小米作一幅配之。宋人題款甚多。因思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實甫有摹本。蓋宋畫院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韻。非余所習。玆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眞率。當彼巨麗耳。

輞川招隱圖。爲郭恕先筆。余得之長安周生。今年復於吳門見郭河陽臨本。乃易雪景爲設色山矣。河陽筆力已自小減。矧余野戰之師。何敢言奪趙幟耶。

宋元明畫。余所藏各家甚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昨年於潘侍御翔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潤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余在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眞本相似。

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館師韓宗伯見而奇之。謂此圖如滄海沉珠。荆山韞玉。卞和一

出。眞足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巳春作此小幅。如與古人有合。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摹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習知漁釣之趣故也。張志和畫漁翁夜傍西巖宿詩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此梵隆之筆。蓋龍眠高足。如北苑之有巨然。皆不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平間一題偈。實非端平間畫師所能措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併。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併。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元時畫道最盛。惟董巨獨行。此外皆宗郭熙。其有名者。曹雲西。唐子華。姚彥卿。朱澤民輩。出其十不能當倪黃一。蓋風尙使然。亦由趙文敏提醒品格。眼目皆正耳。予非不好元季四家。畫者。直泝其源委。歸之董巨。亦頗爲時人換眼。丁南羽以爲畫道一變。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

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矯而事吳裝。亦文沈之賸馥耳。伯玉此册。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劃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游。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陳道醇特好之。

趙承旨畫滾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滾馬形。自此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端。杜工部丹青引所謂。花驄却在御榻上。圉人太僕皆惆悵也。李伯時畫馬。秀鐵面呵之。恐串習既久。或墮馬趣。則子昂變形益自可信。吾邑顧太學家有針聖。繡此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辯。亦當代一絕。余每勸太學令多繡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秀鐵面說法耳。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爲文敏一生得意筆。不減伯時蓮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攜此卷示余。則蓮社先在案上。互相展視。咄咄歎賞。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劍。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子昂嘗有創爲。卽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生知。非虛也。

管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廬繡佛圖。亦工山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敏續書數十行。無能遠過也。白石翁跋。筆法不減浯翁。垂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誤耳。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趙文敏嘗從之問畫法。宋進士不仕元者。此卷得李伯時筆。或亦臨本。蓋伯時畫阿羅漢粉本。流傳勝國。時尚多也。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謙伏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由未見高尚書眞跡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卽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詣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誥。念余仕路邅迴。未及貤恩曾祖父母。展拜之次。慚負高孺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緣未見房山眞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眞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爲此圖以倣之。

圖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與鼎足。若宋迪趙孟頫。則宰相中烜赫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畫在逸品之列。雖學米氏父子。乃遠宗吾家北苑。而降格爲墨戲者。

宋迪侍郎。燕肅尚書。馬和之米元暉。皆禮部侍郎。此宋時士大夫之能畫者。元時惟趙文敏高彥敬。餘皆隱於山林稱逸士。今世所傳戴沈文仇。頗近勝國。窮而後工。不獨詩道矣。余有意爲簪裾樹幟。然還山以來。稍有爛漫天眞。似得邱壑之助者。因知時代使然。不似宋世士大夫之昌其畫也。因

作秋山圖識之。

黄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黄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

黄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第一。

長興姚中丞家有黄子久臨溪書屋圖。昔年曾訪之。如索靖觀碑。今猶未盡其法。聊以效顰耳。

余以丙申冬。得黄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以丙寅秋得沈啓南倣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謂白石翁有出藍之能。乃多本家筆。又雜以米家墨戲。其肖似者過半。不若遜之此圖氣韻位置。遂欲亂眞也。丁卯夏五日雨窗。觀長蘅鑒定。書此以志崇慕。

畫中詩惟右丞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雅意六法。而氣韻生動。吾莫猶人。獨所心醉大癡山水此册。皆有其意矣。

此幅余爲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舍仲方所。仲方諸所藏大癡畫。盡歸於余。獨存此耳。觀大癡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雨評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不虛也。陡壑密林圖

此吾松顧中舍名正誼之所藏也。中舍持入長安。爲川中郭民部所購。顧舍人每向余惋惜。忽忽二十年。客有游蜀者得之歸江南。舍人已千古矣。楚弓楚得。以故復收之。子久陽明洞天圖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見黄子久天池圖。皆贗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筇石壁下。

快心洞目。狂叫曰。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曰今日遇吾師耳。題天池石壁圖

予少學子久山水。中復去而爲宋人畫。今間一倣子久。亦差近之。日臨樹一二株。石山土坡。隨意皴染。五十後大成。猶未能作人物舟車屋宇。以爲一恨。喜有元鎭在前。爲我護短。否則百喙莫解矣。

王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游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縹緲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枝刻畫。爲未變唐法也。原之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習。蒼莽秀潤。君家顧長康與有種耶。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青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爲此山傳神寫照。然山川靈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蹊徑外。別搆一境。未爲蛇足也。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荊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荊蠻民。今藏余家。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以爲師馮覲。覲閣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其畫。

此倪元鎭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信本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著兩人。有小印雲林

字。皆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姜神超以粉本見示。遂臨之。

張伯雨題元鎭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榷作獅子林圖。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卽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元季四大家。獨倪雲林品格尤超。早年學董源。晚乃自成一家。以簡淡爲之。余嘗見其自題獅子林圖曰。此卷深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諸人所夢見也。其高自標許如此。豈意三百年後。有余旦暮遇之乎。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由絕似耳。

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可意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此條又見莫是龍畫說

七夕泊舟吳閶。張慕江以畫售於余。有梅花道人大軸。倣巨然。水墨淋漓。雲煙吞吐。與巨然不復甲乙。又高克恭雲山秋霽。與謝伯誠學董源廬山觀瀑圖。皆奇筆也。

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衷於李伯時單騎見□。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二圖之間。位置古雅。

設色妍麗。爲近代高手第一。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遜之爲迂翁蕭疎簡貴如此圖者。假令啓南見之。當咄咄歎賞。

石田春山欲雨圖卷。向藏王元美家。今歸余處。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曰仲穆。余定爲五代人筆。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云。晚知詩畫眞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尙。後値兵起。以和尙墓獨全。檇里子之智歟。國朝沈啓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歲寒

齋中。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不在遠者耶。喜而作此圖。

冰作羅浮磬。山鳴于闐鐘。此大白詩。何必右丞詩中畫也。畫中欲收鐘磬不可得。但衆山之響。在定境時有耳。圓通正自覺解人不易。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趙吳興嘗補圖。所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圖之者。余書昌黎全序。因爲山水以弁之。亦僅摹吳興畫境耳。

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渾無事。捲起西窗浪接天。東坡先生絕句。當是居黃時作。趙伯駒與吳興趙文敏皆爲圖之。余此幅亦舉千里畫法也。鄂渚公署去黃百餘里。江上晴窗。尤入東坡詩境。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涼總相似。此綠天菴詩也。余夏日北窗。坦腹展玩是圖。兼爲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余之游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垂堂之誡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游檇李也。爲圖崑山讀書臺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做巨然筆意。以志余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民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徵張兼之同處谷水至婁江。信宿。元徵先別。余兩三人稍逗帆觀米元章樂圃先生志。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自後泊舟吳山。徧採諸勝。意興所至。輒爾潑墨。凡爲仲醇作

畫十餘幅。歸已經月矣。因識歲月。

相如之賦。昔人稱爲勸百諷一。此册子畏之畫似勸。希哲之詩似諷。又幾於譖矣。若夫王嬙以女兵柔□。薛濤以才媛娛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經典。否則不免貢諛之誚。唐伯虎絕代名姝圖

王酉圖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倡。甚有高韻。余得其日紀數册。每遇書畫題詠。隨手紀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思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姸。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余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舫子上。畫樊川南陵水面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客竊去。乃共歎惋。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趙榮祿仿趙伯駒小幅。畫法妙絕。間一摹之。殊愧不似。今余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可知矣。

此余壬辰癸巳爲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宋太學。借畫臨倣之筆。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存此耳。自是蓄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平耳。非復讀賦時時。庶幾遇之之意也。

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正佳。舟行閒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魏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嘗爲楊生畫芙蓉。約略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二圖。厥明以示客。客曰。君參巨然禪。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右丞。故自變法。超其師門。禪家呵稱。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攜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峯六橋景界。惟是積雨連旬。煙霏不開。與李營丘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爲傳神也。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已有作繪彰施之論。近代白沙先生。尤工畫梅。講學家宗。玩物喪志。語幾所謂殺風景漢。玄水獨取濂洛新安絕句詩。寫爲八景。一經點綴。便自風流。不減輞川龍眠諸名蹟。以爲臥遊其間。無關洛沂。悟境有進技者矣。余好古人畫。至爲人摹入中山篋。不免作此語譏短。玄水觀之。無俗不眞。即藝成道。或以此有取於余也。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閑居賦。孔彰今年三十爲招隱詩。志在林泉。聲出金石。其詩則取材於選。程格於唐奄。有摩詰安仁之長。而若置身於輞川莊。河陽別業以終老。無朝市慕者。雖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踦驅涉世。賦白首同所歸。安得含塵網之句。蚤分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騭懸。畫師之習猶在。其山川長卷。不免乞靈於右丞。然又出入荊關。規模董巨。細密而不傷骨。奔放而不傷韻。似未以輞川爲竟者。他時如韋蘇州李晞古之大年。詩畫更當何若。以此少年之筆。爲券可也。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隱蘭若之旁。屬余顏其額。余題之曰。尋雲莊。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不對芳尊酒。還向青山郭。首夏自滸墅歸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僧巨然。異

時存一清話耳。

李季膺長蘅。淸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一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鑒畫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縛。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每長蘅游屐所至。必與之俱。乘頹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以紙墨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册者。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漸離。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懿卜爲余談劉沖倩鑑園之勝。因作此圖却寄。余將爲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否。鑑湖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流季眞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遊篇也。鑑園主人能爲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畝。遂作素封。竹亦時而俗。此美箭種竹。獨取淇園耳。園在蕺山之上。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羣賢翰墨。風流橫絶。海行之稱名園者。余尤意傾。則以其爲文安相國之舟傳。家無厚業。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喬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於此。君以俎豆文安於洛陽司馬間。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美箭矣。宋趙伯駒爲君實獨樂園圖。李伯時自爲龍眠山莊圖。而子由爲題絶句。如右丞輞川圖。余未暇過江。覽小淇澳之概。因懿卜視圖書此。若賦詩寫景。以待異日。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

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略曰。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嗣季子。董永。韋昭。與王素而四。癸亥二月。畫於朱陽舟次。因命之延陵村圖。並書此。

吾鄉朱文豹。以韜鈐爲冠軍。常待詔闕下。仰畫蘭自給。畫蘭深得文太史風韻。今仕於閩。獨不見其寫九節蘭。豈懷鄉結夢。習此谷中草本耶。且閩蘭以海禁鮮至。猶待將軍盪平海寇。復還舊觀耳。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三百餘年。翻身出世作怪。沈啓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爲之。並書六言絕。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攜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卽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楊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余訝以爲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畫禪室中專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余養痾山齋。黃石公數襆被相過。爲消寥寂之況。偶出絹素。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天眞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閒遠。每苦筆墨徵索者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鄂渚官署雖依鳳

山之麓。北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壑。又鮮過客。終日掩關。得從夙好。今年避暑無事。遂作數圖。此幅則以許中舍携趙伯驌萬松金闕卷見示。故倣之耳。

吾郡畫家顧仲方中舍最著。其游長安。四方士大夫求者塡委。幾欲作鐵門限以却之。得者如獲拱璧。今原之長公元慶。踵其家風。有出藍之能。又以精工佐其古雅。如王氏之有羲獻。奇矣奇矣。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關輿道上。陂陀迴複。峯巒孤秀。下有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涵秋水。問之果然。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湮名。王弇州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跋畫最非易事。

昔見周貞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絕類米虎兒高尙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減蘇玉局黃涪翁。與其詩得三絕。曾游楚中。以一瓣香薦於先生遺愛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如此前輩風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余嘗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横霧塞是也。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畫師甜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余爲仲醇畫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懶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迴馭谷水塔上。養痾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瘿罏。

王右軍月半帖眞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硯。既雨窗靜閒。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游。爲寫迂翁筆意。卽長安游子。能有此適否。

唐李德裕採天下怪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誡後昆曰。有以平泉石輕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霽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梁溪華學士。收藏法書名畫爲江南冠。檇李項子京後起。與之鬥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惟倪迂畫寥寥。畫猶易致。畫卷絕少。項所藏獅子林圖。華則鶴林圖耳。文太史父子嘗欲兩家合併爲一。各不相下。獅子林爲京口張修羽所收。余數訪華文伯於東皐草山。出此見示。如徐洪客一見唐文皇。心降神伏。咄咄歎賞。文伯覺余雅好。便以見歸。幾同豪奪。豈亦學士公點頭。相許爲同宮同味。令其文孫作米老捐硯山故事耶。

輞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爲長軸。如李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口莊爲主。

畫有法帖。尚可意求。至於畫道。必托縑素。非木石雕鐫所能傳者。今宋元名筆。一幀百金。鑒定少謬。輒收膺本。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此學范關。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聞秦中有國醫。不遠千里爲之傭保。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佐片言。國醫駭之曰。子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易也。林霄畫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册見示。託路大夫求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書家之有李衛。奇矣奇矣。山居荏苒。幾三十年。乃此羅漢。婁水生弇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雲間時筆。當爲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駒。順風鴻。非復晚歲枯木禪也。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崢嶸。文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觀此卷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爲毫生。蓋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矣。佛所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皆心造以此耶。南羽在余齋中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毫生館。丁南羽白描羅漢

花品從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有羣芳競妬。其品自絕。題畫牡丹

閨閣秀之能畫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繼爲王友雲。彼如北宗臥輪偈。此如南宗慧能偈。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友雲澹宕。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繞樹三匝。非然。明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自磨磚作鏡。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憐才。不追見献花天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林下風畫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彝。曾爲雲窩二律詩。獨未爲圖耳。今見遜之此圖。追踪子久。烟雲奔放。林麓深密。實爲畫中之詩。三十年前。眼境重新。坐收幔亭奇致。歎服歎服。題王遜之接筍峯圖

朔旦至金閶門。客以北苑畫授予。煙雲變滅。草木鬱葱。眞駭心動目之觀。乃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余家有虎兒大姚村圖。政復相類。不師北苑。烏能夢見南宮耶。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麗。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爲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眞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跡遂同廣陵散矣。今爲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蹟。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澹蕩之致。輞川多不皴。惟有鈎染。猶是南宋人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觀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眞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迂設色山水易去。猶恐新都多收藏家。轉入棗封手不韻。今又爲遜之重卿所收得所歸矣。第景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截多盡。且奈何。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册子參者。惟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至九江則匡廬兀突。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眞人語千古。不可復値也。

趙榮祿枯樹。法郭熙李成。不知實從飛白結字中來也。文君眉峯點黛。不知從畫雙蛾遠山柄帶來也。知此省畫法。

吳文中爲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走信三千里視余。余爲定名曰。此洞天靈欲也。蓋文中以孫知微畫火法。爲此石傳寫神照。而其蜿蜒垂垂者。當作水觀。劍峯嶄截者。當作金觀。孤起林立者。當作木觀。坡陀平彝者。當作土觀。宋邵氏以石與金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行之秀也。仲詔所藏有之矣。昔人開鏡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面如楪子大。安用是。開硯可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水。安用是。此雖發於名賢之口。未爲篤論。物有尤物。如人有異人。若夫蘇子瞻之仇池。米元章之硯山。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桓圭袞裳足矣。何必皋禹。將取長矛大戟足矣。何必韓白哉。豈直石之不幸而已。米蘇二公爲石兄作卞和泣。意不在石也。仲詔豈有異耶。元章洞天一品石。有甘露降其旁。禮部狀聞於朝。今仲詔在輦轂之下。太乙下觀。百靈瀞衛。何止甘露灑須彌而已。朱仲詔奇石圖

書畫書錄解題

畫旨一卷　明　董其昌撰

此書雜論畫法畫學。間有題書畫及題自畫之文。與畫禪室隨筆及畫眼所載。互有同異。隨筆中多有爲是書所未載者。畫眼中間亦有之。續說郛又載有論畫瑣言一卷。其文具見此書。惟段落先後。則各書不同。錯雜之至。蓋文敏畫名至盛。後人欲得其緒餘。各爲輯錄。故互有詳略異同耳。

畫眼一卷　明　董其昌撰

是編所論畫學畫法。至爲精到。自不待言。惟天壺樓本與畫學心印本不同。天壺樓本有爲心印本所無者（例從略）。凡十一條。心印本亦有爲天壺樓本所無者（例從略）。計十二條。凡此皆足證此編爲後人輯錄。非出自著。其中有見於莫雲卿畫說者十數條。又畫無筆跡一條。乃宋趙希鵠洞天新錄之文。故有今人如米元章之語。當亦後人誤入者。心印本尚有氣霽地表。雲歛天末一條。乃陳眉公妮古錄之文。亦誤入者。大約輯錄之人。多就文敏遺墨中。采取文敏偶書舊文。錄者未加審別。遽爲錄入。或所錄非眞蹟。故有此種種差誤耳。

畫禪室隨筆四卷　明　董其昌撰

是編皆容臺集所未載。楊無補輯。此書具有斟酌。所惜者見於何處。未經注明。又所采諸條。亦有誤入者。如氣霽地表。雲歛天末一條。實爲陳眉公妮古錄之文。非玄宰筆也。

繪事微言

明　唐志契　撰

畫尊山水

畫中惟山水最高。雖人物花鳥草蟲。未始不可稱絕。然終不及山水之氣味風流瀟灑。昔元章題摩詰畫云。雲峯石迹。迥出天成。筆意縱橫。參於造化。至題韓幹畫則曰。肖象而已。無大物色。東坡一時見吳道子佛像摩詰輞川圖。喟然嘆曰。於維也無間然。其有所重哉。

畫名

畫名膾炙一時。流傳千古。甚不易得。得之縉紳宗室一流。猶覺爲易。如晉之顧長康。唐之王摩詰。梁之張僧繇。隋之董伯仁。宋之李龍眠。文與可。米元章及李成父子等。（俞劍華校語。按李成之子。畫史未言其善畫。想係誤記。若改爲李成及米元章父子則妥矣。）品雖不一。誰非先縉紳而後採翰墨者乎。至若畫。果遠邁時流。不愧前哲。縱橫變化。見者失色。未有不譽滿海內。傳及千古者也。特出名時。較拖青衣紫者不絕耳。（拖青衣紫者不絕耳句。按不絕二字。亦不可解。）不然。吳道子一貧士。荆關兩寒生。巨然一頭陀。松年一黃門。子久。倪元鎭俱逸士。何以價重千金。聲稱

不朽哉。是在豪傑之士。法今傳後。雖無階梯。日久評論自定。

傳授

凡畫入門。必須名家指點。令理路大通。然後不妨各成一家。甚而青出於藍。未可知者。若非名家指點。須不惜重資。大積古今名畫。朝夕探求。下筆乃能精妙過人。苟僅師庸流筆法。筆下定是庸俗。終不能超邁矣。昔關仝從荆浩而仝勝之。李龍眠集顧陸張吳而自闢戶庭。巨然師董源。子瞻師與可。衡山師石田。道復師衡山。又如思訓之子昭道。元章之子友仁。文進之子宗淵。文敏之甥叔明。李成郭熙之子若孫皆精品。信畫之淵源有自哉。

畫以地異

寫畫多有因地而分者。不獨師法也。如李思訓黃荃。黃荃爲黃筌之誤便多山峽氣象者。生於成都也。宋二水范中立。二水爲二米之誤有秣陵氣象者。家於建康也。米海岳曾作宦京口。便多鎭江山色。黃公望隱於虞山。落筆便是常熟山色。信高人筆底。往往爲山川所囿乎。

山水寫趣

山水原是風流瀟洒之事。與寫草書行書相同。不是拘攣用工之物。如畫山水者。與畫工人物翎花

鳥一樣。描勒界畫粉色。那得有一毫趣致。是以虎頭之滿壁滄洲。北苑之若有若無。河陽之山蔚雲起。南宮之點墨成烟雲。子久元鎮之樹枯山瘦。迥出人表。皆毫不著象。眞足千古。若使寫畫盡如郭忠恕。趙松雪。趙千里。亦何樂而爲之。昔人謂畫人物是傳神。畫花鳥是寫生。畫山水是留影。然則影可工緻描畫乎。夫工山水。始於畫院。俗子故作細畫。思以悅人之目而爲之。及一幅工畫雖成。而自己之興已索然矣。是以山林逸趣者。多取寫意山水。不取工緻山水也。

畫要讀書

昔人評大年畫。謂胸中必有千卷書。非眞有千卷書也。蓋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每集四方遠客山人。縱談名山大川。以爲古今至快。能動筆者。便令其想像而出之。故其胸中富於聞見。便富於丘壑。然則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士夫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畫不可苟

宋元人畫。愈玩愈佳。豈今人遂不及宋元哉。正以宋元人雖解衣盤礴。任意揮灑爲之。然下筆一筆不苟。若今人多以畫餬口。朝寫卽欲暮完。雖規格似之。然而蘊藉非矣。卽或丘壑過之。然而丰韻非矣。又常見有爲俗子催逼。而率意應酬者。那得有好筆法出來。始信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良有以也。

要看眞山水

凡學畫山水者。看眞山水。極長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家俗氣。古人云。墨瀋留川影。筆花傳入神。此之謂也。蓋山水所難。在咫尺之間。有千里萬里之勢。不善者縱摹畫前人粉本。其意原自遠。到落筆反近矣。故畫山水而不親臨極高極深。徒摹倣舊人棧道瀑布。終是模糊丘壑。未可便得佳境。

存想

畫必須靜坐。凝神存想。何處是山。何處是水。何處是樓閣寺觀。村莊籬落。何處是橋梁人物車舟。然後下筆。則丘壑纔新。不然。任意揮灑。非不可人。便是套頭矣。及至得了新丘壑。又好佳手。却多一番蛇足。

品質

寫畫須要自己高曠。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又迂翁自題師子林圖云。此畫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顧謹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

精詣。而北苑筆法。渺乎脫矣。蓋迂翁聚精於畫。雖從北苑築基。然借荆關而兼河陽。專以幽深爲宗者也。若縱橫習氣。卽黃子久猶有焉。然則趙吳興之遜迂翁。乃胸次之別耳。

畫須從容自得。適意時對明窗淨几。高明不俗之友爲之。方能寫出胸中一點瀟落不羈之妙。

畫有自然

畫不但法古。當法自然。凡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無非圖畫。又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然。看得多。自然筆下有神。傳神者必以形。形相與心手湊而相忘。未有不妙者也。夫天生山川。亘古垂象。古莫古於此。自然莫自然於此。孰是不入畫者。寧非粉本乎。特畫史收之絹素中。棄其醜而取其芳。卽是絕筆。

大小所宜

凡畫山水。大幅與小幅迥乎不同。小幅臥看。不得塞滿。大幅豎看。不得落空。小幅宜用虛。愈虛愈妙。大幅則須實中帶虛。若亦如小幅之用虛。則神氣索然矣。蓋小幅景界最多。大幅則多高遠。是以能大者。每不能小。能小者。每不能大。亦如書家之小字用手。大字用肘。細小運指者然。各各難兼也。總之大畫最難得好。是以小畫傳留者多。大畫傳留者少。亦不獨不能珍藏之過也。

逸品

山水之妙。蒼古奇峭。圓渾韻動則易知。唯逸之一字。最難分解。蓋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隱逸。有沉逸。逸縱不同。從未有逸而濁。逸而俗。逸而模稜卑鄙者。以此想之。則逸之變態盡矣。逸雖近於奇。而實非有意爲奇。雖不離乎韻。而更有邁於韻。其筆墨之正行忽止。其丘壑之如常少異。令觀者冷然別有意會。悠然自動欣賞。此固從來作者都想慕之。而不可得入手。信難言哉。吾於元鎮先生。不能不嘆服云。

老嫩

凡畫嫩與文不同。有指嫩爲文者。殊可笑。落筆細雖似乎嫩。然有極老筆氣出於自然者。落筆粗雖近乎老。然有極嫩筆氣。故爲蒼勁者。難逃識者一看。世人不察。遂指細筆爲嫩。粗筆爲老。眞有眼之盲也。

倣舊

畫者傳摹移寫。自謝赫始。此法遂爲畫家捷徑。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師其意而不師其迹。乃

眞臨摹也。如巨然元章。大癡倪迂。俱學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學之。而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定要筆筆與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

畫要明理

凡文人學畫山水。易入松江派頭。到底不能入畫家三昧。蓋畫非易事。非童而習之。其轉折處。必不能周匝。大抵以明理爲主。若理不明。縱使墨色烟潤。筆法遒勁。終不能令後世可法可傳。郭河陽云。有人悟得丹青理。專向茅茨畫山水。正謂此。

蘇松品格同異

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筆。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準繩也。筆之所在。如風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氣味也。任理之過。易板癡。易疊架。易涉套。易拘攣無生意。其弊也。流而爲傳寫之圖幛。按幛爲障之誤。任筆之過。易放縱。易失款。易寂寞。易樹石偏薄無三面。其弊也。流而爲兒童之描塗。嗟夫。門戶一分。點刷各異。自爾標榜。各不相入矣。豈知理與筆兼長。則六法兼備。謂之神品。理與筆各盡所長。亦各謂之妙品。若夫理不成其理。筆不成其筆。品斯下矣。安得互相譏刺耶。

畫在天分帶來

昔陳姚最品畫謂。立萬象於胸中。傳千祀於毫翰。夫毫翰固在胸中出也。若使氓氓然依樣葫蘆。那得名流海內。大抵聰明近莊重。便不佻。聰明近磊落。便不俗。聰明近空曠。便不拘。聰明近秀媚。便不粗。蓋言天資與畫近。自然嗜好亦與畫近。古人云。筆力奮疾。境與性會。言天資也。貞觀公私畫史許與道玄爲天付勁毫。幼抱神奧。後有作者。皆莫過之。豈非天性耶。

山水性情

凡畫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便得環抱起伏之勢。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掛腳。自然山性卽我性。山情卽我情。而落筆不生軟矣。水便得濤浪瀠洄之勢。如綺如雲。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性卽我性。水情卽我情。而落筆不板呆矣。或問山水何性情之有。不知山性卽止。而情態則面面生動。水性雖流。而情狀則浪浪具形。探討之久。自有妙過古人者。古人亦不過於眞山眞水上探討。若做舊人而只取舊本描畫。那得一筆似古人乎。豈獨山水。雖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蕊舒葉。若披枝行榦。雖一花而或含笑。或大放。或背面。或將謝。或未謝。俱有生化之意。畫寫意者。正在此著精神。亦在未舉筆之先。預有天巧耳。不然。則畫家六則。（按六則之則應爲法。）首云氣韻生動。何所得氣韻耶。

氣韻生動

氣韻生動與烟潤不同。世人妄指烟潤爲生動。殊爲可笑。蓋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度。有氣機。此間卽謂之韻。而生動處。則又非韻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者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要皆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又如畫貓絕鼠。畫大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烟潤。不過點墨無痕迹。皴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用墨

寫畫須要好墨。寫扇面與絹綾尤要緊。旣有佳墨。又要得用墨之法。古畫譜云。用筆之法。未嘗不詳且盡。乃畫家僅知皴刷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斡之一字。渲之一字。捽之一字。擢之一字。其誰知之。宜其畫之不精也。蓋斡者以淡墨重叠六七次。加而成深厚也。渲者有意無意。再三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捽與擢雖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捽用臥筆。彡髟乎皴而帶水。擢用直指。彡髟乎點而用力。必八法皆通。乃謂之善用筆墨。

積墨

畫家要積墨水。墨水或濃或淡。或先淡後濃。或先濃後淡。有能積於絹素之上。盎然溢然。冉冉欲墮。方烟潤不澀。深厚不薄。此在熟後自得之。

凡畫或絹或紙或扇。必須墨色由淺入濃。兩次三番。用筆意積成樹石乃佳。若以一次而完者。便枯澀淺薄。如宋元人畫法。皆積水爲之。迄今看宋元畫著色。尙且有七八次深淺在上。何況落墨乎。今人落筆。卽欲成樹石。或焦墨後只用一次淡墨染之。甚有水積還用乾筆拭之。殊可笑也。此皆不會見眞宋元筆意耳。

寫意

寫畫亦不必寫到。若筆筆寫到便俗。落筆之間。若欲到而不敢到便穉。唯習學純熟。游戲三昧。一濃一淡。自有神行。神到寫不到乃佳。至於染又要染到。古人云。寧可畫不到。不可染不到。

皴法

賞鑒之家。近訪名公。遠尋前跡。漢魏以前名畫。卽不易見。如宋元至今名筆。代不乏人。人各

一家。各一皴。按此處疑爲人各一家。家各一皴。即不能備家收藏。亦豈有不經見之理。但做其皴法。切不可混雜。如書家寫鍾繇者。又兼黃庭。寫二王者。又兼過庭。便不妙矣。皴法有可相兼者。一二樣耳。若亂雲皴止可兼骷髏皴。披麻皴止可兼亂柴皴。斧鑿皴止可兼礬頭皴。自非然者。未有不雜者也。雖然。嘗見郭河陽而帶斧鑿。解之者曰。蚤年筆。黃子久而帶卷雲。解之者曰戲墨。異耶訛耶。

丘壑藏露

畫疊嶂層崖。其路徑村落寺宇。能分得隱見明白。不但遠近之理了然。且趣味無盡矣。更能藏处多於露處。而趣味愈無盡矣。蓋一層之上。更有一層。層層之中。復藏一層。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許多林木。何嘗不顯。總不外躲閃處高下得宜。烟雲處斷續有則。若主於露不藏。便淺薄。即藏而不善藏。亦易盡矣。然愈露而愈大。愈露愈小。按此處疑爲愈藏而愈大。愈露而愈小。畫家每能談之。及動筆時。手與心忤。所未解也。此所以不可無圓之一字。

筆法

丘壑之奇帩易工。筆之蒼勁難揮。蓋丘壑之奇。不過聳凡俗之眼耳。若筆不蒼勁。總使摹他人丘

壑。那能動得賞鑒。若人物花鳥。便摹畫相去不遠矣。

忌纖巧

纖巧之習。世多矜趨。豈於畫反不崇尚。但巧矣而容或不莊重。非畸邪無理。則安放不牢。每有石上砌石。樹根浮寄。樓宇傾壓。路徑難通之病。是巧與莊易相妨處。落筆時須商之。

冗與雜不同

畫家筆路要清。而冗雜俱與清相反者也。如林木叢密。一幅中塞滿。屋羅廟觀。水閣舟車。或三四見。謂之冗。至於雜。則以巨然規格而雜叔明。李唐筆法而雜李成。卽米家父子相同。而實有異。不可雜也。苟爲不分。雖極文極妙。終是野路。

碎石

古人畫大山。必山之輪廓向背並聳。意已先定。然後皴之。其山脚下必不可無。（按此處疑爲其山脚下碎石。必不可無。）亦必不可多。今人從碎石起手。積成大山者多矣。雖古書云。崔嵬不崩。賴此峽崥。然以之論畫最是

病。古人大畫中。雖多細碎處。要之取勢爲主耳。

樹木

畫樹不拘曲直。各有妙處。是在安放處。少不得一株。多不得一株爲佳。大抵樹一曲。乃有迎風探水垂蔭之勢。然則諸家豈無直樹乎。蓋樹直。而生枝發葉處。必不都直。卽董北苑樹。盡是勁挺之狀。然向背俯仰。未嘗無也。若郭河陽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矣。

樹石所宜

林木山石。各有分配。若重山叠嶂。與單山片景。其樹石大不相同。茍或相同。則經營位置。非僻澀。便板結矣。如園亭景。乃可作巧石梧竹及巧檜巧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大山大景。便不相稱。

枯樹

寫枯樹最難蒼古。然畫中最不可少。卽茂林盛夏。亦須用之。訣云。畫無枯樹。則不疎通。此之謂也。但名家枯樹。各各不同。如荆關則秋冬二景最多。其枯枝古而渾。亂而整。簡而有趣。到郭河

陽則用鷹爪。加以細密。又或如垂槐。蓋倣荆關者多也。如范寬則其上如掃帚樣。亦有古趣。李成則煩而瑣碎。筆筆清勁。董源則一味古雅簡當而已。倪元鎭則此數君可以兼之。要皆難及者也。非積習數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仿其萬一。今人假古畫邱壑山石。或能僅似。若枯樹便骨髓暴露矣。以是知枯枝求妙最難。

柳與松柏

管云。畫工不畫柳。畫便妝醜(按管云之上下疑有脫誤。應爲畫柳便妝醜。)畫非柳難畫也。多因欠工夫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只要分枝得勢。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蕭森。不結滯。不板實。有迎風搖颺之意。又早春柳未垂條。深秋柳已衰敗。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若松栢之法。則筆法記與純全集。詳言之矣。故不贅。

水口

一幅山水中。水口必不可少。須要峽中流出。有旋環直捷之勢。點滴俱動。乃爲活水。蓋水比石不同。不得太硬。不得太軟。不得太枯。軟則無勢。硬則板刻。枯則乾燥。故皆所忌。然旣有水口。必有源頭。源頭藏於數千丈之上。從石縫中隱見。或有萬丈未可知。此正畫家胸襟。亦天地之定理。

俗子輒畫泉石。竟從山頭掛下。古人謂之架上懸巾。

雲雨風烟

畫雲要得流動不滯。或鎖或屯。或聚或散。飄飄欲飛意象。畫雨要得深樹雲翳。帶烟帶風。無天無地。點點欲滴意象。畫風要得萬物鼓動。不可遮蓋意象。今畫家只知樹葉向一邊。便是風景。至於人物。全若無風。那得一毫生動。甚有樹向一邊。更無從分三面者。又有幷石亦順風勢者。殊可笑。蓋風景山石。當用逆勢。乃顯得風大。此古人秘傳。非臆說也。畫烟要得昏昏沉沉。朦朧不明意象。其墨色宜淡。近處略用顯明。是在染之功。不在落墨之力也。然而晚景微似之。只亦爲晚烟斷續耳。若月景則與烟不異。而清朗處過之。若烟月又與月不異。而渾沌處過之。此語聞之李仰懷述鏡䂬室云。

烟雲染法

凡畫烟霧。有內染外染之分。蓋一幅中非有四五層屯鎖。定有三層斷滅。按三層應爲兩三層。以與上句四五層相對。若內外不分。必有謬理之病。縱使出沒變幻。墨色豐潤。無足觀也。畫雲亦須層層要染。不然。縱如芝如帶。終是板刻。古人惟其有此畫法。學之者易涉於俗。惟董北苑不用染。而用淡墨漬出。在樹石之間。此生紙更佳也。松江派多用此法。

雪景

畫雪最要得觱發栗烈意。此時雖有行旅探梅之客。未有不畏寒者。只以寂寞爲主。一有喧囂之態。便失之矣。其畫山石。當在凹處與下半段皴之。凡高平處。卽便留白爲妙。其畫寒林。當用枯木。冬天亦有綠葉者。多是松竹。要亦不可全畫。其枝上一面。須到處留白地。古人有畫雪只用淡墨作影。不用先勾。後隨以淡墨漬出者。更覺韻而逸。何嘗不文。近日董太史只要取之。按只要取之四字疑有誤。不寫雪景。嘗題一枯木單條云。吾素不寫雪。只以冬景代之。若然吾不識與秋景異否。此吳下作家有乾冬景之誚。

樓閣

畫樓臺寺屋。須宗前人舊跡。今人不能畫樓閣中析拱牕櫺。而徒以青綠粧成。藉口泥金勾鈿等語。殊爲謬甚。葢一析一拱。有反有正。有側二分正八分者。有出梢飛梢。有尖頭平頭者。若差之毫釐。便失之千里。豈得稱全完。

凡寫一樓一閣非難。若至十步一樓。五步一閣。便有許多穿插。許多布置。許多異式。許多析拱楹檻闌干。週圍環遶。花木掩映。路徑參差。有一犯重處。便不可入目。

學畫樓閣。須先學九成宮。阿房宮。滕王閣。岳陽樓等圖。方能漸近舊人款式。不然。縱使精細

壯麗。終是杜撰。

古人畫樓閣。未有不寫花木相間。樹石掩映者。蓋花木樹石。有濃淡大小淺深。正分出樓閣遠近。且有畫樓閣。上半極其精詳。下半極其混沌。此正所謂遠近高下之說也。聰穎者當自得之。豈筆舌所能盡哉。

凡畫樓閣。一圖障須得八九人。或三四人點綴。方有生動。及畫寺樓廟宇。按寺樓之樓。應爲觀字。便不妨寂然無人。或一二古僧。亦須有安靜之象。更得古木蒼然爲妙。蓋未有古寺而無古松古栢喬枝封幹者。是在畫家下筆安放妥帖。其一種天然點染之趣。豈必在粉本中一一摹寫。

遠山

遠山用染不用皴。畫家以爲易事。豈知安放高下安帖。正一幅之眉目。其間宜尖宜平。不可紊也。其染處亦須一面染到。一面染不到。乃無板癡之病。又古人畫淡墨遠山之外。復畫濃墨遠山。後人往往笑之。不知日影到處之山則明。不到處之山自然昏黑。於晚景落照時。更易了然。若不信。請於風霽天色。或晴霽薄暮時高眺。留意審察。方信古人不謬。

點苔

畫不點苔。山無生氣。昔人謂。苔痕爲美人簪花。信不可闕者。又謂。畫山容易點苔難。此何得

輕言之。蓋近處石上之苔。細生叢木。或雜草叢生。至於高處大山上之苔。則松耶栢耶未可知。豈有長於突兀處不堅牢之理。近有率意點擢。不顧其當與否。觀之浮寄。如烏鼠之糞。堆積狀耳。那得生氣。必要點點從石縫中出。或濃或淡。或濃淡相間。有一點不可多一點不可少之妙。天然散亂。疎密得宜。豈易事哉。古畫橫苔直苔不點苔皆有之。要未有一點中竅者。此必畫山石無一筆顆敗破壞之處。故臨點苔。自然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容亦無妨也。今妄謂山石醜處。須以苔掩之。此所以愈遮愈醜。且石骨既成。不識果能遮蓋否。是以浮寄瘇之病。都坐於此。然則山石果然畫得有轉折態度。何難於點苔耶。

蓄畫

凡圖畫在宇宙間。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重乎。一人俗手。動見屈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眞畫之厄也。故有收藏而無識鑒。無閱玩。無裝褫。無銓次。皆非眞能蓄畫者。又蓄聚既多。妍媸混雜。甲乙次第。毫不可訛。若使眞贋並陳。新舊錯出。如入賈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晉唐宋元名蹟。乃稱博古。若徒取近代紙墨。較量眞僞。必無實賞。以耳爲目。手執卷軸。口論貴賤。眞惡道也。

賞鑒

看古人書畫。如對鼎彝。如讀誥誡。不可毫涉粗浮之氣。蓋古畫紙絹皆脆。舒卷不得法。最易損壞。風日須避之。燈下不可看。恐爲煤燼燭淚所汚。飯後醉餘。須滌手展玩。不可以指甲剔損。諸如此類。不能枚舉。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強作情態。惟遇眞能賞鑒及閱古甚富者。方可與談。若對傖父輩。惟有珍秘不出耳。

看畫訣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花鳥又次之。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鳥獸蟲魚。精神逼眞。山水林泉。淸閒幽曠。屋廬深邃。橋彴得宜。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灑落。雲烟出沒。野徑紆迴。松偃龍蛇。竹含風雨。山脚入水澄淸。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實是妙手。若人物如尸如塑。花果類粉揑雕刻。蟲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布置逼塞。樓閣模糊錯雜。橋梁強作斷形。徑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周。或大小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脚無水源。水源無來歷。雖名款定是俗筆。爲後人塡寫。至於臨摹贗手。落墨設色。自然不難辨也。

識畫火候

有火候兮方識透。筆眼若有天生就。若使火候欠工夫。滿紙雲烟如朦朧。品畫高低有十程。一程不到九難明。若使十程都走到。世間無復畫欺人。寫畫高低有百般。般般俱中世人看。但得名公一點化。方知趣不在毫端。世人許畫俱任耳。不會動筆志妍媸。畫得一分識一分。到了十分微若絲。若使一分有不到。縱使聰明那得知。

古今優劣

畫學必以時代爲限。書則六朝。首推晉魏。宋元不及晉與唐遠矣。畫則不然。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後代不及古人。山水林石花鳥。前人不及後人。

名家收藏

凡藏不必錯雜。大者懸掛齋壁。小者則爲卷册。置几案間。邃古如顧陸張吳。必不有親筆矣。唯歷代錚錚有名者。所宜收藏。其不甚著名者。非所宜蓄。若鄭顛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汪小

村。張平山。汪海雲。皆畫中邪學。尤非所尚。

絹素

古畫絹色墨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薰黑。多是上下二色。僞作者其色黃而無精彩。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二三絲。僞作則直裂。唐絹絲粗而厚。或有擣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闊五尺餘細密如紙者。元絹及明內府絹。俱與宋絹同。元時有密機絹。松雪子昭畫多用此。又嘉興府宓家以絹得名。今此地尚有佳者。董太史筆。多用研光白綾。未免有晉賢氣。

古畫不入常格

畫有法則。不拘拘如時人。先落墨。後染套子。蓋亦有先染三四層。後以濃淡積成者。不但規模宏遠。而意象畢新。雖近時名公見之。亦若不知其所以成者。此法在晉唐已有之。不直宋元也。金陵朱狀元府中。有李成夜景。淡墨如霧。石如雲動。樹色隱現不一。又有范寬雨景。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雖絹素深古。而筆氣髣髴可探。今人未見古人眞蹟。雖說亦不解也。

古畫無價

畫有價。時畫之或工或粗。時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遠者也。亦在人重與不重耳。至古人名畫。那有定價。昔有持荆浩山水一卷售者。宋內侍樂正宣用錢十萬購之。後爲王伯鸞所見。加三十萬得之。猶以爲幸。伯鸞曾爲翰林待詔。詮定院畫優劣。故一時畫家。都以黃（按黃似爲王之誤）氏愛惛爲宗。以其能賞識也。又王酉室得沈啓南直幅四軸。極其精妙。吳中有一俗宦。聞其美而謀之。願出二百金。王終不與。後王西園一見。坐臥畫間兩日。酉室謂畫遇若人。眞知己也。因述二百金之說。西園以一莊可値千金易焉。又興化李相公失謝樗仙畫一軸。曾帖招字。報信者五十兩。則畫價可知。諸如此者。不得盡言。請瞥目不得執畫求價也。

院畫無款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本。然後上其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多無名者。明內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煌。亦奇物也。唐伯虎常笑人以無名人畫輒塡寫假款。如見牛必戴嵩。見馬必韓幹之類。豈非刓圓方竹。重漆古琴乎。

金碧山水

畫院有金碧山水。自宣和年間已有之。漢書不云有金碧氣無土砂痕乎。蓋金碧者。石靑石綠也。卽靑綠山水之謂也。後人不察。於靑綠山水上加以泥金。謂之金筆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之金筆可笑也。以風流瀟灑之事。而同於描金之匠。豈不可笑之甚哉。一幅工緻山水。加以泥金。則所謂氣韻者。能有纖毫生動否。且名山大川。有此金色痕迹否。後卽有一二名家爲之。亦欺人而求售耳。乃觀者不察。一聞李將軍之筆。遂不惜千金以購之。將自己實有賞心者乎。抑炫人以博識者之賞乎。請問之好事家。

名人畫圖語錄

畫思白跋樓居仙圖云。昔郭忠恕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宇樓閣。則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躡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然。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态流竄海島中。蛻形仙去。及圖寫樓居。又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閒遠。無塵埃氣者也。予嘗見恕所作盤車圖粉本。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

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矩度量而爲之。則亦疲矣。

屠赤水云。沈石田倣諸舊。筆意奪眞。獨於倪迂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戴冠卿云。畫不可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是粉本。純骨氣便是北宗。不可無顚氣。不可有顚氣。無顚氣便少縱橫自如之態。純是顚氣。便少輕重濃淡之姿。不可無作家氣。不可有作家氣。無作家氣便嫩。純作家氣便俗。不可無英雄氣。不可有英雄氣。無英雄氣便似婦女描繡。純英雄氣便似酒店帳簿。

又云。沒骨畫創自徐熙之子崇嗣。（按崇嗣爲徐熙孫。）擅名花卉。不墨勾。逕暈色漬染而成。予謂祇可施之花卉耳。不謂宋人有用大青大綠。大丹大粉。遂成山水。命爲沒骨山水。皆高克明董奴子輩手出。見有眞蹟。亦自可人。但後人學爲之。若無四五層工夫。自然不及。幸勿以未見而反嗤沒骨爲失體也。

仇實父云。唐宋人圖一故事。有意風世。非賢孝忠良。則幽閒雅逸。終不落惡趣。元人始以艷麗相尙。無非奢靡。如明皇慶幸圖。金谷園圖。射雉博古出獵等圖。徒動人侈心。畫何益於世。

魏和叔云。自幼垂髫便能畫者。從古惟李昇。姜道隱。丘慶餘。趙伯驌。郭若虛。李成父子數人而已。李昇小字錦奴。寫蜀境山水。如桃源武陵。峨嵋化山等圖其擅名者也。至今有粉本。唐明皇朝。先有將軍李思訓。山水絕妙。故蜀人皆呼昇爲小李將軍。蓋其藝相匹爾。非眞將軍也。開元中李思訓爲除衛將軍。與其子李昭道俱得山水名。時人號大李小李。若小李將軍。的指李昇云。

宋石門云。畫山水惟李成。關仝。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前古莫能方駕。近代雖繼後塵。夫氣象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銳。墨法精微者。營丘之制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峯巒渾厚。勢狀雄強。搶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復有繼起者。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尙。然方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葉雙石云。予性好寫水。蓋自幼學之舅氏呂廷震者也。嘗記舅氏云。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巒崖石。烟雲樹石。可以縈帶掩映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窪隆派別。故於畫爲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蹙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唐人孫位畫水。必雜石爲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爲異。蓋水紋平漫。隱起浮流。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崇者。知壁爲隆窪。爲下隨勢爲水。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元初孫白。始創意作潭泊浚原。平波細流。停爲瀲灩。引爲決泄。盡出前人意外。別有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乃眞入神。闢大開一門戶矣。嘗言畫漫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水者。眞可一笑也。夫漫流之水。則爲油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沸起。反如印板。豈勝道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然知此者蓋鮮耳。故知汪洋涵畜。以瀲灩爲平。引脈分流。以蕩漾爲勢。

至於聚爲瀠瀾。散爲淪漪。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眞天下之水也。亦知求於此乎。

張振羽云。畫有四宜。宜文。宜清。宜逸。宜咫尺隔別。畫有五忌。忌冗。忌雜。忌套。忌俗。忌濃淡無分。

強二水云。古畫非脫落不堪用。不須稍褫。蓋經一次稍褫。失一次精神。亦不必重洗。亦不可剪裁過多。一恐失神。一恐後日難再褫也。

李仰懷云。畫山水不可太熟。熟則少文。不可太生。生則多戾。練熟還生斯妙矣。

袁玄石云。山水有五美。蒼逸奇圓韻。山水有五惡。嫩板刻生癡。

徐仲修云。山有翠微。不可無路。岸有人家。不可無渡。石有自然。最忌作怪。寫人認眞。定犯俗態。

馬醉狂述唐世說云。政和中徽宗立畫博士院。每召名公。必摘唐人詩句試之。嘗以竹鎖橋邊賣酒家爲題。衆皆向酒家上著工夫。惟李唐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上喜其得鎖字意。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衆皆畫馬畫花。有一人但畫數蝴蝶飛逐馬後。上亦喜之。又一日試萬綠叢中一點紅。衆有畫楊柳樓臺一美人者。有畫桑園一女者。有畫萬松一鶴者。獨劉松年畫萬派海水。而海中一輪紅日。上見之大喜。喜其規模闊大。立意超絕也。凡喜者皆中魁選。

錢禹方云。蜀文成殿中有春龍起蟄圖。乃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一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一龍尾尙在穴前。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猩。草木盡

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中居民。老少聚觀。闔戶闕牖。人人驚畏。若屋頓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

四庫全書提要

繪事微言二卷

明唐志契撰。志契字敷五。又字元生。江都人。與弟志尹並能畫。而志契尤以山水擅名。是編乃其所著畫譜。姜紹書無聲詩史以爲頗得六法之蘊者也。所錄畫家名論。自南齊謝赫古畫品錄而下。至於明李日華諸人。皆刪除蕪冗。汰取精華。其中如梁元帝畫松石格。不知爲贋本。王維山水論一篇。見於王氏畫苑。此則以爲洪谷子荆浩作。而又誤題爲畫山水賦。林泉高致本河陽郭思追述其父熙遺迹。今遂以爲熙作。畫塵乃吳中沈顥著。見陶宗儀說郛。而因顥字朗倩。輾轉傳訛。遂誤作朗耀。蓋技藝之流。多喜依託古人。以神其授受。地師動稱郭璞。術家每署劉基之類。皆踵謬沿訛。猝難究詰。但所言中理。即可不必深求。至其自著論斷。則多中肯綮。如謂佛道人物牛馬。則今不如古。山水林木花石。則古不如今。又云。作畫以氣韻爲本。讀書爲先。皆確論也。讀其書可以知其非庸史矣。故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採志契之說頗多云。

書畫書錄解題

繪事微言四卷　明　唐志契撰

此編第一卷爲敷五自撰。餘三卷則雜採舊說成之。第一卷凡五十一則。各有標題。獨抒所見。頗多發明。於畫學深有裨益。雖間有襲陳言處。尙不爲病。四庫提要獨稱其言佛道人物牛馬。今不如古。山水林木花卉。古不如今。及作畫以氣韻爲本。讀書爲先兩條。不知適非敷五獨創之論。前一條蓋本於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後一條則前賢發揮者。尤不止一家也。四庫偶未及察。遂有此誤。以是知評論古書之難矣。其後三卷。所採前人緒論。有所删節。而無準則。孰取孰舍。難得其情。且多不著撰人。尤爲疎失。故是編卷首。自是佳構。而後三卷。實爲贅疣。且反以累其書。吾深爲敷五惜也。

畫塵

長洲 沈顥朗倩 著

表原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轂首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轂首脫舜於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

分宗

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王摩詰。裁搆淳秀。出韻幽澹。爲文人開山。若荆關宏璪。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之沈文。慧燈無盡。北則李思訓。風骨奇峭。揮掃躁硬。爲行家建幢。若趙幹。伯駒。伯驌。馬遠。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仙。張平山輩。日就狐禪。衣鉢塵土。

定格

少陵云。高簡詩人意。今人刻意求簡。便落倪迂。不刻意求簡。欲爲倪迂。不可得也。

趙大年平遠。逸家眼目。剪伐町畦。天然秀潤。從輞川叟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予創作十筆圖。以聞同社。尙繁者芟洗日淨。頹林斷渚。昧外取味。如經所云。霹靂火中清冷雲也。

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疑畫中有物物中有聲。此僅爲智者道。吁。嘉隆而後。神骨且乏。況聲乎。

層巒疊翠。如歌行長篇。遠山疎麓。如五七言絕。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閶。已而交相非。非非趙也。董也。非因襲之流弊。流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爲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棙循遷。去古愈遠。自立愈羸。何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雲間。非金閶。非因襲。非矯枉。孤蹤獨響。夐然自得。

辨景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競。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遭。具境而皴之。清濁在筆。有皴而勢之。隱現在墨。

米襄陽用王洽之潑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讀天隨子傳。悟飛墨法。輪廓布皴之後。絹背烘漫。以顯氣韻沉鬱。令不易測。題曰。賭然鼓毫。瞪目失絹。嚴酣澩呼。或臞所都。一墨大千。一點塵刦。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塞山凡夫與予論筆尖筆根。卽偏正鋒也。一日從晉人渴筆書得畫法。題曰。樹格落落。山骨索索。溪草蒙茸。雲秀其中。卒筆悅顧。妄窮眞露。古人云。畫無筆迹。若書家藏鋒。若騰觚大掃。作山水障。、當是狂草。筆迹不計。

位置

近日畫少邱壑。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大癡謂畫須留天地之位。常法也。予每畫雲煙著底。危峯突出。一人綴之。有振衣千仞勢。客訝之。予曰。此以絕頂爲主。若兒孫諸岫。可以不呈。巖脚柯根。可以不露。令人得之楮筆之外。客曰。古人寫梅剔竹。作過牆一枝。離奇具勢。若用全榦繁枝。套而無味。亦此意乎。予曰然。

行家位置。稠塞不虛。情韻特減。倘以驚雲落靄。束樹籠樹。便有活機。米氏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惟以雲山爲墨戲。雖偏鋒語。亦不可無。

古人有活落處。殘剩處。嫩率處。

郭河陽云。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予亦云。遠山有平無曲。遠水有去無來。遠人宜孤不宜侶。

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有深致。

胸中有完局。筆下不相應。舉意不必然。落楮無非是機之離合。神之去來。既不在我。亦不在他。臨紙操筆時。如曹瞞欲戰若罔欲戰。頭頭取勝矣。

先察君臣呼應之位。或山爲君而樹輔。或樹爲君而山佐。然後奏管傅墨。若用朽炭。躊躇更易。神餒氣索。愈想愈劣。

刷色

右丞云。水墨爲上。誠然。然操筆時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足。則刷色不妨。

點苔

山石點苔。水泉索線。常法也。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攢苔。是二氏之一種。今之學二氏。以苔取肖。鈍漢也。古多有不用苔者。恐覆山脈之巧。障皴法之妙。今人畫不成觀。必須叢點。不免媸女添痂之誚。

命題

郭熙云。作畫先命題爲上品。無題便不成畫。此語近於膠柱。譬古人作詩。或有詩無題。卽命題不可以無題題之。若題在詩先。其嚮不之天而之人乎。徐聲遠云。晏坐絕詩。詩將自至。麾之不去。得句成篇。題與無題。於詩何有。良工繪事。有布置而實無布置。無布置而實有布置。象之所有不必意。意之所有不必象。理不離於異見。事不關乎慧用。此中一著些子。便判人天。何暇命題。或者脫局賞心。攄詞拈語。固無不可。

自題非工。不若用古。用古非解。不若無題。題與畫互爲注脚。此中小失。奚啻千里。古來豪傑不得志於時。則漁耶。樵耶。隱而不出。然嘗託意於柔管。有韻語。無聲詩。借以送日。故伸毫搆景。無非拈出自家面目。今人畫漁樵耕牧題。不達此意。作箇穡夫傖父。傴僂於鈎絲。戚施於樵斧。略無坦適自得之致。令識者絕倒。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後來書繪並工。附麗成觀。迂瓚字法遒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隨意成致。宜宗。

衡山翁行款清整。石田晚年題寫灑落。每侵畫位。翻多奇趣。白陽輩效之。

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失之則傷局。

臨摹

臨摹古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孫虔禮習右軍書。而孫虔截然。李何學工部詩。而李何各別。雖然。彼觀劍而悟。走甕而成。其爲師也。非上上根不能。

董源以江南眞山水爲稿本。黃公望隱虞山。卽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硯。遇雲姿樹態。臨勒不捨。郭河陽至取眞雲驚湧作山勢。尤稱巧絕。應知古人稿本。在大塊內。吾心中。慧眼人自能覷著。又不可撥眞程派。作漭蕩生涯也。

稱性

了事漢意到筆隨。潰墨掃紙。便是拈花擊竹。

顧漢中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後迂自題獅子林圖云。此畫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

俱不免有前人在。晚年隨意抹掃。如獅子獨行。脫落儕侶。一日燈下作竹樹。傲然自得。曉起展視。全不似竹。迂笑曰。全不似處。不容易到耳。

有一畫史。日間作畫。夢即入畫。曉復寫夢境。每入神。遂有蠅落屏端。水鳴牀上。魚堪躍水。龍能破垣。稱性之作。直操元化。蓋緣山河大地。器類羣生。皆自性見。其間舒卷取捨。如太虛片雲。寒潭雁迹而已。

遇鑒

專摹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鑒畫。

昔人云。看畫以林泉之心臨之則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卑。問鼎不可與賞心者同年語也。予故曰。畫逢青眼神偏王。論到黃金氣不靈。

今見畫之簡潔高逸曰。士大夫畫也。以爲無實詣也。實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維。李成。范寬。米氏父子。蘇子瞻。晁無咎。李伯時輩。皆士大夫也。無實詣乎。行家乎。

世人遇世人畫則賞。解人遇解人畫則賞。習相近也。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其人。無其畫。

畫引

明 顧凝遠 著

興致

當興致未來。腕不能運。時徑情獨往。無所觸則已。或枯槎頑石。勺水疎林。如造物所棄置。與人裝點絕殊。則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此亦錦囊拾句之一法。

氣韻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斂腴。運腕深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儁偉之士。筆黑（按當爲墨字）淋漓。鬚眉畢燭。何用粘皮搭骨。

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圓熟。則自有別。若圓熟則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吉中靜女。倣書童稚。聊自抒其天趣。輒恐人見而稱說是非。雖都未肯。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

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奕然冠冕。任意輝煌。與唐宋名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絕藝所累。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莽氣。故文。所謂文人之筆也。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枯潤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漫羨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欲上聳。俱不可從本位逕情一往。苟無根柢。安可生發。蓋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畫水

木華作海賦竟。或歉以水之前後左右言之。遂添出數語。乃知闗仝有側作泰山圖。非橫看成嶺側成峯耶。故身在此山。不知山眞面目。名語也。

寫生

昔人寫生。先用心於行榦。分寸之間。幾多詰曲。膚理縱橫。各覈名實。雖有偃仰柔勁不同。自具迎陽承露之態。勾萌拆甲。以致花葉葳蕤。脫瓣垂實。皆一氣呵成。絕無做作。令人一枝一榦。既少別白。朝榮夜舒。情性全乖。無惑乎花不附本。本不附土。剪綵欺人。生意何在。所以貴賤修促。苗裔繼延。皆可徵効。

畫評

自古以畫名世者。大都不乏文辭。然不能一一具載。玆不惟其畫。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畫。令

人仰止之思。不能已已。姑即其世次。錄其姓名。以志大賢豪。大名士。風流蘊藉。雖一時寓興於丹青。乃千載流芳於金石。

漢　張衡　蔡邕
魏　楊修
蜀　諸葛亮
晉　嵇康　王羲之　王獻之　温嶠
宋劉宋　遠公
南齊　謝惠連
梁　陶弘景
唐　盧鴻　王維
宋　蘇軾　米芾子友仁
元　倪瓚　趙孟頫

元人畫評

四大家目　倪瓚　吳仲圭　黃公望　王蒙
繼其盛者　方壺　徐賁　馬文璧　曹知白　謝葵丘　柯九思

國朝畫評

自元末以迄國初。畫家秀氣已略盡。至成弘嘉靖間。復鍾於吾郡。名流輩出。竟成一都會矣。至萬曆末而復衰。幸董宗伯起於雲間。才名道藝。光岳毓靈。誠開山祖也。惜學之者未探宗旨。徒貌皮膚。遂令影中生影。影之外復有影。合之兩郡氣習。亦駸駸乎強弩之末也。玆特博采時論。略序人倫。光昭斯道。未敢軒輊。

士大夫名家宗匠　沈周　文徵明　唐寅　周用　劉珏　仇英附

中興閒氣　董其昌

文人名士　陳道復　陸治　文嘉　莫是龍　文伯仁　王穀祥　岳岱　孫克弘　譚志伊　張元舉　張靈　錢穀

名畫家　周臣　侯懋功　陳粲　周之冕

今文士名家　李流芳　鍾惺　陳元素　朱鷺　顧慶恩

蘭閨特秀　文淑　韓玥

苦瓜和尚畫語錄

釋道濟著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卽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攘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于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卽變其權。一知其法。卽功于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淸澹。可以立品。非

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于何門戶。于何階級。于何比擬。于何效驗。于何點染。于何鞹皴。于何形勢。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擴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強而用之。無間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于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

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緲。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于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崱屴。有磅礴。有嵯峨。有巑岏。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托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鞹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圖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瓿雕鑿于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鞹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

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沉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絪縕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絪縕。絪縕不分。是爲混沌。闢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絪縕之分。作闢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絪縕。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

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卽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卽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審峯嶂之疎密。識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地之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運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于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

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礬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却能資峯之形聲。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知。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峨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于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豪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于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闢分破。豪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

近。寫此三疊奚啻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翦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棧道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蹲立。蹁躚排宕。或硬或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

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並一力。其過筆極重處。却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邃谷深崖。巑岏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薦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瀛洲閬苑。弱水蓬萊。玄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卽海也。海卽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人寄景于詩。其春曰。每同沙草發。長

共水雲連。其夏曰。樹下地常陰。水邊風最涼。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曰。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値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摹之。不獨於冬。推於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卽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毁。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入。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識。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

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淸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于畫。而又顯于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于筆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

活之操。載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鞹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于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于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橫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遷于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瀠洄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于山。不任于水者。是猶沉于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于川上。聽于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水。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

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製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浹洽。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筆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千古。其畫妙絕一世。品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叟野老之外。別無知契。孤昂蕭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載下。可以嗣芳徽。可以並幽躅矣。兩先生之隱德。吾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品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子論畫。鉤玄抉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峭。莫可端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為河漢也。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巖邱生張沅跋于江上之畏廬。

龔安節先生畫訣

金陵 龔賢半千 撰

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畫石外爲輪廓。內爲石紋。石紋之後。方用皴法。石紋者。皴之現者也。皴法者。石紋之渾者也。

畫石筆法亦與畫樹同。中有轉折處。勿露稜角。

畫石塊。上白下黑。白者陽也。黑者陰也。石面多平故白。上承日月照臨故白。石旁多紋。或草苔所積。或不見日月爲伏陰故黑。

石最忌礬。亦不宜巧。巧近小方。礬無所取。

石不宜方。方近板。更不宜圓。圓爲何物。妙在不方不圓之間。

石必一叢數塊。大石間小石。然須聯絡。面宜一向。卽不一向。亦宜大小顧盼。

石下宜平。或在水中。或從土出。要有著落。今人畫石。皆若倒懸。可笑可笑。

石有面有肩。有足有腹。亦如人之俯仰坐臥。豈獨樹則然乎。

畫樹易。畫石難。樹有體段。石無端倪。石自石而山自山。今人作畫。樹下轉似山。山頭轉似石。

石有背面。面多皴。背不宜多皴。惟屋亦然。景在下面朝我。景在上面朝外。石亦然。

石面有似平臺者。然平臺者。卽破山也。山倒去半邊。卽成平臺。故作色平臺面染綠。苔草色也。

旁染赭色。倒去沙土色也。

初畫。高手亦自可觀。畫至數十年後。其好處在何處分別。其顯而易者。皴法也。皴法名色甚多。惟披麻。豆瓣。小斧劈爲正經。其餘卷雲。牛毛。鐵線。鬼面。解索。皆旁門外道耳。大斧劈是北派。戴文進。吳小僊。蔣三松多用之。吳人皆謂不入賞鑑。刺梨皴卽豆瓣皴之變。巨然常用此法。

山頭宜分土石。或石戴土。或土戴石。所以欲分者。辨深淺耳。深山大壑。純用石山不妨。若淺水沙灘。不妨用土山耳。土山下不妨用小石爲脚。大山內亦宜用土山爲肉。純用石恐無煙雲縹緲之態耳。

學畫先畫樹起。畫樹先畫枯樹起。畫樹身好。然後點葉。

樹身中直皴數筆。謂之樹皮。根下闊處白處。補一點兩點。謂之樹根。

四筆卽成樹身。以後卽添枝。身向左則枝皆向左。左枝多右枝少。若向右樹反此。

四筆之曲直。視一筆之曲直。但上狹而下稍寬耳。

續三筆而直下。合一筆爲樹身。

合二筆之半。自上而下爲右杈。自左而右。卽轉而上。共一筆也。

二筆左半合一筆之杪爲左杈。

自上而下。上銳下立。中宜轉折。然轉折在中半之上。轉折處勿露稜角。惟用中鋒。自無芒刺。

凡向左枝。皆自上而下。向右枝。皆自下而上。此自然之理。卽欲反畫。亦不順手。

向右樹第一筆自上而下。又折上。折上謂之送。送筆宜圓。若偏鋒。卽扁筆矣。

向左樹先身後枝。向右樹先枝後身。

向左樹大枝向右。向右樹大枝向左。亦有變體卽不論。

向右樹一筆卽分丫。分丫處勿結。凡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者。謂之走筆。

一株獨立者。其樹必作態。下覆式居多。

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一有根。一無根。一平頭。一銳頭。二根一高一下。

古云。三樹一叢。第一株爲主樹。第二樹三樹爲客樹。或問何以爲主樹。曰根在下者爲主樹。主樹近樹也。三株或四株一叢。一樹二樹相近。則三樹四樹必稍遠。謂之破式。主樹欹。客樹直。主樹直。則客樹不得反欹矣。

主樹根在下。則樹杪不得高出客樹之上。主樹多欹者。所以讓客樹之直也。

大叢中不妨添小樹。直立如孔門弟子。冠者中雜立童子也。

一樹二樹相近直立。則枝宜橫出頂上。

一樹向前。則二樹向後。中添小樹則兩向。雖向前者必顧後。向後者必應前。

亦有羣樹一向。謂之變體。偶一爲之。不可多作也。

三樹一叢。一樹有根。則二樹無根。

添葉一樹一色。葉子不可雷同。五樹之下。雜以變體。十樹之外。不妨雷同。

四樹一叢添葉式。此四樹一叢。三樹相近。一樹稍遠。添葉子最要濃濃澹澹。始有分別。且其中要一縱一橫。如扁點橫也。下垂葉縱也。縱者直也。半菊頭。縱之類。松針葉。橫之類。不縱不橫。夾圈圓點子也。

六樹一叢。大叢九樹。小叢三樹。六樹中叢也。六樹六色。葉子不可雷同。

無葉謂之寒林。數點謂之初冬。葉稀謂之深秋。一偏點謂之秋林。積墨謂之茂林。小點着於樹杪。謂之春林。

平橋兩面俱見者。其面必狹。

空者爲亭。實者爲團瓢。

畫屋有正有旁。正爲堂。旁爲舍。不得倒置。

畫屋要設以身處其地。令人見之。皆可入也。

橋有面背。面見於西上。則背見於東下。往往有畫反者。大謬也。小橋平橋。不必著欄。高橋危橋。不可不著欄。

亭子有三足者。四足者。其常也。亦有多至八九柱者。有四面者。六面八面者。

凡安寺觀。大小亦宜視山之深淺。林之厚薄。設橋亦然。小橋板橋。止可設於平灘沙水之際。深山大澤。須用石橋。樓臺宜聳出在松楸林木之外。然亦須襯貼。大石橋邊。必有古寺。

樓閣第二層宜淺。

畫屋固不宜板。然須端正。若欹斜。使人望之不安。看者不安。則畫亦不靜。樹石安置。尙宜妥貼。況屋宇乎。

亭子宜著高爽處。在下之亭必矮而闊。中多柱。

凡畫風帆。或其下有水草蘆葦楊柳之屬。皆宜順風。若帆向東。而草頭樹杪皆向西。謂之背戾。乃畫家之大忌。

大船著桅宜在中。小船著竿子在前半。見有著於船頭者非是也。篷索遠則不見。然不畫出又無勢。止得畫一根。遠不見人手持之處。其人隱於梢篷內。即不見也。

遠帆宜短。又是一法。

如三船同行。一船獨。二船稍近。三船均停擺去。可笑也。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即在古人畫中見過。摹臨過。亦須看眞景始得。

畫石宜穩。今人畫石。不管著落何地。或著水如在水中。或著土如在土上。今人常畫一尖倒垂。似懸而無所依附。可笑也。可歎也。

大石間小石。染墨小石宜黑。大石宜白。

松葉宜厚。

畫松平頂多於直頂。

畫松正與畫柳相反。畫柳從下分枝。畫松枝在樹杪。柳枝向上。松枝兩分。畫柳根多。畫松根少。

松宜直。柳宜欹。松針宜平。

玲瓏石最忌瑣碎。瑣碎美人圖中物也。

玲瓏石宜在水邊。近日文沈圖中多畫此。

玲瓏石多置於書屋酒亭旁。大邱大壑中。不宜著此。

柳欲身短而幹長。根宜遠引。宜出土。

畫柳最不易。余得之李長蘅。從余學者甚多。余曾未以此道示人。今告昭昭曰。畫柳若胸中存一畫柳想。便不成柳矣。何也。幹未上而枝已垂。一病也。滿身皆小枝。二病也。幹不古而枝不弱。三病也。惟胸中先不著畫柳想。畫成老樹。隨意勾下數筆。便得之矣。

俯螳螂枝。最忌枝枝相似。犯此謂之刻板耳。惟用筆活。卽無此病。

書畫書錄解題

畫訣一卷　明遺民龔賢撰

是編專言寫山水之訣。切實指示。無矜奇立異之談。且爲初學說法。故首云。學畫先畫樹。後畫石。編中言畫樹石者獨多。自來畫家。每喜祕其心得。卽有論述。亦必陳義甚高。不屑爲初學指示門徑。半千獨破此習。不惜以金針相度。彌足欽矣。

畫筌

江上外史笪重光著
虞山王翬石谷
毗陵惲格正叔 評

繪事之傳尙矣。代有名家。格因品殊。考厥生平。率多高士。凡爲畫訣。散在藝林。六法六長。頗聞要略。然人非其人。畫難爲畫。師心踵習。迄無得焉。聊攄所見。輯以成篇。纖計小談。俟夫知者。繪苑流傳。大都高人韻士。寫其胸中逸氣。此言人與畫合。眞爲定論。夫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巒交割。以淸爲法。畫家最重章法。淸渾二語。通體段落。始兩得之。形勢崇卑。權衡小大。景色遠近。酙量淺深。山之旁脇易寫。正面難工。山之腰脚易成。峯頭難立。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衆山拱伏。主山始尊。羣峯盤亙。祖峯乃厚。土石交覆。以增其高。支隴勾連。以成其闊。一收復一放。山漸開而勢轉。一起又一伏。山欲動而勢長。起伏收放。括盡縱橫運用之法。背不可覩。仄其峯勢。恍面陰崖。坳不可窺。鬱其林叢。如藏屋宇。山分兩麓。半寂半喧。崖突垂膺。有現有隱。近阜下以承上。有尊卑相顧之情。遠山低以爲高。有主客異形之象。山顚山足。俯仰照顧有情。近峯遠峯。形狀勿令相犯。此章法要緊處。學者勿輕放過。危巖削立。全依遠岫爲屛。巨嶺橫開。還藉羣峯插笏。一抹而山勢迢遙。貴腹內陵阿之層轉。一峯而山形崒嵂。在嶺邊樹石之繽紛。數巡相通。或藏而或露。諸峯相望。或斷而或連。峯夭矯以欲上。仰而瞰空。砂迤邐以同奔。俯而薄地。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山脈之通。按其水徑。水道之達。理其山形。水道乃山之血脈貫通處。水道不淸。則通幅滯塞。所當刻意研求者。地勢異而成路。時爲夷險。水性平而畫沙。未許欹斜。近山縈洄。每於村邊石脚。遠沙迢遞。見之峯頂山腰。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多沉靄。

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爱空濛。平遠一派。水陸有殊。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鳧雁。刹竿樓櫓。戍壘漁罾爲映帶。村野以田廬籬徑。菰渚柳堤。茅店板橋。煙墟渡艇爲鋪陳。畫中平遠最難作。此分江湖。村野。雨景。晚景處。即是畫法。野景以趙大年爲宗。江景則江燕諸公爲妙。觀此點綴。畫法盡矣。山本靜。水流則動。石本頑。樹活則靈。土無全形。石之巨細助其形。石無全角。石之左右藏其角。土載石而宜審重輕。石壘石而應相表裏。山水中畫石。與尋常畫法不同。須令土石渾成。雖極奇險之致。而位置天然。方爲合格。石之立勢正。走勢則斜。坪之正面平。旁面則反。半山交夾。石爲齒牙。平壘逶迤。石爲膝趾。山脊以石爲領脈之綱。山腰用樹作藏身之幄。山實。虛之以煙靄。山虛。實之以亭臺。山形欲轉。逆其勢而後旋。樹影欲高。低其餘而自聳。山面陡面斜。莫爲兩翼。樹叢高叢矮。少作並肩。石壁巉岏。一帶傾欹而倚盼。樹枝撐攫。幾株向背而紛拏。橫崖泉落。景已伏而忽通。孤嶂石飛。勢將墜而仍綴。樹排蹤以衛峽。石顛臥以障虛。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此段言隱現斷續之妙。如文章家龍門敍事法。變化無方。榆柳茂於村舍。松檜鬱乎巖阿。坡間之樹扶疎。石上之枝偃蹇。短樹參差。忌排一片。密林蘙翳。尤喜交柯。密葉偶間枯槎。頓添生致。紐幹或生剝蝕。愈見蒼顏。枝綴葉而參伍錯綜。弗生窒礙。葉附枝而橫斜紆直。欲使聯翩。菀枯或因發葉之早遲。舒屈多由引幹之老稚。一本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承。宛同一本。正標側杪。勢以能透而生。葉底花間。影以善漏而豁。透則形臞而似長。漏則體肥而若瘦。作畫樹居其半。諸家畫法。變態多種。不過爲造化傳神。若非靜觀。難得其理。此段洗發。曲盡元微。一本一林。透漏之法。畫樹祕要。前人所不傳。今於江上先生發之。令人玩索不盡。煙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雨葉暗而淋漓。風枝亞而搖曳。木皮之膚理如生。蟠根之植立宜固。春條擢秀。夏木垂陰。霜枝葉零。寒柯枝瑣。表挺而修立。影互而成行。幽岩古枘。老狀離奇。片石疎叢。

天眞爛熳。山擁大塊而虛腹。木攢多種而疎巔。衆沙交會。借叢樹以爲深。細路斜穿。綴荒林而自遠。沙如漂練。分水勢而復羅村勢。樹若連柵。圍山足而兼襯山椒。沙邊水蕩。偶借石防。峯裏雲生。還容樹影。（沙之交插處。作樹有法。惟癡翁最爲擅勝。荒林細路。南宋諸公妙境也。）林麓互錯。路暗藏於山根。岩谷遮藏。境深隱於樹裏。密樹憑山。而根株迭露。能令土石分明。近山嵌樹。而坡岸稍移。便使柯條別異。樹根無著。因山勢之橫空。峯頂不連。以樹色之遙蔽。峯稜孤側。草樹爲羽毛。坡脚平斜。石叢爲綴嵌。樹惟巧於分根。卽數株而地隔。石若妙於傍面。雖百笏而景殊。（妙在心傳。非能口授。）石看三面。有圭端刀錯。玉尺銀瓶。香案翠墩。蟲窠魚砌。覆盂欹帽。缺斤蹲獸。蚌殼螺軀。鳥罩犀首之異狀。須離象而求。樹分單夾。有散蠂聚蜂。蛇驚鴉集。鷄翎燕翦。珠綴冰淩。竹个棕圍。簾垂穗結。飄纓簇角。攢針囊紈之殊形。貫相機而作。（形容樹石之法。不離此種種。而其妙處。全在筆墨脫化。）石有剝鮮之色。土有膏澤之容。樹勁則清。水柔則秀。麓拖沙而勢帀。背隱樹而境深。瀑亂瀉者源長。岩倒懸者脚穩。原巘交迴。起空嵐而氣豁。雲岩聳矗。互脩坂而勢悠。山巍脚遠。水無近麓之情。地廓村遙。樹少參天之勢。山淺莫爲懸瀑。樹大無作高山。沙勢勿先成。背峯頭而後定。遠墅勿先作。待山空而徐添。懸坪壘石。卽作山椒。低岸交沙。便成津浦。瀨層層如浪捲。石泛泛似漚浮。衆水匯而成潭。兩崖逼而爲瀑。闊狹因乎石磧。夷險視乎岩梯。無風而澗平。觸石而湍激。折瀏如傾沸。湧浪若騰驤。派流遠近。爲斷續之分。波紋有無。由起滅之異。水漲闊而沙岸全無。水煙浮而江湖半失。平波之行筆容與。激湍之運腕回旋。浪花迅捲而筆繁。濤勢高掀而筆蕩。山隔兩崖。樹欹斜而援引。水分雙岸。橋蜿蜒以交通。（五代北宋諸公。多工畫水。溪澗江湖。畫法迥異。玩此不特取勢之法明析無餘。而運筆之妙。發揮

略盡。布局觀乎縑楮。命意寓於規程。統於一而緒搆不棼。審所之而開闔有準。尺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緊。卷之上下。隱截嶺根。幅之左右。吐吞岩樹。一縱一橫。會取山形樹影。有結有散。應知境闢神開。畫法不離縱橫聚散四字。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巧在善留。全形具而妨於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眼中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窮。須從別引。二語畫禪玄要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偶爾天成。加以人工而或損。此中佳致。移之彼處而多違。理路之淸。由低近而高遠。景色之備。從澹簡而綢繆。絜小以成鉅。心欲其靜。完少以布多。眼欲其明。目中有山。始可作樹。意中有水。方許作山。目中有山四句。即所謂胸有成竹也。今人作畫。胸中了無主見。信筆塡砌。縱令成圖。神氣索然。參此方悟畫法。作山先求入路。出水預定來源。擇水通橋。取境設路。分五行而辨體。峯勢同形。諳於地理。象庶類以殊容。景色一致。昧其物情。樹無表裏。不知隱見之方。山少陰陽。豈識渲皴之訣。水遲引導。難以奔流。樹早生根。無從轉換。瀑水若同簷溜。直瀉無情。石塊一似土坯。模稜少骨。坡寬石巨。崇山翻似培塿。道直沙粗。遠地猶同咫尺。講究邱壑。只在路徑水口二者安置穩貼。邱壑之理。思過半矣。此下論繪事中疵病。洗剔略盡。若不細加體認。即蹈其弊轍。猶爾茫然。坪憎桶案之形。山厭瓜稜之狀。地薄崖危未帖。峯高樹壯非宜。近山平田。患其壁立。離村列樹。勿似籬橫。挺然者樹容。木本毋同草本。油然者樹色。生枝休似伐枝。峯樹雄秀。林木不合蕭疎。島嶼孤淸。屋舍豈宜叢雜。異境未可多爲。田圃祇堪戲作。宮殿鬱盤而壯麗。寺觀淸邃而嵯峨。園亭之屋幽敞。旅舍之屋駢闐。漁舍荒寒。田家樸野。山居僻其門逕。村聚密其井煙。界畫之工。無虧折算。寫意之妙。頗擅縱橫。屋宇畫法。諸家體格不同。大約意象用筆。人屋質無傷於雅。沙草劇不失於文。雪意淸寒。休爲染重。雲光幻化。少作鉤盤。雨景霾痕宜忌。風林狂態堪嗔。曉霧昏煙。景色何容交錯。秋陰春

靄。氣候難以相干。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畫而意先。今人有畫無題。即強題而意索。雲裏帝城。山龍盤而虎踞。雨中春樹。屋鱗次而鴻冥。仙宮梵刹。協其龍砂。村舍茅堂。宜其風水。山門斂谿。松杉森列而成行。水閣幽奇。藤竹蕭疎而垂影。平沙渺渺。隱葭葦之蒼茫。村水溶溶。映垂楊之歷亂。林帶泉而含響。石負竹以斜通。草媚芳郊。蒲緣幽涘。潮落沙交。水光百道。山寒石出。樹影千楹。愛落景之開紅。值山嵐之送晚。宿霧斂而猶舒。柔雲斷而還續。危峯障日。亂壑奔江。空水際天。斷山銜月。雪殘青岸。煙帶遙岑。日落川長。雲平野闊。地表千鐔。高標插漢。波間數點。遠黛浮空。匿秀嶺於重巒。立奇峯於側嶂。兩崖峭壁。倒壓溪船。一架危樓。下穿岩瀑。孤亭樹覆。危磴闌扶。溪深而猿不得下。壁峭而鳥不敢飛。驚濤拍於怒石。叢木擁乎飛梁。江上千峯雪積。海中孤島雲浮。霞蔚林皋。陰生洞壑。雨氣漸沉暮景。夜色乍分晨光。散秋色於平林。收夏雲於深岫。月映園林之瀟灑。風生野渚之飄颻。雲擁樹而林稀。風懸帆而岸遠。修篁掩映於幽澗。長松倚薄於崇崖。近溆鷺飛。色明初霽。長川雁度。影帶沉暉。水屋輪翻。沙堤橋斷。凫飄浦口。樹夾津門。石屋懸於木末。松堂開自水濱。春蘿絡徑。野篠縈籬。寒甃桐疎。山窗竹亂。柴門設而常關。蓬窗繫而如寄。樵子負薪於危峯。漁父橫舟於野渡。臨津流以策蹇。憩古道而停車。宿客朝餐旅店。行人暮入關城。幅巾杖策於河梁。被褐擁鞍於棧道。賈客江頭夜泊。詩人湖畔春行。樓頭柳颺。陌上花飛。散騎秋原。荷鋤芝嶺。高士幽居。必愛林巒之隱秀。農夫草舍。常依隴畝以棲遲。擁書水檻。須知五月江寒。垂釣砂磯。想見一川風靜。寒潭曬網。曲徑攜琴。放鶴空山。牧牛盤谷。尋泉聲而躡足。懸松色以支頤。濯足清流

之中。行吟絕壁之下。登高而望遠。臨水以送歸。臥看滄江。醉題紅葉。松根共酒。洞口觀棋。見丹井而知逢羽客。望浮屠而知隱高僧。看瀑觀雲。偶成獨立。尋幽訪友。時見兩人。（此段論畫中諸景。凡畫家無有不知者。但筆墨粗跡。即竭意布置。終不能逼出眞景。是有景與無景同也。讀者勿徒愛其詞句之佳。當於景色中有會心處。）人不厭拙。只貴神清。景不嫌奇。必求境實。董巨峯巒。多屬金陵一帶。倪黃樹石。得之吳越諸方。米家墨法。出潤州城南。郭氏圖形。在太行山右。摩詰之輞川。關荊之桃源。華原冒雪。營邱寒林。江寺圖於希古。鵲華貌於吳興。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繫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叔達變爲子久。海岳化爲房山。黃鶴師右丞。而自具蒼深。梅花祖巨然。而獨稱渾厚。方壺之逸致。松雪之精妍。皆其澄清味象。各成一家。會境通神。合於天造。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象。時流託士夫氣。藏拙欺人。是以臨寫工多。本資難化。筆墨悟後。格制難成。（實分格力。兼之者難。百年以來。不一二覯。故有童而習之。老無所得。或恃其聰明。終虧學力。此成家立名之所以不易也。）十幅如一幅。胸中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煙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於指下。氣勢雄遠。方號大家。神韻幽閒。斯稱逸品。寓目不忘。必爲名跡。轉瞬若失。盡屬庸裁。山下宛似經過。卽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屋於盈寸之間。招峯巒於千里之外。仰睎岩巘。訝躋攀之無路。俯觀叢邃。喜尋覽之多途。無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湍瀨而莫覩其跡。近睇鉤皴。潦草無從摹榻。遠覽形容。生動堪使留連。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映。繁簡互錯。而轉轉相形。（畫家六法。以氣韻生動爲要。人人能言之。人人不能得之。全在用筆用墨時。奪取造化生氣。惟有煙霞邱壑之癖者。心領神會。不然。雖畢生模古法。終隔數塵。）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成平褊。雖多邱壑不爲工。看入深重。卽少林巒而可玩。眞境

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密緻之中。自兼曠遠。率易之內。轉見便娟。此篇中闡發氣韻最微妙處也。其議論精微。語無虛下。學者字字作禪句參之。默契其旨。山之厚處即深處。水之靜時即動時。林間陰影。無處營心。山外清光。何從著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眞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凡理路不明。隨筆填湊。滿幅布置。處處皆病。至點出無畫處。更進一層。尤當尋味而得之。人但知有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畫。畫之空處。全局所關。即虛實相生法。人多不著眼空處。妙在通幅皆靈。故云妙境也。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之推挽。在於幾微。勢之凝聚。由乎相度。畫法忌板。以其氣韻不生。使氣韻不生。雖飛揚何益。畫家嫌稚。以其形模非似。使形模非似。即老到奚庸。粗簡或稱健筆。易入畫苑之魔。疎拙似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披圖畫而尋其為邱壑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為圖畫則神。邱壑忘為圖畫。是得天地之靈氣也。所謂藝游而至者則神傳矣。蓋山容憑皴淡以想像。無泥皴淡而著其僞。樹態假點抹以形容。勿拘點抹而忽其眞。鉤之行止。即峯巒之起跌。皴之分搭。即土石之紋痕。頓挫乃鉤劈之流行。淺深為渲染之變化。虛白為陽。實染為陰。山坳染重。端因陰影相遮。山面皴空。多是陽光遠映。山以分按脊生。石用重鉤面出。山脚伏而皴側。坡脊起而皴圓。麻皮虛脚而山空。兼讓長林之得致。釘頭露額而石豁。又資叢樹以託根。墨帶燥而蒼。皴兼於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襯複而內暈。鉤簡而外工。鉤靈動。似乎皴。皴細碎。同於擦。劈而不皴。知烘染之有法。皴而不染。知鉤劈之意全。著筆為皴。留空痕以成廓。運墨為染。間滃迹以省鉤。點之圓活。與皴無殊。皴之沉酣。眎染匪異。鉤之漫處。可以資染。染之著處。即以代皴。複染於鉤內。而石面稜稜。增染於廓外。而石脊隱隱。皴未足。

重染以發其華。皴已足。輕染以生其韻。解索動而麻皮靜。爛草蜜而牛毛文。釘頭莽於木柹。長短同施。豆瓣潑於芝麻。小大易置。卷雲雨點各態。亂柴荷葉分姿。劈斧近於作家。文人出之而峭。鬼臉易生習氣。名手爲之而遒。大劈內帶鑿痕。小劈中含鐵跡。石凌面而隱疊千層。山沒骨而融成一片。灰堆乃礬頭之變境。疊餻卽斧劈之後塵。從古畫家。各立門戶。皆由皴法不同。自唐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其筆法有如方枘圓鑿之難入者。然其中自有一貫通之理。故能精於一家法。而得其變化離合處。則諸家畫法一以貫之。更無凝滯。令人之蔽。只在不能專攻一家。故諸家皆無入處也。觀此論皴法精詳。闡發妙之玄祕。補前人之缺畧。眞六法之微言也。畫中惟皴法最難。所宜亟講。各家畫法。未易兼綜。然須畫北宋。勿使一筆入南宋法。畫南宋。勿使一筆入元人法。畫元人。亦勿使入南宋諸家法。諸家各有門庭。勿相混淆。惟通其理而化其偏。讀此可以豁然開悟。鈎多圭角而俗態生。皴若團欒而淸韻少。皴之俯仰披似風盧。而垂如露草。皴之縝密。明同屋漏。而隱若紗籠。連鈎帶染。機到筆隨。似石如山。形忘意會。點分多種。用在合宜。圓多用攢。側多用疊。禿鋒用粗。破筆用鬆。擲筆者芒。按筆者銳。含潤若滴。帶渴爲焦。細等纖塵。粗同墜石。淡以破濃。聚而隨散。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興會。濃淡聚散。點法要訣。更須以各家法參之。論設色之妙。於下文數語盡之。丹青競勝。反失山水之眞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怪僻之形易作。作之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墨以破用而生韻。色以淸用而無痕。輕拂軼於穠纖。有渾化脫化之妙。獵色難於水墨。有藏青藏綠之名。蓋青綠之色本厚。而過用則皴淡全無。赭黛之色本輕。而濫設則墨光盡掩。粗浮不入。雖濃郁而中乾。渲暈漸深。卽輕勻而肉好。間色以免雷同。豈知一色中之變化。一色以分明晦。當知無色處之虛靈。此言一色中變化。已造妙境。至論及無色處。精微之理。幾於入道。宜濃而反淡。則神不全。宜淡而反濃。則韻不足。學山樵之用花青。每多齷齪。仿一峯之喜淺絳。亦涉扶同。乃知慘淡經營。似有似無。本於意中融變。卽令朱黃雜沓。或工或誕。多於象外追維。千筆萬筆易。當知

一筆之難。一點兩點工。終防多點之拙。山川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粗疎則幽姿頓減。畫至神妙處。必有靜氣。蓋掃盡縱橫餘習。無斧鑿痕。方於紙墨間。靜氣凝結。靜氣今人所不講也。畫至於靜。其登峯矣乎。山隈空處。筆入虛無。樹影微時。墨成煙霧。筆中用墨者巧。墨中用筆者能。墨以筆為筋骨。筆以墨為精英。筆渴時墨焦而屑。墨暈時筆化而鎔。人知擔筆之鬆。不知鬆而非懈。人知破墨之澀。不知澀而非枯。墨之傾潑。勢等崩雲。墨之沉凝。色同碎錦。筆有中峯側峯之異用。更有著意無意之相成。轉折流行。鱗游波駛。點次錯落。隼擊花飛。拂為斜脈之分形。磔作偃坡之折筆。啄毫能分影疎。策穎每教勢動。石圓似弩之內擫。沙直似勒之平施。故點畫清眞。畫法原通於書法。風神超逸。繪心復合於文心。抒高隱之幽情。發書卷之雅韻。點筆閒窗。寓懷知己。偶逢合作。庶幾古人。此復拈八法示人。以見書畫同源。爲千古不易之論。此笪先生書筏畫筌幷著之意也。高隱下四句。尤爲作畫根本要義。勿輕讀過。至於人物花卉。鳥獸蟲魚。冠服審其時代。衣紋應有專家。顧盼想其性情。爪髮更無遺憾。春葩秋蕚。花葉全師造化。寫豔如浮其香。雲翼霜蹄。飛走合於自然。傳神兼肖其貌。鮮鱗繚繞於溪潭。荇藻弄影。草蟲飛綴於條葉。風日搖姿。顧吳陸李。韓戴徐黃。昔號擅長。世珍遺跡。援毫傳彩。造於精深。能事此者。覽而自悟。繪法多門。諸不具論。其天懷意境之合。筆墨氣韻之微。於茲編可會通焉。

僕以患足。守拙深山。離羣索居。同於木石。偶著有書筏畫筌二篇。聊用遣懷。非敢自謂解事也。時庚申夏。訪醫湖上。稿本為童子攜置行笥。秋岳曹先生見而悅之。命僕付梓。竊笑藝林巵言。無裨身世。謝以未遑。及返棹吳門。虞山王子石谷。毘陵惲子正叔兩友人。過訪虎阜。討論詩畫。索觀此篇。深為許可。因相與縱談生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流傳眞跡。幸篇中無不脗

合者。遂參較評閱。力慫余鏤板以爲初學者鉛槧之助。同所編書筏一篇取正大方爲幸也。笪重光識。

書畫書錄解題

畫筌一卷 淸 笪重光撰

是編爲駢儷之文。詞華至爲美妙。所論畫法。俱極精微透澈。實爲習畫者不可不讀之書。其作駢文。蓋欲學者便於記誦。爲文凡四千數百餘言。妙義環生。讀之惟恐其盡。又得南田石谷兩公逐段評注。各抒所見。益覺無蘊不宣。惟其一氣呵成。不分段落。又屬偶句。則喙句行文。遂不能無遷就顚倒之處。湯貞愍謂讀者苦其章段連蹴。論說互雜。如覩珍貝於波斯市中。逢林壑於山陰道上。目不暇窮。而意靡專屬是也。然得貞愍爲之析覽。學者讀此篇後。以之互勘。亦不慮其紛雜矣。

南田畫跋

武進　惲正叔南田　著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迹。或亦非石非草。却似有此一片。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虛。究竟通體皆虛。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疎。看倪雲林畫。當於疎處求密。家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余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疎處用疎。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一絲塵垢。便無下筆處。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翁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爲逸。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苔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着意。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

明。進乎技已。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粧。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三日不擱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矣。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槍。公孫大娘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槍劍也。

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烟鬟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廚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毘耶。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河濱。不可以筆墨繁簡論也。然其命意大諦。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摯峻在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邵入牛牢。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踪迹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碍。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易路。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并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胸春。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

俱相當而成妙用。筆墨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之。

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攄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

古人論詩曰。詩能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也。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還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類是。東坡云。此竹數寸耳。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淸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此仲長子昌言也。余謂畫亦當時作此想。

當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於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寂莫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着筆。所謂天際眞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卽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山林畏佳。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號。激謞叱吸。叫譹突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于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變。直欲垂涎十日。

妙在平澹。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美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余嘗有詩題魯得之竹云。倪迂畫竹不似竹。魯生下筆能破俗。言畫竹當有逸氣也。

董宗伯云。畫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即以玩石法畫石乃得之。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豈易爲力哉。昔人去我遠矣。謀吾可知。而得者則已矣。

李成范華原。始作寒林。東坡所謂根莖牙角。幻化無窮。未始相襲。而乃當其處。合於天造。宜於人事者也。無墨池研臼之功。便欲追蹤上古。其不爲郢匠所笑。而貽賤工血指之譏者鮮矣。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縟。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氲之氣。林風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末間者離矣。

凡觀名跡。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南宋首出。惟推北苑。北苑嫡派。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并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沉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覯。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

無疑也。自汶峨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綱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蹟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尙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呑雲靡霧。涉目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於城郭樓臺。水村漁舍。關梁估船。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塞實無空虛之趣。若此長卷。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師。謂非天下之奇跡耶。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輩。商確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偶一披玩。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創制風流。昉于二米。盛於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弦。和以太羹。憩於閬風之上。泳於泬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藉。不爲先匠所拘。而游於法度之外矣。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惟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悅澤神風。陶鑄性器。

今人畫雪。必以墨漬其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着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澗道人烟。攝入渾茫。游於汾穆。其象凛冽。其光黯

慘。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岩氣浮於几席。勁飆發於豪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可喻於雪矣。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於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淸疎一格。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古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躐黃王而上矣。

作畫至於無筆墨痕者化矣。而觀者往往勿能知也。王嬙麗姬。人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語云。射較一鏃。奕角一着。勝人處正不在多。

昔人云。牡丹須着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丹靑團扇。紺綠鼎彝。詞客書素練而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丰姿。粗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非必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於藐姑之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貫道師巨然。筆力雄厚。但過于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秀潤之筆。化其縱橫。然正未易言也。

黃鶴山樵。秋山蕭寺本。生平所見。此爲第一。畫紅樹最穠麗。而古澹之色黯然在紙墨外。眞無言之師。因用其法。

高逸一種。蓋欲脫盡縱橫習氣。澹然天眞。所謂無意爲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模

撫倣。去之愈遠。倪高士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此語最微。然可與知者道也。

梅花庵主與一峯老人同學董巨。然吳尚沉鬱。黃貴瀟散。兩家神趣不同。而各盡其妙。

余畫樹喜作喬柯古幹。愛其昂霄之姿。含霜激風。挺立不懼。可以況君子。惟營邱能得此意。當以瓣香奉之。

寒林昔推營邱。華原。得古勁蒼寒之致。曾見營邱雪山。畫樹多作俯枝。勢則劍拔弩張。筆則印泥畫沙。此圖師其意。而少變其法。似于古人略有合處。與知者鑒之。

北苑畫正峯。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於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仝。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之後有馬文璧也。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爲之一變。全用渲染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邱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宕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董宗伯極稱高尙書大姚村圖。王石谷又稱夜山圖得烟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間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塡。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啞然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於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况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

子久天池。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局。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董文敏所謂烟雲供養。以至於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

泰岱秦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耶。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察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入覩之。已憔悴甚矣。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詭宕奇妙。至以眞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者。

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跡軟懦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固。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其之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相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米家父子與高尙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淸。殊有側目愁□。科頭箕踞之態。因念皇皇鹿鹿。終日駸駸馬走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神情。於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於不經意處。作湊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魑魅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於毫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雲西筆意靜淨。眞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却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論文。吾以評畫。

迂老幽澹之筆。余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尚不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哀弦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為穠麗俗習。以供時目。然傳模既久。將為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余凡見管夫人畫竹三四本。皆清夐絕塵。近從吳門見邵僧彌臨本。亦略得意趣。猶有仲姬之風焉。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竹窩圖卷。最為超逸。駸駸乎駕仲姬而上。僧彌。小巫耳。

元時名家。無不宗北苑矣。迂老崛強。故作荆關。欲立異以傲諸公耳。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參造化之權。使眞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此種境界。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其能自立門戶。頡頏黃倪。蓋得力於北苑者深也。

米家畫法。至房山而始備。觀其墨華游戲。脫盡畦徑。果非時人所能夢見。

昔滕昌祐常於所居。多種竹石杞菊。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并擬諸生。余亦將灌花南田。玩樂苔草。抽豪研色。以吟春風。信造化之在我矣。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叢。皆不能及。此本為王于一先人文恪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

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契密。遂以藏卷贈之。前輩風流。眞可傳稱。以爲勝事。屬余記此。以便畫苑蒐採云。

雲林畫天眞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巖萬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雲林。幾失雲林矣。

宋時人物衣褶。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倜儻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豳風圖略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玩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澹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

澹菴宋元册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亦妙本也。劉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烟霧。眞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後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行旅圖。石谷已摹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此景摹營邱寒林曉烟。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烟不同。畫烟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烟之態也。疎密掩映。烟之趣也。空洞沉冥。烟之色也。或沉或浮。若聚若散。烟之意也。覆水如纈。橫山如練。烟之狀也。得其理者。庶幾解之。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烏目山人爲余言。生平所見王叔明眞跡。不下廾餘本。而眞跡中最奇者有三。吾從秋山草堂一幀悟其法。於毘陵唐氏觀夏山圖會其趣。最後見關山蕭寺本。一洗凡目。煥然神明。吾窮其變焉。大諦秋山天然秀潤。夏山鬱密沉古。關山圖則離披零亂。飄灑盡致。殆不可以徑轍求之。而王郎於是乎進

矣。因知向者之所爲山樵。猶在雲霧中也。石谷沉思既久。暇日戲彙三圖筆意於一幀。滌盪陳趨。發揮新意。徊翔放肆。而山樵始無餘蘊。今夏石谷自吳門來。余搜行笈得此幀。驚歎欲絕。石谷亦沾沾自喜。有十五城不易之概。置余案頭。摩挲十餘日。題數語歸之。蓋以西廬老人之矜賞。而石谷尙不能割所愛。矧余輩安能久假爲韞櫝玩耶。庚戌夏五月。毘陵南田草衣惲格題於靜嘯閣。

香山翁云。北苑禿鋒。余甚畏之。既而雄雞對舞。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趾之足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全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梅花庵主學董源。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夐然自拔。此本所摹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眞後來居上。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土壤增高。而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渲染。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眞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壬子秋。余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起雲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境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烟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非學而至也。

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渺焉。塵滓盡矣。靈機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并傳。猶肇廉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石谷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閶邂逅。能使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攖驪龍而探夜光。眞快事也。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離落。人烟樓閣。水村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蕩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

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在吳門見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坡。壘石爲之。全用渴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烟潤。極荒寒。石谷略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子峭壁飛泉長卷。石谷言曩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傾在楊氏園亭。含毫構思摹入册中。眞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鬼神通之者耶。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木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於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余兩人相賞豁快。可無絕弦之慨。若得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噱。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風韻。蒼渾沉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卽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冰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觀石谷寫空烟。眞能脫去町畦。妙奪化權。變態要妙。不可知已。此從眞相中盤鬱而出。非由於毫端。不關於心手。正杜詩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

烏目山人石谷子。所製江山圖卷。余從婁東寓齋。眈玩累日。觀其畫法。全師山樵瀟湘圖遺意。而石谷擬議神明。通於造化。凡巖嵐泉壑。樹木雲烟。橋梁村舍。樓閣道路。行旅舟楫。大底略備。變態盡於是矣。至於墨華外暈。游賞無窮。蓋嘗三折肱於山樵。而得其靈秘。要如昔人稱鍾元常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何多讓焉。

昔人最重渲染。此卷視他本尤工。筆墨之外。別有一種靈氣。氤氳紙上。黯澹沉深。若數百年物也。今之操觚者如林。觀此殆無下筆處。亦王山人與龔子有徇知之合。流連賞音。故不覺墨花飛舞。與龔子詩篇相映發。乃山川靈氣。發越大盡。他日渡江而西。幸善護持。勿使蛟龍知此奇寶。

筆墨簡潔處用意最微。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尤爲慘澹。此惟懸解能得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眞有出藍之美。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此圖卽雲林清秘閣也。香光居士題云。倪迂畫若散緩。而神趣油然見之。不覺繞屋狂叫。觀石谷所摹。幼霞標致可想也。

觀石谷山人摹王叔明溪山長卷。全法董巨。觀其崇巖大嶺。奔灘巨壑。嵐霧杳冥。深松間之叢篁。烟雲掩映樓閣。帶以橋梁。石淙亂流。近可挹酌。山村籬落。磵道迴紆。或雲壁萬仞。上不見頂。或青泥百盤。下迷山麓。如身在萬山中。聞猿啼豹嗥。松風濺瀑之聲。恍若塵區之外。別有一世界。靈境奔會。使人神襟湛然。游賞無窮。不出案乘間。而得淸暉澹忘之娛。却笑謝客當年鑿山開道。爲多事也。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於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日。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與趣。零落耗剻。每相顧歎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斂焉。師長捨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師林圖爲迂翁最奇逸高渺之作。予未得見也。今見石谷此意。不求甚似。而師林緬然可思。眞坐游於千載之上。與迂翁列峯相見也。石谷古人哉。

深林積翠中置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鬱。目作五色。欲墜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游。於此間掇拾靑翠。招手白雲。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顚草書。沉著之至。仍歸飄渺。予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紆。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輒復擱筆。

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於豪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靑天外。秋霽晨起得此。覺滿紙驚秋。

銅檠燃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兩度爲童子畫扇。初不知其姓氏。今猶未覩其人。吾生與同時而相遇之難。如此放筆。不禁三嘆。

昔黃公望畫富春山卷。深自矜貴。攜行笈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淸樓。灑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媿於古人矣。

湖中半是芙蕖。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雨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冷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游船燈火。笙管謳歌。徒攪淸思亂耳目。皆非吾友游神所在。以喑籟付之而已。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城擕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興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袤。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闢一牖。如可通他徑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游時所見。大略如此。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藩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合毫渲染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關仝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摹。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倣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游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游。寫此以志昔者。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筆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戊申春。予渡錢唐。游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夭矯離奇。霜皮雪幹。閱數百千年。因歎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山翁之寫報國松也。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耶。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尚留人間。然亦似曹弗興龍頭未易窺見。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白石翁藏關仝真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敻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耶。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西溪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溪菼蘆。激波樺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烟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濠梁之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飄緲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鑿鴻濛。破荒忽。游於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通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真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

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子久浮嵐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秘。極淋漓飄緲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於繁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於精神寂寞之表也。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間以高米。凡雲林。叔明。仲圭。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傳疊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摹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眞面目。使凡塵頓盡也。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笪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有彈丸脫手之勢。婁東王奉常聞而嘆之。屬石谷再摹。余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略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取之。不滯於思。不失於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縱先匠。何止下眞迹一等。予友陽羨三梧閣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蹟。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憂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吳問卿昵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

索殘本足成。恆自詡翻一峯富春眞迹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虞山王子石谷過毘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從陽羨借周氏摹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却後一載。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與余同游陽羨。因得見周氏摹本。其筆墨眞如小兒塗鴉。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眞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眞醯雞斥鷃。蠡海井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吳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眞蹟。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眞迹。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吳靜安。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唐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石谷渡錢唐。抵富春江。上嚴陵灘。一觀癡翁眞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於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於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昔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圍。其花青黑。西王母以食穆王。今之墨桃。其遺意云。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

逍意。當與白陽公幷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於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於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肌艷骨。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幷書於後。

趙吳興有花溪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倣者毋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某某屬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他時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

翌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水初漲。春氣尙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雲翁縣臺先生。於馬上望眞州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風梢。隱見出沒。眞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屬壽平製圖。

洪谷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以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徑。眞能知四面之意者。方可與觀此圖。

法行於荒落草率。意行於欲赴未赴。瓊華玉樹。烟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喬林紅葉。彩翠百狀。烟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武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秋夜讀九辯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如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

所謂此中有眞意者非耶。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思。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徂春高館。晝夢徘徊。風雨一交。筆墨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當忘言。洞此新賞。

惜園游心繪事。且十年餘矣。其宗尙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賞南田惲子。案乘間所置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閒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於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於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於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旣盡。古趣亦忘。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余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册見投。因爲斟酌於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沉深墨采。潤以烟雲。根於宋以通其鬱。導於元以致其幽。獵於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是而仰鑽先匠。洞貫秘塗。庶幾洗刷頹靡。一變還雅。恐雲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斤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行吾逸。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壬子秋。予在荆溪。時山雨初霽。溪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蹊。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烟將升。萬影旣寂。衆籟俱作。於此流連。令人思致淸宕。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顚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

趙承旨畫落花游魚圖。題詩云。溶溶綠水淺如染。風送落花春幾多。頭白歸來舊池館。閒看魚沐自漚波。延祐七年。三月六日。春雨初霽。溪光可人。乘興作落花游魚圖。就賦詩其上。殊有清思耳。此幀已歸廣陵王氏。不復可得。癸丑予客西泠。往來湖濱。蘋灘荻港。綠堤花岸。可以滌雪塵襟。馳盪藻思。每當風日暄和。碧水澄明。游魚可數。輒憶文敏所圖。悠然自樂。因學繫爲之。併賦落花戲魚之曲。以當樂府田田茄下之歌云。

澄波如鏡。散紅如霞。沙粼粼。雲瀰瀰。菰蒲相如。繫春風兮。於水之汀。雲之涯。藻動不見底。荇帶清可憐。儵魚游其間。儵魚游其間。願得惠子兮。從我乎濠上之觀兮。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界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豐姿澹忘之表。深秋池館。畫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一室。如南華眞人化蝶時也。

墨菊略用劉完庵法。與白陽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鑒者當得之。唐解元墨花游戲。虢國夫人馬上淡妝。以天趣勝耶。

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秘閣。意不爲高巖大壑。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瀟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眞。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望於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一峯老人爲勝國諸賢之冠。後爲沈啓南得其蒼渾。董雲間得其秀潤。時俗搖筆。輒引癡翁。大謬刻鵠之類。癡翁墨精泊於塵滓久矣。頋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董文敏云。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郭河陽始盡其法。雖虬枝鹿角。槎枒紛挐。而挈裘振領。條理具在。

昔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紅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里。其畫松葉。多半折離。披有雪後凝寒意。韻致生動。作家習氣洗然。暇日偶與半園先生泛舟於邗溝淮水之間。因爲說此圖。先生卽呼匲取扇屬余追倣之。意象相近。而神趣或遠矣。先生家有馬公眞本。嘗試正所不逮。

滕昌祐常於所居樹竹石杞菊。名草異花。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并擬諸生。余曩有抱甕之願。便於舍旁得隙地。編籬種花。吟嘯其中。興至抽毫。覺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庶幾滕華之風。然若有妬之。至今未遂此緣。每拈筆寫生。游目苔草。而不勝凝神耳。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着第二筆。其苔法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眞化境也。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顚涯。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淸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册中。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勝故也。

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畫平遠之宗工。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於淸潤。此吳與一生宗尙如是。足稱大雅。婁東王奉常烟客。自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吾友唐子匹士。與予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於蒲塘菡萏。游魚萍影。尤得神趣。此圖成。呼予游賞。因借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冰壺。遂忘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捸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石谷摹雲西竹石枯槎。靈趣飄然。索玩無盡。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余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摹本。如睹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石谷臨大年溪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幹。欹曲葉仰。刷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鵶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余言。宋元千金册中。曾見此本。春夜與虞山好友石谷書齋斟茗快談。戲拈柯九思樹石。石谷補竹坡。其爲笑樂。時丙申浴佛前二日。南田壽平記。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行法外。軼宕之致盡矣。已當鬱岡先生秋堂隱几。游於雲溪。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眞足鼓舞天倪。賫其靈舉。尙哉斯圖。觀二瞻倣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少弱。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擘渲澹。點置村屋溪橋。落想輒異。眞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他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仇實父因過月院。大靑綠設色。風華研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採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池塘竹院。石谷倣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靑綠變體也。設色得陰陽向背之理。惟吾友石谷子可稱擅場。蓋損益古法。參之造化。而洞鏡精微。三百年來無是也。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閒。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彝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於林皋。白雲冉冉下墜。卽之不可得見。觀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烟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眞。宇宙美迹。眞宰所秘。乃不越襟而能問津於研席閒。始知劉子驥輩。眞凡夫耳。

唐解元畫竹題詩。一林寒竹護山家。秋夜來聽雨似麻。嘈雜欲疑蠶上葉。蕭森更比蟹爬沙。烏目王山人畫竹。得六如遺意。幷書六如詩句。余和云。派衍湖州有幾家。倪迂自笑竹如麻。誰能染得湖江影。風在烟梢月在沙。又和云。從來愛竹是王家。墨雨如烟染白麻。一片秋聲橫斷壑。半江殘雨過平

沙。六如詩句。諧謔殊甚。余和詩故作莊語。因王山人畫竹意似嚴整。不復相嘲耳。

南田籬下月季。較他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芙蓉獨霸霜圃。予愛其意。能自華擅於寒秋。戲爲留照。

徐熙畫牡丹。止於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東坡於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折。生烟萬狀。靈氣百變。

朱欄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於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眞寂寞之境。再着一點便俗。

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秋夜烟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溪流激波。又澹蕩之。所謂伊人。於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而不思。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倘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舠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船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絃鼓吹。與梵唄風籟之聲。翕然并作。目勞於

見色。耳披於接聲。聽攬旣異。煩襟滌雪。眞若御風淸冷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邁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余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游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夜泛詩可也。

千頃瑰玕。三間草屋。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春烟圖。以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旣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鳳管會吹嶰谷風。紅綃全改舊丰容。最憐殘雪離披處。斜挂枯枝折葉松。前在武林。得觀馬遠所圖江梅粉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畹。詩爲五言。極淸婉有致。其畫松葉。合綠爲之。葉疎長。半折離披。有雪後凝寒意。冰鱗玉柯。危幹凝碧。眞歲寒之麗賓。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游。蓋亦挺其高標。無慚皎潔矣。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涉趣無盡。

紫栗一尋。靑山萬朶。二語作畫最勝。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冷然神遠。

箬之千臂。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

藏山於山。藏川於川。藏天下於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耶遠耶。

淒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暮色。

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林雲西。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天籟。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颯颯然。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娟。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於外。神藏於內。以其藏者如先生。故以爲壽。

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讀其詩悠然。想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江樹雲帆。忽於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平遠數筆。烟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全是化工神境。磅礴鬱積。無筆墨痕。當令古人歌笑出地。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煙霧。何必米山。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歲寒二友。余新訂盟。與堪娛老。

北郭水亭。蓮花滿地。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頹筆。略爲伸紙。遂多逸趣也。

老樹荒溪。茅亭宴坐。似無懷氏之民。老松危崖。淙淙瀑泉。若人間有此境否。

竹蕭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於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於庸衆。而和於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俯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沉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倣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摹癡翁隄壑密林。不爲清潤工整之態。意象荒荒。古趣洞目。所乏高韻耳。

高尙書夜山圖。眞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不易學。昔元鎭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翁之奇逸。猶不爲元鎭所許。况時流哉。

晴川攬興圖。摹趙吳興設色。

鷗波老人。清江釣艇。趙千里晴樹聳翠。此幀兼用其法。與賞心者相參證也。

思翁善寫寒林。最得靈秀勁逸之致。自言得之篆籀飛白。妙合神解。非時史所知。

亂石鳴泉。倣王孟端。非黃鶴山樵也。其皴擦渲染。相似而有閒。如海裂井斷。不可淆。明眼者辨取。

予曾從西溪觀銅峯雪色。因以許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枝高撑天。葉大於掌。含霧聚雨。涼籟吹蕩。空堂無風。時作奇響。幾回停筆不得下。令人心在白雲上。

余所見雲林十餘本。最愛唐氏高柯修竹圖。爲有勁氣。此作竹石略似之。樹石再學雲林。未免邯鄲之笑。

隨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然雲西丹邱。直向豪端出。入瓊臺艷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號秦

同肇。與人間蕩心銷魂。姝麗要妙之觀也。剪綠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余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讌玩樂。秋容賚我吟嘯。庶幾自比於滕華道醻之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饑。可以無悶矣。

書畫書錄解題

南田畫跋　卷數不一律　明遺民惲壽平撰

甌香館集卷十一卷十二俱係畫跋。末復有補遺一卷。其後借月山房彙鈔。畫學心印。嘯園叢書。翠琅玕館叢書。俱有刊本。皆以本集爲主。互有出入。嘯園及借月山房本。未及取以彙校。畫學心印本與集本。大同小異。約多三十餘則。亦有九則爲集本所有。而心印本所無者。其本集補遺數條。則心印皆未載。翠琅玕館本爲葉鍾敬輯。自跋謂於收藏家及估舖有先生畫。必諧求觀詠。跋必手錄以歸。友人知其好也。不遠數千里。亦鈔錄以郵筒相寄。久之遂成卷軸云云。其實仍據集本爲主。爲之分類。卽有增補。亦甚寥寥。其書分畫跋及題畫詩兩類。畫跋分畫筏。畫鑑。畫品三種。題畫詩名畫餘。又析爲上下。畫後題記。本隨時興到之作。不以年次。而以類分。殊乖體裁。不足取也。綜覽諸編。皆題自作。間有題名蹟及王石谷之作者。故仍入此類。南田以寫生名。而編中題寫生者絕鮮。誰謂南田不多作山水耶。南田天才超絕。題詠諸作。可謂妙絕古今。更不能贊一辭矣。

雨窗漫筆

太倉 王原祁麓臺 著

論畫十則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意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贋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間架。次布疎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拍。其爲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爲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闡明。後學知所衿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

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有時澹蕩。峯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有開合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映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斜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眞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暗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眞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構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一出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是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略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曾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

用筆忌滑。忌輭。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淡入濃。磊落者存之。甜俗者删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于下筆時。在著意不著意閒。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

設色卽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更須于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綿裏有針。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傖夫氣。學者如已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書畫書錄解題

雨窗漫筆一卷　淸　王原祁撰

首一條爲自序。餘九條中。尙有論設色一條。重見於其題畫稿。自序謂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季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惜未有續編也。此寥寥九條。頗多精義。固學畫者所當亟讀者也。

麓臺題畫稿

太倉　王原祁茂京　著

題丹思畫册倣叔明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埽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眞僞。此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飮輒醉。寫以贈君君一噱。僧寮又聽鐘聲至。

倣黃子久筆爲張南陔作

西嶺春雲。余聞粤西多山少水。拔地插天。與此迥別。及遇此寒山流水。另有一番登臨氣概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眞。不尙奇峭。意在富春烏目間也。吟樵奉命遠行。出守大郡。屬余倣此。置行篋中。攬峯巒之獨秀。思湖山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

題仿大癡巨册爲李憲臣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巒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採取二軸。運以體

裁。彙成結構。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鏖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悃愊無華。氣誼敦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於作大幛。遲回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澹者。一載餘矣。今春命爲粤東之行。迫促難辭。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余老來樂此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一美談也。書之以爲後訂。

煙巒秋爽倣荊關 金明吉求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荊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丘壑雲煙。惟見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萬里。爲門外傖父。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荊關秋色。幷以源流告之。並屬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否。

倣梅道人筆 司民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

路一任意。便痳癩滿紙矣。每於梅道人有墨猪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於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宋之三昧也。

倣小米筆為司民作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暮夏初。余在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峯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眞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眞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前人許米家畫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

倣黃子久為宗室柳泉作

淸光咫尺五雲間。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於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已落後塵。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成後。偶有會心處。特為拈出平淡天眞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倣大癡筆爲毘陵唐益之作

要倣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相値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

倣大癡秋山

大癡愛佳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瓶。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於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

倣大癡爲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崚嶒巨石。俯瞰河流。曲折迴邅

者數里。方知大癡浮嵐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安至矣。今長黃官於茲土。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略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也。請以拙筆爲左券。

倣黃大癡長卷爲鄭年上作

畫法莫備於宋。至元人搜抉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眞趣乃出。四家各有眞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於子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溼。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於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耳。

倣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沉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渚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於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

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稍暇。鑊有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磅礴。以研求之思。發蒼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做梅道人爲雪巢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做。未能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

做大癡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窾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於首。

倣大癡九峯雪霽意為張樸園先生作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眞。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於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磅礴。乘暇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為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倣大癡為顧天山作號南原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間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姿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屬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眞。得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圖。即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倣大癡設色爲賈毅菴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菴博學好古。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倣大癡筆。其中研媸。知者自能辨之。

倣倪黃設色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傅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倣大癡筆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畫歸繆文子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四家。化渾厚爲瀟灑。變剛健爲和柔。正藏鋒之

意也。予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送厲南湖畫册十幅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者。不輕以此爲酬酢也。宋元諸家。俱有源委。其所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倣其意者。曠然有遐思焉。而後可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暢春。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扢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値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爰爲寫一册。以誌岡陵之盛云。

倣萬壑松風丹思三十幅之一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莫辨朱紫。標識輝煌。千秋有美。須審豪釐。莫別遠邇。極深研幾。竿頭一縱。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余以爲此賞鑒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玆特取畫中之意。寫出示丹思。以見羹牆寤寐云爾。

倣范華原三十幅之一

終南亘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人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槲葉滿深山。領略高秋意。歸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眞百二氣象也。海淀寓窗。追憶此景。輒倣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畫設色高房山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南江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即可學董米。

倣松雪大年筆意爲服尹作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弟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有合處。因倣松雪

大年筆意。並錄拙詠於後。　眼飽長安花欲然。却教愁絕路三千。竹深處處鶯啼綠。輸與江南四月天。

倣王叔明長卷武清三弟

都城之西。層巒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起伏結聚。山麓平川。回環幾十里。芳樹甘泉。金莖紫氣。瑰麗鬱葱。御苑在焉。得茅茨土階之意。而仍有蓬萊閬苑之觀。置身其際。盛世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略多年。近接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眞山水。可以見眞筆墨。有眞筆墨。可以發眞文章。古人如是。景行而私淑之。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康熙戊子長夏。題於海淀寓直。

倣大癡手卷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眞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於華亭。於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開生面。余少時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

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卷。久弆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

倣淡墨雲林

倣雲林筆。最忌有傖父氣。作意生澀。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稿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於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

倣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虱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不解。旣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於此研求。庶幾於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眞。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學思翁倣子久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昧。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倣趙大年推蓬四頁之一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於柳暗花明中求之。

倣董巨筆

畫中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略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即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誠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倣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峯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其條分縷析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間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囑筆亦倣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倣大癡設色秋山 與向若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韻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眞。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興朝以來。杳不可卽。如阿閃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祖訓。回環夢寐。玆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管窺之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相逕庭耳。

倣梅道人與陳七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於位置間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自鳴其得意。於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猪之誚也。己丑中秋。乍霽新涼。與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其首。

倣設色小米

宋元各家。俱於實處取氣。惟米家於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於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罣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倣大癡秋山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舉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署公冗。久疏筆硯。今將入直。與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倣梅道人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正為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隳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眞樂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長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意古人得意處。放筆為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因倣梅道人筆識之。

倣大癡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為尚。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一生得力處。全在於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著力。而於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

也。毓東於六法中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家。以是言爲左劵。

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擬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眩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於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於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王黃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並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清祕。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宗全觀。冀略存古人面目。未識有合於法鑒否。推篷係宣和裱法。另橫一紙於前。並題數語。此畫始於壬辰夏五月。至癸巳六月竣事。

倣設色大癡長卷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

之意。而工處奇處。斐亹於筆墨之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於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境亦無多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教學相長無倦也。更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脚汗氣。於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倣王叔明爲周大酉作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囊。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倣大癡設色秋山爲鄒拱宸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於京口張子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

値悲秋之際。有動於中。因名之曰。倣大癡秋山。不知當年興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爲凱功掌憲寫元季四家

余二年前。奉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於林下水邊。沙磧本末。極開中。輒加留意。歸於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於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深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家奉常所傳。爲不虛也。(題倣子久) 王叔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窔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求其形云。某處如何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漢矣。(題倣黃鶴山樵) 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同里閈而居。求盛畫者。塡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董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含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題倣梅道人) 宋元諸家。各出機杼。惟高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覩爲是法也。於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家。以有無爲淸俗。余邇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淸俗之言。洵不虛也。(題倣雲林)

倣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暨四家俱宗之。用意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爲風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惓惓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薄技。幸有以教之。

倣設色大癡秋山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於此中磨練有年。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鍊以爲揣摩。於淸剛浩氣中。具有一種流麗斐亹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

倣大癡筆癸巳夏五月筆爲輪美作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爲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

蒼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眞。如篆如籀。蕭疏宕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其淺深耶。輪美問畫於余。余以此告之。卽寫是圖以授之。意欲於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於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又倣大癡設色爲輪美作

大癡畫。以平淡天眞爲主。有時而傳彩粲爛。高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灑。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於其間。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淸。微細之惑不除乎。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亭血脈。金針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

倣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淸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於吳中少有盛名。遊於省會。自齊魯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爲人。

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擧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深思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大橫披倣設色大癡爲明凱功作

余於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於宋元傳授貫穿處。胸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間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於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進於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皇上天縱神靈。鑑賞於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知我者。余不敢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祕。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

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功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人氣韻相爲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於別家。當必精光四射。磅礴於心手。其實與著意不著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爲司民作

司民少有文譽。弈更擅場。自丁丑夏至燕。館於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金石之於節奏。林泉之於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無怪乎司民之弈。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闊者五年。今復來京。弈學更進。畫理明了。不減於昔。爲人風雅驚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倣黃鶴山樵巨幅山水寄依文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莫可端倪。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於見聞。謂山樵離奇夭矯。別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於是右丞之氣韻生動。爲紙上浮談矣。聞親家爲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並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並以是語告之。

倣董北苑玉培贈司民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

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耶。玉培有佳紙。藏弆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綠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

麓臺題畫稿跋

倣古人書法。一波一磔。倘有圭角可尋。若欲倣古人畫法。則非窺見其祕奧。而凝神靜氣以出之。必不能擬之於心。而即形之於手也。宋人陳公儲嘗作墨龍於幅末。曰雲霧之中。少露頭角。若現大身。動搖山嶽。又署所翁二字。其波磔點畫。與龍之齒頰鱗爪。同一古健。後人臨摹其字。縮爲小幅。余曾於故紙堆中見之。再四規摹。彌近彌遠。況倣畫乎。王麓臺先生。專學子久。兼及叔明菴主雲林。觀其題畫稿。無一不出於倣。而又言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則於元末四大家。別有神契者矣。壬寅初春。吳江沈楙悳識。

書畫書錄解題

麓臺題畫稿一卷　淸　王原祁撰

是編題畫凡五十三首。所畫皆倣古人之作。其中倣大癡者多至二十五幅。倘有倣倪黃合作者。知其畫全得力

於大癡。有云。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脚汗氣。於此稍有發現乎。其傾倒於大癡。而願學之情。亦云切矣。

繪事發微

滿洲　唐岱毓東　著

陳序

畫爲六書之一。象形是也。而形者必藉於無形。故同是山也。水也。石也。林木也。而工拙殊。同一工也。而法派異。有形者易肖。無形者難知。所以畫工如毛。而名家者不世出。唐子靜巖。長白功臣裔也。世其爵任驍騎參領。思得其一水一石。而虛懷莫逐者衆矣。海內良畫師。皆以爲不愧。夫名家者也。余兩罷郡守。俱以恩命。入役殿廷。覩所作。竊歎其工。人所拙能。肖迹惟法。乃能通神。其潑墨命意。豈可得而形求也哉。一日出其所述繪事發微一册示余。讀之令名山大川。躍躍欲出肘腕。蓋法無形也。而縷析之。若懸象之著於胥。形無形。無形形矣。徵之所以顯乎。後之學者。循是以往。而不克名其家者。未之有也。雖然非有會心于其徵焉。則亦徒有是書耳。惟徵無形。山也。水也。石也。林木也。形也。山水石林木之形具。而曰。非山水石林木可乎。然則是固不可以幾此。況其非乎。則今之形是其山水石林木者。固不可與讀是書。而于山水石林木之形之外。求山水石林木者。尤不可與讀是書也。吾將與什襲藏之。以待夫可與讀是書者矣。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五月既望。長沙陳鵬年題於燕山寓廬。

沈序

國家當奕葉重光之後。雲星爛陳。河海清晏。草木向榮。鳥獸咸若。一時之學士大夫。樂觀大化之成。興寄所至。形爲圖繪。有筆歌墨舞之趣。此固其人之好古深思。心知其意。亦以見國家之盛。詩書禮樂之澤之所涵濡而沾溉者。固若是其宏且遠也。自余官京師三十餘年。値四方無事之日。天子垂裳。羣工奏績。余以駑鈍下材。得優游詞垣。以繪事自娛。趙董二文敏。實吾師也。顧余生也晚。時時有不見古人之恨。長白唐靜巖先生。與余夙稱同嗜。每一命筆。輒具體古人筆意。又時時有古人不見我之恨。先是先生有論畫書未脫稿。余屢索之不可得。今歲之春杪。余以休沐餘閒。相從竟日。極論畫理。先生書適成。乃亟取展讀。則荆關董巨諸大家所爲得意磅礴。妙絕今古者。俱一一浮動于楮墨之間。異哉。先生之論畫。一至此乎。曩從先生閱唐氏家乘。其先贈光祿公。從戎遼左。有擇主之明。有先登之勇。有死事之烈。先朝特授世爵。子孫罔替。典至渥也。光祿公丁逆藩之變。出師漢中。力守危城。百二山河。所恃以安堵無恐者。皆公力也。先生振其家聲。克紹雲臺煙閣之烈。我國家親臣世臣之選。舍先生奚屬哉。乃余接其人。臞然若不勝衣。聆其言。吶然如不出口。酒後耳熱。潑墨淋漓。氣韻生動。又能直達所見。撰述成書。右丞所云。夙世詞客。前身畫師者。殆其是乎。余嘗觀史傳所載。凡一代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

人傑。爲之奔走禦侮。以成摧陷廓淸之業。迨閱一再傳。其後人不克光大前人之緒。下者怙侈蔑法。上者相與出入班行。享庸庸之福而已。如先生者。求之史傳諸勳舊子姓中。殆未能概見也。兩光祿以忠順勳勞。並著經綸之會。先生以淸和淹雅。獨擅筆墨之華。蓋能世濟其美者矣。國史家傳。輝煌後先。余用是歎唐氏之世不乏人。而我國家景運之隆。文治之洽。所以上媲唐虞。而下軼殷周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爲敍。康熙丁酉八月朔。雙鶴老史沈宗敬題。

自序

夫畫一藝耳。苟學之有得。每不能自已。而積習在焉。王右丞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此之謂也。學者能勿忘勿助。歷盡閫奥。則琴師之琴。冶工之冶。倘可以仙。藝成而下。即道成而上矣。聖賢之遊藝。與夫高人逸士。寄情煙霞泉石閒。或軒冕巨公。不得自適於林泉。而托興筆墨。以當臥遊。皆在所不廢。世之傳畫。良有以也。余幼賦性疎野。讀書之暇。有志畫學。旣壯。念先世從龍禦侮。受恩深重。思及時有所建白。迨兩試不售。身膺武職。從軍塞外。萬里奔馳。而未獲報稱。歸卽益潛心此道。今三十餘年矣。昔入學書。而池水盡墨。畫被至穿。讀書而三年不窺園。雖柴映雪以終夕。今予一官白首。雖不敢追踪往古。而日事翰墨。未嘗少倦。惟恐學之日短。空自成癖。因舉畫中六法三昧。前人言而未盡者。以至於山水根源。陰陽向背。丘

經位置。用筆用墨。皴染着色。種種諸法。略抒管見。以志一得。然言之無文。恐不足爲斯道一助。要亦見余之數十年中。積習未忘。有不能自已者如此云。

正派

畫有正派。須得正傳。不得其傳。雖步趨古法。難以名世也。何謂正傳。如道統自孔孟後。遞衍於廣川昌黎。至宋有周程張朱。統緒大明。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淸。胡敬齋。王陽明。皆嫡嗣也。畫學亦然。派始於伏羲畫卦。以通天地之德。史皇收蟲魚卉木之形。以抒藻揚芬。筆端造化。於是始逗漏一斑矣。傳曰。畫者成教化。明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蓋精于畫者。嘗間代而一出也。唐李思訓。王維。始分宗派。摩詰用渲淡。開後世法門。至董北苑則墨法全備。荆浩。關仝。李成。范寬。巨然。郭熙輩。皆稱畫中賢聖。至南宋院畫。刻畫工巧。金碧煇煌。始失畫家天趣。其間如李唐。馬遠。下筆縱橫。淋漓揮灑。另開戶牖。至明戴文進。吳小仙。謝時臣。皆宗之。雖得一體。究於古人背馳。非山水中正派。此亦如莊列申韓諸子。雖各著書名家。可同魯論鄒孟耶。元時諸子。遙接董巨衣鉢。黃公望。王蒙。吳鎭。趙孟頫。皆得北苑正傳。爲元大家。高克恭。倪元鎭。曹知白。方方壺。雖稱逸品。其實一家之眷屬也。明董思白衍其法派。畫之正傳。於焉未墜。我朝吳下三王繼之。余師麓臺先生。家學師承。淵源有自。出入踩躪於子久之堂奥者有年。每至下筆得意時。

恆有超越其先人之歎。近日同學諸子。各具所長。探討六法。深究三昧。爲之別白其源流如此。未知將來誰拔赤幟也。

傳授

凡畫學入門。必須名師講究。指示立稿。如山之來龍起伏。陰陽向背。水之來派近遠。湍流緩急。位置穩妥。令學者得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視其筆性所近。引之入門。俟皴染純熟。心手相應。則摹倣舊畫。多臨多記。古人邱壑。融會胸中。自得六法三品之妙。落筆腕下眼底。一片空明。山高水長。氣韻生動矣。學至此。所謂有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今之學人。悞於旁蹊邪徑。專以工細爲能。皴彩眩目。一入時蹊。(金陵紗燈派。)終身不能自拔。豈不惜哉。昔關仝事荆浩。有出藍之譽。巨然師董源。深造堂奥。開元四大家法門。李將軍子昭道。米海嶽子友仁。郭河陽子若孫。皆得家傳。稱爲妙品。蓋有本也。

品質

古今畫家。無論軒冕巖穴。其人之品質必高。昔李思訓爲唐宗室。武后朝遂解組遯隱。以筆墨自適。盧鴻一徵爲諫議大夫不受。隱嵩山。作草堂圖。宋李成遊藝不仕。元吳仲圭不入城市。誅茅爲梅

花菴。畫漁父圖。作漁父詞。自名烟波釣叟。倪雲林造清秘閣獨居。每寫溪山自怡。黃子久日斷炊。猶袒腹豆棚下。悠然自適。常畫虞山。此皆志節高邁。放達不羈之士。故畫入神品。塵容俗狀。不得犯其筆端。職是故也。少陵詩云。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蹟。斯言得之矣。古人原以筆墨怡情養神。今人用之圖利。豈能得畫中之妙耶。可慨也已。

畫名

畫家得名者有二。有因畫而傳人者。有因人而傳畫者。如王右丞。李將軍。荊。關。董。巨。李成。范寬。郭熙輩。以畫傳人也。若地位之尊崇。如宋仁宗。徽宗。燕恭王。肅王。嘉王。南唐後主。道德之隆重。如司馬君實。學問之淵博。品望之高雅。如文與可。蘇子瞻諸公。以人傳畫也。因人傳畫者。代代有之。而因畫傳人者。每不世出。蓋以人傳者。既聰明富貴。又居豐暇豫。而位高善詩。故多。以畫傳者。大略貧士卑官。或奔走道路。或擾于衣食。常不得爲。即爲亦不能盡其力。故少。然均之皆深通其道。而後能傳。道非兼通文章書法而有之。則不能得。故甚難。畫之樹石山寺。村墟橋梁。如文之句法也。邱壑位置。景物境界。如文之章法也。其操筆伸紙。經營慘淡。大幅小方。獅子之搏兔。象文之臨題也。至於山之輪廓。樹之枝幹。用書家之中鋒。皴擦點染。分墨之彩色。用書家之眞草篆隸也。今亦有用筆純熟。似得筆墨之趣。而位置錯雜。如善書者寫無法之文。又有筆力不到。皴染不熟。而臨摹成跡。如幼童抄古文。是二者皆不能得其道。世有善文而不能善書。

善書而不能善文者。而畫家必兼二家之法而後可。然則非精於六法六要。知三品三病。筆堅墨妙。境界幽深。氣韻渾厚。意味脫灑。而深得其道者不能傳。而古人之畫名。豈易得哉。

邱壑

畫之有山水也。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如山主靜。畫山亦要沉靜。立稿時須凝神澄慮。存想主山從何處起。布置穿插。先有成見。然後落筆。使主山來龍起伏有環抱。客山朝揖相隨。陰陽向背。俱各分明。主峯之脇。傍起者爲分龍之脈。右聳者左舒。左結者右伸。兩山相交處。可出流泉。巒頂上宜攢簇寶叢。懸崖直壁。勢雖險峻。而宜穩妥。矯樹垂藤。懸披斜挂。山麓坡脚。須置大樹長松。三之五之。或欹斜而探水。或聳直而凌雲。沙水穿插。瀠洄石間。危橋漁艇。相景而作。村墟煙火。宜在藏風聚氣之所。孤亭草閣。水涯巖邊。參差間出。主山來龍。不過三折。客山迤邐。只用兩層。飛瀑向岡巒窄狹中陡落。山腹曠闊。須有雲烟繚繞。古塔殿脊。樹叢中微露一二。孤峯要瘦。遙瞻主山。畫遠山。遠則低。近則高。但不可越出主山。以損氣勢。用一層。用兩層。襯靠近山。並以有情爲妙。訣曰。岑巒辨明晦。林木須高下。以樹根之參差。分坡脚之近遠。至於煙嵐雲靄。或有或無。總在隱沒之間寫照。一草一木。各具結構。方成邱壑。知此中微奧者。必要虛中求實。實裏用虛。然後四時之景。由我心造。山川勝概。宛然目前。學者能運用規矩之中。神明規矩之外。庶幾其得之矣。

筆法

用筆之法。在乎心使腕運。要剛中帶柔。能收能放。不爲筆使。其筆須用中鋒。中鋒之說。非謂把筆端正也。鋒者筆尖之鋒芒。能用筆鋒。則落筆圓渾不板。否則純用筆根。或刻或偏。專以扁筆取力。便至妄生圭角。昔人云。用筆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渾也。刻者運筆中凝。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與物凝碍。不得流暢也。此千古不易之法。近有作畫用退筆禿筆。謂之蒼老。不知非蒼老。是惡癩也。但能用筆鋒者。又要鍊筆。朝夕之間。明窗淨几。把筆拈弄。或畫枯枝夾葉。或畫坡脚石塊。如書家臨法帖相似。不時摹倣樹石式樣。必使枝葉生動飄蕩。坡石磊落蒼秀。方可住手。此鍊筆之法也。學力到。心手相應。火候到。自無板刻結三病矣。用筆之要。余有說焉。存心要恭。落筆要鬆。存心不恭。則下筆散漫。格法不具。落筆不鬆。則無生動氣勢。以恭寫鬆。以鬆應恭。始得收放。用筆之訣也。

墨法

用墨之法。古人未嘗不載。畫家所謂點染皴擦四則而已。此外又有渲淡積墨之法。墨色之中。分爲六彩。何爲六彩。黑白乾濕濃淡是也。六者缺一。山之氣韻不全矣。渲淡者。山之大勢。皴完而墨

彩不顯。氣韻未足。則用淡墨輕筆。重疊捜之。使筆乾墨枯。仍以輕筆擦之。所謂無墨求染。積墨者。以墨水或濃或淡。層層染之。要知染中帶擦。若用兩枝筆。如染天色雲烟者。則錯矣。使淡處爲陽。染之更淡則明亮。濃處爲陰。染之更濃則晦暗。染之墨色帶黃。方得用墨之鏗鏘也。畫樹石一次就完。樹無蓊蔚葱茂之姿。石無堅硬蒼潤之態。徒成枯樹呆石矣。故洪谷子常嗤吳道子畫。有筆而無墨。項容畫。有墨而無筆。蓋有筆而無墨者。非眞無墨也。是皴染少。石之輪廓顯露。樹之枝幹枯澀。望之似乎無墨。所謂骨勝肉也。有墨而無筆者。非眞無筆也。是勾石之輪廓。畫樹之幹本。落筆涉輕。而烘染過度。遂至掩其筆。損其眞也。觀之似乎無筆。所謂肉勝骨也。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無陰陽明暗。乾濕不備。是無蒼翠秀潤。濃淡不辨。是無凹凸遠近也。凡畫山石樹木。六字不可缺一。然用墨不可太濃。濃則失其眞體。掩沒筆跡。而落於濁。亦不可太淡。淡則氣弱而怯也。須要自淡漸濃。不爲墨滯。古云。惜墨如金。是不易用濃墨也。過與不及皆病耳。惟循乎規矩。本乎自然。養到功深。氣韻淹雅。用墨一道。備於此矣。

皴法

夫皴法須知本源來派。先要習成一家。然後皴山皴石。方能入妙。昔張僧繇作沒骨圖。是有染而無皴也。李思訓用點攢簇而成皴。下筆首重尾輕。形似丁頭。爲小斧斫皴也。王維亦用點攢簇而成

皴。下筆均直。形似稻穀。爲雨雪皴也。又謂之雨點皴。二人始創其法。厥派遂分。李將軍爲北宗。王右丞爲南宗。荆關李范。宋諸名家皴染。多在二子之間。惟董北苑用王右丞渲淡法。下筆均直。以點縱長。變爲披麻皴。巨然繼之。開元諸子法門。至南宋劉松年畫石。少得李將軍之糟粕。李唐近之。夏圭。馬遠。一變其法。用側筆皴。以至用臥筆帶水搜。謂之帶水斧斫。訛爲北宗。實非李將軍之肖子也。又有解索皴。卷雲皴。荷葉筋之皴。古人作畫。非一幅畫中。皴染亦非一格。每畫到意之所至。看山之形勢。石之式樣。少變筆意。郭河陽原用披麻。至礬頭石。用筆多旋轉似卷雲。王叔明喜用長皴。皴山巒準頭。用筆多彎曲似解索。趙松雪畫山。分脈絡似荷葉筋。此三家皴。皆披麻之變體也。蓋皴與染相洽。皴用乾濕。染分濃淡。山水全憑皴染。得蒼潤蜌峨之致。或云。多皴多染則膩滯。皴染少則薄而不厚。非也。皴染之法。仍歸於落筆。落筆輕鬆。用意閒雅。則不膩不薄也。總之皴要毛而不滯。光而不滑。得此方入皴染之妙也。

着色

山有四時之色。風雨晦明。變更不一。非着色無以像其貌。所謂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此四時之氣象也。水墨雖妙。只寫得山水精神。本質難於辨別。四時山色。隨時變現呈露。着色正爲此也。故畫春山設色。須用青綠。畫出雨餘芳草。花落江

堤。或漁艇往來水涯山畔。使觀者欣欣然。畫夏山亦用青綠。或用合綠赭石。畫出綠樹濃陰。芰荷馥郁。或作雨霽。山翠嵐氣欲滴。使觀者儵儵然。畫秋山用赭石或青黛合墨。畫出楓葉新紅。寒潭初碧。或作蕭寺凌雲漢。古道無行人景象。使觀者肅肅然。畫冬山用赭石或青黛合墨。畫出寒水合澗。飛雪凝欄。或畫枯木寒林。千山積雪。使觀者凜凜然。四時之景。能用此意寫出四時山色。儼在楮墨之上。英英浮動矣。着色之法貴乎淡。非為敷彩暄目。亦取氣也。青綠之色本厚。若過用之。則掩墨光以損筆致。以至赭石合綠。種種水色。亦不宜濃。濃則呆板。反損精神。用色與用墨同。要自淡漸濃。一色之中。更變一色。方得用色之妙。以色助墨光。以墨顯色彩。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能參墨色之微。則山水之裝飾。無不備矣。

點苔

點苔之法。未易講也。一幅山水。通體片段。皴染已完。要細玩搜求。何處墨光不顯。陰凹處不深。加之以苔。有可點不可點之妙。正在意會。點之恰當。如美女簪花。不當。如東施效顰。蓋點苔一法。爲助山之蒼茫。爲顯墨之精彩。非無意加增也。古畫有不點者。皆皴染入妙。石面稜層。無光滑之病。墨色神彩不晦。故無所事乎點苔。點苔之訣。或圓。或直。或橫。圓者筆筆皆圓。直者筆筆皆直。橫者筆筆皆橫。不可雜亂顛倒。要一順點之。用筆如蜻蜓點水。落紙要輕。或濃或淡。有散有

聚。大小相間。於山又添一番精神也。山頭石面。當點之處。微加數點。望之愈覺風致飄逸。近有率意加點。不知當與不當。使觀者望之。如鼠糞堆積。大點者如瓜子。鋪陳几案。更有如小穀米形。工緻細點。如石之輪廓。或山頭石面。周遭點之。筆墨之趣。盡被掩沒。望之似螘背蛾陣。皆不知點苔之法也。不知其法。妄以點苔爲遮石面之醜。不知石之筋紋畫就。其敗筆癰腫之病已成。愈遮而醜愈出矣。學者其徽參之可也。

林木

畫林木要知攢聚疎散。以濃陰淺深。分其近遠。用筆曲折之中。得堅硬蒼健之勢。更以墨之濃淡。分綴枝葉。自具重疊深遠之趣。老樹多屈節。紐裂有縱橫之狀。嫩樹多柔條。擺蕩有陰鬱之姿。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轉隨骨謂之皮。筆跡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圓渾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松似龍形。環轉迴互。舒伸屈折。有凌雲之致。柳要迎風探水之態。以桃爲侶。每在池邊隄畔。近水有情。山麓雜樹。密林叢窠。當有豐茂之容。坡陀大樹。或三或五。須得蒼健高聳。枯樹枝幹宜枒槎。似鹿角。似螳螂。俱要參差。大凡樹生於石者。根拔而多露。生於土者。深培而本直。微見其根。臨水者。根長似龍之探爪。而多橫伸。其崗巒遠岫。或檜或杉。攢簇稠密。深遠不測。似有山禽野獸。迷藏穴中。平疇小樹。只用點朵而成。烟靄掩映。以斷其根。要使徑露。平遠景內。更宜層層疊疊。似隱山村聚落。畫樹之形。種種不一。至於墨葉夾葉。俱要生

動。枝幹停停。有曲有伸。古云。樹爲山之衣。山若無樹。則無儀盛之容。葢四時景象。亦隨渲淡襯托而出。春要華盛。夏要蓊鬱。秋要凋零。冬要枒槎。此法在作者罕能精究。况觀者乎。

坡石

坡石要土石相間。石須大小攢聚。山之椒頭嶺上。出土之石。謂之礬頭。其稜面層疊山麓坡脚。有大小相依相輔之形。有平大者。有尖峭者。橫臥者。直竪者。體式不可雷同。或嵯峨而楞層。或樸實而蒼潤。或臨岸而探水。或浸水而半露。沙中碎石。俱有滾滾流動之意。畫石以欹斜取勢。要見兩面三面。而坡脚與石相連。石嵌土內。土掩石根。崒屼嶙峋。千狀萬態。石紋多端。皴法隨亦盡變。今人作畫。不知古人格法。任己意落筆。從山脚畫起。以碎石攢成大石。以大石疊壘成山。直至壘到山頭。方始住手。是所謂堆砌也。烏覩所謂雄渾崔巍者哉。畫山大病。最忌山脈不連絡。氣勢不貫串。古法布局起稿。先鈎大山之輪廓。其礬頭坡脚石塊。是隨手相襯增補耳。石乃山之骨。其體質貴乎秀潤蒼老。忌單薄枯燥。畫石之法。不外此矣。

水口

夫水口者。兩山相交。亂石重疊。水從窄峽中環繞灣轉而瀉。是爲水口。巉巖峻嶺。一水如匹練。

從上直垂于萬仞之下。怒濤騰沸者。瀑泉也。山麓之下。回互緩流。伏而復出。灘泥縱橫。沙脚穿插。碎石滚滚者。溪水也。若溪水瀾漫。其中則有沙汀烟渚。蘆草茸茸。鳧雁水禽。棲飛其上。小艇蕩漾其中。有水闊天空之狀。此山水家每用之。畫水口垂瀑。須從流水之兩旁皴染。使陰凹黑暗。以顯石面凸出。水向峽中流出。水口之上垂瀑。源頭宜加苔草遮映。一派一滴。皆要活潑。似有潺湲之聲。故宋人多作波紋。有沄沄之態。元人但點綴碎石沙痕。有流動之形。皆得水之容貌也。今人有未見眞山水面目者。輒畫波紋風浪。則板刻不舒暢。沙脚碎石。則凝碍不流動。畫瀑泉從山頂挂下。或向石面垂流。總於古人背馳。不免觀者一

遠山

遠山爲近山之襯貼。要得穩妥。乃一幅畫中之眉目也。畫遠山或尖或平。染之或濃或淡。或重疊數層。或低小一層。或遠峯孤聳。或雲遮半露。古人亦有不作遠山者。爲主峯與客山得勢。諸峯羅列。不必頭上安頭故也。凡此俱在臨時相望。增添盡致。不可率意塗抹。今人以畫遠山爲易事。所見只用染法。而無筆意。不知染中存意。兼有筆法。似此畫出遠山。纔有骨格。古畫中遠山。或前層濃。後層淡。或前層淡。後層反濃者。今人不解其意。乃是夕陽日影倒射也。而遠山之大小尖圓。總要與近山相稱。不可高過主峯。使觀者望之。極目難窮。起海角天涯之思。始得遠山意味。凡信手染出。似

近山之影。又兩邊排偶。峯頭對齊。皆是遠山之病。如此者畫師豈易爲哉。

雲煙

夫雲出自山川深谷。故石謂之雲根。又云夏雲多奇峯。是雲生自石也。石潤氣暈則雲生。初起爲嵐氣。嵐氣聚而不散。薄者爲煙。煙積而成雲。雲飄渺無定位。四時氣象。於是而顯。故春雲閒逸。和而舒暢。夏雲陰鬱。濃而叆叇。秋雲飄颺。浮而清明。冬雲玄冥。昏而慘淡。此辨四時之態也。凡畫須分雲煙。且雲有停雲。遊雲。暮雲。煙有輕煙。晨煙。暮煙。煙最輕者爲靄。靄浮于遠岫遙岑。靄重陰昏則成霧。霧聚則朦朧。雲煙霧靄。散入天際。爲日光所射。紅紫萬狀而爲霞。霞乃朝夕之氣暉也。王右丞山水訣云。閒雲切忌芝草樣。今人畫雲。鈎勒板刻。往往犯此病。又以雲煙遮山之邱壑。不妥處每畫來龍。穿鑿背謬。以雲煙遮掩。殊不知古人雲煙取秀。雲鎖山腰。愈覺深遠。非爲遮掩設也。畫雲之訣在筆。落筆要輕浮急快。染分濃淡。或乾或潤。潤者漸漸淡去。雲脚無痕。乾者用乾筆以擦。雲頭有吞吐之勢。或勒畫停雲。以銜山谷。或用遊雲。飛抱遠峯。筆墨之趣。全在於此。總之雲煙本體。原屬虛無。頃刻變遷。舒卷無定。每見雲棲霞宿。瞬息化而無踪。作者須參悟雲是輳巧而成。則思過半矣。

風雨

大塊之噫氣爲風。起於巽方。以應四時之節候。故春爲和風則暖。夏爲薰風則溫。秋爲金風則涼。冬爲朔風則寒。又有迅風。暴風。淸風。微風。風雖無跡。要看雲頭雨脚。草木飛揚。遇物而無阻礙者。皆順也。反此則逆矣。凡畫淸風。微風。樹杪柳梢。搖曳多姿。畫迅風。暴風。拔木偃草。山搖海沸。有疾拂千里之勢。雨隨風作。亦有急驟微細之判。然雨有迹。畫無迹。但染雲氣下降。以隨風勢。濕氣上蒸。煙霧杳暝。野水漲溢。隔岸人家。在隱現出沒之間。林木枝葉離披。豐草低垂。總在微茫縹渺之中。一一點逗呈露。斯爲有得。凡畫雨景者。須知陰陽氣交。萬物潤澤。而以晦暗爲先。次看雲脚風勢。總要陰晦氣象。歷觀往迹。余爲米海嶽首屈一指焉。

雪景

雪景之作。王右丞有輞川積雪。巨然有雪圖。至李營邱畫雪景。曲盡其妙。所作枯木寒林圖。深得嚴冬凜冽之狀。許道寧亦有漁莊雪霽圖。後雖有作者。各得一體。不能出營邱之範圍也。凡畫雪景。以寂寞黯淡爲主。有元冥充寒氣象。用筆須在石之陰凹處皴染。在石面高平處留白。白卽雪也。雪壓

之石。皴要收短。石根要黑暗。但染法非一次而成。須數次染之。方顯雪白石黑。其林木枝幹。以仰畫留白爲挂雪之意。松柏杉檜。俱要雪壓枝梢。或行旅踏雪。須戴氈笠毯衣。有衝寒冒雪之狀。陡壑絕壁。用棧補樵路。危橋相接不絕。山寺人家。須靜掩柴扉。塵囂不至。雪圖之作無別訣。在能分黑白中之妙。萬壑千巖。如白玉合成。令人心膽澄徹。古人以淡墨積雪爲尙。若用粉彈雪。以白筆勾描者。品則下矣。

村寺

凡畫山寺殿宇。宜作重簷飛梢。浮圖插雲。在高巖絕壁之處。松杉掩映。似有高僧隱士。棲止其上。使觀者頓生世外之想。谷內村墟。宜有深林遮蔽。少露屋脊。樵徑斜穿。盤紆曲折而下。山麓茅店可當途。小亭踞林麓幽絕處。至兩峯狹窄之間。宜築關隘。只一路可通。磴道斷崖。須以棧補。澗水奔流。則搭危橋。以通行旅。城垣惟畫古堞煙墩。或在嶺巔峯畔。山缺處用城堞接連。望之眞似人跡不到處也。或雁度寒雲。或馬嘶古道。或崇山峻嶺。陡開大陽。曠野平林。煙火攢簇。樵斧耕鋤。隱約在目。是隱遯所居也。在北地則有之。蝦房蟹舍。或採菱。或捕魚。小舟蕩漾。來往濃陰之下。柳堤花塢。盡在春光駘蕩之中。水鄉人家。桔槔聲起。牛背笛聲。兩兩歸來。此耕田鑿井餘風也。在江南則有之。能畫者品四時之景物。分南北之風俗。明乎物理。察乎人事。禽鳥之類。如黃鸝白鷺。

晚鵶征鴻。隨時點綴。生機盎然。聊舉規模。會心不遠。有才思者。得此參悟。可用標山水之勝概云爾。

得勢

夫山有體勢。畫山水在得體勢。山之體。石爲骨。林木爲衣。草爲毛髮。水爲血脈。雲煙爲神彩。嵐靄爲氣象。寺觀村落橋梁爲裝飾也。蓋山之體勢似人。人有行走坐臥之形。山有偏正欹斜之勢。人有四肢。山有龍脈分幹。譬之看人站立。其手足分寸。骨節長短。無不合體。看人坐臥。或一手伸而長。一手曲而短。非伸者長曲者短也。不過是形勢換耳。故看山近看是如此形勢。遠數里則少換。再遠數十里則又換。逾遠逾異。移步換影之說。豈不信哉。故看正面山如此。看側面山不同。看背面山又不同。正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正面山之形勢。側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側面山之形勢。少有不合。便成背謬。此山之移步換影之說也。如人在日光中站立。足步少移。其全身之影皆換。左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左足動移之勢。右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右足動移之勢。看山何獨不然。人之看山。遠近偏正不一。山之體貌既殊。而四時之色。風雨晦明。朝暮變態。更自不同。形勢雖不同。而山體更要入骱。山有山脚。山腰。山肩。山頭。其最難入骱者。山頭也。畫山頭多不得一點。又少不得一點。要在入骱而已。且畫山則山之峯巒樹石。俱要得勢。嶺有平夷之勢。峯有峻峭之勢。

猶有圓渾之勢。懸崖有危險之勢。遙岑遠岫。有層疊之勢。石有稜角之勢。樹有矯翳之勢。諸凡一草一木。俱有勢存乎其間。畫者可不悉哉。主山一幅中綱領也。務要崔嵬雄渾。如大君之尊也。羣峯拱揖而朝。四面輻輳。布局立稿。落筆時一得大勢。作者先自悅目暢懷。遂筆筆得趣。皴染如意。有自得之樂。故洪谷子云。意在筆先。俟機發落筆。心會神融。自然得山之形勢也。然人心不靜。則神不全。意不純。思不竭。草草落筆。則山之大勢不得。意興索然。故畫山水起稿定局。重在得勢。是畫家一大關節也。

自然

自天地一闔一闢。而萬物之成形成象。無不由氣之摩盪自然而成。畫之作也亦然。古人之作畫也。以筆之動而爲陽。以墨之靜而爲陰。以筆取氣爲陽。以墨生彩爲陰。體陰陽以用筆墨。故每一畫成。大而邱壑位置。小而樹石沙水。無一筆不精當。無一點不生動。是其功力純熟。以筆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畫所以稱獨絕也。然工夫至此。非粗浮之所能知。亦非旦暮之間所可造。蓋自然者。學問之化境。而力學者。又自然之根基。學者專心篤志。手畫心摹。無時無處。不用其學。火候到則呼吸靈。任意所至。而筆在法中。任筆所至。而法隨意轉。至此則誠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所謂自然者非乎。語云。造化入筆端。筆端奪造化。此之謂也。

氣韻

畫山水貴乎氣韻。氣韻者。非雲煙霧靄也。是天地間之眞氣。凡物無氣不生。山氣從石內發出。以晴明時望山。其蒼茫潤澤之氣。騰騰欲動。故畫山水以氣韻爲先也。謝赫所云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中原以氣韻爲先。然有氣則有韻。無氣則板呆矣。氣韻由筆墨而生。或取圓渾而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用筆不癡不弱。是得筆之氣也。用墨要濃淡相宜。乾濕得當。不滯不枯。使石上蒼潤之氣欲吐。是得墨之氣也。不知此法。淡雅則枯澁。老健則重濁。細巧則怯弱矣。此皆不得氣韻之病也。氣韻與格法相合。格法熟則氣韻全。古人作畫豈易哉。

臨舊

凡臨舊畫。須細閱古人名蹟。先看山之氣勢。次究格法。以用意古雅。筆精墨妙者爲尙也。而臨舊之法。雖摹古人之邱壑梗概。亦必追求其神韻之精粹。不可只求形似。誠從古畫中多臨多記。飲食寢處。與之爲一。自然神韻渾化。使蹊徑幽深。林木蔭鬱。古人之畫。皆成我之畫。有不恨我不見古

人。恨古人不見我之歎矣。故臨古總要體裁中度。用古人之規矩格法。不用古人之邱壑蹊徑。訣曰。落筆要舊。景界要新。何患不脫古人窠臼也。

讀書

畫學高深廣大。變化幽微。天時。人事。地理。物態。無不備焉。古人天資穎悟。識見宏遠。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通。斯得畫中三昧。故所著之書。字字肯綮。皆成訣要。爲後人之階梯。故學畫者。宜先讀之。如唐王右丞山水訣。荆浩山水賦。宋李成山水訣。郭熙山水訓。郭思山水論。宣和畫譜。名畫記。名畫錄。圖繪宗彝。畫苑。畫史會要。畫法大成。不下數十種。一皆句詁字訓。朝覽夕誦。浩浩焉。洋洋焉。聰明日生。筆墨日靈矣。然而未窮其至也。欲識天地鬼神之情狀。則易不可不讀。欲識山川開闢之峙流。則書不可不讀。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象。則詩不可不讀。欲識進退周旋之節文。則禮不可不讀。欲識列國之風土。關隘之險要。則春秋不可不讀。大而一代有一代之制度。小而一物有一物之精微。則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不可不讀也。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縱橫萬里之勢。立身畫外。存心畫中。潑墨揮毫。皆成天趣。讀書之功。焉可少哉。莊子云。知而不學。謂之視肉。未有不學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自能超越名賢者。彼懶於讀書。而以空疎從事者。吾知其不能畫也。

遊覽

山水家與人物家不同。畫人物者。只畫峭壁。或畫一巖。以至單山片水。是點景而已。至山水之全景。須看眞山。其重疊壓覆。以近次遠。分布高低。轉折迴繞。主賓相輔。各有順序。一山有一山之形勢。羣山有羣山之形勢也。看山者。以近看取其質。以遠看取其勢。山之體勢不一。或崔嵬。或嵯峨。或雄渾。或峭拔。或蒼潤。或明秀。皆入妙品。若能飽觀熟歆。混化胸中。皆足爲我學問之助。古云。不破萬卷。不行萬里。無以作文。卽無以作畫也。誠哉是言。如五嶽四鎭。太白匡廬。武當王屋。天台雁蕩。岷峨巫峽。皆天地寶藏所出。仙靈窟宅。今以几席筆墨間。欲辨其地位。發其神秀。窮其奧妙。奪其造化。非身歷其際。取山川鍾毓之氣。融會於中。又安能辨此哉。彼羈足一方之士。雖知畫中格法訣要。其所作終少神秀生動之致。不免紙上談兵之誚也。古云。畫有三品。神也。妙也。能也。而三品之外。更有逸品。古人只分解三品之義。而何以造進能到三品者。則古人固有所未盡也。余論欲到能品者。莫如勤依格法。多自作畫。欲到妙品者。莫如多臨摹古人。多讀繪事之書。欲到神品者。莫如多遊多見。而逸品者。亦須多遊。寓目最多。用筆反少。取其幽僻境界。意象濃粹者。間一寓之於畫。心溯手追。熟後自臻化境。不羈不離之中。別有一種風姿。故欲求神逸兼到。無過于遍歷名山大川。則胸襟開豁。毫無塵俗之氣。落筆自有佳境矣。

繪事發微跋

國朝諸畫家。二王吳惲。人與筆墨而俱高。其在廊廟者。麓臺侍郎以山水。小山侍郎以花卉。象洲別駕以人物。皆旗鼓相當。各開生面。一時之盛。亦千秋之光也。山水緒論。自畫禪室隨筆以後。罕有著述。淸祕莫窺。最爲缺典。今得發微一書。煙雲變幻。風雨合離。緗素英華。於是乎一洩。香光復起。當欣然首肯。不相河漢矣。丙申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書畫書錄解題

繪事發微一卷　淸　唐岱撰

是書凡二十四篇。雖多言作法。而通體論列。與山水純全集同。靜巖爲麓臺弟子。故卷首正派一篇。謂畫家如儒家有道統。而斥戴文進吳小仙輩爲非正派。不無門戶之見。其餘所論。淺顯易知。頗便初學。至筆墨蹊徑。頗類純全。論議中亦多推演純全之說。乃其讀書篇中。列舉學者應讀之書。而獨不及純全之作。文人因襲。往往諱所自來。不謂靜巖亦染斯習也。

東莊論畫

太倉　王昱東莊　著

余性無他嗜。幼躭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傳。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能知而不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痾臥床。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眞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烟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須可觀。却有一種不正之

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學業精進。全在乎此。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淸。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未動筆前。須興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翾翾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偏訪借觀。噓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游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眞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

翰墨中面目各別。而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淸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宕攲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疎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覺昔人千言萬

語。畫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覩雲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卽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迥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疎散。貫想山林眞面目。流露毫端。那得不出人頭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川色。是爲眞筆墨。須知此種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烟變滅間。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斯爲正派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門戶。實乃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愼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粗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須絢爛之極。方能到此。

用筆要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成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虛空。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一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雅健清逸。則關乎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寫意畫落筆簡淨。布局布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忽轉出別意來。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着精神處。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

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書畫書錄解題

東莊論畫一卷　淸　王昱撰

東莊論畫。全師麓臺。編首自述云。追憶師傳。參以心得。故所論不出麓臺畫派範圍。亦多甘苦之語。

石村畫訣

曲府　孔衍栻石村　著

題辭

石村畫訣者。石村一家言也。非謂古人作畫訣盡如此。非謂今人學畫訣必如此。大抵自言其所心得。故其言親切而有味也。孔東塘戶部郵此帙于余。余初未見石村之畫。然竊有以知其畫之必佳。後石村寄余蘆汀密雪圖。荻葦蕭疎。江山幽寂。題其上云。亂葦蕭蕭水一灣。南來征鴈倦飛還。冰壺詩思君方稱。寫寄寒江雪裏山。展閱之下。恍如置身危磯釣艇間。韻致清絕。余嘗歎今人之詩文行草。皆囿于古人糟粕中。不能自闢一境。獨至于畫。往往出人意表。如吾鄉之吳塞翁。豫章之八大山人。遼東之指頭生。粵西之瞎尊者。龍眠之方芋僧。吳江之顧爾立。皆能別出心裁。不屑寄人籬下者。今又得石村。益爲不孤矣。大抵種種玩好。皆一時風尙使然。良由海宇昇平。京師諸大老以翰墨相娛樂。卽天潢貴胄。援筆點染。莫不妙絕。余亦曾藏弆數幅。不啻希世之寶。今石村之畫已名重一時。吾知自是而後。必且與訣俱化。將此帙又爲石村之糟粕也已。心齋張潮題。

序

古今畫家。用水渲染。不易之法也。渴筆溜染。古人未闢此境。余幼師石田。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似稍有所得。因靜心自思。筆筆石田。終在古人範圍。乃窮夜日之思。忽結別想。偶以渴筆溜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却俗態。久乃益精。幸不爲鑒賞家所鄙。實由苦心。未忍自泯。因書畫訣藏篋中。俟同心云。

立意

余作畫。每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於落想。然後層層畫去。

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縹緲。全在雲烟。乃聯貫樹石。合爲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烟虛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運筆

畫用輭毫。取其活動。作勢。筆態便俗。余止取湖穎運筆。一如寫字用中鋒也。

造景

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可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

位置

又怪畫用成稿。離稿不能自裁。故畫全無生氣。惟素已理明。某宜樹石。宜高山。宜平坡。宜亭臺。宜舟楫。胸有定見。自然位置妥當。任意揮寫。有何滯礙。奚必拘用成稿。

避俗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

點綴

畫忌淺露。石顛樹隙之間。屋宇亭臺之上。宜用點葉補綴。或樹杪樹旁。亦用淡葉擁護。其難收結處。雲烟斷之。殊有蒼茫之氣。亦深藏莫測。

渴染

墨少着水。重磨。用禿湖穎。不着水卽蘸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勻起。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勾葉白着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淸。每一石止渴染皴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用炭爲輪廓。外用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細畫去。有聚有散。皆用渴染。樹石房屋。橋梁舟楫。凡外空處。皆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却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於上。

款識

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昧。蓋補畫之空處也。如左有高山。右邊空虛。款卽在右。右邊亦然。不可侵畫位。字行須有法。字體勿苟簡。

圖章

用圖章寧小勿大。大卽不雅。或書詩章。亦不必用引首。

昔人畫論。山水賦諸規式。其法已備。凡此數則。乃讀書作文之暇。不煩別有所需。卽以作文之筆。作文之理作畫。工拙非所計。只取自怡悅耳。不堪持贈人也。

跋

余向見畫家。輒珍重名人稿本。嘗笑其物而不化。天地間何一非絕妙稿本耶。今石村好以名人詩句爲題。亦何其所見與余同也。心齊張潮。

書畫書錄解題

石村畫訣一卷　清　孔衍栻撰

凡十則。除渴染一則外。餘俱寥寥數語。渴染之法。石村負其祕。謂未忍自泯。故言之較詳。余按渴染之法。程孟陽派似已用之。其時代略先於石村。豈石村尙未得見。故自以爲心得耶。

浦山論畫

秀水　張庚浦山　著

總論

畫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爲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進。成于藍瑛。其失蓋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禿。曰拙。松江派國朝始有。蓋沿董文敏趙文度惲温之習。漸即于纖軟甜賴矣。金陵之派有二。一類浙。一類松江。新安自漸師以雲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不失之結。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羅飯牛崛起甯都。挾所能而遊省會。名動公卿。士夫學者。于是多宗之。近謂之西江派。蓋失在易而滑。閩人失之濃濁。北地失之重拙。之數者。其初未常不各自名家。而傳倣漸陵夷耳。此國初以來之大槪也。其能不囿于習。而追蹤古蹟。參席前賢。爲後世法者。麓臺其庶乎。若石谷非不極其能事。終不免作家習氣。

論筆

錢香樹論作文曰。用筆須重。重則厚而古。此語深得文之三昧。余謂畫亦如是。王麓臺自題秋山

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我手。而又不出古法我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香樹所謂重。卽金剛杵之意也。溫紀堂亦云。我師每一下筆。腕臂皆力。觀三君之言。可得用筆之故矣。雖然余嘗見古人眞蹟。其勾勒山石輪廓。用筆細輭。亦似輕浮而嫩。然氣魄湛厚之可言。然則用筆又不獨在重矣。蓋古人之神化。不可方物也。在初學終當以重爲入門之要。

論墨

墨不論濃淡乾濕。要不帶半點煙火食氣。斯爲極致。麓臺云。董思翁之筆。猶人所能。其用墨之鮮彩。一片淸光。奕然動人。仙矣。豈人力所得而辦。又見思翁自題畫册亦云。我以筆墨游戲。近來遂有董畫之目。不知此種墨法。乃是畫家眞面目。又草書手卷有云。人但知畫有墨氣。不知字亦有墨氣。可見文敏自信處。亦卽是墨。故凡用墨。不必遠求古人。能得董氏之意便超矣。

論品格

古人有云。畫要士夫氣。此言品格也。第今之論士夫氣者。惟此乾筆儉墨當之。一見設重色者。卽目之爲畫匠。此皆強作解事者。古人如王右丞。大小李將軍。王都尉。文湖州。趙令穰。趙承旨。

俱以青綠見長。亦可謂之畫匠耶。蓋品格之高下。不在乎跡在乎意。知其意者。雖青綠泥金。亦未可儕之于院體。況可目之爲匠耶。不知其意。則雖出倪入黃。猶然俗品。所謂意者若何。猶作文者當求古人立言之旨。

論氣韻

氣韻有發於墨者。有發於筆者。有發於意者。有發於無意者。發於無意者爲上。發於意者次之。發於筆者又次之。發於墨者下矣。何謂發於墨者。既就輪廓。以墨點染渲暈而成者是也。何謂發於筆者。乾筆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謂發於意者。走筆運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疎密多寡。濃淡乾潤。各得其當是也。何謂發於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謂之爲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機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稍遲未有不汨於意而沒於筆墨者。

論性情

楊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嘗觀古人之畫。而有所疑及。論其世乃敢自信爲非過。因益信楊子之說爲不誣。試卽有元諸家論之。大癡

爲人坦易而灑落。故其畫平淡而沖濡。在諸家最醇。梅華道人孤高而淸介。故其畫危聳而英俊。倪雲林則一味絕俗。故其畫蕭遠峭逸。刊盡雕華。若王叔明未免貪榮附熱。故其畫近於躁。趙文敏大節不惜。故書畫皆嫵媚而帶俗氣。若徐幼文之廉潔雅尙。陸天游。方方壺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脫絕塵。不囿於畦畛也。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是之謂乎。

論工夫

畫雖藝事。亦有下學上達之工。夫下學者。山石水木。有當然之法。始則求其山石水木之當然。不敢率意妄作。不敢師氣立異。循循乎古人規距之中。不失毫芒。久之而得其當然之故矣。又久之而得其所以然之故矣。得其所以然。而化可幾焉。至於能化。則雖猶是山石水木。而識者覵之。必曰。藝也進乎道矣。此上達也。今之學者。甫執筆而卽講超脫。我不知其何說也。

論入門

人之稟質。固有敏鈍之殊。然其資始資生一也。豈鈍者性命有不正者乎。惟是習氣之誤傷不淺耳。故入門之路。不可不愼。一失足則習氣浸淫于骨髓。後雖悔悟而欲盡剔之。亦難盡去。一方每有一方

之習。學者生于是。長于是。所見所聞不過是。古人眞蹟。又不得見。卽得見一二。又不肯虛心體認。而于古人之論說。復不肯靜參而默會。所以攻苦一生。而訖於無成。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虛衷集益。烏能拔俗。至若以畫爲生涯者。不過求媚于俗目。以博多金耳。亦何足與言習氣。

論取資

法固要取于古人。然所資者。不可不求諸活潑潑地。若死守舊本。終無出路。古人之畫之妙。不過理明而氣順。試觀天之生物。如山川草木。人之置物。如屋宇橋渡。何一非理。何一無氣。離是二者。則無物矣。故一舉目間。莫非佳畫也。要在能取其意。以會于古人筆墨耳。華亭云。山行遇古樹。須四面觀者。蓋樹有此面不入畫。而彼面入畫者。卽此意也。不寧惟是。卽業之不及我者。亦有天機偶露之一節。未嘗不可以啓我之聰明。豈可以其不如。而一概漫然置之。又如古蹟贋本。筆墨氣韻雖不似。而位置猶是古人之經營也。亦當略其短而取其長。如是則大小不遺。而見聞日益。有不左右逢源乎。

跋

彌伽居士畫徵錄。於國朝繪事家。搜羅最爲賅備。顧石門方蘭如猶摘其所佚漏者。有何蕤等

十有八人。信乎著書之難也。玆畫論數則。附刊于畫徵錄後。頗多入微。以較前人畫塵畫訣諸作。或不多讓。乙丑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書畫書錄解題

浦山論畫一卷　清　張庚撰

首爲總論。叙各派源流。及其得失。明季清初各派名稱。實始見於此。論畫八則。雖寥寥短論。而不剿襲成言。獨抒心得。自非得此中三昧者。不能道也。中論氣韻一則。尤爲精到。

畫學心法問答

問答小引

嘯山　布顏圖　著

淮海戴時乘。不遠數千里擔簦而來。投余學畫。初未測其涯量。其遑遑者乎。故逡巡避席而言曰。吾學不足以接海內之士。幸毋自誤。旣而觀其容顏易直。出詞雅正。叩其所學。則岐黃易理。祕笥玄經。博綜廣覽。皆淵源有本。遂款留信宿。視而觀之。觀而察之。其所以。所由。所安。無他。皆爲學也。卽形卽性。絕非游揚虛譽。志立兩歧者比。余故容正色而問曰。不知子之所欲學之畫。爲人畫乎。爲己畫乎。爲己畫。則吾知之。爲人畫。則吾不知也。爲人畫。絢然奪目以炫世。非智者不能。爲己畫。澹然天趣。以圖自娛。雖愚者亦能。吾固愚者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許付衣鉢。未及剖析三昧。旋蒙簡任邊藩。恩綸在卽。不日就道。雖欲樂業不暇矣。而時乘篤志畫學。發機如矢。情不可抑。而竟負笈追隨。同赴任所。一塵不染。株守冰清。事無干預。而人無間問。雖冷雪飄窗。寒風號戶。操毫而壁不舍晝夜。誠佳士也。心甚慕之。遂以燈下朽示宋元諸家面目。並囑董巨二法。爲畫海之津梁。諸家之關紐。必先取之。以開道路。指授之下。無不舉一反三。隨手而應。更囑此地大青山之東谷。石體大備。皆靈空之祕法。汝當速見

以開眼界。遂並車而往。共坐丹厓之上。其巉岩峭壁。奔競而出。飛瀑鳴泉。潺湲而下。左營丘。右中立。一一指證。皆心領默會。津津自喜。不禁喟然歎曰。時乘根器良深。非搆有山水宿緣。何能臻此。不獨爲子慶。亦吾畫道之幸也。已而紫翠生光。烟雲變彩。披明霞。飲沆瀣。飄飄欲仙。又不禁以手加額而言曰。快哉此遊。皆蒙聖恩之所致也。老末庸鄙。際此赫曦正中天之時。塞外無風烟之警。得藏拙朽。養天年。了山水之宿願。而吾與子。海宇同歡。何幸如之。迨至玄靈當候。風雪騰威。冷避高堂。煖藏斗室。孤燈耿耿。永夜迢迢。而吾與時乘。或坐或臥。或語或默。默則凝神。語則論畫。隨問隨答。隨著隨錄。而語無倫次。故答無先後。有一問而一答者。有一問而數答者。有問而不答者。有不問而答者。蓋觸機而問。隨機而應。不限格制。不計日月。統輯三十七篇。手付時乘。並囑開嘗口不能言。而手授之。心法俱應。密之勿傳。恐吾學有未盡。貽誤後人爲歉耳。

門人时乘問。山水畫家。南北二宗。云自唐始。唐前詎無山水學乎。請示開法始末之由。

曰。東晉以來。有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爲畫家三祖。雖有尺山片水。亦只畫中襯貼。而無專學。迨至盛唐。王右丞與友人詩酒盤桓於輞川之別墅。思圖輞川以標行樂。輞川四面環山。其巉岩

叠巘。密麓稠林。排岱倒戶。非尺山片水所能盡。故右丞始用筆正鋒。開山披水。解廓分輪。加以細點。名爲芝蔴皴。以充全體。遂成開基之祖。而山水始有專學矣。從而學之者。謂之南宗。唐宗室李思訓開鉤斫法。用筆側鋒。依輪廓而起之。曰斧劈皴。裝塗金碧。以備全體。其風神豪邁。玉筍琳瑯。便與右丞鼎足互峙。媲美一時。其子昭道。號小李將軍。箕紹父業。一體相傳。皆成開基之祖。從而學之者。謂之北宗。惟宋室趙家諸輩。少得其彷彿。而南宋之劉馬李夏。以及明之張戴江汪輩。皆縱筆馳騁。強奪橫取。而爲大斧劈。遂致思訓父子之正法心學。淪喪其眞。而杳失其傳矣。師法南宗者。唐末洪谷子荆浩。將右丞之芝蔴皴少爲伸長。改爲小披蔴。山水之儀容已備。而南唐董北苑。更將小披蔴再爲伸長。改爲大披蔴。山頭重加墨點。添以渲淡。而山水之全體備矣。至北宋之關仝。巨然。李成。范寬。郭河陽。諸輩羣起。各抒己長。擴而充之。而山水之學。始大成矣。若元之黃王倪吳。謹守南宗。師法北宋。雖學力不逮。其墨質乾淡。筆勢渾淪。而雲烟之變滅。山水之蒼茫。由是出矣。蓋山水畫學。始於唐。成於宋。全於元。

問布置之法

曰。所謂布置者。布置山川也。宇宙之間。惟山川爲大。始於鴻濛。而備於大地。人莫究其所以然。但拘拘於石法樹法之間。求長覓巧。其爲技也。不亦卑乎。製大物必用大器。故學之者當心期於

大。必先有一段海闊天空之見。存於有迹之內。而求於無迹之先。無迹者。鴻濛也。有迹者。大地也。有斯大地。而後有斯山川。有斯山川。而後有斯草木。有斯草木。而後鳥獸生焉。黎庶居焉。斯固定理昭昭也。今之學者。漫無成見。不求其本。遽從其末。未營山川。先營樹木。或三株。或兩株。式定之後。方覓石以就樹。復依樹以就山。其峯巒岡嶺。無不隨筆雜湊。零星添補。失其天然之趣。遂致格勢不順。脈絡不通。氣懦而偪促矣。且其堆萁餖飣之痕。窒礙澀滯之弊。更成烟火塵埃。遂皺隙而敗露矣。此爲畫家一大病根。欲除此病根。必須意在筆先。鋪成大地。創造山川。其遠近高卑。曲折深淺。皆令各得其勢而不背。則格制定矣。然後相其地勢之情形。可置樹木處則置樹木。可置屋宇處則置屋宇。可通人徑處則置道路。可通行旅處則置橋梁。無不順適其情。克全其理。斯得之矣。又何病焉。

問。墨有黑白濃淡乾濕六彩。何以用之。或同而用之。或分而用之。抑或次第用之。請示其方。

曰。墨之爲用。其神矣乎。畫家能奪造物變化之機者。只此六彩耳。如巨靈之斧。五丁之鑿。開山劈水。取烟光雲影於几案。其效靈豈細事哉。但用之善與不善耳。善用墨者。先後有序。六彩合宜。則峯巒明媚。而岩壑幽深。令觀者興棲止之思。而悅心焉。則護惜隨之。不善用墨者。先後失序。六

彩錯雜。雖峯巒羅列。亦必窮山惡水。令觀者蹙額。惛心生焉。而棄擲隨之。吾以乾淡白三彩爲正墨。濕濃黑三彩爲副墨。墨之有正副。猶藥之有君臣。君以定之。臣以成之。經營位置既妥。先用淡墨鈎其輪廓。次用乾淡白三墨依輪加皴。皴不厭煩。重重膩皴。旋旋渦染。蓋皴不多。則石不厚。氣韻何由而生。諸處淡墨皴足。則畫定矣。但如夢如霧。率無眞意。始用濕濃黑三墨以成之。迎面山頂石準用黑墨。開其面目。次用濕濃。潤其陰坳。務審陰陽向背。左濃右淡。右明左暗。實處愈實。虛處愈虛。懸壁諦觀。煥然一山川矣。

問。筆有筋骨皮肉四勢。筋骨在內。皮肉在外。一筆之中。何能全此四勢。

曰。筋骨皮肉者。氣之謂也。物有死活。筆亦有死活。物有氣謂之活物。無氣謂之死物。筆有氣謂之活筆。無氣謂之死筆。峯巒葱翠。林麓蓊鬱。氣使然也。皆不外乎筆。筆亦不離乎墨。筆墨相爲表裏。筆爲墨之經。墨爲筆之緯。經緯連絡。則皮燥肉温。筋續骨健。而筆之四勢備矣。操筆時須有揮斤八極。凌厲九霄之意。注於毫端。一筆直下。卽成四勢。不可復也。一筆之中。初則潤澤。漸次乾澀。潤澤者皮肉也。乾澀者筋骨也。有此四者。謂之有氣。有氣謂之活筆。筆活。畫成時亦成活畫。

問。無墨求染一法。卽無墨矣。何以染爲。卽染矣。烏得無墨。請示其詳。

曰。山水畫學能入神妙者。只此一法。最爲上上。所謂無墨者。非全無墨也。乾淡之餘也。乾淡者。實墨也。無墨者。虛墨也。求染者。以實求虛也。虛虛實實。則墨之能事畢矣。蓋筆墨能繪有形。不能繪無形。能繪其實。不能繪其虛。山水間烟光雲影。變幻無常。或隱或現。或虛或實。或有或無。冥冥中有氣。窈窈中有神。茫無定像。雖有筆墨。莫能施其巧。故古人殫思竭慮。開無墨之墨。無筆之筆以取之。無筆之筆氣也。無墨之墨神也。以氣取氣。以墨取墨。豈易事哉。吾故曰上上。爾當於此法着力焉。

問。六法中之經營位置。位置者。邱壑也。弟子每臨窗拂紙。布置邱壑。難於生發。不知所述經營。而能隨意生發也。請夫子示之。

曰。余固不敏。爲汝略言之。畫學有底止。而邱壑無底止。學者精進易。經營位置難。何也。蓋混淪以前。二氣未判。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生眞一。眞一運行而天地立。萬有生山川。居萬有之

中。無因而生。故無定形。要於無定形中。取法乎有形。是以難矣。吾重慨夫廣大之基。祕密之旨。畫史不載。師詢無從。縱宋元諸輩。間或言之。且不自解。又安能垂訓於人乎。吾於此道。孜孜三十年。始悟經營二字不爽。試思鴻濛之開闢山川也。千峯萬壑。嶙嶙峋峋。縱橫而出。皆各得其勢而不背者。似造物之預爲經營也。故古人千朽一墨。王宰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信不謬矣。予少時學畫。只熟記數幅邱壑。臨期通用之。左移右。右移左。如搬居然。日久自覺無味。而又無術以擴充之。後出使四方。歷覽名山大川。憬然始覺從前之陋。詎數幅邱壑所能盡之者。然後始學經營位置。而難於下筆。以素紙爲大地。以炭朽爲鴻鈞。以主宰爲造物。用心目經營之。諦視良久。則紙上生情。山川恍惚。卽用炭朽鈎取之。轉視則不復得矣。有片刻而得者。有一日而得者。有數日而不得者。蓋神使然也。非人力所能也。此易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此也。子其勉夫。

問。夫子嘗敎門人。熟練披蔴皴。其鈎砍搨帶雨雪等皴。詎不足學耶。

曰。非也。學畫有先後。躐等則不進。夫山川至大者也。其來龍去脈。脊骨連綿。非披蔴皴無以成其全體。其山間或有巉巖峭壁。怒石橫磯。始用鈎砍搨帶等皴以取之。若非此等皴法。無以得其崚嶒之勢。然畫家偶一爲之。非畫海之要津也。況披蔴皴順行而不悖。不但易於入手。亦不至壞手。若

不先練熟披蔴皴。遽縱橫其筆。而學鈎斫摺帶等皴。非但不能卽得其法。且恐心手放縱。一時難收。而淪於浙派。則無救矣。故先練熟披蔴皴。諸皴皆由披蔴而出。先後有序。方無流弊。且南宗諸家畫法。皆不外乎此。

問筆法

曰。用筆者。使筆也。古所謂使筆不爲筆使者。卽善用筆者也。畫家與書家同。必須氣力週備。少有不到。卽謂之敗筆。畫家用筆。亦要氣力週備。少有不到。卽謂之庸筆弱筆。故用筆之用字。最爲切要。用筆起伏之間。有摺疊頓挫婉轉之勢。一筆之中。氣力週備。而少無凝滯。方謂之使筆。不爲筆使也。此等筆法。當施之於山之脈絡。石之輪廓。樹之梃榦。

問用墨之法

曰。古所謂用墨不爲墨用者。卽善用墨者也。筆墨相爲表裏。筆有氣骨。墨亦有氣骨。墨之氣骨。由筆而出。蒼茫者。山之氣也。渾厚者。山之體也。畫家欲取蒼茫渾厚。不外乎墨之氣骨。墨者經也。用者權也。善用墨者。其權在我。練之有素。畫時則取乾淡之墨。糙擦交錯以取之。其蒼茫渾厚之勢。無不隨手而應。方謂之用墨不爲墨用也。不善用墨者。練之不純。墨色駁雜。濃淡失宜。縱

能得其彩澤。而不能得其天然之氣骨。此反爲墨用而不能用墨者也。其用墨之正副先後。業於六彩中叙說明白。毋庸復贅。

問練筆法

曰。六藝非練不能得其精。百工非練不能成其巧。如丈人之承蜩。郢人之運斤。皆由練而得也。故練必要精純。苟不精純。卵難必其不墮。鼻難必其不傷。所謂纖髮之疵。千里之謬。練猶未練也。練之之法。先練心。次練手。筆卽手也。古人有讀石之法。峯巒林麓。必當熟讀於胸中。蓋山川之存於外者形也。熟於心者神也。神熟於心。此心練之也。心者手之率。手者心之用。心之所熟。使手爲之。敢不應手。故練筆者。非徒手練也。心使練之也。練時須筆筆着力。古所謂畫穿紙背是也。拙力用足。巧力出焉。巧力既出。而巧心更隨巧力而出矣。巧心巧力。互相爲用。何慮三湘不爲吾窗下之硯池。而三山不爲吾几上之筆架。子欲取效於管城。只此一練字不爽。

問畫樹法

曰。凡畫山水。林木當先。峯巒居後。峯巒者。山之骨格。林木者。山之眉目。未見骨格。先見眉目。故林木須要精彩。譬諸人形。骨格勻停。而眉目俗惡。烏得成佳士。譬諸軍旅。前鋒不揚。何

以張後隊。故古人未練石。先練樹。况山林非園林可比。園林木植。栽培修理。梃幹端直。枝葉葱茂。故繪之者易。山林木植。深岩無主。聽其荒滋。小者梠棬。大者巑岏。不鑿其眞。無傷其直。陰森瞇徑。彎掛空潭。雲棲之。霧襲之。縱横而出。無不順適其性。克全其天。故繪之者難。夫惟胸滌塵埃。氣消烟火。操筆如在深山。居處如同野壑。松風在耳。林影彌窗。抒腕探取。方得其神。否則雖繪其形。如園林之木植。不能得其天然之野態。且樹法非石法可比。石有皴擦點染。猶可藏拙。樹則筋骨畢露。少有背逆。人卽見之。故繪之者。必用筆法。或用釘頭鼠尾。或用蜂腰鶴膝。務要遒勁。一筆數頓。卽成挺榦。不可迴護。一筆要當一筆用。如一筆氣力不到則敗矣。一筆敗則通身減色。而烟火市氣。由是而出。子其愼之。

問生枝法幷生根法

曰。畫枝用力與畫榦同。筆筆不可放鬆。枝有丁香枝。有鹿角枝。有螳螂枝。有蟹爪枝。學時當以丁香枝爲先。要乾脆。須用筆尖正鋒着力。直下取之。其端楷遒勁。如寫字然。一筆不可草率。發榦固當左繁則右簡。右繁則左簡。不可排對而出。生枝亦須左密則右疎。右密則左疎。不可齊頭而列。樹本露根。須抓拿有力。盤結堅牢。不可強曲暴突。妄滋無狀。樹本出土。須高低離異。遠近間隔。或根交。亦須體錯。不可排行而立。

問畫葉法

曰。葉有墨葉夾葉。畫夾葉要有筆法。端楷遒勁。亦與寫字同。不可草草而就。畫墨葉要有筆意須將濃淡乾濕四彩。作一筆用。初則濕濃。漸次乾淡。墨盡不可復。務要濃處濃。淡處淡。濕處濕。乾處乾。如重雲薄靄。潑潑欲動。此欲動者筆意也。單用濃墨濕墨。渾而成之。不但墨不生動。而易入浙派。

問。山水入妙。在有法無法之間。可得聞乎。

曰。諸畫家與山水家不得同日語者。惟此有法無法之一事耳。法者理也。萬物莫不由理而出。故有定形定像。如四大者人之形。而五官者人之像。皮角者獸之形。而橫走者獸之像。羽翮者禽之形。而飛騰者禽之像。脊簷者屋宇之形。而戶牖者屋宇之像。墻垣者城池之形。而樓櫓者城池之像。皆位定而不移者也。凡有所定形定像。皆在規矩繩墨之中。故畫家皆可以法繪之。苟得其法。無不一一逼肖。獨樹石無定形。而又無定像。故山水家難於入手。夫樹石昭昭於目。詎無定形定像乎。試觀乎輪困峻嶒者。石之形也。而有圓者方者橫者豎者之不同。稜面者。石之像也。而有瘦者漏者透者皺者之不同。槎枒蓊鬱者。樹之形也。而有高者下者屈者直者之不同。枝榦者。樹之像也。而有三出五出。

甚至有千枝百榦。盤結而出者之不同。是無定形。而又無定像。其將何法以探取之哉。古人殫思竭慮。閒有法無法之法以探取之。有法者。石分三面。樹有四枝是也。然法不一法。如樹有穿插。石亦有穿插。左榦遮右榦。右枝搭左枝。互相掩映。此樹之穿插法也。右輪映左輪。左廓帶右廓。互相勾鎖。此石之穿插法也。初基之士。必從有法入手。若以樹石爲無定形定像。卽率筆爲之。將放軼乎規矩之外。終於散漫而無成矣。夫惟依法。朝而摹焉。夕而倣焉。熟練於腕下。鏤刻於胸中。心手無違礙。漸歸於無法矣。無法者。非眞無法也。通變乎理之謂也。腕旣熟矣。手旣練矣。筆筆是石。而化乎石之迹。筆筆是樹。而化乎樹之痕。斯不拘乎法。而自不離乎法。畫一石也。偃之亦可。仰之亦可。橫亙之亦可。屹立之亦可。畫一樹也。孤枝亦可。繁枝亦可。穿插之亦可。稠疊之亦可。左之右之。縱之橫之。無非樹石。此樹石之眞面目也。又何曾有法。又何常無法。所謂有法無法之間也。此法不亦微乎。

問。聆夫子之教。諄諄以氣韻生動爲主。日久自獲管城效靈。則是氣韻生動。人力可能也。而謝赫所論六法。氣韻生動。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於此疑信相參。請夫子明示之。

曰。吾與汝斯問也。使汝不問。則委諸生知。膠柱矣。自棄矣。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一息相吹也。夫大塊負載萬物。山川草木。動蕩於其間者。亦一息相吹也。焉有山而無氣者乎。如畫山徒繪其形。則筋骨畢露。而無蒼茫絪緼之氣。如灰堆糞壤。烏是畫哉。又何能取賞於烟霞之士。故余常誨汝以氣韻生動爲主。謝赫所謂生知之。知字活。蓋知者鮮矣。知而爲之。卽用力也。用力未有不能也。知而不爲。是自棄也。下手法只在用筆用墨。氣韻出於墨。生動出於筆。墨要糙擦渾厚。筆要雄健活潑。畫石須畫石之骨。骨立而氣自生。骨旣生。復加以苔蘚草毛。如襄陽大混點。仲圭之胡椒點等類。重重乾淡。加於陰凹處。遠視蒼蒼。近視茫茫。自然生動矣。非氣韻而何。故余常誨汝以用力。

問用意法

曰。意之爲用大矣哉。非獨繪事然也。普濟萬化一意耳。夫意先天地而有。在易爲幾。萬變由是乎生。在畫爲神。萬象由是乎出。故善畫必意在筆先。寧使意到而筆不到。不可筆到而意不到。意到而筆不到。不到卽到也。筆到而意不到。到猶未到也。何也。夫飛潛動植。燦然宇內者。意使然也。如物無斯意。則無生氣。卽泥牛木馬。陶犬瓦鷄。雖形體備具。久視之則索然矣。如繪染山川。林木叢秀。岩嶂奇麗。令觀者瞻戀不已。亦意使然也。如畫無斯意。則無神氣。卽成刻板輿圖。照描行樂。雖形體不移。久視之則索然矣。故學之者。必先意而後筆。意爲筆之體。筆爲意之用。務要筆意

相倚而不疑。筆之有意。猶利之有刃。利有刃雖老木盤錯。無不隨刃而解。筆有意雖千奇萬狀。無不隨意而發。故用筆之用字。最關切要。此用字卽雌雞伏卵之伏字。卽狻貓捕鼠之捕字。必要矢精專一。篤志不分。大則稠山密警。細則一枝一葉。一點一拂。無不追心取勢。以意使筆。筆筆取神。而溢乎筆之外。筆筆用意。而發乎筆之先。殆日久其生靈活趣。在在而出矣。臻乎此者。又何讓荊關於前。而遜郭范於後乎。

問主山環抱法

曰。一幅畫中。主山與羣山。如祖孫父子然。主山卽祖山也。要莊重顧盼而有情。羣山要恭謹順承而不背。石筍陂陀如衆孫。要歡躍羅列而有致。祖孫父子。形異而脈不殊。其脈絡貫穿。形體相連處。難以言狀。吾爲汝圖其形以視之。

問。畫中筆墨。情景何者爲先。

曰。山水不出筆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古云。境能奪人。又云。筆能奪境。終不如筆境兼奪爲上。蓋筆既精工。墨既煥彩。而境界無情。何以暢觀者之懷。境界入情。而筆墨庸弱。何以供高雅

之賞鑑。吾故謂筆墨情景。缺一不可。何分先後。

問情景何能入妙

曰。情景入妙。爲畫家最上關捩。談何容易。宇宙之間。惟情景無窮。亦無定像。而畫家亦無成見。只要多歷山川。廣開眼界。卽不能。亦要多覽古今人之墨蹟。

問。畫中境界無窮。敢請夫子略示其目。

曰。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換影。千奇萬狀。難以備述。子欲知其大略。吾姑舉其大略而言之。如山則有峯巒島嶼。有眉黛遙岑。如水則有巨浪洪濤。有平溪淺瀨。如木則有茂樹濃陰。有疎林淡影。如屋宇則有煙村市井。有野舍貧家。若繪峯巒島嶼。必須雲藏幽壑。霞映飛泉。曲徑儼睹麋游。藤陰如聞鳥語。茅茨隱現。不無處士高蹤。怪壁橫披。詎乏長年至藥。繪之者須取森森之氣。穆穆之容。令觀者飄然有霞舉之思。若繪眉黛遙岑。必須橋橫野渡。柳覆長堤。疎林遠透。天光螺髻。遙連漢影。直道迢迢。恰宜行人策蹇。津途瀰瀰。不乏賈客揚帆。繪之者須取落落清姿。遙遙淡影。令觀者曠然有千里之思。若繪巨浪洪濤。必須一擺之波。三疊之浪。之字之勢。虎爪之形。蕩蕩若動。繪之者須墨飛屢氣。筆走奔雷。令觀者浩然有湖海之思。若繪平溪淺瀨。必須坡徑遙通。野屋長烟。遠帶疏

籬。荷葉田田。蒹葭簇簇。中婦倚蓬門而待歸艇。老翁扶疎柳而瞰游鱗。斷井蕭條。荒灣冷落。繪之者須取漠漠煙光。溶溶水色。令觀者有悠然濠上之思。若繪茂樹濃陰。必須蒼槐蓊葱。青松挺特。鴉翻翠影。帘拄疎籬。老火騰威。林陰無暑。葉密密。風颺颺。繪之者須取蒸蒸之色。鬱鬱之容。令觀者有爽然停驂待晚之思。若繪疎林淡影。必須落木遠下秋山。薄霧橫拖野汀。新紅不禁夜雨。脫枝尤帶宿霜。斷岸烟微。野橋風冷。繪之者須取淸商之氣。灝素之容。令觀者淒然而動閭里之意。若繪烟村市井。必須堠火遠連野戍。闌闠近出郵亭。壁透烟光。宜寫高陽之肆。井分籬落。應圖鄭氏之家。山迎馬首。顏破紅塵。繪之者須取紛紛之色。汩汩之形。令觀者欣然有入市沽酒之思。若繪野舍貧家。必須徑繞黃桑。門臨碧水。夫耨妻饁。定是冀缺之家。女笑童歡。必非寃虞之戶。村姑荊釵綰髮。臨破牖而嘻嘻以紲紡。老翁短袂披肩。坐土墻而欣欣以向日。牧牛東轉。荷鋤西歸。瓢飲淸泉。盂餐麥飯。或場頭高臥。或月下閒談。情景淒絕。蕭疏有致。繪之者須取羲皇之意。太古之情。令觀者倏然有課農樂野之思。以上情景。能令觀者目注神馳。爲畫轉移者。蓋因情景入妙。筆境兼奪。有感而通也。夫境界曲折。匠心可能。筆墨可取。然情景入妙。必俟天機所到。方能取之。但天機由中而出。非外來者。須待心懷怡悅。神氣冲融。入室盤礴。方能取之。懸縑楮於壁上。神會之。默思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峯巒旋轉。雲影飛動。斯天機到也。天機若到。筆墨空靈。筆外有筆。墨外有墨。隨意採取。無不入妙。此所謂天成也。天成之畫。與人力所成之畫。並壁諦觀。其仙凡不啻霄壤矣。子後驗之。方知吾言不謬。

問。畫學烏得稱禪。所謂畫禪者何也。

曰。禪者傳也。道道相傳也。僧家有衣鉢。而畫家亦有衣鉢。如宋之荊關董巨。元之黃王倪吳。雖用筆不同。體勢各異。河源之溯。皆出自右丞。

問。所謂畫禪者。豈止道道相傳而已乎。必有玄因妙旨之理。或爲弟子有輕心慢心。不可與論耶。抑或不可以言傳耶。弟子於禪宗參學多年。未聞畫禪之說。請夫子明誨之。則弟子幸甚也。

曰。善哉問也。汝初以學業正問。吾故以授傳正對。若其玄因妙旨。爲汝具說。雖窮詰不能盡述。必欲知之。汝當於吾自叙內。入窈窅數語中。思之求之。則知畫之所以稱禪矣。

問。畫家既有衣鉢。諸家師法相傳。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請夫子一一釋之。

曰。富哉問也。但宋元諸家。或親承指授。或隔代遙傳。其間同而異。異而同。析舉其人而問之。

方能論答無訛。不知子之所問孰先。

問。關仝師荊浩。畫法有以異乎

曰。大處同。小處異。荊浩用鈎鎖法以開石。或方或圓。形體自然。故丰致洒脫。關仝亦用鈎鎖以開石。形體方解。謂之玉印叠素。故筋骨勁健。

問。巨然師北苑。畫法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北苑石形娟秀。意在江南。故土多石少。巨然山頂坡脚。多用礬頭。土石各半。餘法皆同。

問。巨然劉道士。畫法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二畫如出一手。但宋畫無款識。巨然畫時。必繪一僧人居主位。劉道士畫時。必畫一道士居主位。世人以此辨別之。

問。李成范寬。畫法有以異乎。

曰。筆墨皆同。但用法各異。李成筆巧墨淡。山似夢霧。石如雲動。丰神縹緲。如列寇御風。范寬筆拙墨重。山頂多用小樹。氣魄雄渾。如雲長貫甲。兩畫皆入神品。

問。燕文貴許道寧。畫法有以異乎。

曰。許道寧長安賣藥。酷嗜筆墨。畫雖涉俗。亦係南宗。燕文貴師法營邱。筆資縈迴。酷肖李成。但筆力少弱。

問。元代黃王倪吳四家。畫法有以異乎。

曰。四家皆師法北宋。筆墨相同。而各有變異。子久師法北苑。汰其繁皴。瘦其形體。樹頂山根。重如疊石。橫起平坡。自成一體。王叔明號黃鶴山樵。松雪之甥也。少學其舅。晚法北苑。將北苑之披麻皴。屈律其筆。名爲解索皴。其堅硬如金鑽鏤石。利捷如鶴嘴劃沙。亦自成一體。高士倪瓚。師法關仝。綿綿一脈。雖無層巒疊嶂。茂樹叢林。而冰痕雪影。一片空靈。剩水殘山。全無烟火。足成

一代逸品。我觀其畫。如見其人。吳仲圭號梅花道人。師學巨然。儼然一體。但巨然山頭坡脚。畫法緊密。而仲圭之山頭坡脚。畫法疎落。又於陰坳處重加墨苔。號爲胡椒點。以取蒼茫之勢。只此少異耳。餘處皆同。以上諸家畫法。雖有變異。皆係南宗一脈。衣鉢正傳。遞相授受。

問。夫子敎弟子破邪歸正。不知何者爲邪。何者爲正。

曰。畫學初基之士。最要認准門戶。不可錯走路頭。門戶者宗派也。學有所本。不失宗派。方謂之學者。僧家之南北二宗。創自唐始。畫家之南北二宗。亦自唐始。僧家之北宗。始自神秀。神秀有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斯旨已屬微妙。但未能直抵性天。倘假修持。故承其派者。流入坐參。虛抱話頭。妄鬬機鋒。不得其門。甚至釘關曳鎖。魔走歧途。在在皆是。南宗始自六祖。六祖有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此物。何處惹塵埃。斯語直抵性天。了無障碍。一絲不挂。遍體光明。故五祖遂以衣鉢付之。試思六祖與神秀發軔之初。只隔一轍耳。宗神秀者。對面如隔滄海何也。蓋因授之者有毫釐之差。而奉行者遂有千里之謬矣。而畫家之宗派亦然。南宗開基。始自右丞。右丞畫法。取太初之神。鴻濛之氣。注于毫端。分山披水。不逞其強。不競其巧。雖千邱萬壑。無不委容淡雅。儀體幽閒。後之學者。縱不能入其堂奧。亦不至流浪魔途。雍雍穆穆之中。博得筆溫墨潤。尤不失一脈書香。是以宋之荆關董巨。元之黃王倪吳。皆爲肯

子。不但拳拳祖訓。且能開疆展界。有功于祖。及明之文沈唐仇。雖狐涎未盡。猶能遙接衣鉢。北宗開基。始自思訓。思訓之畫法。神全五嶽。富聚三都。筆走鴻鈞。墨開鬼斧。峯巉壁峭。氣朗神淸。眞一代之畫傑也。奈後之學者。技不出此。但筏其洴洋。而不恤其津航。遂使蒼山跋扈。老樹跳梁。韓女操戈。公孫舞劍。以魔傳魔。可勝惜哉。迨宋之李晞古。明之周東村。懃懃懇懇。趨步其後。猶望及其淸塵。至宋之夏珪馬遠。明之張平山。吳小仙。蔣三松。汪海雲諸輩。日坐狐禪。迷失其本。其從風之向背。不啻牛馬矣。便與僧家之釘關曳鎖者比。試思右丞之與思訓。開基之始。亦只相去一堦耳。何南宗之肖子。代不乏人。而北宗之法嗣。寥寥無幾。猶且離宗叛道。毀棄衣鉢。何也。蓋作之之始。有天成人力之分。是以作之者。只隔一堦。而後之學者。漸次懸絕。不啻霄壤矣。發機之始。可不愼哉。吾故常誨汝以歸正宗。

問。夫子每敎畫成之後。不可渲染。若不渲染。氣韻何由而出。抑或別有法乎。

曰。吾所謂畫成之後。不可渲染者。非一概而言也。畫有南北之分。若北宗畫法。墨灑淋漓。揮毫高明。一筆只作一筆用。筆盡而格定。無復加矣。若不用濕墨渲染。用墨如金。與而惜之。捨而庇之。一筆要作數筆用。氣韻隨皴而出。又何用渲染。故畫成不可渲染者。特爲南宗而言。北宗不與

焉。且濕墨初染未乾時。未嘗不蒼潤生動。及待乾後再看時。則墨色板而徧淺。不能深厚。用之之際。深亦不可。淺亦不可。深則晦暗胡突。淺則暴露浮薄。只有雨景雪景。不得已而用之。蓋雨雪二景。非濕墨烘染。無以取其神理。然用之亦要審雨雪之情形。不可一例而施。雨有盆傾墨澍。有風捲雷車。有空濛濕翠。有雨脚遮山。雪有玉龍鱗甲。有六出三白。有彤雲界嶺。有冷豔穆蹊。種種分別。情形各異。繪之之時。其用墨之濃淡淺深。亦各有法。難以言傳。須烘染運筆之際。學者目擊之。方見細理。大概不可渾同一色。雨景天地瞑晦。須上重而下輕。雪景天水一色。須上輕而下重。染時用排筆。將畫幅通身潤濕。徐徐染之。不可太急。若一氣染之。則死板矣。須待乾後再染。須二三次染之。而墨色始能生動有致。但除雨景雪景之外。別景斷不可濕墨渲染。即或於岩穴陰坳處。林麓蓊鬱處。欲借烘染以取蒼奧之氣。只可用渴墨渴染。渴墨者乾淡墨也。以乾墨少許。蘸于毫端。旋旋乾刷以染之。此之謂渴染。隨皴隨染。務使皴染一氣而成。其深厚蒼茫。潑潑欲動。較之濕染。則霄壤矣。吾故常誨汝。濕墨渴墨。不可擅用。以惹俗穎。初落筆時。須十分羞澀。日久便得十分通脫。

問著色法

曰。絹宜著色。紙宜淡墨。絹發色彩。紙發墨彩。故絹畫必要著色。紙畫必要淡墨。如宣紙。庫紙。皮紙。蜀紙。皆可著色。其色彩與絹上同。但舊紙漸少且價昂。購之不易。近日一切新紙。俱有

竹性。灰性。蠟性。不但難於著色。卽畫淡墨。亦屬違心。無可如何。只得將白蠶紙揀其綿料無竹性者。先用白水浸一二次。去其灰性。晾於暗處陰乾。再用平扁石子。將紙面遍砑一次。使紙質堅實。而受墨不走。然後量其大小。截成畫方。或於當風處懸掛。謂之風礬。或於當煙處懸掛。謂之煙礬。須一月半月後。視其紙色微黃。取而用之。庶可畫淡墨。切不可著色。恐傷墨彩。亦不過紅土之代硃砂耳。卽絹上着色。亦要得法。須審色之輕重。不可一例塗抹。如染山頭。須上重而下輕。以留虛白。以便煙雲出沒。如染坡陀石脚。須下重而上輕。頂凸明顯。以分陰陽。此絹上之著色也。若紙上著色。必先將林木屋宇。人物舟艇之屬。一一著色完畢。然後再著山色。著山色時。須用排筆蘸清水。將畫幅通身潤濕。徐徐染之。墨須一筆輕。一筆重。用石綠亦可。望之鬱鬱蒸蒸。一碧無窮。非夏而何。若秋山著色。其山之峯頭坡脚。亦宜先用赭色染之。但染時須審山之向背。以分陰陽。輕重相間。方能色澤絪緼不滯。否則澀滯。板而無情。且易于涉俗。

問。樹著色。四季同乎異乎。

白。不同。如春山著色。宜先將赭色輕輕染石面。次將極細石綠青磦微微加于赭色之上。切不可重。蓋石綠翠色。輕則雅。重則俗。用之須在有無之間。望如草色遙鋪方好。春樹不可畫墨葉。須作條枝。似有搖曳之狀。再將淺色草綠汁。加于枝梢。以成新綠。其橋邊籬側。或參以小樹。用胭脂和

粉。點綴枝頭。以成桃杏。望之新紅嫩綠。映滿溪山。非春而何。致夏山著色。宜先將赭色輕重相間。遍染石面。次用石綠青碟加于山頂山坡。望如草木暢茂。用色比染春少重。但不可過重。以惹俗惡。其林木柯榦。皆不得作枯枝。墨葉夾葉。隨意成之。葉上用深色草綠汁染之。以著濃陰。夾葉或用石綠亦可。望之鬱鬱蒸蒸。一碧無窮。非夏而何。若秋山著色。其山之峯頭坡脚。亦宜先用赭色染之。但染時須審山之向背。以分陰陽。向處宜輕。背處宜重。而又不宜過重。蓋秋容縞素。用色宜淡不宜重。於山頭峯頂突兀處。則用花青淡汁覆之。以潤赭色。使不枯澀。秋樹不可作蔚林。或用墨葉。亦不過加之于樹之丫叉。枝梢上用深草綠汁染之。使有衰殘之意。若夾葉用藤黃胭脂調和染之。即成黃葉。用漂過極細硃砂標染之。即成紅葉。總之用色不可太重。諸處染畢。望之山黃樹紫。水白江空。非秋而何。獨冬山著色。與春夏秋山不同。蓋春夏秋山。皆有像有氣。冬山則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不通。有像而無氣。且萬物收藏。雖有色而無所施。是以著色不同。染法須將赭色七分。黑青三分。調和以染峯巒石面。但不可遍體俱染。其山巖突兀處。須留白色。以帶霜雪之姿。然白色只宜微露。若太露則成雪景矣。染冬樹法。宜赭色墨青平兌用之。使樹本枝榦。黛色而無生意。然其樹之丫叉生枝處。豈無將脫未脫之殘黃剩葉。即或用色染之。亦不過略施意耳。不可著相。著相即成全葉。無是理也。染畢望之。荒山冷落。曲徑蕭條。野艇無人。柴門寂閉。草瑟瑟。石峻峻。非冬而何。

問僻澀求才法

曰。宇宙之物。隆冬閉藏也不固。則其發生也不茂。山川之氣。盤旋綰結者不密。則其發靈也不秀。故士夫因勞瘁弗逆而後通。詩家因窮愁困苦而後工。利器因盤根錯節而後見。信哉。而畫亦然。所謂僻澀求才之才字。於畫家最爲關鍵。才者長也。通也。理也。惟山水家有此求通之法。而各畫工不與焉。蓋畫工所繪之士女牛馬。皆有定形定像。纖髮謬之不可。如繪女士。描目於雙眉下。此定格而不移者也。設誤將雙目描於眉上。則僻澀而不通矣。卽此眉上。而欲求才以通此雙目可乎。如繪牛馬。描四足於腹下。此亦定格而不移者也。設誤將四足描於脊上。則僻澀而不通矣。卽此脊上。而欲求才以通此四足可乎。故畫工各有定位成格。未必至於僻澀。僻則僻矣。澀則澀矣。無術以通之。獨山水家不然。峯巒居主位。岡嶺居客位。此山水家之定法也。或率然偶起一峯。侵佔客位。而岡嶺反居主位。則是位置顚倒而僻澀矣。苟能得其情形。卽此客位中。亦可求才以通主山。主位中亦可求才以通客山也。蓋山水無定位。亦無定形。有左山而環抱右山者。有右山而環抱左山者。有前起而後結者。有後起而前結者。有懸崖陡起。直接霄漢。而群峯反從嵯簇簇接踵其後者。有清溪倒峽。掩映以通泉脈者。有飛磴盤空。曲折以達幽邃者。卽此中思之求之。而背逆者忽順。窒礙者忽通。斯景像生焉。意趣出焉。其天巧神奇。反出尋常之右矣。然此法爲畫學已成之士言之。若初基之士。只可於定法中

求才。若於僻澀中求之。恐愈求而愈不通矣。

問。夫子常論畫山水。必得隱顯之勢。方見趣深。請詳以示之。

曰。吾所謂隱顯者。非獨爲山水而言也。大凡天下之物。莫不各有隱顯。顯者陽也。隱者陰也。顯者外案也。隱者內像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比諸潛蛟之騰空。若只了了一蛟。全形畢露。仰之者咸見斯蛟之首也。斯蛟之尾也。斯蛟之爪牙與鱗鬣也。形盡而思窮。於蛟何趣焉。是必蛟藏於雲。騰驤夭矯。捲雨舒風。或露片鱗。或垂半尾。仰觀者雖極目力。而莫能窺其全體。斯蛟之隱顯叵測。則蛟之意趣無窮矣。比諸風雨之施行。若預爲人知之。必於某日風。某日雨。信同潮汐。刻期不爽。蒼生何由而仰思。且爲風雨。亦有何趣焉。是必風雨不預爲人知。雖大熱金石流。土山焦。而裸者引領。耕者切望。而一風不度。片雨無施。必待適時。不期然習習微微。穿窗解慍。不期然淋淋漓漓。而沃旱蘇蒸。斯風雨之隱顯也。隱顯叵測。則風雨之意趣無窮矣。比諸才士之生也。天資穎敏。才思超羣。若飛揚跋扈。於才何趣焉。是必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雖見之不足。而運用有餘。此才士之隱顯也。隱顯叵測。則才士之意趣無窮矣。比諸美人。豐姿絕世。趨走荒郊。雖雙眸秋水。十指春葱。領如蝤蠐。舞鬟翡翠。而一覽無餘。於美人何趣焉。是必綠紗迷影。湘箔拖裙。或臨窗拂鏡。偷窺半面。或倚檻凝思。偶露全容。如雲如霧。幽香不吐。而妙處不傳。斯美人之隱顯也。隱顯叵測。則美

人之意趣無窮矣。比諸樓閣之在陸野。翠幔珠簾。危檻傑棟。暾道臨衢。歷歷分明。於樓閣何趣焉。是必隔牆外望。森羅環合。蒙密幽邃。竹藏疎雨。柳蕩輕烟。榱桷凌虛。簷牙聳漢。其間不無紅袖飛觴。青蛾度曲。矚之不見。思之有餘。斯樓閣之隱顯也。隱顯叵測。則樓閣之意趣無窮矣。譬諸花卉園林。叢叢簇簇。羅列几筵。枝枝不爽。朵朵分明。雖足暢觀。於花何趣焉。是必墻頭數朵。石隙一枝。雖觀之不暢。而思之有餘。斯花之隱顯也。隱顯叵測。則花之意趣無窮矣。譬諸人之壽夭在天。若彭預知其必壽。于壽何慶焉。殤預知其必夭。于生何趣焉。是必造物不預爲人知。彭不知其壽而壽。殤不知其夭而夭。挺然而生。偃然而死。雖修短不齊。同歸于盡。奚必彭之爲慶。而殤之爲悲乎。斯壽夭之隱顯也。隱顯叵測。則壽夭之意趣無窮矣。譬諸人之居世。晝有室家之累。妻號兒啼。悲苦其心。夜有邯鄲之夢。妻封子貴。樂適其懷。是寐則優游。醒則愀愀。于生何趣焉。是必明者了性達生。通脫自喜。不以夢之爲夢。反以不夢之爲夢也。晝亦陶陶。而夜亦陶陶。醒亦飄飄。而夢亦飄飄。此晝夜之隱顯也。隱顯叵測。則生人之意趣無窮矣。以上細理物趣。皆不外乎隱顯。而況山川其大者乎。若峯巒林麓。屋宇橋梁。但其各備一體。雖纖毫不謬。如刻板然。一覽意盡。于繪事何趣焉。是必上有岌岌之頂。下有不測之淵。如柳子厚所謂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列角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蘇子瞻所謂測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遭。有窾坎鏜鞳之聲。由二子之言推之。則勢環險壑。形抱幽巖。萬仞千重。湧螺點翠。幽邃莫測。瞑晦無窮。其間不無紫霞丹灶。天柱虹橋。而仙靈聚焉。賢佐出焉。珠玉生焉。貨財興焉。此山水之隱顯也。隱

顯叵測。而山水之意趣無窮矣。夫繪山水隱顯之法。不出筆墨濃淡虛實。虛起實結。實起虛結。筆要雄健。不可平庸。墨要紛披。不可顯明。一任重山疊翠。萬壑千邱。總在峯樹環抱處。岩穴開闔處。林木交盤處。屋宇叢叢處。路徑紆迴處。溪橋映帶處。應留虛白地步。不可塡塞。庶使烟光明滅。雲影徘徊。森森穆穆。鬱鬱蒼蒼。望之無形。揆之有理。斯繪隱顯之法也。

問。唐宋畫無款。元明以來。始有款識。或問有題詠。恐書法不佳。有戾畫格。若書法求佳。則無學畫功夫。今弟子志專於畫。其書法或不學可乎。

曰。余少從誨庵張先生學畫。先生書畫雙絕。常觀其濡毫命素。筆師造化。墨法虛無。斧斷刀截。直截痛快。但畫不輕發。字無妄施。淡薄自喜。閒闊罕跡。且遇物不倦。誨人有方。鄭虔後一人耳。嘗謂余敏手捷思。所遇輒解。一點一拂。咸希有靈測之涯岸。將爲吾畫道中之錚錚者。惜乎學畫而不學書則謬矣。余動容起立而言。畫乃別途。何用書爲。方砥力於青邱之傑表。又何勞手於蠶頭之細事哉。先生厲聲曰。是何言也。豪翰雄膽。何謂細事。且書畫雙觀。驅馳並駕。各盡其美。足稱畫者。時都中姜汪陳查諸公。書名方盛。悉與先生友愜。常攜余同往觀彼作字。更屬奮興繼起。追踪殿後。異日之書家。舍子而誰。回思先生。其惠我厚矣。但余執迷不省。計不克偕。有負斯言。彈指間

已四十三年矣。逖思往愆。惶悔無極。具陳其事。以示同人。切勿蹈吾前轍。試看書而不畫者有之。未有畫而不書者。自應書畫並進。以飾雙觀。方能無忝臨池。日久腕力生風。自能神運入妙。時或揮毫。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電掣星流。驚筵駭座。亦生人之一快事耳。子其不學可乎。

問。夫子彙萬象於胸懷。傳千奇於毫翰。尺幅之內。瞻萬里之遙。丈縑之中。寫千尋之峻。弟子幸藉趨承之教。得蒙指授之下。似有幽隱難傳之法。弟子未嘗厥息。敢請夫子勿隱直示之。

曰。噩是何言也。吾無隱乎爾。吾爲汝指上傳禪。口頭付法。不過借毫翰以資靈寶耳。若夫風範氣候。致妙參神。非凡力所能。必待眞師指授。眞師其造化乎。吾少時學畫。費紙過於學書。誨無虛負。筆無妄下。晨警夕惕。不惜全力。祇止於定質。終傷促沓拖。愧然未盡。迨後出使四方。洞天神府。備載寰區。如秦隴之峯巒。巍巍赫赫。金湧銀溢。吳越之峯巒。鬟青髻翠。握雨期雲。巴蜀之峯巒。虎牙傑立。哮壑擂空。瀟湘之峯巒。翠幌畫屏。雙妃梳洗。滇黔之峯巒。神魁鬼魑。騰霧飛陰。咸不如桂林之峯巒。玉筍瑤篸。平原屹立。可稱奇麗。以上諸域。曾經恣意遊觀。始覺昔日窗下之陋。更哂海內諸畫家。竊取豹尾之一斑。博得馬脛之一毛。洶洶鼻起。飾巧競長。凌誇一時。何其鄙哉。亦烏足師侍哉。吾每出使一方。必囊襲筆硯。於經過之山川。遇有人力未能。天工施巧之處。必

駐輿停驂。舒毫採取。積成一帙。思之體之。再爲操筆。始覺有庖丁之易。不禁讚曰。造物眞我師也。微造物吾誰與歸。故范中立埋首終南。曹雲溪飄遊湘漢。皆師資於造物也。夫師資於人處。猶可探討。而師資於造物處。難以授受。亦未可智取。惟在學者自覓其眞師耳。吾學止於斯。言盡於斯。吾無能矣。後贈俚言十章。附載於後。爾其默會之。

癡翁末技病爲師。涇渭如君判不疑。自是劍門蘭弟子。輞川先繪鹿柴詩。

放眼空天境始開。烟消一點一塵埃。鴻濛萬古朝元意。要汝聰明會得來。

機杼千家各自專。得魚方許是眞筌。惠娘不共凡娘譜。繡出鴛鴦另一傳。

畫裏鄉愿是媚姿。紛紛出手美人思。蒙公造此如椽筆。詎爲張家畫翠眉。

贏得冰霜徹骨肌。涼飆冷韻自來宜。琅玕何用長千尺。一寸清陰萬里思。

亂裏蒼茫靜裏神。華原去後更無人。秋殘夏茂紛多嶂。先取吳山第一春。

萬壑奔騰勢不羈。一峯自有一峯姿。問誰求取玄元理。多拜名山作法師。

案頭多力不用神。向須垂簾靜裏尋。竊取九華眞面目。歸家好奉白頭親。

不潔何能水至清。烟霞大足結深盟。野巾墨草連城重。獨許時乘識此情。

一燈孤影坐寒邊。弟子饒君慰暮年。試看大青山上雪。時時吹落杖鳩前。

戴德乾跋

門人戴德乾曰。弟子初及門墻。得覩吾師筆墨。得聆吾師敎言。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竊以爲畫道雖難。倣摹猶易。及隨赴綏遠任所。公餘退食。始蒙朽示宋元諸家面目。並授用筆用墨之準繩。能品妙品神品三乘之關。不禁爽然自失。不謂畫道若是之難乎。遂銳志專心。用力一載。反覺前途茫昧。鑽仰彌堅。更蒙吾師口傳心授。以心印心。豁然進步。今欲罷不能矣。始信吾師之訓。實併至道。不我欺也。回憶從前率筆塗鴉。深爲悔愧。遂以山水諸法。并畫家南北二宗之授受淵源。逐一請示。而吾師汪洋巨海。遂問遂答。波濤洪溶。有不可止遏者。竟將大地山川。成像成形。羣分類聚。信手拈來。恍若盡授我方寸間矣。因悟畫道之變化。與易理脗合無二。古者庖犧氏之作易也。始於一畫。包諸萬有。而遂成天地之文。畫道起於一筆。而千筆萬筆。大則天地山川。細則昆蟲草木。萬籟無遺。亦始於一畫也。而易之數始於一策之蓍。而分二象兩卦。一象三揲。四以象四時。乃至統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而歸之於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六十四。而四千九十有六。配合於干支。生尅於五行。有算數比喻而不可窮極者。亦由一策之蓍而起之者也。夫弟子於畫道。始自親炙吾師。而得渡津梁。而於易理。則從事二十餘年。覺微窺其奥。敢以吾師之論答。與易理會通之。一一引而證之。

或謂吾師之玄談。直從妙論太極中流出者可也。如論墨分六彩云。畫家之能奪造化之機者。只此六彩。而又分乾淡白為正墨。濕濃黑為副墨者。其卽易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位而成章。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謂乎。如論無墨求染一法。墨分虛實。筆分神氣。以氣取氣。以神取神者。其卽易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之謂乎。如論經營位置云。至精感激而生眞一。眞一運行而天地立。萬有生。以素紙為大地。以朽炭為鴻鈞。以主宰為造物。乃至紙上生情。山川恍惚者。其卽易之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之謂乎。如論練筆法云。先練心。次練手。筆卽手也。又云。拙力用足。而巧力出焉。巧力旣出。而巧心更隨功力而出也。其卽易之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先難後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之謂乎。如論樹石穿插之法。左輪映右輪。右枝搭左枝。左繁右簡。右繁左簡者。其卽易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之謂乎。如論主山環抱。若祖孫父子然云者。其卽易之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謂乎。如論有法無法之間。其卽易之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謂乎。如論僻澀求才云。卽此中思之求之。而背逆者忽順。窒礙者忽通。斯景象生焉。意趣出焉。其卽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遂成天地之文之謂乎。然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如論境界無窮。山有峯巒島嶼。眉黛遥岑。水有巨浪洪濤。平溪淺瀨。木有茂樹濃陰。疏林淡影。屋宇有烟村市井。野舍貧家。皆一一詳言之。其卽易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之謂乎。又云。心懷怡悅。神氣冲融盤礴

一室。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天機一到。筆墨空靈云云。其卽易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窮神知化。知周乎萬物。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之謂乎。如論一筆要具筋骨皮肉四勢。筆爲墨之經。墨爲筆之緯。其卽易之象也者。像此者也。文也者。效此者也。相摩相盪。變在其中之謂乎。如論氣韻生動。翻謝氏之案。而誨以用力日久。自獲管城效靈。其卽易之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之謂乎。如論南北二宗之發脈。卽易之所謂先天後天之不同。論畫禪之衣鉢。卽易所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戒愼。論破邪歸正。認準門戶。其卽易所謂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乎。至論隱顯一章。千奇萬狀。描寫物類之情而無遺蘊。眞化工手筆也。易所謂彰往而察來。顯微而闡幽。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廣大悉備。百物不廢。萬物之情。眞陰陽不測之謂神也。而其旨遠。其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吾師以畫道而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不是過矣。弟子非阿其所好也。屈指往還南北。八載之間。耳所聞。目所見。其畫家之造詣。未有如吾師之探本窮源。直指精奧。而深切著明者也。誠畫學之心法耳。故極請以命其名。幷付剞劂氏。以公海內。用傳不朽。且數百年來。畫道眞傳。失迷已久。此書一出。則南宗一派。千載遞承。畫林俱獲指南。而筆墨功業。不亦彪炳寰區哉。倘秘藏枕笥。不輕示人。恐造物所忌。天丁上攝。有不可得而知者矣。淮陰受業門人戴德乾時乘氏敬跋。

施克洪跋

門人施克洪曰。乾坤一畫圖也。何處無佳境。人心一畫源也。何刻無靈機。發其機。形其境。筆墨傳之。而精神運之。此中變幻推移。在在洩造化之秘藏。盡儒林之雅趣。學不博者景不新。養不純者氣不厚。畫道亦廣矣大矣。世俗不察。顧以一藝目之。而業是者。亦不過爲適性陶情之助。並且爲圖衣謀食之資。噫嘻。所見如是。所志如是。奚怪乎卑之無甚高論。而於繪事。究如買櫝而還珠乎。乾隆乙丑。洪就館綏遠城建威將軍補公署。臘月。將軍曰。新任右翼都統嘯山布公。不特年高德劭。內養功深。而精於畫與琴與詩。可稱三絕。盍請指示乎。時不敢輕謁。聞同來默齋戴先生。係淮陰人。誼屬同鄉。輒往拜。並見公焉。靜坐移時。殊少談吐。惟覺古樸冲和。令人燥心頓釋。嗣緣學琴于默齋先生。得以常聆公教。閱半載。始獲覩公之筆墨。蒼古秀勁。氣韻生動。愈展玩。愈精神。殆不能以言語形容。古來山水名家。應運而生。公爲今時畫傑。夫復何疑。洪江左陋儒。雲間鄙士。並不知繪事。猶憶少時。常有畫家如嚴蒼培。賈友湄。姚巽功輩。來訪家園。輒經連月。目觀潑墨。心甚慕之。而父師課讀綦嚴。未敢及此。每乘暇亂塗一樹一石。竊獨自喜。既而爲貢士。西塘屠先生見之。謂可學步。略示筆墨。而未得要法。且恐有妨學業。遂棄置二十載。今何幸而遇公。遂執弟子禮以受秘傳。況默齋先生正苦功畫學。質疑問

難。錄集成卷。是夫子一生心力。半耗丹靑。千載法宗。直傳衣鉢。昔慧能六祖禪師。分南宗於唐世。衍其教者。代不乏人。獨畫家之宗南宗者。何寥寥焉。蓋習畫者多。而知畫者少。今讀夫子論列諸篇。發前人所未發。傳今世所不傳。啓後學所當啓。畫林之能事。盡矣至矣。蔑以加矣。默齋先生請以畫學心法名編。誠深于畫者。書未刻。洪原籍雙親在堂。不敢久羈塞外。計擬南旋。抄錄一本。付之剞劂。另爲南板。夫南方固多佳山水。畫者身歷其境。不知有眞訣。辜負名勝不少。玆輯是譜。廣惠來學。其不獲親炙夫子者。俱已不啻親炙。將見南宗一派。丕振其風。不亦畫道一大關會哉。雲間受業門人施克洪岷川氏敬跋。

讀畫記聞

金壇 蔣驥赤霄 著

書畫一體。爲其有筆氣也。此語爲士大夫言之。如工人輭弱之筆。雖布置縝密。設色鮮明。終近乎俗。否則爪舞牙張。筋骨顯露。旣非正派。謬許北宗。於斯道失之遠矣。

用筆用墨

臨摹名人眞蹟。先求其用筆用墨之法。用筆須沉着而不粘滯。用墨須精彩而不粗濁。祇以一樹一石。得其輕重疾徐之致。便可施之大幅。無不合宜。至章法之掩映。又是一番進境。若未知執筆。漫講章法。亦何益耶。

皴法

古人皴法不同。如書家之各立門戶。其自成一體。亦可於書法中求之。如解索皴則有篆意。亂麻皮則有草意。雨點則有楷意。折帶可用銳穎。斧劈可用退筆。王常石多稜角。如戰掣體。子久皴法簡淡。似飛白書。惟善會者師其宗旨。而意氣得焉。

章法

山水章法。如作文之開合。先從大處定局。開合分明。中間細碎處。點綴而已。若從碎處積成大山。必至失勢。

布置章法。胸中以有膽識爲主。書法論有云。意在筆先。作畫亦然。

大山平坡。皆當各有勾連處。如詩文中之有鈕合。爲一篇之筋節脈理。必多讀舊畫。乃能知之。

布置樹竹

松檜梧竹湖石。用巧法布置。作糾曲之狀者。宜于園亭景致。不可移於大山大水。林木叢雜。不加芟柞。或苔蘚蔓衍。野竹紛披。宜山村野店。若叠巘重嶂。以平正見古茂。方爲大家手筆。

濃淡

畫法以濃淡分先後。樹近則濃。遠則淡。山亦近則濃。遠則淡。然淡遠之外。仍可作濃墨。蓋日影到處則明。不到處則黯黑。此景於早晚時遊觀。可得見焉。

松

松性本直。則畫者樹身挺出。或放縱其枝幹爲宜。其盤拏屈曲者。下必有山石。因其初生之時。未得遂其性也。故平地之松宜直。山阿石隙之松宜曲。如懸崖倒掛。其本體必當作曲勢。

枯樹

秋冬之樹多枯。春夏之樹宜密。枯樹排列。須分層次。密樹團結。必得疎通。欲有層次。以濃淡分之。欲其疎通。以枯樹插之。前人范寬。郭河陽。董北苑。俱用此法。

人物屋宇

村居亭觀。人物橋梁。爲一篇之眼目。如房舍有當用正者。有當用側者。或幾面有窗牖者。或反露村居之後面者。以及亭觀之高下。人物之往來。皆有一定區處。譬之眞境。以我置身於其地。則四面妙處。皆可領略。如此方有趣味。蓋古人畫中人物。未嘗不寓意在我。

風雨

畫中有風者。其人物及山石樹身。皆當與風相左。惟樹杪藤梢點綴處。作飄揚之致。至雨景則潰墨而成。杜工部詩。元氣淋漓障猶濕。斯語卽可爲入道之門。

雪月

雪景中人物𩏽幭。設以淡色。最有生趣。間用粉籠松梢石隙等處亦妙。雪之水與天一色。則添雪舟而水見矣。昔王思善以薄粉籠山頭。其法可鑒。

月下之景。宜梧桐疎竹。用墨不可濃。其章法紙端空處宜高。見高曠綿邈之意。籠以輕烟。層層相積。若布置局促。則大旨先失矣。

苔

苔爲美人簪。謂其生動爲石上之飾耳。其生也大小雜亂。蔓衍平鋪。初無深義。若在畫中。則在近處石上。可作叢草。在遠處大山。卽松柏不可漫施。大抵點點從石縫中流出。濃淡相間。疎密相生。生意出於天然。雖突兀層崖。無飄墜委積之狀。此點苔法也。

神女論

爲神女寫眞。意在端嚴。不在嫵媚。於端嚴中具一種瓌姿豔逸。如麻姑洛神。隨波上下。御風而行。自有天然態度。降而下之。論畫美人。或十分面。或八九分面。半面背面。其形有肥瘦長短。眼有大小。眉有輕重。貌各不同。皆可有美致。惟取精于阿堵中。寫得臨風揚步。翩翩然若將離絹素而來下者。是爲畫中名手。若作妖態愁眉。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千人面目一例。此俗工惡筆。殊無足取。

品格論

神仙品格。天然殊絕。曾見王繹所畫五老圖。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根毛出肉。力健有餘。作者當思此意。

衣紋

衣褸或粗或細。或疎宕。或飄舉。或整肅。意思不同。人所共知。舉筆便欲筆筆周到。左右諦視。反若不足。惟前人之畫。舒卷離披。時若缺落。而意象已得。

寫照布景

畫山水。山遠而樹近。千巖萬壑。渾然天成。用筆蒼勁。品格最高。寫照景宜山近而樹遠。作園林布置。人工修築。巧妙爲宗。蓋行立坐臥之地。須寬綽有餘。從遠處作景。可以騰□布置。隨人之所好。略爲點綴。名目取其娛耳目。悅心意耳。惟畫屋宇最難。大抵上下不宜齊整。凡近在身之左右作樹石。俱推此意。思過半矣。今人畫樹。枝幹爲人之臂指彷彿。此不知遠近之法也。或畫茅亭小艇。而身不能容。此不揣理也。前人論畫云。幹木不百數十如人之大。幹木不大。方比大小。始中程度。

學畫雜論

金壇 蔣和醉峯 著

立意

未落筆時。先須立意。一幅之中。有氣有筆有景。種種具於胸中。到筆着紙時。直追出心中之畫。理法相生。氣機流暢。自不與凡俗等。

章法

山峯有高下。山脈有勾連。樹木有參差。水口有遠近。及屋宇樓觀布置。各得其所。卽是好章法。嘗論玉版十三行章法之妙。其行間空白處。俱覺有味。可以意會。不可言傳。與畫參合亦如此。大抵實處之妙。皆因虛處而生。故十分之三。天地位置得宜。十分之七。在雲烟鎖斷。

章法未到而筆法到者。如升堂而未入室。筆法未到而章法到者。畫必脫稿於古人。

筆法論。一筆兩筆言其始。章法論。全篇巨幅論其終。筆法須細玩。章法一望而知。筆法在純熟。章法在布置。

剪裁

遊觀山水。見造化眞景。可以入畫。布置落筆。必須有剪裁。得遠近迴環映帶之致。如江文通登香爐峯詩。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廬山二千餘里。香爐峯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贛石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漁洋詩話古人詩祇取興會超妙。不似後日章句。但取里數。今論畫。須剪裁。略似斯意。

看畫亦須得剪裁法。卽劉道醇所謂無墨求染。平畫求長是也。

收放

字有收放。畫亦有收放。當收不收。境界塡塞。當放不放。境不舒展。

意到理到

畫者理也。意也。梅道人詩。詩中傳畫意。得其意而已足。才着相便俗氣。吳融詩。良工善得丹青理。

分別土石

諸名家畫法不同。山石形勢皴法各異。而土坡遠山其用筆墨則一也。不明此理。以土坡亦作皴法。

必至土石不分。其誤已不自今人始。

用稿

學畫先須臨摹樹石。勾勒山石輪廓。俱須得勢。用筆簡老。旣能得勢。須得相生之道。必以熟爲主。先將大幅按圖勾摹熟後。便能離古法而自出新意。若勾勒未熟。漫出新裁。必有牽強處。學習須從規矩入。神化亦從規矩出。離規矩便無理無法矣。初時不可立論高遠。以形似爲可薄。取古畫筆墨之蒼勁簡老者學之。須數年之功可到。從此精進。超乎象外。庶幾得之。

日影

爾雅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朝陽旦見日出。夕陽暮見日入。如畫暮景。當面有山。從山旁平遠窺後日落。則正面之山。便不得有返照。祇於近處邊旁烘染一角耳。朝陽景意亦如之。故畫朝陽夕陽景。必先位置畫日處。

雲

濃墨烘雲。間亦有之。濃處少。淡處多。濃處數點。淡墨漸漬。董思翁有此畫法。

石

畫石以稜角見鋒芒。以皴擦分平側。以筆力取骨氣。

取勝

每作畫一幅。必得有取勝之道。或以筆勝。或以墨勝。或以色勝。或以景勝。得一已可見長。兼備尤為神手。

樹石虛實

樹石布置。須疎密相間。虛實相生。乃得畫理。近處樹石塡塞。用屋宇提空。遠處山崖塡塞。用烟雲提空。是一樣法。樹石排擠。以屋宇間之。屋後再作樹石。層次更深。知樹之塡塞。間以屋宇。須知屋宇亦是實處。層崖累積。以烟雲鎖之。須知烟雲之裏。亦是實處。

名目

前人畫長卷巨册。其篇幅章法。不特有所摹倣。意境各殊。即用一家筆法。其中有巖有岫。有穴有洞。有泉有溪。有江有瀨。自然邱壑生新。變化得趣。若不分名目。徒以樹石積累。敷衍成章。又何遊觀之足尚乎。

水村圖

山水篇幅。以山爲主。山是實。水是虛。畫水村圖。水是實。而坡岸是虛。寫坡岸平淺遠淡。正見水之闊大。凡畫水村圖之坡岸。當比之。雲托月

畫有不可用意者

深山窮谷之中。人跡罕到。其古柏寒松。崩崖怪石。如人之立者。坐者。臥者。如馬者。如牛者。如龍者。如蛇者。形有所似。不一而足。不特因旅客久行山谷。心有所疑而生。亦山川之氣。日

月之華。積年累月。變幻莫測。有由然也。此景最難入畫。須如宋格不假思索。隨意潑墨。因墨之點染成畫。庶幾得之。若有意。便惡俗。

林木窠石

山水有氣勢。林木有機趣。山水章法。在岡脊高下。左右得宜。林木章法。只在平處穿插。林木窠石。與山水別派。林木取高下偃仰錯綜之致。略畫平遠或遠坡。取映帶收縮耳。其用筆或蒼古。或秀勁。當與書法相參。思翁論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此語尤宜於寫林木也。庸史于山水尙可依樣描摹。畫林石則骨髓暴露矣。

名家寫山水者。俱善作林木窠石。如黃之蕭散。米之點綴。李之淵微。皆於山水之外。別具風規。其筆墨無不合山水之意趣。名家之寫山水。各具眞形。如元暉倣南徐山。予久海虞山。難以枚舉。其林石亦卽其目之所遇爲之。

芥舟學畫編

吳興　沈宗騫熙遠　述
蠡吾　齊振林曉山　寫

自序

我吳興山水清遠。甲於天下。生其間者。得其靈淑之氣。每借筆墨以抒寫其性眞。如趙松雪。錢舜舉。王叔明。唐子華輩。皆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逮時易世殊。講求者鮮。一二俗學之徒。但私一隅。遂至家尸戶祝。而流易莫挽。求所謂六法者。能者絕無。知者亦僅有矣。余生也晚。問道無由。雖知僞學之非是。未識正法之何在。徘徊歧路。歷有年所。年漸長。乃從鑒藏家縱觀前輩遺蹟。及諸法家所摹臨。研求探索。尋源泝流。或摹奮而得。或力索而知。或由迷而悟。或因觸而開。于筆墨道理。若東方之欲曙。始焉辨色。後乃洞然。蓋又卅年於茲矣。夫雲間。婁東。虞山。國初最稱筆墨淵藪。乃風徽漸渺。矩矱就湮。正法日替。俗學日張。貽誤來學。何可勝道。固予所親嘗而深懼者也。用是不揣固陋。舉凡不合古人之法者。雖衆所共悅。必痛加繩削。有合于古人之法者。雖衆所共棄。必暢爲引伸。分門別目。述爲四卷。作學畫編。非堪持贈。亦自道所得而已。然閉門而造。出門而合。守先代之規矩。當不見嗤於大雅。第一己之偏。獨見之僻。或亦不免。況畫道之精深微妙。余不敏。能以無文之詞。窮其蘊底。尙望篤學君子指

而示之。則余且幸甚。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春三月既望。研灣老圃沈宗騫書于冰壺閣

目次

卷一 山水

宗派

天地之氣。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蘊藉而縈紆。人生其間。得氣之正者。爲溫潤和雅。其偏者則輕佻浮薄。北方山水奇傑而雄厚。人生其間。得氣之正者。爲剛健爽直。其偏者則粗厲強橫。此自然之理也。於是率其性而發爲筆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惟能學則咸歸於正。不學則日流於偏。視學之純雜爲優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於南北者復有二。或氣稟之偶異。南人北稟。北人南稟是也。或淵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師是也。第氣象之閑雅流潤。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尙矣。故稽之前代。可入神品者。大率產之大江以南。若河朔雄傑氣概。非不足悅人心目。若登諸幽人逸士。卷軸翠劍之旁。則微嫌粗暴。故佳者但可入能品耳。苟質雖稟此。而能浸潤乎詩書。陶淑乎風雅。澤古而有得焉。則嶔崎磊落之中。饒有冲和純粹之致。又安得以其北宗也而少之哉。蓋學畫之道。始於法度。使動合規矩。以就模範。中則補救。使不流偏僻以幾大雅。終於溫養。使神恬氣靜。以幾入古。至於局量氣象。關乎天質。天質少虧。須憑識學以挽之。若聽之而近於罷輭沉晦。雖屬南宗。曷足觀賞哉。至徇俗好。以傾側爲跌宕。以狂怪爲奇崛。此直沿門揭黑者之所爲

矣。何可以北宗概之乎。

前古之畫。多作古賢故實。及圖像而已。故論畫者未嘗及山水。自王右丞李將軍父子。各擅宗派。乃始有南北之分。王之後。則董巨二米。倪黃山樵。明季董思翁。是南宗的派。李之後。則郭熙。馬遠。劉松年。趙伯駒。李唐。有明戴文進。周東村。是北宗的派。其不必以南北拘者。則荊關。李成。范寬。元季吳仲圭。有明沈文諸公。皆爲後世模楷。吾朝初年。巨手纍纍。其尤者爲烟客廉州。接其武者石谷。麓臺。黃尊古。張墨岑諸人。蓋皆紹思翁而各開門徑。恪守南宗衣缽者也。北宗一派。在明代東村。實父以後。已罕有紹其傳者。吳偉。張路。且居狐禪。況其下乎。百年以來。漸漸不可究詰矣。何則。正道淪亡。邪派日起。一人倡之。靡然從風。如陸鳴倡爲雲間派。藍瑛倡爲武林派。上官周。金古良。劉伴阮之徒。又謂之金陵派。諸派之流極。更不可問矣。趙文敏謂甜邪俗獺。四者最是惡病。今也或是之亡矣。可勝言哉。如有好學深思者。崛起於時。務欲掃去時習。動法古人。以求眞正道理。未始不可繼絕業於旣隳之後也。

等是筆墨。而士夫與作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特盛子昭與吳仲圭然也。卽如唐六如學於周東村。其本領魄力未嘗過於東村。而品地乃不可以等量。況六如又未嘗欲廁席南宗。而寸縑尺素。實過吉光。此殆當於襟期脫略。神致蕭灑間求之。又非天質人品學問所得而囿之者也。

凡派之不正者。創始之人。必是絕頂天資學力。未始不可以信今而傳後。其如學者。偏不能得其好處。反執其壞處以爲是派應爾。於是一倡百和。遂至濫不可挽。若夫正派。非人品襟期學問三者皆

備。不能傳世。故爲之者。亦時有之。而卓然可傳者。指不能數屈。則正派之足貴也明矣。特是世運遷流。風會亦遞下。卽有矯然拔俗者。能私淑古人。以紹正傳。亦必不能如前人之渟厚渾朴。則非其人之過矣。余嘗言三董相承而遞降。蓋以北苑之後。數百年而得思翁。又百年而得東山。一姓而承一派。洵是千古難事。第以風會之故。不無愈後而愈不及耳。然論六法於近日。舍東山其誰與歸。則信乎正派之難能而可貴者。今古所同也。

用筆

筆行紙上。須以腕送之。不當但以指頭挑剔。則自無燥裂浮薄之弊。用之既久。漸臻純熟沉著。而筆畫間若有所以實其中者。謂之結心。其法始焉遲鈍。後乃迅速。純熟之極。無事思慮而出之自然。而後可以斂之爲尺幅。放之爲巨幛。縱則爲狂逸。收則爲細謹。不求如是而自無不如是者。乃爲得法。古人謂筆畫若刻入縑素者。用此道也。猶作書之入木三分也。

吾友張文魚論書。嘗有結心之言。余乃用以論畫。深有妙義。可見書畫無二道。第俗學者未知究及此耳。

昔人謂筆力能扛鼎。言其氣之沉著也。凡下筆當以氣爲主。氣到便是力到。下筆便若筆中有物。所謂下筆有神者此也。古人工夫。不過從此下手。而有得焉。則以後所爲 無不頭頭是道。若不先於

此築基。縱極聰明敏悟。多資材料。而馳騖揮霍焉。卒必至於囂凌浮滑。而於眞正道理。反致日遠。豈不可惜。故志學之士。且勿求多。先鼓定力。從此著脚。便無旁門外道之慮矣。

樹石本無定形。落筆便定。形勢豈有窮相。觸則無窮。態隨意變。意以觸成。宛轉關生。遂臻妙趣。意在筆先。趣以筆傳。則筆乃作畫之骨幹也。骨具則筋絡可聯。骨立則血肉可附。骨之不植。而遽相尙以文飾。亦猶施丹艧於糞土。外華而內腐。綴穠華於枯朽。暫艷而旋凋。故古人作畫。專尙用筆。用筆之道。務欲去罷輭而尙挺拔。除鈍滯而貴輕雋。絕浮滑而致沉著。離俗史而親風雅。爽然而秀。蒼然而古。凝然而堅。淹然而潤。點畫縈拂之際。波瀾老成。磬控縱送之間。丰姿跌宕。此固非旨趣未深者之所能及也。學者當首法古人用筆之妙。始於黽勉。漸臻圓熟。圓熟之極。自能飛行絕跡。不落窠臼。揎袖摩挐。有動不踰矩之妙。解衣磅礴。有凌厲一切之雄。矯乎若天際游龍。黝乎若土花繡戟。有筆若此。更何慮古今人之不相及哉。

筆著紙上。無過輕重疾徐。偏正曲直。然力輕則浮。力重則鈍。疾運則滑。徐運則滯。偏用則薄。正用則板。曲行則若鋸齒。直行又近界畫者。皆由於筆不靈變。而出之不自然耳。萬物之形神不一。以筆勾取。則無不形神畢肖。蓋不靈之筆。但得其形。必能靈變。乃可得其神。能得神。則筆數愈減而神愈全。其輕重疾徐。偏正曲直。皆出於自然。而無浮滑鈍滯等病。

無前無後。不倚不因。劈空而來。天驚石破。六丁不能運。巨靈不能撼。劃然現相。足駭鬼神。挾風雨雷霆之勢。具神工鬼斧之奇。語其堅。則千夫不易。論其銳。則七札可穿。仍能出之於自然。

運之於優游。無跋扈飛揚之躁率。有沉著痛快之精能。如劍繡土花。中含堅質。鼎包翠碧。外耀光華。此能盡筆之剛德者也。柔如繞指。輭若兜羅。欲斷還連。似輕而重。氤氳生氣。含煙霏霧結之神。搖曳天風。具翔鳳盤龍之勢。既百出以盡致。復萬變以隨機。恍惚無常。似驚蛇之入春草。翩翩有態。儼舞燕之掠平池。飄天外之游絲。未足方其逸。舞隙間之飛絮。不得比其輕。方擬去而忽來。乍欲行而若止。既蠕蠕而欲動。且冉冉以將飛。此能盡筆之柔德者也。二美能全。固稱成德。天資所稟。不無偏枯。剛者慮其燥而裂。柔者患其罷而黏。此弊之來。蓋亦有故。或師承偏執。狹守門風。或俗尙相沿。因循宿習。是以有志之士。貴能博覽舊蹟。以得其用筆之道。始以相克。則病可日除。終以相濟。而業堪日進。而後。可漸幾於合德矣。

唐宋之蹟。不得數見。不能概其人生平資學何如。惟元季及有明石田思翁諸公。去今未遠。其蹟猶得多見。而知其皆因質而濟以學。因學以成其質。可快然無憾者也。黃王倪吳無論已。石田天資剛健。平日臨雲林。動筆便過。若任其質。則燥裂之弊。其能免乎。而其讀書敏求。既足以變化其氣質。加以臨摹不輟。日肆力於古法。以充拓之。故其筆森然如劍戟。莫敢攖其鋒者。而典册古澤之致。又足令人竦然而起敬。其重如金。其潤如玉。不論山水人物。以及草木昆蟲。一涉其筆端。便不可方物。不特爲有明巨手。即上列諸宋元。恐亦難其匹者。蓋始也量資以濟學。繼也因學而見資。所謂能濟以優柔而盡剛德者也。若思翁則天資秀美而柔和。苟任其質。將日流於妍媚之習。而無以自振其氣骨矣。乃能祖述董巨。憲章倪黃。紹絕業於三百年之後。而爲吾朝畫學之祖。余嘗論每見思翁妙

踐。不必問其所作何體。但就其筆情墨態。的是兩間不可磨滅之物。其致也縹緲而欲飛。其神也優渥而常潤。而生秀之氣。時復出其間。所謂能盡筆之柔德而濟以剛者也。兩公惟能以學之力濟其質之偏。故能臻此神妙。苟得中行而與之。所造更當何如耶。

用墨

墨著絲素。籠統一片。是爲死墨。濃淡分明。便是活墨。死墨無彩。活墨有光。不得不亟爲辨也。法有潑墨破墨二用。破墨者。先以淡墨勾定匡廓。匡廓既定。乃分凹凸。形體已成。漸次加濃。令墨氣淹潤。常若濕者。復以焦墨破其界限輪廓。或作疎苔於界處。潑墨者。先以土筆約定通幅之局。要使山石林木。照映聯絡。有一氣相通之勢。於交接虛實處。再以淡墨落定。蘸濕墨一氣寫出。候乾。用少淡濕墨籠其濃處。如主山之頂。峯石之頭。及雲氣掩斷之處皆是也。南宗多用破墨。北宗多用潑墨。其爲光彩淹潤則一也。

北苑大癡。皆有浮嵐暖翠圖。曰浮曰暖。皆墨爲之主。思翁嘗題其自作畫云。川原渾厚。草木華滋。亦言墨法之妙。唐王洽始有潑墨法。其蹟不可得見。米氏父子。高房山。方方壺。董思白。其所以得煙雲變滅。嵐光吞吐者。非皆其用墨之臻於微妙乎。

天下之物。不外形色而已。既以筆取形。自當以墨取色。故畫之色。非丹鉛靑絳之謂。乃在濃淡

明晦之間。能得其道。則情態於此見。遠近於此分。精神於此發越。景物於此鮮妍。所謂氣韻生動者。實賴用墨得法。令光彩曄然也。今以一局作二幀。一幀用墨。一幀用重青綠色。其青綠重處。卽是用墨濃處。是色且仿墨而爲之。墨非卽畫之色乎。乃知純墨者。墨隨筆上。是筆爲主而墨佐之。傅色者。色居筆後。是筆爲帥而色從之。以二幀並置。遠而望之。要色之分兩。與墨之分兩。若相等者。而後色卽是墨。墨卽是色也。第純墨者。不可使墨浮於筆。若墨浮一分。便是一分黑氣。不是墨矣。傅色者。不可使筆混作墨暈。若筆作墨暈。便是混僭色位。不是筆矣。苟能參透墨色一貫之理。則著手便成光彩。縑素有敗壞之時。而滋潤融浹之態。雖千載而如新也。

墨色光華。其妙無極。不善用者。縱極佳製頂烟。但覺熏煤滿紙而已。豈復是畫哉。因分號用墨之法。曰嫩墨。曰老墨。嫩墨者。蓋取色澤鮮嫩。而使神彩煥發之喩。先以筆貯水。量墨當用多寡。蘸入筆尖。和水攪勻。拂於紙素。則墨暈和潤而有光彩。如雲山隱現。煙樹迷離。遙岑浮黛。夜色蒼涼。陰凹陽凸之間。日光雲影之際。林密則濃陰鎖籠。山高則薄霧橫腰。雲生成蓊鬱之觀。泉出助溯騰之勢。以及懸崖邃谷。疑鬼疑神。絕壑幽巖。如風如雨之處。胥于是乎得之。老墨者。蓋取氣色蒼茫。能狀物皴皺之喩。此種墨法。全藉筆力以出之。用時要颯颯有聲。從腕而來。非僅指頭挑弄。則力透紙背。而墨痕圓綻。如臨風老樹。瘦骨堅凝。危石倚雲。奇姿崒嵂。以及霜皮溜雨。歷亂繁枝。鬼斧神工。幾莫能測者。亦胥是乎得之。老墨筆浮於墨。嫩墨墨浮於筆。嫩墨主氣韻。而煙霏霧靄之際。淹潤可觀。老墨主骨韻。而枝幹扶疎。山石卓犖之間。亦巉拔可玩。筆爲墨帥。墨爲筆充。有妙筆烏

可無妙墨以充其用耶。且筆之所成。亦卽墨之所至。老杜詩。元氣淋漓障猶濕。蓋善言用墨者矣。筆墨二字。得解者鮮。至于墨。尤鮮之鮮者矣。往往見今人以淡墨水塡凹處及晦暗之所。便謂之墨。不知此不過以墨代色而已。非卽墨也。且筆不到處。安得有墨。卽筆到處。而墨不能隨筆以見其神采。尙謂之有筆而無墨也。豈有不見筆而得謂之墨者哉。欲識用墨之妙。須取元人或思翁妙蹟。細參其法。大癡用墨渾融。山樵用墨灑脫。雲林用墨縹緲。仲圭用墨淋漓。思翁用墨華潤。諸公用墨妙諦。皆出自筆痕間。至其凹處及晦暗之所。亦猶夫人也。卽如米老房山。烟雲滿幅。實其點筆之妙。而以墨暈助之。今人爲之。全賴墨暈以飾其點筆之醜。猶自以爲墨氣如是也。將畢生不能悟用墨之妙者矣。

布置

凡作一圖。若不先立主見。漫爲塡補。東添西湊。使一局物色。各不相顧。最是大病。先要將疎密虛實。大意早定。灑然落墨。彼此相生而相應。濃淡相間而相成。拆開則逐物有致。合攏則通體聯絡。自頂及踵。其煙嵐雲樹。村落平原。曲折可通。總有一氣貫注之勢。密不嫌迫塞。疎不嫌空鬆。增之不得。減之不能。如天成。如鑄就。方合古人布局之法。

通體大局。當頃刻便定。安頓節目。須動筆時細細斟酌。凡作畫局勢。要時時遠望。以求穩妥。

有論張綠素於敗壁。覩壁上斑剝映出綠素。隱若山水林木。高下疎密。以意會之。急以土筆約定。亦取勢之活法也。

一樹一石。以至叢林疊障。雖無定式。自有的確位置。而不可移者。苟不能識布局之法。則於彼於此。猶豫之弊必生。疑是疑非。畏縮之情難禁。縱不失行筆用墨法度。亦不得便成佳畫也。要在平日細揣前人妙蹟。於筆翰墨彩之外。復當求其布置之道。而深識其所以然之故。到臨作時。刻刻商量避就之方。到純熟之極。下筆無礙。映帶顧盼之間。出自天然。無用增減改移者。乃可稱局老矣。又通幅之林木山石。交柯接影。掩映層疊之處。要令人一望而知。不可使人揣摩而得。否則必其氣有不能清晰者矣。或以模糊爲氣。但可得迷離之態。而終慮失之晦暗。晦暗則不清。或以刻畫求工。僅可博精到之致。而究恐失之煩瑣。煩瑣亦不清。二者欲除。莫若顯其骨幹以破模糊。審其大方以消刻畫。則氣不求清而自清矣。憶余始時嫌筆痕顯露。任意用淡墨渲潤。方自詡能得煙霧依微之致。因禾中張瓜田先生庚評一晦字。遂痛以自艾。始知清氣。遂念今人思欲作畫者甚多。而能猛力加工者復少。如或有之。則無不因其刻至之心。以流於煩瑣晦暗之極。一經點撥。而後得鬱極而開。塞極而通。煩悶頓釋。清氣豁然。通此一關。無所窒礙矣。

畫須要遠近都好看。有近看好而遠不好者。有筆墨而無局勢也。有遠觀好而近不好者。有局勢而無筆墨也。卷册小幅。僅於几案展玩。雖於局勢未盡。亦不至觸目便見。若巨障大幅。須要於十數步外。一望便覺得勢。故必先斟酌大局。然後再論筆墨也。石田先生。學力突過前人。然必待年四十後

方作大幅。可見局勢之難。雖古人于此。不肯輕率便爲也。

千巖萬壑。幾令流覽不盡。然作時只須一大開合。如行文之有起結也。至其中間虛實處。承接處。發揮處。脫略處。隱匿處。一一合法。如東坡長文。累萬餘言。讀者猶恐易盡。乃是此法。於此會得。方可作尋丈大幅。

一幅之山。居中而最高者爲主山。以下山石。多寡參差不一。必要氣脉聯貫。有草蛇灰線之意。一幅之樹。在近而大者謂之當家樹。以上林木。疎密老稚不一。必要漸遠漸小。有迤邐層叠之勢。布局之際。務須變換。交接之處。務須明顯。有變換。無重複之弊。能明顯。無扭揑之弊。且日求變換。則心思所至。生發無窮。日求明顯。則理路所開。爽朗可喜。每作一圖。必立意如此。久之純熟。自然瀟灑流利之中。不失中規中矩之妙。

作畫之道。大類奕棋。低手扭定一塊。所爭甚小。而大局之所失已多。國手對奕。各不相爭。亦各不相讓。自始迄終。無一閒著。於此可悟畫理。夫畫雖一人所爲。而與得失相爭之故。一若與人對壘。少不謹愼。便墮誤失。及至火到工深之候。如高手饒人而奕。縱橫馳騁。無不如意矣。

天下之物。本無偏正。而自人觀之。從其旁者爲偏。從其面者爲正。故作畫有偏局正局之分焉。正局者。主山如人主端座朝堂。餘山如三公九卿。鵠立拱向。其下幅樹石屋宇。則如百官承流宣化。皆要整齊嚴肅之中。不失聯屬意思。又如端人正士。莊敬日強。令人望之儼然而生敬者。此局爲最難。偏局者。如舞女欹腰。仙人嘯樹。又如飛鳶下水。駭獸奔原。或疾如風雨。或變若雲霞。其恍惚幻

化。奇橫縱肆之趣。有不可擬議究詰者。而於行筆落墨之際。又復和雅蘊藉。不失風人之旨。則此格亦非易易。第學者務當先究心於正格。蓋手足官骸。一任其侈泰敧邪。雖無板滯之弊。久之恐流於散漫而無約束。抑或趨於巧捷而易涉於滑。與鄰於史。俱是大病。故行布正局。已能周正厚重。而絕無傾欹欠缺之處。然後留意偏局。偏局之道。須通幅山巒林木。皆不必寫其正面。其用筆亦須側鋒流逸而出之。如元諸家大癡。山樵。梅華。皆以正局。若雲林。方壺。多以偏法取意。然偏與正又有互相爲濟者。但能正而不能偏。易失於滯。故於接應映照之處。不妨少帶偏側。以破其板。略存流利。以動其機。但能偏而不能正者。易失於滑。故於筋節顯露之際。務欲常植正骨以存梗概。時顧本根以防流軼。若工夫極熟。而能變通在手。造化因心。偏而不陂。正而不執。忘乎偏正之見。而動不踰矩焉。方可謂之有成。

上有重巒複嶂。下有密樹箐林。中有雲氣淵道。往來隱現。此是厚重迫塞之局。固應體勢周正。然一涉板實。氣味索然。故其皴破之筆。要靠定一邊。且宜處處變換。妙於此者。吾得之於麓臺。麓臺妙處。正在能以偏筆行其正局。故愈實愈妙。此於正局而濟以偏勢之道也。奇峯如削。飛瀑懸空。老樹撐雲。藤蘿緣走。山石有森然欲搏之勢。林木有拏空相攫之形。全要偏側。乃能得勢。然著一點剛暴之氣。便是跋扈。故用筆當直起直落。如書家之作篆籀。妙於此者。吾得之於石田。六如。以其能以正筆行其偏局。故偏而不陂。此偏與正有互用之妙焉。約而言之。境平則筆要有奇趣。境奇則筆當無取險。斯得矣。千巖萬壑。不必定爲正局。峯巒高下。烟雲吞吐。奇情幻想。出而不窮。千態萬

狀。變而無奇。皆須行以偏法。乃可極其轉換之方。一樹一石。不必定爲偏局。直幹凌霄。奇峯插土。孤松獨秀於雲中。峭石當空而特立。皆宜運以正法。乃足顯其挺拔之概。若不解此。則繁局必至重復。簡局必至單簿。細看古人名蹟。求其所以偏正之故。當不外是矣。

凡作林木。衆木俱干霄。則必以橫斜者穿插之。衆本多槎枒。則必以直上者透領之。不但脈絡聯貫。亦且氣韻深遠。凡作山石。形勢既已平直。其皴破當用偏斜流逸之筆。使其莊而不滯。形狀若涉詭異。其勾勒當以平正穩重之筆。使其奇而有法。此謂正不廢偏。偏不失正。

窮源

六書之有形象。卽畫之源也。且畫之爲言畫也。以筆直取百物之形。灑然脫於腕而落於素。不假扭揑。無事修飾。自然形神俱得。意致流動。是謂得畫源。若摹寫過甚。加意求工。是因刻劃而循流。其去源遠矣。今人作畫。其於石廓。樹木枝幹。略能見其筆跡。而於顯晦遠近陰陽凹凸之間。則全賴墨暈以成之。是以模糊而失其源。至於人物衣冠橋梁屋宇舟車之屬。但一意求工。與通幅筆墨不類。雖峯巒林木。寫法極佳。反因配搭不上。致爲所累。或狃於形似。故多作曲折圭角之筆。不合大體。是以刻畫而失其源也。且旁觀者未能皆識畫理。作者動求合法。反致貽譏。任意隨流。必來爭賞。少不自持。卽爲所動。日漸日流。不知所止。師承非不眞。根基非不正。或以好尚之偏偏。或以

謀生之所託。始也猶不安於所屈。終也竟自護其所乖。於是聲稱藉甚。身甫謝而道衰。衆口交推。識略高而藐爾。等是瘁畢生心力以爲之。乃徒徇俗目之欣。而不爲識者所賞。曾何別於髹工粿匠耶。要惟能知其源之不可斯須去。以致其學力。庶不大遠於古人爾。

松雪云。石如飛白字如籀。寫竹還應似草書。又云。士夫作畫。當以草書奇隸爲之。可知畫之與書。原無二道。今人先於作書。全廢古法。其與篆隸草章。漫不加省。法非不具在。號能書者且曾未之識。況欲問畫之源於書耶。雖運會所至。自有隆替。而好古之士。代不乏人。使盡趨時尚。不用古法。將舊蹟日遠而日湮。古法日廢而日亡。有志之士。起而求之。當何所憑藉。余故不憚齒頰之煩。百端陳說。及此論作畫之源。人或以爲迂者。而我竊以爲最切。何者。筆墨本期古拙。而世競尚新巧。古拙新巧之間。心術判矣。如人日誦聖賢之書。能勉行之。不過爲善士耳。若聽其流而日下。不至小人之尤不止。士生古人之後。可不究心於古。以尋其源哉。且百不識者之然然。不敵一識者之否否。如近代王耕煙。其畫學淹貫。師資純正。堪媲古人。用意合作。直入宋元之室。而其所以應酬無識者之作。往往故作巧媚纖瑣之筆。殊非大家。故其生平所作絹本。佳者蓋少。論其功力學問。於盛朝自當首屈一指。乃品概不得不在石師道人下也。不遡其源。而任其流。請以此觀。

作法

凡物得天地之氣以成者。莫不各有其神。欲以筆墨肖之。當不惟其形惟其神也。將以疎鹵取之。

則僅得其荒略之意。而無以究其實。其病在於無法律。將以精整取之。雖易得其林石之概。又慮其無生意。其病在於太刻畫。若以淡墨再三渲潤而取之。必至土石不分。樹枝渾雜。不但形神俱失。且與作畫之道千里矣。今與初學入門者。先論起手用筆之法。所用之筆。即作書之筆。不論新舊。但要無宿墨者。以水開足筆頭。蘸墨和水。攪勻搵乾。要筆頭緊歛。如未著水者。方用於紙上。蓋以宜乾不宜濕故也。其筆痕不宜故多作曲折。亦不宜呆用僵挺之筆。要以腕力用意而出之。如作窠石巒頭。先將匡廓用活筆落定。謂之勾。勾取其石之大略而已。尚未有層次破碎處也。再於中間空處。或橫或直或斜。以筆劃開。謂之破。蓋以破其囫圇也。既經破後。石已分出。爲頂爲面。爲腰爲腳。而其凹處。天光所不到。石之紋理。晦暗而色黑。至其凸處。承受天光。非無紋理。因其明亮而色常淺。當以乾筆就一邊凹處略重。漸開漸輕。依石之紋理而爲之。謂之皴。皴者皺也。言石之皮多皺也。皴筆已下。則石之全體已具。再於皴筆處。用極乾短筆拭之。令凹處黝然而蒼者。謂之擦。至此石之形神。已俱得矣。猶以其未能明湛也。復以少濃之乾筆。酌其多寡輕重之宜。漸漸醒出。要令處處見筆畫起落。往來踪跡。而又無纖微浮滑板滯之弊。蓋以淡墨潤濃墨。則晦而鈍。濃墨破淡墨。則鮮而靈。故必先淡而後濃者爲得。此即所謂破墨法也。夫如是。自能分明而不刻露。渾融而不模糊。是謂筆鎔。蓋言行筆之際。有陶鎔一切之意。雖不言墨。而墨固已在其中。然不妨更申用墨之妙。俾識筆經而墨緯者。有交相濟而互相成之實焉。墨之用也。層層而上。其隨筆而至者。可謂之墨。若不因筆而薰成一片者。乃黑黝耳。烏得謂之墨哉。故其淡處如薄霧依微。焦處如雙眸炯秀。乾處有鬆顯不常

之奇。濕處有濃翠欲滴之潤。明如秋水。澤如春山。灼如晨花。秀如芳草。歲已久而常濕。素欲敗而彌新。變化無窮。作者固因之而靡盡。光華莫掩。鑒者亦味之而愈長。是則所謂墨化也。此特形容墨之態耳。至其用法之所以然者。已具述於用筆之間也。故即筆以求墨。則法有所歸。而頭頭是道。離筆以求墨。則骨之不樹。而靡靡成風。如近代有武林派者。藍瑛始之。雲間派者。陸暚始之。始之者。固未嘗全離筆以求墨。但筆自爲筆。因而墨自爲墨。亦且筆之不備。將賴墨以助成其氣局。學者從而附和。遂并其不備之筆而失之。日流日下。不知所屆矣。故欲求墨者。斷斷不可離筆以相尋也。苟能識即筆以求墨。以漸至筆鎔而墨化。則何必更問其形神之得與不得耶。吾非令人竟舍形神以言畫也。筆墨旣精。則形神且當在離卽之間。古人所謂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豈復有形之說者在。亦豈復有神之說者存耶。

初學作畫。固欲分別許多門徑法則。某物當用何法。某家當用何筆。少識筆墨道理。便宜消去。一意臨摹古人成作爲要。臨摹時。先取法派平正者。看其用筆大意。取其一段。細揣其法。未能卽得。百遍千遍。務得其故而後及其他處。若便求之全局。恐反失逐段筆墨精妙之處。故未得其道。縱一絲不改。彼自氣象萬千。我則牽強滿紙。如得其道。則彼多而我偶少。彼重而我或輕。無妨於大概。無害於畫理。而筆墨之間。自然合拍。乃是臨摹得益功夫。蓋但欲求似。則所失必在筆墨之間。而規模太過。又致傷氣。故必能得性情流動之處。與夫筆墨融洽之方。得寸得尺。自月異而歲不同矣。凡學畫先宜作石。蓋用筆之法。莫難於石。亦莫備於石。能於石法精明。一切之物。推而致之裕

如矣。如學行文。先於虛字口氣輕重轉折之間。都已明白。布置色澤。自然水到渠成矣。作石全在行筆有神。用墨有度。有功夫者。打一圈子。便得石之神理。功夫尙淺。法度未純。雖用意摹寫。神理愈失。可知畫理之得失。只在筆墨之間矣。

畫石皴破之筆痕。當如流水中荇帶之梢。又如寫墨蘭花瓣筆法。但用墨宜乾淡。如荇帶蘭瓣。而少加遒潤。不宜太多。須於短筆中參差跳出兩三長筆。須識兩三長筆。乃是石之面紋也。

初學者。先看是筆不是筆。是筆矣。再看是墨不是墨。若不是筆墨。縱好局法。總不是畫。苟是筆墨。多好少亦好。濃好淡亦好。不必胸羅萬有。而能涉筆成趣。實筆墨之靈也。更得讀破萬卷。行踰萬里。又當何如耶。

平貼

一經一緯之謂織。一縱一橫之謂畫。一絲不平。是織之病。一筆不妥。是畫之累。列樹而成林。一樹有一樹之條理。雖千百樹而亦合成一條理焉。纍石而爲山。一石有一石之脉絡。雖千萬石而亦合成一脉絡焉。凡作一圖。當以先作數筆爲準式。一圖之峯巒草木。不一其物。而掩映斷續之間。有纖微不可夾雜。絲毫不可紊亂者。職是故也。如樹枝多向上。而屈曲之幹。與紛披之葉。不能無左右俯仰之異。每觀林木。其繁枝疊幹。至縱橫歷亂。不可究竟。而偃仰交錯之間。天然井井。絕無一枝一

畫之不相聯屬者。條理也。夫條理卽是生氣之可見者。亂草堆柴。惟無生氣。故無條理。山石之脉絡。亦猶是也。天以生氣成之。畫以筆墨取之。必得筆墨性情之生氣。與天地之生氣。合併而出之。於極繁亂之中。仍能不失其爲條貫者。方是善畫。故必先有成意於胸中。而後斟酌其輕重多寡。疎密濃淡。能有一氣呵成之勢。方有一絲不紊之妙。今人既漫無成見。東塡西湊。密者迫塞。但見滿紙烟煤。疎者伶仃。無異波漂萍藻。畫意既不聯屬。則氣自難貫串。雖有荆關之筆。何足與論氣韻之佳哉。故作者當先究心於條理脉絡之間。不使有分毫捍格。務令如織者必絲絲入簆。精者爲紈綺。粗者亦不失爲布帛。乃可謂之畫爾。

條理脉絡四者。乃作畫之最要。條者。統所合而分之。不使紛散也。理者。節所亂而整之。不使欹側也。脉則貫之隱而不見者。所謂灰線也。絡則貫之顯而可見者。所謂綱目也。非特百物之生而自具。卽筆墨間亦動而卽有。故極工細而不嫌煩瑣。極率易而不嫌脫略也。夫分之極其明。鍊之極其精。一本萬殊。自一生萬。萬可復歸於一也。如此則何妨於工細。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大意籠罩。筆略而神全。墨少而意多也。如此。則何妨於率略。故或一時筆誤。檢點所不及。如大小異形。前後反置。山水極佳。而人物未工。橋梁屋宇位置極妥。而折算不合之類。槩不足爲全畫累。若行筆之際。有一不合法。不入條貫。雖於理無大礙。而於法實屬敗壞。累莫甚焉。往往見古人佳畫。誤處正多。其所以不害通幅者。以一氣所結。偶有誤處。亦是小疵耳。苟大意未見出衆。而細處無纖毫錯誤。縱招賞於拙目。終受嗤於大方。無足取也。行筆之際。有一字訣。曰便。便者。無矯

擇澀滯之弊。有流通自得之神。風行水面。自然成文。雲出巖間。無心有態。趣以觸而生筆。筆以動而合趣。相生相觸。輒合天妙。能合天妙。不必言條理脉絡。而條理脉絡。自無之而不在。惟其平日能步步不離。時時在手。故得趣合天隨。自然而出。無意求合。而自無不合也。

神韻

未解筆墨之妙者。多喜作奇峯峭壁。老樹飛泉。或突兀以驚人。或拏攫以駭目。是畫道之所以日趨於俗史也。夫秋水蒹葭。望伊人而宛在。平林遠岫。託逸興而悠然。古之騷人畸士。往往借此以抒其性靈。而形諸歌詠。因更假圖寫以寓其恬淡冲和之致。故其爲跡。雖閒閒數筆。而其意思。能令人玩索不盡。試質尺幅於壁間。頓使矜奇炫異之作。不特瞠乎其後。亦且無地自容。故吾嘗謂因奇以求奇。奇未必即得。而牛鬼蛇神之狀畢呈。董北苑空前絕後。其筆豈不奇崛。然獨畫大江以南。山澤川原。委蛇綿密光景。且如米元章。倪雲林。方方壺諸人。其所傳之跡。皆不過平平之景。而其淸和宕逸之趣。縹緲靈變之機。後人縱竭心力以擬之。鮮有合者。則諸人之所得臻於此者。乃是眞正之奇也。諸人之後。作者多矣。千態萬狀。無所不有。而獨董思翁爲尤當。余見思翁之蹟。何止伯什。而欲尋其一筆之矜奇炫異者。不可得也。獨其筆墨間奇氣。又使人愈求之而愈無盡。觀乎此。則知動輒好奇。畫者之大病。而能靜按其筆墨以求之而得者。是謂平中之奇。是眞所謂奇也。非賓學過人。未

易臻此。

古人之奇。有筆奇。有趣奇。有格奇。皆本其人之性情胸臆。而非學之可致也。學者規矩而已。規矩盡而變化生。一旦機神湊會。發現於筆酣墨飽之餘。非其時弗得也。過其時弗再也。一時之所會。卽千古之奇跡也。吳道子寫地獄變相。亦因無藉發意。卽借裴將軍之舞劍以觸其機。是殆可以神遇。而不可以意求也。今人之奇者。專於狀貌之間。或反其常道。或易其常形。而曰我能爲人所不敢爲也。不知此特狂怪者耳。烏可謂之奇哉。乃淺慮者羣焉附之。遂與正道萬里睽隔。終身爲之。而不知古人之所以爲畫者。豈不可歎。

一切可驚可愕。可悲可喜之事。或曠世而追慕。或異地而相感。或應徵雷雨。或孚及豚魚。其足以致此者。豈非大奇事哉。然考其實。不越乎性情所發。人人自具性情。又人人日在性情中周旋。性情有何奇處。人誠能盡性情之正。則可傳不可泯之事以成。可知至平之間。至奇出焉。理固然也。若離却性情以求奇。必至狂怪而已矣。尙何足以令人相感而相慕乎哉。今人旣自揣無以出衆。乃故作狂態以惑人。若俗目喜之。便矜自得。昧者轉相仿效。不知所止。因而自樹門派。以誤來學。在有識者。固不直一笑。而有識者幾人哉。嗟乎。正道衰微。邪魅將白晝迷人矣。

嫩與老之分。非游絲牽引之謂嫩。赤筋露骨之謂老。而在於功夫意思之間也。凡初學畫。但當求古人筆如何運。墨如何用。布置如何停當。工夫做一年。自有一年光景。做十年。自有十年光景。驟欲幾於老境。勢必至於劍拔弩張。鹵莽率略。而還而觀之。則仍是嫩也。故凡一切法度。皆可黽求而

得。惟老到之境。必視其工夫之久暫。試取前人極縹緲輕逸之筆。用意臨摹。未嘗不能似也。然其寓剛健於婀娜之中。行遒勁於婉媚之內。所謂百鍊剛。化作繞指柔。其積功累力而至者。安能一旦而得之耶。然則似嫩者。乃不識畫者之貌取。苟少識之。幷未見其似嫩也。同是一幀妙蹟。工夫淺薄者視之。以爲平平。及少有功夫。則略能識之。至功夫漸臻純熟。則愈見爲不可及。前所似嫩者。不但不以爲似嫩。且歎爲老境之不可以摹擬得也。故學者當識古人用筆之妙。筆筆從手腕脫出。卽是筆筆從心坎流出。人譽我。且不必喜。惟能合古人之意則喜之。人毀我。且不必憂。惟不能合古人之意則憂之。不徇時好。不流異學。靜以會其神。動以觀其變。久之而有得焉。則如絲之吐。自然成繭。如蕉之展。自然成陰。風蹙水而爲文。泉出山而任勢。到此地位。雖筆所未到。而意無不足。有意無意之間。乃是微妙之極境矣。倪雲林詩云。擬將爾雅蟲魚筆。寫出喬林古木圖。蓋言生動流活之趣。如蟲魚也。亦卽余所論似嫩之妙諦也。

起手從事筆墨。不數年而便若得老致者。約有三等。而一則無足取焉者。如筆性重滯方幅。絕無意致可觀。貌似篤茂。實則朴陋。早年縱得如此模樣。晚年亦未必更佳。雖若老成。不足論也。若筆性堅重有力。在初動手時。便有欲透紙背之勢。是其腕出天成。自具神力。加以博覽名蹟。讀書尙友。胸襟與識見並高。腕勢與心靈日進。眞名世之寶也。我不能測其限量矣。更有資性靈異。不待經年攻苦。而自成氣象。無事刻志摹擬。而自合矩矱。舉他人半生苦力。不消其略爲涉獵。而功效過之者。若其人能還淳反朴。深自韜晦。自當享遐齡而增晚福。如其恃才睥睨。放浪自恣。恐其優於此

者。未必不紬於彼也。以上三種。皆起手未幾而便得老致者也。又有起手甚覺柔弱。久之不脫於嫩者。亦約有三等。而一則不得有爲焉者。筆氣紆緩蔓延。腕弱無力。疾力救之。但見平塌之弊。絕少卓越之觀。歷時雖久。依然故武。是人老而筆終於嫩者也。若其筆致柔媚。風趣有餘。而骨力不足。誠能浸淫於古法。陶淑於風雅。將翩躚流逸。風態宜人。雖蒼勁或不足。亦自成一種筆墨。至夫天資超妙者。始則平平無甚奇異。及乎潛窺古人之秘奧。深識畫理之元微。自有會心。迥異恒品。於是珊珊仙骨。凡識翻笑其伶仃。奕奕清神。俗目反嗤其單弱。玆蓋品在仙逸之間。非食烟火者所得夢見。一似乎嫩。而非可以嫩律之也。

卷二　山水

避俗

畫與詩皆士人陶寫性情之事。故凡可入詩者。皆可入畫。然則畫而俗。如詩之惡。何可不急爲去之耶。夫畫俗約有五。曰格俗。韻俗。氣俗。筆俗。圖俗。其人既不喜臨摹古人。又不能自出精意。平鋪直敘千篇一律者。謂之格俗。純用水墨渲染。但見片白片黑。無從尋其筆墨之趣者。謂之韻俗。格局無異於人。而筆意窒滯。墨氣昏暗。謂之氣俗。狃於俗師指授。不識古人用筆之道。或燥筆如

翻。或呆筆如刷。本自平庸無奇。而故欲出奇以駭俗。或妄生圭角。故作狂態者。謂之筆俗。非古名賢事跡。及風雅名目。而專取諛頌繁華。與一切不入詩料之事者。謂之圖俗。能去此五俗。而後可幾於雅矣。雅之大略亦有五。古淡天眞。不著一點色相者。高雅也。布局有法。行筆有本。變化之至。而不離乎矩矱者。典雅也。平原疎木。遠岫寒沙。隱隱孤岑。盈盈秋水。筆墨無多。愈玩之而愈無窮者。雋雅也。神恬氣靜。令人頓消其躁妄之氣者。和雅也。能集前古各家之長。而自成一種風度。且不失名貴卷軸之氣者。大雅也。作畫者。俗不去。則雅不來。雖日對董巨倪黃之跡。百摹千臨。亦自無解於俗。蓋日逐逐於時俗之所爲。而欲去俗。其可得乎。故惟能避俗者。而後可以就雅也。以是汨沒天眞者。不可以作畫。外慕紛華者。不可以作畫。馳逐聲利者。不可以作畫。與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畫。志氣墮下者。不可以作畫。此數者。蓋皆沉沒於俗。而絕意於雅者也。作畫宜閒。閒則與世俗相左。而不得累其雅。作畫宜癡。癡則與世俗相忘。而不致傷其雅。作畫宜貧。貧則每乖乎世俗。而得以任其雅。作畫宜迂。迂則自遠於世俗。而得以全其雅。如欲避俗。當多讀書。參名理。始以蕩滌。繼以消融。須令方寸之際。纖俗不留。若少著一點滯重拖遝意思。即痛自裁抑。則筆墨間自日幾於溫文爾雅矣

筆墨之道。本乎性情。凡所以涵養性情者則存之。所以殘賊性情者則去之。自然俗日離而雅可日幾也。夫刻欲求存。未必長存。力欲求去。未必盡去。彼紛紛於內。逐逐於外者。亦思從事於茲。以幾大雅。其可得乎。故欲求雅者。先於平日平其爭競躁戾之氣。息其機巧便利之風。揣摩古人之能條

淡冲和。瀟灑流利者。實由擺脫一切紛更馳逐。希榮慕勢。棄時世之共好。窮理趣之獨腴。勿忘勿助。優柔漸漬。將不求存而自存。不求去而自去矣。或曰。畫直一藝耳。乃同於身心性命之學。不綦難哉。曰。天下實同此一理。畫雖藝事。古人原借以爲陶淑心性之具。與詩實同用也。故長於揮灑者。可資吟咏。妙於賦物者。易於傳寫。卽如丹家煉形之道。亦是假外丹以徵內象。所謂外丹成卽內丹成也。明此理以作畫。自然出風入雅。軼俗超凡。不僅玩物適情已也。試觀古之作者。如郭恕先。黃子久。方從義。相傳皆屬仙流。雖不足據。要非凡品可知。夫品詣若此。尙何區區存雅去俗爲哉。市井之人。沉浸於較量盈歉之間。固絕於雅道。乃有外慕雅名。內深俗慮。尤不可與作筆墨之緣。山谷謂惟俗不可醫。以其根之深而蔕之固也。人自知識漸開以來。凡所以誘之者。無非耳目口體之欲。就傳而後。或巧於名勢之捷徑。或導以聲色之移情。迨出而接物。又但以揣測往復相尙。則俗之蟠固於中者。已久而不可解矣。一旦思效騷人墨客之所爲。信手而塗。乃曰此披麻。此劈斧。侈口而談。乃曰若董巨。若倪黃。其在貧賤者。方汲汲於糊口。將日徇時好之不遑。旣難與語六法之奥。其爲富貴者。偶親筆硯。甫涉丹青。學識未深。而自許實甚。於是知者掩口而不言。諛者交聲而日進。雖有妙質。未有不形格而勢禁者也。若夫通人才士。寄情託興。非不雅趣有餘。而不能必其出入於規矩。動而轍合。是謂雅而未正。至若師門授受。膠固已深。旣自是而人非。復少見而多怪。欲非之。而未嘗乖乎繩尺。欲是之。而未見越乎尋常。是謂正而未雅。夫雅而未正猶可也。若正而未雅。其去俗也幾何哉。是在天資敏妙者。能於規矩中尋空闊道理。又當於超逸中求實際工夫。內本乎性情。外通乎

名理。奇處求法。僻處合理。理之所有。不妨古人所未爲。不必目中所罕見。識之所定。不必慮舉世之我非。但當存知希之我貴。超超物表。遺世獨行。不須求如何得雅。而自與俗日相遠矣。

存質

凡事物之能垂久遠者。必不徒尙華美之觀。而要有切實之體。今人作事。動求好看。苟能好看。則人無不愛。而作者亦頗自喜。轉轉相因。其病遂至不可藥。今學者有志於此。務當尋古人脚跟處。先將舊蹟。細細玩其筆痕如何結實。墨韻如何醞釀。氣韻如何生動。再看上下如何交卸。層次如何明晰。山樹雲氣。如何掩映。虛實如何相生。疎密如何相間。濃淡如何相稱。再看其峯巒揖讓之狀。林木爭讓之勢。沙渚映帶之情。村落安頓之處。房屋向背之方。人物幽閑之致。器具陳設之所以妥適。水泉道路。橋梁舟車之出沒往來。且自問我爲之必不能事事停當若是。然後對之臨摹。不必論古人之不能及。要論我所不及古人。其病在於何處。久而得之。卽所謂脚跟處也。其實不過去華存質之道而已矣。夫華者。美之外現者也。外現者。人知之。若外現而中無有。則人不能知也。質者。美之中藏者也。中藏者惟知畫者知之。人不得而見也。然則華之外現者。博浮譽於一時。質之中藏者。得賞音於千古。審乎此。則學者萬萬不可務外現而不顧中藏也明矣。且華之用爲巧。巧而纖。則日遠於大方。巧而奇。必輕視乎正格。無大方而非正格。雖極其美麗。足以驚衆而駭俗。實卽米老所謂但可懸之酒

肆。豈是士大夫陶寫性情之事哉。質之趣近古。古之象。則如渾金璞玉。古之韻。則如鄭草江花。精神內蘊。而光華發越。有不可磨滅光景。片紙寸縑。後之人且以爲藝林寶物。較之好華而流靡者。相懸豈不天淵乎哉。孫過庭所云。人亡業顯。身謝道衰。蓋卽質與華之明驗也。

所謂質者。並非方幅拙實之謂。能不事挑剔點踢。及虛浮不著實際之筆。卽有得於質之道理。蓋作畫筆病。或一筆能該數筆者。或一筆能該數十筆者。行筆時。但當掠取物之形神。不可刻劃求似。方無失行筆大意。更於剪裁形勢。聯貫脈絡之間。無不合度。乃是大方家數。又能出之以平實穩重。方是質也。若直而無致。板而不靈。又是病矣。故欲存質者。先須理徑明透。識量宏遠。加之以學力。參之以見聞。自然意趣近古。波瀾老成。以是言質。乃質中藏得無窮妙趣。令人愈玩而愈不盡者。境之極而藏之純也。非參透各家。窮究萬變。而後復歸於樸者。曷足以語此。

丹碧文采之謂華。亦畫道所不廢。而我所欲去者。乃是筆墨間一種媚態。俗人喜之。雅人惡之。畫道忌之。一涉筆端。終身莫浣。學者能定識力。知其深以爲害。不使漸染。則後此功夫。皆屬有用。然初學見之。鮮有不悅而爲之惑者。故防之不得不嚴也。前古士人通畫理者。十人恒九。其間美惡。皆能辨之。今則弁髦置之矣。偶有雅慕者。漫任己意以爲之。雅俗不能甄別。趨向無過妍媚。稍成片段。衆口交推。遂爾詡詡自得以爲是矣。迨至識者嗤之。鑒者麾之。而始知向者之所趨皆誤也。豈不惜哉。然一經識者鑒者之嗤麾。便能幡然改轍。未始不可登作者之堂也。亦視其識力何如耳。

孫過庭謂學書有三時。余以學畫亦然。初學時當求平直。不使偏陂邪僻。以就規矩。不令濃膩塗

飾。以求骨幹。中則開拓其心思。以盡邱壑之變。遍尋其作法。以備材料之資。然必因前古所有而擴充之。不當師心倍理也。後則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矣。舉向者之所博涉而遠騖者。一約之於樸實簡易之中。似淡也。味之而愈長。似淺也。求之而愈深。功夫至此。則已顛毛種種矣。

摹古

學畫者。必須臨摹舊蹟。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能於精神意象之間。如我意之所欲出。方爲學之有獲。若但求其形似。何異抄襲前文以爲己文也。其始也。專以臨摹一家爲主。其繼也。則當偏仿各家。更須識得各家乃是一鼻孔出氣者。而後我之筆氣。得與之相通。卽我之所以成其爲我者。亦可於此而見。初則依門傍戶。後則自立門戶。如一北苑也。巨然宗之。米氏父子宗之。黄王倪吳皆宗之。宗一鼻祖。而無分毫蹈襲之處者。正其自立門戶。而自成其所以爲我也。今之摹仿古人者。匡廓皴擦。無不求其絕似。而其身分光景。較之平日自運之作。竟無能少過者。此其故當不在於匡廓皴擦之際。而在平日造詣之間也。若但株守一家而規摹之。久之必生一種習氣。甚或至於不可嚮邇。苟能知其弊之不可長。於是自出精意。自闢性靈。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不襲不蹈。而天然入彀。可以揆古人而同符。卽可以傳後世而無愧。而後成其爲我而立門戶矣。自此以後。凡有所作。偶有會於某家。則曰仿之。實卽自家面目也。余見名家仿古。往往如此。斯爲大方家數也。若初學時。則必欲求其絕相似。而幾幾可以亂眞者爲貴。蓋古人見法處。用意處。及極用意而若不經意處。都於臨摹

時。可一一得之於腕下。至純熟後。自然顯出自家本質。如米元章學書。四十以前。自己不作一筆。時人謂之集書。四十以後。放而爲之。却自有一段光景。細細按之。張鍾二王。歐虞褚薛。無一不備於筆端。使其專肖一家。豈鍾繇以後。復有鍾繇。羲之以後。復有羲之哉。卽或有之。正所謂奴書而已矣。書畫一道。卽此可以推矣。

時有今古之不同。而心同。手同。法同。安在古今人不相及也。且所用之法。古人已盡之矣。士生明備之後。苟能得古人所用之法以爲法。則心手間自超凡軼俗矣。夫天下無離性情以爲法者。無古人之成法。無以發我之性情耳。然則時雖有今古。若本性情以爲法。因卽法以見性情。則今古無少異也。故雖仿古。不可有古而無我。正以有我之性情也。以我之性情。合古人之性情。而無不同者。蓋以古人之法。卽古人性情之見端也。法同則性情亦無以異矣。故仿古正惟貴有我之性情在耳。假舍我以求古。不但失我。且失古矣。

筆墨之事。最忌拘攣。邱壑之生發。局勢之變換。筆墨之情態。非古人之成式。無以識其運用之妙。若前人偶如是。我亦必欲如是。則拘於墟矣。至有典贍可法者。乃其筆墨間動合法度。堪爲模楷。假令仿者必欲筆筆求似。不惟記憶爲難。亦且拘苦實甚。人特患不能盡取古人之法。懸於腕下。苟能取之。無非是我之性靈。卽無非是古人之眷屬。今日所作。是一個樣子。明日所作。又是一個樣子。局局不同。而筆筆是古。乃是仿古有我。

作僞者。逞其心力。仿作古人之蹟。不但不知者易誑。卽素識畫理者。亦幾莫能辨。及識破。但

覺滿紙牽強。不待與原蹟對勘而知也。且有敝精勞神於少壯之日。及其老也。反不能自作一筆。其人未嘗無心思筆氣。但其仿時。不過刻求形樣之似。而不究其所以然。亦不過取眩皮相之目。而無志於所得。雖日對名蹟。何所裨益。蓋古人自有其精氣。借筆墨以傳之。故貴古人筆墨者。貴其精氣也。乃徒取其糟粕。而精氣反遺。以是言畫。何異向土偶衣冠。求其笑言動作哉。且古人所作。其靈機妙緒。應腕而來。在古人亦不自知其所以者。豈後人所得而摹仿哉。故但泥其迹者。不特失古人靈妙之趣。恐汨其天機。將終身無能畫之日矣。惟以古人之矩矱。運我之性靈。縱未能便到古人地位。猶不失自家靈趣也。

自運

前言仿古。必自存其爲我。謂以古人之法度。運自己之心思也。此言自運。又當復必有古法。謂運我之心思。不可暫忘古人之法度也。心思雖變化而無方。法度則一定而不易。故興會所至。解衣磅礴。曾未容個規矩而改錯也。故將欲作一畫。必思筆法是取某家。章法是取某家。甚至絕不相似之筆。而取資自在。毫無干涉之作。而理會可通。果其食古既化。萬變自溢於寸心。下筆天成。一息可通乎千古。倘令傳後。非難致矣。特是風會之流。日趨日下。太古之蹟。聲希味淡。不可得而摹擬矣。六朝唐初。其縑素不得傳於世。間有存者。亦係傳摹之作。然其高古之致。已是躋攀莫及。而細

按其筆。乃不過極規矩之至。宋元遞降。意思猶皆近古。至其規矩之縝密。尤非復後人所能望見。去古既遠。風會日靡。規矩日廢。遂至古意蕩然。原其故。蓋因取資未多。師心實甚。既不肯從古人喫緊處。下實際工夫。驟欲自開門面。詭形殊態。自矜自喜。甚至訛以傳訛。轉相仿效。而庸耳俗目。又從而揚譽之。遂至漸染一方。家絃戶誦。或以古法詰之。彼且曰。古自成其爲古。我自成其爲我。嗟乎。安得好學深思。仔肩絕業者。拔起其間。豁彼羣迷。獨抽眞慧。追古人之模範。爲後學之津梁耶。如有知肆力於古之爲益者。必且自初學以迄於純熟。無一日不從事乎古。乃是眞種子也。今有時師於此。求而習之。數年之間。便已稱能。或可齊之。若欲追摹古人。今年學之。未必不似。加以數載之功。而反不能。再加數年。愈歎莫及。更有終身由之。而卒若莫能到者。乃其虛心實力。愈進而愈不足也。而自人觀之。則已敻乎其不可及矣。以視追逐於時師。而數載可盡其道者。烏可同日語哉。

心之所運。日出而不窮。法之所存。一定而不易。是以胸中邱壑。原非我所固有。平時徧摹各家。漸識其承接掩映。去來虛實之故。當揮灑時。自有一重一掩。不寬不迫意思。方得大家體段。方合古人邱壑。若故意弄巧。強爲牽扯。雖無礙於畫理。而甚遠於大方。

經營位置。固以吾之心思運用。然平日所見名蹟。自來湊我筆端。即當取之。以定一局之筆意。倘更有觸於他家。雖筆意不相類。而局段可採。不妨借彼之章法。以運我之筆勢。但令筆法不雜。便可一氣呵成。

吾人生千百名家之後。筆法局法。已爲古人用盡。學者但得多見而能記憶。作畫時或將一家作主。

或雜採各家之妙。卽是好手。若恃己之聰明。欲於古人法外。另闢一徑。鮮有不入魔道者。切宜忌之。

有一人之筆氣。卽有一人之習氣。習氣不除。筆氣亦壞。然則筆氣亦何足恃哉。故學者必須覓換骨之金丹也。覓法如何。蒐採之功。務令廣博。合眼便歷歷見古人成法。又見某家法是某家所生。其家法是某家所變。分之則知其流。合之則知其源。加以陶汰之功。去其繁蕪。滌其渣滓。而獨於古人精意所存之處。剩意求之。工夫旣久。自然筆氣現出。乃得與古人相通。此換骨之法也。如是則筆筆是自家寫出。卽筆筆從古人得來。更能養之醇熟。隨興所發。意致不凡。方可云筆氣之妙。

古人作法不一。而其中有至一道理。雖千百古人。亦無不一者。此在平日功夫識見。能理會得的確實在。則自家運筆。方能不與古人相遠。爲是爲非。亦能自爲檢察。此處最爲喫緊。蓋自觀己作。通弊在回護。苟能時時蘄削自己。則宿病日消。古意日增。能自信者。卽可以信於天下。而傳於後世矣。

靜檢生平所作。其最得意者。大都必有合於前古某某之法。而有意求合。翻不能得焉。然無意而合者。又非偶然撞著。實緣平日。曾有著意揣摩一番工夫。故機趣迎湊。適然而遇。此亦可見居稽之效。凡有志於斯者。斷不可隨手塗抹。而於古也。又不必襲其成規。但欲通其精氣。由此而漸有得焉。雖未必便到古人。亦是去古不遠。

會意

兩間之形形色色。莫非眞意之所呈。淺者見其小。深者見其大。爲文詞。爲筆墨。其用雖殊。而

其理則一。豈僅求之規模形似。便可謂已盡畫道哉。論畫者謂以筆端勁健之意。取其骨幹。以活動之意。取其變化。以淹潤之意。取其滋澤。以曲折之意。取其幽深。固也。然猶屬意之淺而小者。未可論於大意之所在也。蓋天地一積靈之區。則靈氣之見於山川者。或平遠以綿衍。或峻拔而崒嵂。或奇峭而秀削。或穹窿而豐厚。與夫脉絡之相聯。體勢之相稱。迂迴映帶之間。曲折盤旋之致。動必出人意表。乃欲於筆墨之間。委曲盡之。不綦難哉。原因人有是心。爲天地間最靈之物。苟能無所錮蔽。將日引日生。無有窮盡。故得筆動機隨。脫腕而出。一如天地靈氣所成。而絕無隔礙。雖一藝乎。而實有與天地同其造化者。夫豈淺薄固執之夫。所得領會其故哉。要知在天地以靈氣而生物。在人以靈氣而成畫。是以生物無窮盡。而畫之出於人亦無窮盡。惟皆出於靈氣。故得神其變化也。今將展素落墨。心所預計者。不過何等筆法。何等局法。因而洋洋灑灑。興之所至。毫端畢達。其萬千氣象。都出於初時意計之外。今日爲之而如是。明日爲之又是一樣光景。如必欲若昨日之所爲。將反有不及昨日者矣。何者。必欲如何。便是阻礙靈趣。右軍書蘭亭敍。爲生平第一得意筆。後復書數十本。皆不能及。其亦必欲如何故耳。若夫淺薄固執之夫。今日爲之如是。明日爲之亦如是。卽終身爲之。而亦不過如是者。印板畫也。印板者。不靈之謂。工匠之爲也。若士大夫之作。其始也曾無一點成意於胸中。及至運思動筆。物自來赴。其機神湊合之故。蓋有意計之所不及。語言之所難喻者。頃刻之間。高下流峙之神。盡爲筆墨傳出。又其位置剪裁。斟酌盡善。在眞境且無有若是其恰好者。非其能得大意之所在。何以若是耶。夫平直高深。山之形也。而意固不在於平直高深。勾拂點染。畫之法也。而

意復不在於勾拂點染。然則所謂大意者。乃謂能見與意之大處。雖不關乎平直高深。勾拂點染。而亦未嘗不寓於平直高深。勾拂點染之間。且必由乎讀書聞道。攀古入神。意之所動。已自廻出凡表。而後形諸筆墨。乃能獨得其大也。故等是畫也。局同法同。形體亦未嘗少異。而彼則氣味不醇。底蘊易量。此則愈玩而無窮。深藏而彌出。是故求之形跡者。固屬卑淺。卽局於流派授受之間。而未識古人措意之大。亦畢生莫得預於高深之詣也已。

意趣之高下。難以數計。有攻之者。窮年皓首。反不及高人韻士偶爾託興之作。蓋筆墨本是寫人之胸襟。胸襟既開闢。則立意自無凡近。試思古人傳者。皆是何等人品學問。而庸庸者。不過拾其唾餘。此中大意。全未理會。便欲妄擬前賢。何異夏蟲之語冰哉。莫若虛心以玩往蹟。澄懷以參名理。時有所會。而日有得。斷除襲取。獨出靈裁。不悅時目。常懷自勘。若此下手。庶幾有望耳。

習於凡鄙者。固難與語高遠。習之既深。幷不知何者之爲高遠。故下士聞道。乃大笑之也。今時好手絕響。有志筆墨者。幾有欲濟無梁之歎。一遇能者。不暇計其凡鄙與否。而相見恨晚。縱有性靈。翻爲汩沒。漸染已久。一遇高遠之致。將反呀然笑之矣。是卽所謂少所見多所怪者也。要之萬事同此一理。但以品詣識見。觀之畫道。雖其工力尙淺。而凡鄙高遠之別。先須判然於心。初學者其必以此作入門之首務。

布置落落。不事修飾。立意之大者也。平正疎爽。直起直落。筆意之大者也。傳寫典雅。絕去俚俗。畫意之大者也。安頓穩重。波瀾老成。局意之大者也。寫屋宇。得幽逸之意。寫人物。得恬適之

意。寫漁樵。得託隱之意。寫行旅估帆。必先作閒曠山人爲主。以見物外閒觀之意。加以興趣高超。筆致流逸。縱不逮古人。亦自加人一等。

立格

筆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記載所傳。其卓乎昭著者。代惟數人。蓋於幾千百人中。始得此數人耳。苟非品格之超絕。何能獨傳於後耶。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慮。二曰。善讀書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譽以幾遠到。四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請申其說。筆墨雖出於手。實根於心。鄙吝滿懷。安得超逸之致。矜情未釋。何來冲穆之神。郭恕先。黃子久。人皆謂其仙去。夫固不可知。而其能超乎塵埃之表。則有獨絕者。故其手跡流傳後世。得者珍逾珙璧。苟非得之於性情。縱有絕世之資。窮年之力。必不能到此地位。故一曰。清心地以消俗慮。理無盡境。況託筆墨以見者。尤當會其微妙之至。以靜參其消息。豈淺嘗薄植者所得預。若無書卷以佐之。既粗且淺。失雋士之幽深。復腐而庸。鮮高人之逸韻。夫自古重士夫之作者。以其能陶淑於書册卷軸之中。故識趣與會。自得超超元表。不肯稍落凡境也。故二曰。善讀書以明理境。松雪云。乳臭小兒。朝學執筆。暮已自詡其能。是眞所以爲乳臭也。要知從事筆墨者。初十年。但得略識筆墨性情。又十年。而規模粗備。又十年。而神理少得。三十年後。乃可幾於變化。此其大概也。而

慮其心以求者。但覺病之日去而日生。張皇補苴。救過不遑。何暇騁希名譽。及至功深火到。自有不可磨滅光景。足以信今而傳後。故三曰。却早譽以幾遠到。古人左圖右史。則圖與史實爲左右。故作者既內出於性靈。而外不得不更親夫風雅。吮墨閒窗。動合風人之旨。揮毫勝日。時抽雅士之懷。味之而愈長。則知其蘊之深也。久之而彌彰。則知其植之厚也。蘊深而植厚。乃是眞正風雅。亦是最高體格。南宋院體。且薄之如不屑。若刻劃以爲工。塗飾以爲麗。是直與髹工粽匠。同其分地而已矣。故四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四者備矣。而猶不得入古人之室者。吾不信也。在學者。當先立卓識。操定力。不務外觀。不由捷徑。到得工夫純熟。自成一種氣象。吾固不能降格以從人。人亦無不甘心而俯首矣。

學畫者。最難恰好。其高瞻遠矚者。全未知規矩法度。已早講性靈如何。氣韻如何。任筆所之。無不自喜。到後來覺漫無所得。因而漸漸廢棄。此過之病也。其甘於小就者。但解描摹形似。不問筆墨道理。少成片段。足以應求者。便自滿願。前賢之妙。束而不觀。緒言之深。置而弗論。以至窮年莫得。皓首無聞。此不及之病也。豈知人之爲學。貴在立志。志者。猶射之的也。焉有射而不樹的以爲準者乎。始學射者。中者不得什一。久之則能有百發而百中矣。果能立志做第一等工夫。循序漸進。勿忘勿助。逐時自有成效。若先隳其志。不如其不爲之逸矣。病在過者。吾惜其資稟之徒高。在不及者。吾惜其工力之枉費。甚矣恰好之難也。

格高者。落落大方。或氣燄凌人。或風神絕世。幾令學者河漢無極。及細尋其踪跡。但覺其意愈

簡而愈多。態愈老而愈媚。至其所以致此高絕者。則又今人所斷不肯爲。其故何居。胸無卓識。筆習恒蹊。見之所不到。力之所不能。非不歆慕於平時。而不能得之於腕下。是不敢爲也。安於鄙陋。狃於平庸。鄙陋日深。則天機已汩。平庸既慣。必俗慮多拘。若見高古之蹟。非但不願仿效。且必驚其懸絕。而怪其不類。是不肯爲也。夫不敢爲者。倘幸遇明師開示。知其過而改轍焉。則尚可爲也。若不肯爲者。已自定其成見。其於高古道理。方將非之笑之。縱取宋元名蹟。指出妙緒以告之。彼必掩耳却走。蓋其心思耳目。已與茲理隔絕。直是無藥之病矣。有志者於此。務斷除此二項。稍涉凡近。猛力以攻。求古人之所以高絕者以致力焉。得尺得寸。庶幾無負。

今人大患。是學得幾筆。輒曰便可應酬。豈知古人直以己之身分。現作筆墨。以示後世。後之人因其跡以慕其品。而如見其人者。夫何可忽也。且筆墨本通靈之具。若立志不高。則究心必淺。徒足悅小兒之目。而見麾於作者之堂。若是。則有累於筆墨者。亦大矣哉。

取勢

天地之故。一開一合盡之矣。自元會運世。以至分刻呼吸之頃。無往非開合也。能體此。則可以論作畫結局之道矣。如作立軸。下半起手處是開。上半收拾處是合。何以言之。起手所作窠石。及近處林木。此當安屋宇。彼當設橋梁。水泉道路。層層掩映。有生發不窮之意。所謂開也。下半已定。

然後斟酌上半。主山如何結頂。雲氣如何空白。平沙遠渚。如何映帶。處處周到。要有收拾而無餘溢。所謂合也。譬諸歲時。下幅如春。萬物有發生之象。中幅如夏。萬物有茂盛之象。上幅如秋冬。萬物有收斂之象。時有春夏秋冬自然之開合以成歲。畫亦有起訖先後自然之開合以成局。若夫區分縷析。開合之中。復有開合。如寒暑爲一歲之開合。一月之中有晦朔。一日之中有晝夜。至於時刻分晷。以及一呼一吸之間。莫不有自然開合之道焉。則知作畫道理。自大段落。以至一樹一石。莫不各有生發收拾。而後可謂筆墨能與造化通矣。有所承接而來。有所脫卸而去。顯然而不晦。秩然而有序。其於畫道庶幾矣。今提筆者。既不識起訖。復不知操縱。滿紙塡塞。直是亂草堆柴。局勢之謂何。而猶自以爲是筆墨耶。

筆墨相生之道。全在於勢。勢也者。往來順逆而已。而往來順逆之間。即開合之所寓也。生發處是開。一面生發。即思一面收拾。則處處有結構而無散漫之弊。收拾處是合。一面收拾。又即思一面生發。則時時留餘意而有不盡之神。朽筆一下。大局已定。而中間承接之處。有勢雖好而理有礙者。有理可通而勢不得者。當停筆細商。候機神湊會。一筆開之。便增出許多地面。且深且遠。但於此不即爲商所以收拾。將如何了結。如遇綿衍拖曳之處。不應一味平塌。宜另起波瀾。蓋本處不好收拾。當從他處開來。可免平塌矣。或以山石。或以林木。或以烟雲。或以屋宇。相其宜而用之。必勢與理兩無妨焉乃得。總之行筆布局。無一刻離得開合者。故特拈出。申諸同志。

作書發筆。有欲直先橫。欲橫先直之法。作畫開合之道亦然。如筆將仰。必先作俯勢。筆將俯。

必先作仰勢。以及欲輕先重。欲重先輕。欲收先放。欲放先收之屬。皆開合之機。至於布局。將欲作結遮鬱塞。必先之以疎落點綴。將欲作平衍紆徐。必先之以峭拔陡絕。將欲虛滅。必先之以充實。將欲幽邃。必先之以顯爽。凡此皆開合之爲用也。學者未解此旨。斷不可任意攙雜。請展古人所作。細以此意推之。由一點一拂。以至通局。知其無一處不合此論。則作者之苦心已得。然後臨筆摹仿。頭頭是道矣。

布局先須相勢。盈尺之幅。凭几可見。若數尺之幅。須挂之壁間。遠立而觀之。朽定大勢。或就壁。或鋪几上。落墨各隨其便。當於未落朽時。先欲一氣團鍊。胸中卓然已有成見。自得血脈貫通。首尾照應之妙。上幅難於主山。下幅難於主樹。水要有源。路要有藏。幽處要有地面。下半少見平陽。脉絡務須一串。山樹貴在相離。水口必求驚目。雲氣足令怡情。人物當簡而古。屋宇要朴而藏。偏局正局。俱應如是。

天下之物。本氣之所積而成。卽如山水。自重崗複嶺。以至一木一石。無不有生氣貫乎其間。是以繁而不亂。少而不枯。合之則統相聯屬。分之又各自成形。萬物不一狀。萬變不一相。總之統乎氣以呈其活動之趣者。是卽所謂勢也。論六法者。首曰氣韻生動。蓋卽指此。所謂筆勢者。言以筆之氣勢。貌物之體勢。方得謂畫。故當伸紙灑墨。吾腕中若具有天地生物光景。洋洋灑灑。其出也無滯。其成也無心。隨手點拂。而物態畢呈。滿眼機關。而取攜自便。心手筆墨之間。靈機妙緒。湊而發之。文湖州所謂急以取之。少縱卽逝者。是蓋速以取勢之謂也。或以老杜十日五日之論。似與速取之

旨相左。不知老杜但爲能事不受迫促而發。若時至興來。滔滔汩汩。誰可遏抑。吳道子應詔圖嘉陵山水。他人累月不能就者。乃能一日而成。此又速以取勢之明驗也。山形樹態。受天地之生氣而成。墨滓筆痕。託心腕之靈氣以出。則氣之在是。亦卽勢之在是也。氣以成勢。勢以御氣。勢可見而氣不可見。故欲得勢。必先培養其氣。氣能流暢。則勢自合拍。氣與勢原是一孔所出。灑然出之。有自在流行之致。迴旋往復之宜。不屑屑以求工。能落落而自合。氣耶。勢耶。併而發之。片時妙意。可垂後世而無忝。質諸古人而無悖。此中妙緒。難爲添湊而成者道也。

機神所到。無事遲迴顧慮。以其出於天也。其不可遏也。如弩箭之離弦。其不可測也。如震雷之出地。前乎此者。杳不知其所自起。後乎此者。杳不知其所由終。不前不後。恰値其時。興與機會。則可遇而不可求之傑作成焉。復欲爲之。雖倍力追尋。愈求愈遠。夫豈知後此之追尋。已屬人爲而非天也。惟天懷浩落者。値此妙候恒多。又能絕去人爲。解衣磅礴。曠然千古。天人合發。應手而得。固無待於籌畫。而亦非籌畫之所能及也。或難之曰。機神之妙。旣盡出於天。而非人爲之所得幾。固已。今者吾欲爲之心。獨非屬人乎。曰。蓋有道焉。所謂天者。人之天也。人能不去乎天。則天亦豈長去乎人。當夫運思落筆時。覺心手間有勃勃欲發之勢。便是機神初到之候。更能迎機而導。愈引而愈長。心花怒放。筆態橫生。出我腕下。恍若天工。觸我毫端。無非妙緒。前者之所未有。後此之所難期。一旦得之。筆以發意。意以發筆。筆意相發之機。卽作者亦不自知所以然。非其人天資高朗。陶汰功深者。斷斷不能也。夫非天資高朗。陶汰功深者。不能不遲迴顧慮。於是畢其生無天機偶觸

之時。始因不能速。以至不得勢。繼且因不得勢。而愈不能速。囿於法中。動輒爲規矩所縛。拘於象內。觸處爲形似所牽。釋家所謂具鈍根者也。其於兹事。何啻千里。

醞釀

一切位置。林樹高下。烟雲掩映。水泉道路。籬落橋梁。俱已停當。且各得勢矣。若再以躁急之筆。以幾速成。不但神韻短淺。亦且暴氣將乘。雖有好勢。而無閒靜恬適之意。何足登鑒者之堂。於是停筆靜觀。澄心抑志。細細斟酌。務使輕重濃淡。疎密虛實之間。無絲毫不愜。更思如何可得深厚。如何可得生動。如何可得古雅堪玩。如何可得意思不盡。如何可得通幅聯絡。如何可得上下照應。凡此皆當反覆推究。而非欲速者所得與也。且同是一人手筆。其出於閒靜之時者。自有閒靜之致。出於躁急之候者。興會雖高。而一段輕遽之意。不足爲觀者重矣。試觀古人傳作。初展時。見其筆勢飛動可喜。未足以盡其妙也。當細玩其深厚渾融之氣。不知幾經蘊蓄陶淑而後得此者。乃今學者。或自喜才情富有。或自矜筆意飛揚。任意揮掃。不自顧惜。到後來不覺入於油滑佻健。其弊一成。畢生莫挽。雖有過人才情筆氣。終難到古人地位。吾所謂醞釀云者。斂蓄之謂也。意以斂而愈深。氣以蓄而愈厚。神乃斯全。暴著者能斂蓄。則將反乎退藏。輕易者能斂蓄。則將歸乎厚重。能退藏則神長。能厚重則神固。夫神至能固而且長。又何患乎不望見古人。

有畢生之醞釀者。有一時之醞釀者。少壯之時。兼收並蓄。凡材之堪爲吾用者。盡力取之。惟恐或後。惟恐不多。若少緩焉。其難免失時之歎。及至取資已富。別擇已精。則當平其心氣。抑其才力。以求古人之所以陶淑其性情。而自成一種氣象者。又不在於猛烹極煉之功。是則一生之醞釀者也。因有所觸。乘興而動。則兔起鶻落。欲罷不能。急起而隨之。蓋恐其一往而不復再覯也。若其跡象既成。林壑畢現。又當靜檢其疎失。細熨其矜暴。聚之以致其堅凝。融之以至於鎔化。粹然以精。穆然以深。務令意味醇厚。咀嚼不盡而後已。是則一時之醞釀者也。要之速以取者。始之事也。緩以凝者。終之事也。若既能速其所當速。而復能緩其所當緩焉。安有不足觀者乎。

卷三 傳神

傳神總論

畫法門類至多。而傳神寫照。由來最古。蓋以能傳古聖先賢之神。垂諸後世也。不曰形曰貌而曰神者。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類者有之。至於神。則有不能相同者矣。作者若但求之形似。則方圓肥瘦。卽數十人之中。且有相似者矣。烏得謂之傳神。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後瘦。前白而後蒼。前無鬚髭而後多髯。乍見之。或不能相識。卽而視之。必恍然曰。此卽某某也。蓋形雖變而神不變

也。故形或小失。猶之可也。若神有少乖。則竟非其人矣。然所以爲神之故。則又不離乎形。耳目口鼻。固是形之大要。至於骨格起伏高下。縐紋多寡隱現。一一不謬。則形得而神自來矣。其亦有骨格縐紋。一一不謬。而神竟不來者。必其用筆有未盡處。用筆之法。須相其面上皮色。或寬或緊。或粗或細。或略帶微笑。若與人相接意態。然後商量當以何等筆意取之。則斷無不得其神者。夫神之所以相異。實有各各不同之處。故用筆亦有各各不同之法。或宜渲暈。或宜勾勒。或宜點剔。或宜皴擦。用之不違其法。自能百無一失。夫用筆之法。原不是故爲造出。乃其面上所各自具者。我不過因而貌之。直是當面放一幅天然名作之像。我則從而縮臨之也。有筆處。的是少不得之筆。有墨處。的是不可免之墨。有色處。的是應得有之色。層層傅上。以待如其分而止。做到工夫純熟。自然心手妙合。形神逼肖矣。初學須多看古人名作。識其用筆之法。實從天然自具而來。細心體認。盡意揣摩。能識面上有天然筆法。自筆下有天然神理。若不向此加工。徒規規於方圓肥瘦。長短老幼之間。縱或形獲少似。而神難盡得。傳神云乎哉。

取神

天有四時之氣。神亦如之。得春之氣者。爲和而多含蓄。得夏之氣者。爲旺而多暢遂。得秋之氣者。爲清而多閑逸。得冬之氣者。爲凝而多斂抑。若狂笑盛怒。哀傷憔悴之意。乃是天之酷暑嚴寒。

疾風苦雨之際。在天非其氣之正。在人亦非其神之正矣。故傳神者。當傳寫其神之正也。神出於形。形不開則神不現。故作者必俟其喜意流溢之時取之。目於喜時。則稍紋挑起。口於喜時。則兩角向上。鼻於喜時。則其孔起而欲藏。口鼻兩傍於喜時。則壽帶紋中間勾起向顴。蓋兩顴之間。笑則起。愁則下。不起不下。在人不過無喜無愁。照此傳寫。猶恐其板滯而無流動之致。故必略帶微笑乃佳爾。又人之神。有專屬一處者。或在眉目。或在蘭臺。或在口角。或在顴頰。有統屬一面者。或在皮色。如寬緊麻縐之類是也。或在顏色。如黃白紅紫之類是也。既能一一無差。復能筆墨淸潤。無使重滯。而有輕和圓轉之趣。乃是妙手。其有一種面皮緊薄。肉色青黃。目定無神。口紋覆下。神氣短薄。意思慘淡者。縱有絕世名手。必不能呼之欲出也。竹坨老人謂沈爾調曰。觀人之神。如飛鳥之過目。其去愈速。其神愈全。故當瞥見之時。神乃全而眞。作者能以數筆勾出。脫手而神活現。是筆機與神理湊合。自有一段天然之妙也。若工夫未至純熟。須待添湊而成。縱得部位顏色。一一不甚相遠。而有幾分相肖。只是天趣未臻。尙不得爲傳神之妙也。

約形

以盈尺之面。而縮於方寸之中。其眉目鼻口方位。若失之毫釐。何啻千里。故曰約。約者。束而取之之謂。以大縮小。常患其寬而不緊。故落筆時。當刻刻以寬泛爲防。先以極淡墨取目及眉。次鼻。

次口。次打圈。俱粗粗爲之。再約量其眉目相去幾何。口鼻與眉目相去又幾何。自頂及頷。其寬窄修廣。一一斟酌而安排之。安排既定。復逐一細細對過。勿使有纖毫處不合。卽無纖毫處寬泛。雖數筆粗稿。其神理當已無不得矣。夫面上邱壑。高高下下。無些子平地。乃以貼平之紙素狀之。而能亦無些子平地。非用筆有法。如何可得。如不得法則無筆墨處皆必平。平斯寬矣。今請抉其不使寬而致平之故。俾學者得所依據焉。眼包睛而高。如有細縐紋者。則寫其縐紋以高之。如無縐紋者。則於傍睛處略深其色以高之。若眼眶深者。須顯其勾筆。若不深。則不必故爲添設。能四際安排得法。亦必自然高起。山根本高。卽有塌者。亦必略略高起。故寫山根者。須近眉處下筆。斜透至近頰處。鼻尖兩筆有接著山根者。直鼻也。有不接山根者。鼻梁中間開大也。又山根有止一層者。帶塌者是。有兩層者。其中層或上透眉心。或下連鼻尖。須略見筆法。約定骨幹。不得專以模糊之筆。多次㾾籠。致成顳頂模樣。兩顴骨亦皆隆起。其高處帶蒼色者。先擦以淡墨。後用色籠以高之。或顯從眼梢下起一筆者。或隱傍眼梢外。上接眉稜。下連頤輔者。亦當以淡墨勾取。後以色籠之。自覺隆隆隱起矣。眉稜骨無不起者　但隱顯之不同耳。隱者略施微暈。顯者須見筆痕。眉稜髮際之間。謂之天庭。天庭有重起而高者。則環勾兩淡筆於髮際之內。隱若圓起。有自下削上者。則傍眉稜以色暈入髮際。有凸起而堆前者。則當以色從耳根髮際兩邊暈攏。總要使高下之形。顯然可見。而仍不著形跡爲得。口角壽帶。皆宜略爲仰上。令得欣喜之意。至於打圈。是寫其邊道側轉地面。故輕重出入濃淡之間。尤須用意斟酌。蓋一面之間。無一絲空處。卽是無一絲平處。能使不空處皆不平。是謂緊合。不特爛而清

者。必當如是。卽腴而偉者。亦必如是。細細較對。無一處不合。則不期神而神自來矣。故作他畫。或有宜於放筆而爲之者。獨於傳神。雖刻刻收斂。尙慮有溢於本位者。若研習旣久。經閱亦多。而絕無合作。大都不免因平而寬之弊。有因是說而能致力於此。則他山之助。不無小補云。

用筆

兩間之物。無不可以狀之者。惟筆而已。夫以筆取物而欲肖之。非用筆得法者不能。况人之面貌。尤爲靈氣發現之處。若徒藉凹凸蒼黃白皙紅潤之色。不過得之形似而已。其露秀韶韻之致。萬萬不能得也。欲得靈秀韶韻之致。而不講求於筆法之所在。亦萬萬無由得也。試觀古人所作人物。但落落數筆勾勒。絕不施渲染。不但邱壑自顯。而且或以古雅。或以風韻。或以雄傑。或以雋永。神情意態之間。斷非尋常世人所易得。苟以庸俗之筆。仿而爲之。則依然庸俗之狀而已矣。則甚矣用筆之足尙也。今之傳神家。全賴以脂赭之色。添而成之。縱得幾分相肖。必至俗氣薰人。難以嚮邇。卽解以淡墨取凹凸爲邱壑。亦慮神氣不淸。惟無筆也。若能先相其人之面。摘其應用筆處。以筆直取之。輕重恰合。濃淡得宜。旣不令其模糊。復不使其著迹。蓋不模糊。則渾融之中。不沒淸朗神氣。不著迹。則顯豁之中。不失圓潤意思。於是淸神奕奕。秀骨珊珊。雖尋常形狀。一經其筆。無不風趣可喜。而仍能宛以肖之。東坡所謂販夫販婦皆冰玉者也。實由作者有不猶人之筆致。因而所作者。亦各

有不稽人之意致。豈非用筆之妙哉。又面上皮縷及皺紋。皆應顯其筆跡。凡下筆必依其橫竪。如額之縷橫。故紋之粗細隱顯不齊。而總皆橫覆。至眉心。則縷又竪。纔過眉心至山根。則其縷又橫。鼻山之旁。其縷又斜。自印堂插近鼻管兩顴之縷。從眼梢魚尾紋分下。帶笑則長而深。否則略見而已。魚尾紋挑上。則環到眉稜。接著額之覆紋。兩頤之紋。皆依壽帶分垂。環向頰下。頷下之紋又橫。項之兩旁則又竪。寫紋當以勾筆取之。寫縷當以皴筆取之。故知寫照惟用筆。用筆之道譬如蓋造房屋。勾取大概。則如梁柱牆垣。寫及皴紋則如窗櫺堦砌。雖未經丹雘之施。已具連雲之觀。工夫大要。全在用筆。須將前代妙手。如曾氏一派。細玩其下筆之道。再於臨時。能從面部。相取下筆的確道理。勾勒皴擦。用惟其宜。濃淡輕重。施得其當。無模糊著迹之弊。有圓和流潤之神。則不僅獨步一時。且將卓絕古今矣。

用墨

傳神家不識用墨之道。往往即以赭色布置部位。不知面部雖有高下邱壑。而其色實則一統。或有幾處深色。亦無關於凹凸者。乃覓全以色添湊而成。必至薰俗板滯。縱得相似。殊乏意致。故必識用墨之道。乃可以得傳神三昧。即如作少年人及芳年女照。其邱壑自有凹凸之處。若以赭取則太黃。以脂取之則太赤。苟非以墨取之。何從憑藉。即如面色蒼老。兩顴及鼻尖眼眶。俱粗皺而有深黝之色

者。皆當以淡墨擦過。復以色和墨籠之。層層而上。必如其色乃止。第不可使墨浮於色。致有黑氣耳。其法當以淡墨漬過。然後再以淡墨籠之。務要墨隨筆痕。色依墨態。成後觀之。非色非墨。恰是面上神彩。欲尋墨之所在而不可得。不知皆墨之所成也。又今人於陰陽明晦之間。太爲著相。於是就日光所映。有光處爲白。背光處爲黑。遂有西洋法一派。此則泥於用墨。而非吾所以爲用墨之道也。夫傳神祕妙。非有神奇。不過能使墨耳。用墨祕妙。非有神奇。不過能以墨隨筆。且以助筆意之所不能到耳。蓋筆者墨之帥也。墨者筆之充也。且筆非墨無以和。墨非筆無以附。墨以隨筆之一言。可謂盡泄用墨之秘矣。誠攻於此而有得焉。未有不以絕藝名於一世者。

傳色

作照而能有筆有墨。則其人之精神意氣。已躍然於紙素之上。雖未設色。已自可觀。但既有其色。亦不可盡廢。故傳色之道。又當深究其理以備其法。特不宜全恃丹鉛以眩俗觀耳。蓋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故其皮肉之色正黃。惟內映之以血。則黃也而間之以赤。於是在非黃非赤之間。人皆以淡赭爲之。其色未免不鮮。不如以硃砂之極細而浮於面者。代之爲得。人之顏色。由少及老。隨時而易。嬰孩之時。肌嫩理細。色澤晶瑩。當略現粉光。少施墨暈。要如花朵初放之色。盛年之際。氣足血旺。骨骼隆起。當墨主內拓。色主外提。要有光華發越之象。若中年以後。氣就衰而欲斂。色雖潤

而帶蒼。稜角摺痕。俱屬全顯。當墨以植骨。色以融神。要使肥澤者。渾厚而不磨稜。瘦削者。清峻而不巉刻。若在老年。則皮皺血衰。摺痕深嵌。氣日衰而漸近蒼茫。色縱腴而少爲頹頓。甚或垢若凍梨。或皴如枯木。當全向墨求以合其形。屢用色漬以呈其色。要極其斑剝。而不類於塵滓。極其巉巖。而自得其融和。凡此尙特言其大槪耳。至於靈變之處。非可槪視。如人皆以凸處色宜淡。而不知頭面之上。其突出處。動衝風日。則色必深。其窪處。風日少到。則色必淺。如槪用其凹處宜深之法。則諸突出處必皆白矣。何以求肖耶。又人皆以婦人及少年之色。宜嫩白嫩紅。而不知少年及婦人。亦有極蒼色者。中年以往。及老年之人。亦有極嫩色者。然少而色蒼。究是少年之神色。而不與老年類。老而色嫩。究是老年之氣色。而不與少年同。若槪以色之蒼嫩。配人之老少。又何能便相肖耶。又用色有死活之分。夫色之美者。莫如牡丹。又莫如綵繒。然繒死而花活。試剪綵繒爲牡丹。見者莫不賞其逼肖。若置於眞牡丹之側。則必以彼爲人爲之僞。而覺此則自有天然之妙。如經徐黃妙腕。以筆蘸色點拂而成者。其偏反華潤之致。更足怡情。夫綵色非不豔。剪手非不工。而卒莫能及點拂以成者之能得其全神。蓋點拂而成者。雖無炫耀之綵。却有情態之流。此卽所謂活色也。且花植物耳。其意致神情尙如此。况人爲動物之最靈者。欲形其形而幷色其色。苟非參以活法。安能得其全神耶。故傳色之道。必外而研習於手法。內而領會於心神。一經其筆。便覺其人之精神丰采。若與人相接者。方是活色。夫活色者。神之得也。神得。而形又何慮乎。

断決

面部之位。其起伏連斷處。固無不圓渾。而用筆之道。又必於圓中存梗骨爲得。凡諸起伏連斷之處。皆欲以筆爲主。以墨爲輔。如落筆時。不能決定其處。以下斷筆。勢必至狐疑無主。旋改旋易。迄無下筆之的處。卽欲不磨稜。而稜早已磨去矣。故於約定匡廓之後。將應落筆處。分作三等。第一等。是極高起陷下之處。如鼻準。壽帶。輪廓。及眼眶。顴骨之深者。以筆落定。以淡墨層層輔之。第二等。是略見凹凸之處。如眉稜。兩頤。山根。及眼眶。顴骨之淺而可見者。以淡墨落定。以極淡墨略暈之。第三等。是本無凹凸。而微見高低之處。如額上圓痕。眉間豎筆。兩腮有若隱若現之紋。雙頰露似有似無之跡。則亦以極淡之筆。落定其處而略暈之。凡諸落定之處。務要斟酌的當。勿使出入。其或宜側。或宜正。或宜輕。或宜重者。則皆歸力於墨。而墨又不得因有筆可倚。而故多塡湊。以致烟薰滿面。所謂筆者。猶行文家立定主見。如鐵案之不可移易。所謂墨者。猶行文家輔以辭藻。但當暢遂其意。不應故飾浮華。以妨大體。今因論斷決之筆。而復及輔佐之墨。蓋以用墨之道。其多寡出入。亦有分量。不得以爲輔佐而可不論也。

分別

天下至不相同者。莫如人之面。不特老少蒼嫩。各人人殊。卽一人之面。一時之間。且有喜怒動靜

之異。況人各一神。烏可概以一法。今請申諸所以分別之故。有部位之不同者。長短闊狹是也。有邱壑之不同者。高下淺深是也。有顏色之不同者。蒼黃紅白是也。有肌皮之不同者。寬緊粗細是也。人之面貌。其豐歉盈縮長短闊狹之數。若有一定。故豐於面者。必歉於側。盈於側者。必縮其面。長者必狹其側。短者常闊其面。推而準之。男女皆然。至於三停五眼之數。亦無或異。三停者。自頂至眉爲一停。自眉至鼻爲一停。自鼻至頦爲一停。若就其俯者而觀。則上故豐而下故歉。就其仰者而觀。則上故縮而下故盈。五眼者。人兩耳中間有五眼地位。惟闊面側處少。故常若有餘。狹面側處多。故常若不足。作者於耳根及顴骨交接處留心。便得之矣。將爲人作照。先觀其面盤。當以何字例之。頂銳而下寬者。由字形也。頂寬而下狹者。甲字形也。方而上下相同者。田字形也。中間寬而上下皆窄者。申字形也。上平而下寬者。用字形也。下方而上銳者。白字形也。上下皆方而狹長者。目字形也。上下皆方而匾闊者。四字形也。其上下平準。不在八字之例者。須看得確有定見。然後下淡筆約之。復再三斟酌。以審定其長短闊狹。使無纖毫出入。斯無不肖矣。面上邱壑。難以言擬。今略舉其大概。以俟學者例求。其五岳高起者。固當尋其用筆之處。其顯然應用勾筆者。斷須見筆。若平塌者。雖不必顯然見筆。亦宜隱約其間。至於落墨。當以墨之濃淡。分作十分量用。如眼覆筆。及圈瞳點睛。是十分墨。則眼上下重紋。及老年眼眶壽帶口痕鼻孔。是七八分。中年以後。壽帶及眼眶深者。應七八分。淺者或五六分。最淺者或三四分。山根及兩頤。應四五分。或二三分。顴骨及眉稜。應二三分。或一二分。漸漸添起。時時省察。莫令過分。務使凹凸隱顯。無毫釐之失。此高下淺深之

不同也。人之顏色。自嬰孩以至垂老。其隨時而變者。固不可以悉數。卽人各自具者。亦不可以數計。今試論其大概。所謂蒼者。乃是氣色最老之意。不論紅白皆有之。此色非脂赭所能擬。要於未上粉色時。先將淡墨捽其重處。若皮有細皺。則當以淡筆依其肉縷。細細皺好。大約一面之最蒼處。在天庭鼻準兩顴。蓋風日所觸。必先到數處。故蒼色獨甚耳。旣上粉色後。或應黃。或應赤。再以色籠之。如墨不足。亦可補上也。所謂黃者。卽蒼色之未甚者。故其所著之處。皆與蒼同。若歷年數久。便是蒼色也。在用墨時。不必預爲計慮。上粉色後。以淡赭水。漸漸漬上。不可一次便足。致不潤澤。且人之面色。本如淺色花瓣。無有一處勻者。畫者借此以著筆墨。及藉此以成氣韻。粗心看去。不過統是一色。細意求之。則此重而彼輕。此淺而彼深。能一一無差。自然神情逼肖矣。所謂紅者。乃是人之血色也。而血有衰旺之分。於是面色有榮瘁之別。當於黃色旣成之後。觀其幾處是血色發現。以胭脂破極淡水。漸次漬之。便覺氣色融洽。又有一種通面紅潤之色。當於上粉色後。先通以淡紅水敷之。復於赭色內添少脂水。加其應重處。亦分作數層上之乃得。白者。人之肉色也。肉色本白如玉。血紅而皮黃。三者和而成是色。若是靜藏之人。不經風日。自能白皙光瑩。更須有一段光潤之色。方爲有生氣。上色時。須粉薄而膠清。粉薄則色不滯。膠輕能令粉色有玉地。今人不解其理。不論老少。早上一層厚粉。一片平白。雖有好筆。已經抹煞。於是粉上加色。無非痕跡。且是死色。夫色旣死矣。安望神之活動哉。此則蒼黃紅白之不同者也。面上肌理。自少及老。旣隨時而易。而生而自具者。又各各不同。肌膚寬者。若皮餘於肉。骨格亦猶夫人。而處處寬泛。遇有摺紋。必深而長。作者

當於落墨時。筆筆見法。不可磨稜。蓋膚理寬者。非必肥胖。或前肥而後瘦者。若一磨稜。便不是寬之神理矣。有肌理緊者。若皮不能包裹骨肉。而處處有牽強之意。雖無深紋長摺。亦大有起落高下。且此種相。必帶青黃之色。而在常若病容者。神情短薄。最難摹寫。作法當以極淡墨。不論遍數。層層潤起。令極牽強中。少得自在意思。極澀滯中。略有流動之趣。始稱斡旋造化之手也。有肌理粗者。或巖嵌如柑皮。或粗厲如樹續。且皺且麻。點子與皺紋相雜。非黃非黑。斑痕與赤色相兼。既雜亂而無章。復斑斕而無定。然屬文雅之流。就中却饒風趣。苟不細心體會。必至塗抹而成。不但失其神。且失其形矣。作者須於應皺處。應勾處。應點應暈處。及應濃應淡應黃應赤之處。一一還清。則粗濁者其形耳。而清雅流利之神。自流於筆墨之間矣。有肌理細膩者。或光潤如玉。或鮮艷如花。而邱壑高下。亦復朗然如列。作者幾歎無從下筆。不知面之極細嫩者。全賴用墨得法。誠能以淡淡筆墨。尋其下筆之處。若隱若現。漸次寫起。邱壑凹凸。已無絲毫之失。乃傳以輕膠薄粉。覺墨痕在隱約間。然後於粉上。用脂赭層層輕籠。令部位高高下下。非墨非色。而晶瑩潤澤。彌覺可愛。形無纖微之失。則神當自來矣。此寬緊粗細之不同者也。以上四條。分十六目。其用筆墨及脂赭之法。已具於此。而所以不同之故。仍俟學者。能盡力以究成規。虛心以參活法。求作者臨前。自有種種法度。熟極巧生。不過無方之應。文成法立。乃爲有本之源。到此時候。下筆如印如鏡。一涉其手。覺世無難寫之面矣。

相勢

傳寫之道。原不必拘於一格。不解道理者。但知當面描摹。豈知畫雖一面。而兩旁側叠之處。實有地面。何可略去。則是動筆便有三面。方得神理俱足。若五嶽皆高起者。但竭力以圖正面。不過略得其意。而高起之處。斷斷難取。須帶幾分側相。乃能醒露。蓋寫人正面。最難下筆。若帶側。則山根一筆。已易着手。而上下諸相照應處。俱有一氣聯絡之勢。用筆旣得聯絡。而墨以輔之。安慮神情之不活現哉。欲作側相。須用心細相部位。全見之半面。覺寬而空。却要處處緊湊。使空處都有著落。偏見之半面。覺緊而窄。却要處處安舒。使窄處俱有地面。初下筆時。要定作幾分側意。直到匡廓完全。不得少有猶豫。匡廓已定。漸漸添起。總要依傍初定數筆墨痕。無使差失。便稱得訣。寫側面者。以鼻梁一筆爲主。此筆能寫鼻之高下。及側之分數。最爲要緊。次則就側面寫顴骨一筆。此筆若在正面。卽百什筆所不能取者。乃可以一筆取之。次則天庭一筆。取額之圓正凸凹。又次則地閣一筆。取頦之方圓出入。又將耳根一筆。細細對定。落準其頤頷相接之處。此皆寫正面者。不知其幾費經營而得者。此則俱可成於一筆也。部位匡廓已定。餘不過摺紋深淺。顏色蒼嫩。無難事矣。又有凸額凹面。及鼻梁分外高起。下頦分外超出者。若不帶側。必難相肖。或數人合置一圖。當必各相照應。尤須以側爲勢。先相其數人中。若者宜正。若者宜側。旣易於取神。復各有顧盼。是借其勢。以貫串通幅神氣。何便如之。故欲能相勢。必先工於側面。而後隨其勢而用之。亦安往而不得哉。

活法

傳神固在求肖。然但能相肖。而筆墨鈍澀。作法膠固。烏得卽爲妙手耶。且同是耳目口鼻。碌碌之夫。未嘗無好相。而與之相習。漸覺尋常。雄才偉器。雖生無異質。而一段英傑不凡之概。時流溢於眉睫之間。觀杜少陵贈曹將軍詩可見矣。今人但知死法。不求變化之妙。依樣寫去。祇是平庸氣息耳。夫以平庸之筆。寫平庸之人。猶之可也。若以平庸之筆。寫非常之人。如何可耐。方將以不平庸之筆。寫平庸之人。俾少減其平庸之氣。奈何以平庸之筆。寫不平庸之人哉。且天地之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而造化之妙。又惟筆能參之。今以筆寫人。是以靈致靈。而徒憑死法。旣負人。且負筆矣。愈知寫照者。不可但求之形似也。然所謂活法者。又未嘗不求甚肖。惟參以靈變之機。則形固肖。而神更旣肖且靈之爲貴也。今有非常之人。儕於庸衆。識者必能物色。以其氣象之不可掩也。而正此不可掩之氣象。惟筆可傳耳。其傳之也。或一時而得。或經久而得。或得其態於無人之際。或得其神於酬酢之交。或因平直而得之。或藉巧變而得之。筆到機隨。心閑手暢。脫穎而出。恰如乍見之神。迎刃以披。適値無心之合。熟極之候。動不踰矩。會意所成。多不如少。出之也易。旣無張皇補綴之痕。得之也全。有活脫圓融之妙。此所謂一時之得。蓋出於偶然者也。揣摩有日。貫想多方。刻勵以求。旣徹終而徹始。鑽研而得。亦見淺而見深。往復尋求。功深效見。爬羅抉剔。苦盡甘來。人

十己千。魯者獨能傳道。先難後獲。成時方信功夫。此所謂經久之得。蓋出於功力。而非質之所能限也。心與天遊。尙未形其喜怒哀樂。神歸自在。更不關乎動作語言。若動若靜之間。非肆非莊之際。澄泓無滓。如秋水之在寒潭。磊落多姿。若奇峯之淩霄漢。和而泰。覺道氣之沖然。安以舒。乃天機之適爾。此所謂能得其無人之態者也。非筆格絕高。曷以臻此。眼稍旖旎。喜意流溢於雙眉。口輔圓融。樂事顯呈於兩頰。疑眞而幷忘疑假。接之如生。載笑而惝聽載言。呼之欲應。想寤歌之神味。儼對客之形容。顧盼有情。素識者固如逢其故。歡欣無限。素昧者亦恍覿其人。此所謂能得酬酢之神者也。筆墨之輕圓靈活。蓋獨絕矣。眉淸目秀。鼻直口方。條理井然。無事深求巧法。神情朗暢。但須不失常規。看骨相之淸奇。法以顯而愈妙。覿儀容之周正。形隨筆以成圖。援筆立成。更見丰神大雅。披圖宛在。翻疑擘畫徒勞。此則以平直之法而得之者也。是在輕重隱現之間。但以勾勒取之足矣。或貌寢而格奇。或神淸而骨濁。求其貌而失其格。縱相似而實非。寫其骨而違其神。雖已近而終遠。是非巧思。難致神全。一成之法無所施。百變之機庶可濟。法外求法。乃爲用法之神。變中更變。方是求變之道。此則所謂藉巧變以得之者也。今之寫照者。令人正襟危坐。刻意摹擬。或竟日不成。或屢易不就。不但作者神消氣沮。卽坐者亦鮮不情怠意闌。縱得幾分相似。不失之板滯。卽流於堆垛。騷人雅士。見之定當攢眉。亦何取於筆墨哉。吾所謂活法者。正以天下之人。無一定之神情。是以吾取之道。亦無一定之法則。學者參此而有得焉。方知嚮之著相以求者。皆非有用功夫矣。然人亦安能起手便知活法哉。但於旣熟規矩之後。時須參此。以希靈變。而後可幾於阿堵傳神之妙。

卷四

人物瑣論

六書之象形。已肇畫端。山龍作繪。圖象旁求。由來尚矣。於是踵事增華。凡作人物。必有所以位置者。則樹石屋宇舟車一切器用之屬。無不畢採以供繪事。然必欲其神合。而不徒以形取也。學者當先求之筆墨之道。而渲染點綴之事後焉。其最初而最要者。在乎以筆勾取其形。能使筆下曲折周到。輕重合宜。無纖毫之失。則形得而神亦在箇中矣。又筆不可庸腐纖巧。不庸腐。可幾於古。不纖巧。可近於雅。不失古雅。其於畫也思過半矣。間有出入。亦其人之資力厚薄淺深所致。而要各有所取也。今者去古云遙。虎頭探微之蹟。不可得見矣。所偶見者。宋元以來遺跡。的有一脈相傳道理。學者當於非道者。雖精巧炫目。悉宜屏絕。是道者。雖草率見意。亦細推求。久之而有得焉。斯絕業於焉克紹矣。何必親登顧陸之堂。面領曹吳之訓。而後可以名世也哉。

學作人物。最忌早欲調脂抹粉。蓋畫以骨幹爲主。骨幹只須以筆墨寫出。筆墨有神。則未設色之前。天然有一種應得之色。隱現於衣裳環佩之間。因而附之。自然深淺得宜。神采煥發。若入手便講設色。勢必分心於塗抹。以務炫爛。不識畫理者。見其五采鮮麗。便已侈口交稱。任意索取。遂令酬

應馳騁之心。不可自止。於是驅遣神思。無非務外。而鞭迫向裏之功。日已疎矣。久之而自顧無奇。漸成退悔。亦已晚矣。豈不可惜。蓋初學時天資縱好。而識見未能卓定。且速成之心。人所不免。因此騖廢者。什恒有九。故先論及。以爲首懲。

初學作人物。若全倚影摹舊本。習以爲常。將終身不得其道。法當先將古人善本。細細玩味。如頭面部位。須分三停五眼。周身骨骼。要從衣外看出。何處是肩。何處是肘。何處是腰是膝。正立見腹。側立見背及臀。衣有寬緊長短之別。勢有文武動靜之異。而骨骼部位。總無二致。作衣紋時。須知此一筆是寫其肩。則一身之正側俯仰。及兩手之或上或下。皆於此定。肩既定矣。次及於手。後及袖口。袖口之上。要知下此一筆。是寫其臂灣。又一筆是寫其肘。則自肩及手之筋絡。亦於此定。次及其腹。則體之肥瘦。勢之偏正定焉。後及其兩足。或屈或伸。或開或並。先從腰下落一筆。再接下一筆。是寫其膝。其坐者。其立而俯者。膝當隆起。若仰而立者。不必見膝也。凡此皆骨骼之隱於衣中。而於作衣紋時隨筆寫出者。此但言其一定之理。至於衣紋筆法。須從舊本求之。能因吾說而尋繹焉。則頭頭是道矣。又一說。凡初學者。先將裸體骨骼約定。後施衣服。亦是起手一法。但幾處最要勾勒之筆。仍不外上所言耳。

既知安頓部位骨骼。務須留心落墨用筆之道。夫行住坐立。向背顧盼。皆有自然之態。當以筆直取。若絕不費力。而能無不中綮者。乃爲得之矣。今者正法無傳。邪說雜起。或故作曲屈。或妄加頓挫。或忽然粗細。或猛如跳躍。是皆庸俗之手。無以見長。但借此數端。以駭俗目。昧者從而和之。

至等於沿門擫黑而不自知。故留心斯道者。當初學時。先須屏棄數種惡習。徧覓前古正法。遠則道子龍眠。近則六如十洲。類而推之。有不大遠此數家者。不論已經臨摹之本。及石墨刻。皆可取以爲楷式。揣摩久之。筆下自然古雅典則。而有恬澹冲和之氣。以之圖寫聖賢仙佛。及高隱通達之流。庶幾仿佛其什一。若筆墨惡俗。不但不能得其萬一。且汚䙝實甚。何可列於尊彝典册之間耶。自仇唐以來。正法絕響。而楊芝。呂學。顧源。董旭。及閩中黃愼輩。先後攪擾。百年間人心目若與俱化。同此者取。異此者棄。間有資性敏而功力深者。以識之未定。遂至沉溺其間。趙松雪謂甜邪俗賴爲四惡。苟其無害於人。君子惡之。必不若是其甚也。今則又非松雪之時矣。百年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顧瞻其間。誰爲紹仇唐之後者。吾故不得不歸咎於稂莠之太多。以致嘉禾之難植也。

古所傳名蹟人物。其妙者。多出於瀟灑流利。而不在於精整密緻。蓋精整密緻者。人爲之規矩。瀟灑流利者。天然之變化也。但初學者起手便欲瀟灑。勢必至散漫而無拘束。於是進取難幾。終歸無得。學者先當取極工整者。以爲揣摩之本。一勾一拂。務窮其故。深識當時運思落筆之意。久久爲之。必自有生發意思。再以較量折算之法。時時照顧。如古所謂丈山尺樹。寸馬豆人。一一無差。是則所謂能盡乎規矩者也。日漸純熟。能至不深求而自合。不刻意而無違。規矩在手。法度因心。任我意以爲之。無不合古人氣局。乃瀟灑流利之致。溢於楮素之間矣。今之學者。概有二病。皆關資禀。天資緜下者。狃於規矩。死守成法。起手工夫非不好。而拘攣拙鈍之弊已成。雖好學不倦。難幾古人地位。天資高朗者。心期縱逸。忽易卑近。涉心便解。不耐深求。而脫略率滑之弊。遂至害事。且

前此築基之功未足。以致心高手澀。反因湊拍不來。漸漸退落。何暇問與古人合不合哉。然愚則以爲二者。未始不皆可成就也。駑下者。稍識規矩。日加開拓。一見妙蹟。刻意以求其合。更得明師益友。日爲補助。讀書明理。以通天地氣機之化。自得漸漸靈動。日復有悟。而求進不已。不難心神朗徹。所謂以魯而得之者也。高朗者。耐心煩瑣。俯就規矩。莫忽近以圖遠。毋遺小以務大。歛之束之。以防其氣之矜。沉之凝之。以固其心之軼。時時望古人之難到。時時覺己習之難除。功夫日進。而無敢少自滿足。自然內力日深。而菁華卒不可遏。其瀟灑流利之致。更非駑下所成者可及矣。嗚呼。中行之質。有幾人哉。有志者。誠能先識資稟之何如。而進退出入之。各得其宜焉。其所成就。總有可觀。信今傳後。何至獨讓古人。

凡圖中安頓布置一切之物。固是人物家所不可少。須要識筆筆相生。物物相需道理。何爲筆筆相生。如畫人。因眉目之定所向。而五官之部位生之。因頭面之定所向。而肢體之坐立生之。作衣紋。亦須因緊要處。先落一筆。而聯絡襯貼之筆生之。及其布景。如作樹。須因榦而生枝。因枝而生葉。作石。須因匡廓而生開破之筆。因開破而生皴擦之筆。以及竹木掩映。苔草點綴。無不有一氣相生之勢。爲之既熟。則流利活潑之機。自能隨筆而出矣。何爲物物相需。如作密樹。需雲氣以形其蓊鬱。作閒雲。須雜木以形其縹緲。是雲與樹之相需也。屋宇多橫筆。掩之者須透直之長林。樹枝多直筆。間之者須橫斜之坡石。是橫與直之相需也。至於烘托之妙。則有處與無處相需。而烟靄之致以明。交接之間。此物與彼物相需。而穿插之處乃顯。繁亂者。濃淡相需。而條理得以井然。蕭疎者。遠近相

需。而境界得以曠闊。其或命題之不可缺者。雖不常作之物。當一一還他。但要位置得宜。而不傷大雅。或露其要處而隱其全。或借以點明而藏其跡。如寫帘於林端。則知其有酒家。作僧於路口。則識其有禪舍。要令一幅之中。無非是相生相需之道。加以剪裁合度。添補得宜。令玩者。遠看近看。皆無不稱。乃得之矣。

凡人物家布置景色。但當作一開一合。蓋所謂小景。原不過於山水大局中。剪其一段。而自爲局法。若以一二工緻小人物。而置之羣山萬壑之中。稍大人物。補之重崗複嶺之下。則皆不合法。此二者論之於理。未嘗有乖。繩之以法。則大有碍。作者但就法一邊論可也。總之人物多。則景物可多。人物少。則景物斷不可迫塞。蓋局法第一當論疎密。人物小而多者。則可配以密林深樹。高山大嶺。若大而少者。則老樹一幹。危石一區。已足當其空矣。以此推之。則疎密之道。自了了矣。

作人物布景成局。全藉有疎有密。疎者要安頓有致。雖略施樹石。有清虛瀟灑之意。而不嫌空鬆。少綴花草。有雅靜幽閑之趣。而不爲岑寂。一邱一壑。一几一榻。全是性靈所寄。令見者動高懷。興遠想。是謂少許勝人多許。如倪迂老遠岫疎林。無多筆墨。而滿紙逸氣者。乃可論布局之疎密者。須要層層掩映。縱極重陰疊翠。略無空處。而清趣自存。極往來曲折。不可臆計。而條理愈顯。若雜亂滿紙。何異亂草堆柴哉。凡畫當作三層。如外一層是横。中一層必當多竪。內一層又當用横。外一層用樹林。中一層則用欄楯房屋之屬。內一層又當略作遠景樹石。以分別之。或以花竹間樹石。或以夾葉間點葉。總要分別顯然。夫畫雖有數層。而紙素受筆之地。只是一層。是在細心體會。其外

層受筆之外。便是中層地面。中層受筆之外。又是內層地面。惟能調劑得宜。不模糊。不堆垛。不失章法。便可使玩者幾欲躍入其中矣。一局之間。又當作股。數多不過三四。一股濃重。餘股當量其遠近而少疎淡。若通體迫塞者。能以一二處小空。或雲或水。俱是畫家通靈氣之處也。有全露之叢林。無全露之屋宇。有成片之水面。無成片之平地。路必求通。泉必求源。畫近處要濃重。遠處要輕淡。固是成說。然又不當故以輕重爲遠近。要識遠近之法。在位置不在濃淡。攢而能離。合而能別。蔥翠盈前。無非氣韻。菁華滿目。盡是文章。乍見足駭人目。細玩更怡人情。密而至此。吾何間然。

畫人物補佐。首須樹石。而次則界畫。花草之屬。又其次也。但同在一圖。必當相稱。若佐輔不佳。亦足爲人物之累。見有人物亦工整。設色亦有法。即界畫折算。亦能無差。而一涉樹石。便現出幾許扭揑而不可耐。蓋憑稿本而爲之者也。夫至樹石。雖有稿本。而無平日功夫者。一筆難措。即勉強爲之。不足當識者之一笑。故知作畫者。諸可強而樹石實不可強也。且樹石全在筆法。有筆法。則信手寫去。皆成氣象。如筆法未合。縱有曹吳善本。李趙妙蹟。何可供我摹揚耶。即如樹法。種類不一。須曲直偃仰之合宜。位置多方。要掩映穿插之有致。橫枝秀出。直幹凌霄。則其筆宜挺而爽。老影婆娑。虬枝屈曲。則其筆宜折而蒼。細柳新蒲。不失飄揚之度。蒼松翠柏。具有斑剝之觀。春樹拂和風。老幹與新枝相映。秋林披玉露。丹楓與翠竹交輝。蔽日沉沉。一片綠雲蓊鬱。凝空颯颯。幾枝瘦影蕭疎。老樹壓低簷。論其年幾忘甲子。蒼松橫落澗。擬其狀不啻龍蛇。高呈骨相之奇。葉以風霜而盡脫。遠作迷離之態。色以烟雨而如昏。梅須瘦而清。相對者詩人詞客。竹欲疎而韻。宜稱者逸士

佳人。凡此形容。皆筆墨所出。而各得其神。則作樹之道。其庶幾矣。至於石法。既無一定之形。復非一家之筆。或宜峭而險。有森然欲搏之奇。或當秀而靈。著莫測神工之巧。可凭似案。供坐臥於園林。彼列如屏。待留題於騷雅。映琅玕之夏玉。間直者皴必多平。伴拳握之撐空。配奇者筆尤須橫。遠而望之。既層疊而又峻嶒。近而察之。已皺瘦還兼漏透。蒼苔碧蘚。疑蹲獅臥虎之驚人。竹映花遮。儼翳袖飄裾之可意。臨水濱而特立。知招問字之船。當細徑以橫施。故曲登山之屐。至若湖山佳麗。磵碓奇觀。襯飛瀑於懸崖。巉稜峻削。映清流於淺瀨。高下參差。石之靈者。出自天成。推筆墨乃可奪之。可知筆墨之巧。亦有出而不窮之妙。在作者胸中之所蘊。而作者之所蘊。又在於平日見聞之廣。學力之深。臨時揮灑。隨觸隨發。一圖屢作。各不相襲。則能事畢矣。故欲作人物者。必當先究心樹石。而漸及其他也。

今之論界畫者。但用尺引筆。而於折算斜整會意處。能一一無差。便稱能手。不知此特匠心所運。施之極工細者乃稱。若大幅人物。不得用尺。用尺卽是死筆也。凡作屋宇器具。筆須平直。當先以朽筆用尺約定。以豪筆飽墨。運肘而畫之。如今之書鐵線篆者。便合古人作法。則雖是極板之物。仍不失用筆之道。是以可貴。若以尺引筆。豈復是畫哉。郭恕先仙山樓閣圖。稱古今界畫之極。若是用尺則與印本中所作臺榭何異哉。又凡應用界畫之物。必須款式古雅。斷不可照今時所尚。刻意求精巧。且林木縱橫。山石磊落之間。忽作一段整齊之筆。亦是散整相間之道也。要知處處從筆端寫出者。卽處處從心坎流出。如作人物。必於衣紋見筆法。作樹石。必於勾皴見筆法。獨於橫直之紋。乃

可不用筆法而爲之耶。聞年雙峯有客無他能。但能以素紙上運肘畫棊局。不爽銖黍。雙峯固賞鑒家。以其能得畫中界畫道理耳。凡子弟於十餘歲時。日令其作徑尺圓圈。及橫竪長畫。後來作書畫。得許多便宜。

一幅中人物樹石。近者宜大。遠者宜小。畫理固然。今人往往於近處。形體大而筆痕粗重。於遠處。形體小而筆痕亦隨而輕細。近處遠處。竟似大小兩幅筆墨。豈理也哉。夫畫以筆墨爲重。起手數筆。意思已定。通幅不得少雜。近處人物樹石。理當大。而筆痕不應故粗。而意則同於遠處。遠處理宜小。但當少其筆數。亦同於近處。是畫理之大要。於此未深者。但解求諸形似。何暇究心畫理。以致功日多而理日昧。勞精弊神。無非悖乎畫理。吾甚惜之。因願有志者。能於筆墨間求道理。不甚遠矣。

人物家固要物物求肖。但當直取其意。一筆便了。古人有九朽一罷之論。九朽者。不厭多改。一罷者。一筆便了。作畫無異於作書。知作書之不得添湊而成者。便可知所以作畫矣。且九朽一罷之旨。即是意在筆先之道。張素於壁。凝情定志。人物顧盼。邱壑高下。皆要有聯絡意思。若交接之處。少不分曉。再細推敲。能使人一望而知者乃定。意思既定。然後灑然落墨。兔起鶻落。氣運筆隨。機趣所行。觸物賦象。即有些小偶誤。不足爲病。若意思未得。但逐處填湊。縱極工穩。不是作家。每見古人所作。細按其尺寸交搭處。不無小誤。而一毫無損於大體。可知意思筆墨已得。餘便易易矣。亦有院體稿本。竟能無纖毫小病。而賞鑒家反不甚重。更知論畫者。首須大體。

作畫氣體。渾璞爲貴。明秀次之。更能不失卷軸風流。乃成士夫家筆墨。夫渾璞明秀。於山水則在筆墨之外。於人物則在筆墨之中。蓋山水是籠罩出來者。人物是發揮出來者。故人物之難。當倍於山水也。嘗見騷人逸士。未曾究心六法。偶見人作山水。便效爲之。或竟有可觀者。從未有不學而能作人物者也。學作人物者。用數載工力。已能創立稿本矣。必博求古人所作。如不得原蹟。卽木刻石刻。規模亦在。取以參看。而得其先後之所以同揆。遇有合轍者。雖素未著名。亦當取以佽助。如其非道。縱藉甚聲稱。名高一世。亦所屏絕。如是以進。則志趣日益高。筆意日益古。先於明秀。後期渾璞。功夫極處。則明秀處不失渾璞。而渾璞之中。其明秀又所不必言矣。

布置景物。及用筆意思。皆當合題中氣象。如讌會則有忻悅意思。離別則有愁慘意思。寫聖賢仙佛。令瞻者動肅穆之誠。寫忠孝仁慈。令對者發性情之感。山林肥遯。須瀟灑而幽閑。鐘鼎賢豪。須雅麗而典則。副閨房之美女。雖奇石高枝。亦呈嫵媚。稱恬退之幽人。縱散樗亂石。亦具清靈。方外清流。但覺烟霞徧體。才華文士。可知廊廟雄姿。農圃呈時世之昇平。漁樵識湖山之放浪。飛仙本不可見。宜恍惚而飄揚。鬼物原無所憑。宜奇變而詭譎。以及綺園歌舞。極穠華美麗之觀。獵騎飛騰。窮磬控縱送之態。靡不各盡其致。道子龍眠。卓越千古。亦不外是也。

布景大局已定。而中間隨宜點綴古玩。及花草之屬。亦人物家之不可少者。須位置得所方稱。古玩或磁或銅。款式宜古雅。而不宜多。多則類於骨董肆。而反傷雅道。平日所見佳製古器。圖其數種。酌而用之可也。至於閒花小草。補綴於樹根石隙。以助清幽閑適之趣。宜以筆蘸色。隨手點染。雖工

綴人物。亦不宜用勾勒。蓋以單筆點出。具有生動之致。若勾勒所成。便傷於刻。且失之板實。反害大體矣。但巖壑之姿。玉堂之彥。閨房之玩。籬落之風。其所點綴。則又自有分別存乎其間矣。

點勒苔草。最關全局氣韻。非可漫爲增損。所謂苔者。於石之巖嵌巔頂。及樹之老幹與糾結之處。藉以明顯界限。而蒼然之致以出。故一處不過數點。宜用焦墨。若重設色。以青綠嵌之。其依理而密點者。乃草耳。不得與苔相混。若地坡細草。則或點或勒。借以破地坡之平衍。而映出人物衣紋。更使明白。且氣韻萋迷。尤可助通幅之神。但疎密濃淡多寡之數。須臨時斟酌。非落墨布局時所能預定也。夫苔能明顯界限。固已。而草之爲用。又能聯絡氣脈。蓋布景用筆。不過橫豎。其境界地面。不過平直。凡豎而直者。易於圖寫。至平而橫者。難以妥帖。而安頓諸色物件。又多在平處。而平處又不可多見。若通幅數見平地。最取人厭。故當隨處有平地。但隱而不見。又曲折可通。足令觀者色舞。且林木縱橫。峯巒層疊之餘。忽留一片平陽。芊綿草色。騷人逸士。藉以爲茵。移時晤對。亦愉快之絕境也。點苔是通局之眉目。寫草是通局之鬢髮。鬢髮眉目之間。已自炯炯。則不待徧見其五官百骸。而識其非凡品矣。

筆墨絹素瑣論

作畫者譬諸戰陣。筆爲戈矛。墨爲芻糧。絹素則地利也。主帥與士卒。俱已上下一心。使如臂

指。更繫此數者相助。自當所向無前矣。筆之所助。能使曲折如意。剛柔合宜。而飛動軒爽之氣。沉著痛快之神。皆於是乎得之。墨之所助。能使淹潤如濕。秀結如金。而霏微烟靄之致。幽深杳渺之觀。亦於是乎得之。至於絹素。則承載筆墨。發揮意思。當前則腴潤而可玩。向後則壽世於無窮。且與會所至。機趣所發。必有以引而出之者。苟相助之不得。尤足墮人意氣。作者不可以其無關緊要而忽諸也。

今之作人物者。大都皆用狼毫蟹爪。雖巨障長幅。亦以此爲之。不知筆身細。必多貯水。則不能緊斂。而腕力何由得著。遂無爽颯意思矣。如作二三寸人物。而極細緻者。則用蟹爪筆落墨。稍大者。則筆亦如之。純羊毫兎毫兩種不可用。他毫兼成者皆可。但量其大小。酌其剛柔。用之旣服。不必更易他種矣。

藏墨家俱貴古製。若書畫家所用。則新而高者足矣。蓋書畫皆取色澤。而畫爲尤重。若墨舊膠退。色反晦黯。何取哉。今新安佳製。儘堪供用。施之金箋而光澤肥艶者。已是極好之品。和以金屑。而故高其價。非所尙也。

紙之流傳者。愈古則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金粟藏經紙一種而論。越今已幾千載。不過其色稍改。而完好緊韌。幾不可碎。以此作畫。雖傳之數千年無難也。今則盈尺數金。安得供我揮灑。下而宋元諸箋。雖不如藏經。猶堪經久。亦何可多得。惟前明宣德間。最精研於造紙。而得留於今者。時或可遇。亦難多得。近者造紙。涇縣最盛。而宣城所造頁紙。細膩光結。已屬今時極品。但柔順有餘。

而剛健不足。作書畫者。生於今。必得如前古紙素。則將擱筆已乎。余年來無他好。惟展紙弄墨。消磨時日。安得如許佳紙。卽人所持來者。亦尋常坊間物耳。向嘗偶閱米海嶽帖。有論漿搗紙者。乃繹其意。遍涇縣諸色紙中之最好者。以白芨泡出漿水。拭過槌之。使光結可玩。且宜筆墨。則以供常用。如偶遇宋元諸箋。及宣德所製者。便是此腕難得之遭逢矣。作畫家宜痛絕礬紙。礬紙作畫。筆意澀滯。墨色浮薄。且不百年而碎裂無寸完。余蓄夏太常墨竹。是散金礬紙本。筆墨尚好。而紙本遍體破碎。不可裝潢。惜哉。

前人作畫多用絹。而絹亦粗細不一。非惡粗而貴細也。工緻宜細。寫意宜粗。且絹之生熟亦不一。非貴熟而惡生也。工緻宜熟。寫意宜生。大約不論粗細。要以厚重者爲尙。今之妄論者。謂絹不如紙能經久。究之紙之壽。安能及絹哉。夫絹之所以不久者。礬重故耳。今人不解用礬道理。生絹上欲以膠礬糊沒其縷眼。不糊沒。又不可以作畫。故絹地不數年便碎裂無完。於是咎絹之不能經久。彼幷不知唐宋名蹟之存於今者。獨非絹乎。古絲今絲。不聞有異。而千餘年尙存。其故何歟。嘗聞前人論云。輕粉入絹素。槌如銀版。古者多用蛤粉。今當以石灰代之。石灰之性燥。而能歷久不變色。以大盆貯水。入灰攪勻。斗水不過合灰。以絹單層入水。拖一過。起水不可絞。絞則絹終帶縐紋。掛乾以熨斗貼平。疊方尺許。木槌石底。令有力者槌。勿近四邊。旣熟。輪摺其未槌之處。槌之如前。令通體皆熟。所謂色如銀版者也。然後上幀。先拭以膠水。候乾。再以礬水上之。冬月膠淸。夏月膠重。礬之輕重亦隨之。故盛暑時。不宜用膠礬於絹。以其重也。生絹膠礬不得不重。而易裂。熟絹膠

礬得以輕。而不易裂。則絹自應槌之令熟。而膠礬自應愈輕愈妙。但故輕亦不能用。礬如數而膠不足。則墨痕水溢如暴紙。膠如數而礬不足。則墨痕上覆之便脫。膠不足者易以見。而量加之。礬不足者難以辨。須點墨於絹。以水洗之。不脫者可矣。否則亦量加之。此亦候膠礬之法也。要知膠礬是伐絹之斧。特不得已而用耳。蓋絹性與紙異。無膠礬則不利於筆。有膠而無礬。則不利於色。能酌而用之。使不過分。其猶愈於今之紙也多多矣。夫既爲承載筆墨之具。不可不用意如法。以圖永久。詳言之以質同志。

設色瑣論

五色原於五行。謂之正色。而五行相錯雜以成者。謂之間色。皆天地自然之文章。於時也。四序之各異。於物也。賦性之各殊。於人也。榮枯老少休咎清濁之各各不齊。天地之所生。皆由氣化。而非有意於其間。然作者當以意體之。令無不宛合。一若由氣化所成者。是能以人巧合天工者也。今特條分縷析。詳論其性情製合之法。夫古人作畫。必表裏俱到。筆畫已刻入縑素。其所設色。又歷久如新。終古不脫。且其古渾之氣。若自中出。想其作時。必非若後人摽掠外貌。但求一時美觀已也。凡畫由尺幅以至尋丈巨障。皆有分量。尺幅氣色。其分量抵丈許者三之一。三四尺者半之。大幅氣色過淡。則遠望無勢。而弊於瑣碎。小幅氣色過重。則晦滯有餘。而淸晰不足。又當分作十分看。用重靑

綠者。三四分是墨。六七分是色。淡靑綠者。六七分墨。二三分是色。若淺絳山水。則全以墨爲主。而其色無輕重之足關矣。但用靑綠者。雖極重。能勿沒其墨骨爲得。設色時須時時遠望。層層加上。務使重處不嫌濃墨。淡處須要微茫。草木叢雜之致。與煙雲縹緲之觀。相與映發。能令觀者色舞矣。且當知四時朝暮明晦之各不同。須以意體會。務極其致。又畫上之色。原無定相。於分別處。則在前者宜重。而在後者輕以讓之。斯遠近以明。於囫圇處。則在頂者宜重。而在下者輕以殺之。斯高下以顯。山石崚嶒。蒼翠中自存脈絡。樹林蒙密。蓊鬱處不令模糊。兩相接處。故作分明。獨欲顯時。須教迴別。設色竟。懸於高處望之。其輕重明暗間。無一毫遺憾。乃稱合作矣。

春景欲其明媚。凡草坡樹梢。須極鮮妍。而他處尤欲黯淡以顯之。故作春景。不可多施嫩綠之色。今之爲春景者。穠艷滿紙。皆混作初夏之景非也。點綴之筆。但用草綠。若草坡向陽之處。當以石綠爲底。嫩綠爲面。而樹頭石面。則不得用靑綠。夏景欲其葱翠。山頂石巔。須綠面加靑。靑面加草綠。凡極濃翠處。宜層層傅上。不可貪省漫堆。致有烟辣氣息。凡著重色。皆須分作數層。每層必輕鬆拂過。然後再上。樹上及草地亦然。凡嵌靑綠者。必以草綠拂過一二遍。故合盛夏時神色。而不沒其墨。自然鬱勃可觀。秋景欲其明淨。疎林衰草。白露蒼葭。固是淸秋本色。但作畫者。多取江南氣候。八九月間。其氣色乃乍衰於極盛之後。若遽作草枯木落之狀。乃是北方氣候矣。故當於向陽坡地。仍須草色芊緜。山石用靑綠。後不必加以草綠。而於林木間。間作紅黃葉。或脫葉之枝。或以赭墨間其點葉。則蕭颯之致自呈矣。冬景欲其黯澹。一切景物。惟松柏竹及樹之老葉者。可用老綠。餘

惟淡赭和墨而已。凡寫多景。當先以墨寫成。令氣韻已足。然後施以淡色。若雪景。則以素地為雪。有水處。用墨和老綠。天空處。用墨和花青。若工緻重色。則可粉鋪其雪處。

墨曰潑墨。山色曰潑翠。草色曰潑綠。潑之為用。最足發畫中氣韻。令以一樹一石。作人物小景。甚覺平平。能以一二處潑色。酌而用之。便頓有氣象。趙承旨鵲華秋色眞蹟。正潑色法也。

作畫所用之色。皆取經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惟金石為尤。故古人不單用草木之色也。但金石是板色。草木是活色。用金石者。必以草木點活之。則草木得以附金石而久。金石得以藉草木而活。而製合之道。又在細心體會。須物物識其性情。而調用之。

花青卽靛青。蓋取其浮於面上之彩謂之花。凡色皆有質。此獨無之。故不能自存。取者以石灰為其所附而成顆。是卽所謂螺子黛也。其色青翠靈活。畫家之要色也。先搗碎如沙。用滚湯泡過。先泡出黃黑水。後泡出青黑水。所出者皆其翳。雖泡數次。而其本色仍牢附於灰。入乳鉢細研後。傾膠水攪勻於大盞。候一時許。傾其浮出之色於別盞。以其底所矴者。不必加膠。仍如前細研、復以前浮出之色傾入。候一時許。傾於別盞。照此法凡數次。其底色稍淡乃止。蓋花青旣是附灰而成者。則所出之色。愈後愈佳。且一二次不能盡出。故必數次取也。又其色離灰而附於膠。則灰之極細而不卽矴者。尙留於色。如何得盡。且亦不必太盡。本色旣全無質。若灰太盡。則又嫌於膠重矣。須合將傾出之水。總候半日許。傾入磁盆。復去其所矴者。將磁盆安於護灰炭火上燉將乾。以物細細攪勻。若聽其自乾。而不細攪。則上半多膠。下半多灰。必攪於將乾之時。則不盡之灰。與膠之黏性相和矣。

藤黃入花青。總謂之汁綠。藤黃重者曰嫩綠。輕者曰老綠。施之固各有所宜。總於重設色上。多用嫩綠。及嫩綠之極重者。曰苦綠。設色輕者。多用老綠。凡用藤黃。必視設色之輕重爲多寡。且以淨少爲貴者。

古者用蛤粉。今製法不傳。不如竟用鉛粉。但有鉛氣未淨者。變成黑色。最大害事。先將鉛粉入膠水研細。攪成漿水。候片時。傾出面上粉水。少頃。復以面上清水還入粉。再攪如前。傾出凡數次。則輕而細者皆出。而重滯之渣滓則去之。將粉并水。上冒以紙。放大飯鍋上蒸數次。出黃色者佳。蒸至黃色盡。乃可用。出青色者是鉛氣最重。不可用。卽用亦必俟有黃色出。再候黃色盡。乃可用。蒸訖。必滿貯清水。冒紙於上。安於靜處。將乾則加水。愈久愈妙。

硃砂不論塊子大小。但要研得極細。分而用之。向有說硃砂四兩。須人工一日。愚則以爲必須兩日。不過研愈多。則黃膘亦多耳。研時須用重膠水。工足後。用滾湯入大盞。攪勻。安半日許。傾出黃膘水。炭火上烘乾。作人物肉色。及調合衣服諸様黃色。以其鮮明。愈於赭石多多也。出黃膘後。再入清膠水。細細攪勻。安一飯頃。傾出。復候出餘黃膘水。可作工緻小人物衣服。及山水中點用紅葉之類。以其最細也。其底所留者。尙有大半。再以極清膠水傾入。攪勻。候盞茶頃。傾出。作大人物。成片大紅色者用之。其底色。則仍如前法研過。凡傅成片大紅色。當量用硃砂多少。入膠水攪勻。先傾出三之一。傅於著絹。乾用輕礬水拂過。再傾出第二層傅上。如第一層法。然後將底所留傅上。礬好。以臙脂水套過。則其色更覺鮮美矣。

石青有數種。但皮粗而成塊者。皆可入畫。其細不必如硃砂。而漂製之法則同。故不多贅。但研至將細時。必以滾湯泡過。攪勻。候一頃。盡傾去面上所浮出者。然後再研。若不去。則畫上久必有如油透者。每見舊畫上用青綠處。若油透筆痕外者。皆緣於此。

石綠以沙少而色深翠者爲佳。係是靑綠山水要色。研漂之法。與石青同。而加細焉。其底之最粗者。以嵌夾葉。與墨疎苔。及著人物衣服。凡山石青多者。用石綠嵌苔。綠多者。用石青入石綠嵌苔。若筆意疎宕。則設色亦宜輕。合用青綠。以籠山石。純用淡石綠。以鋪草地坡面。而苔可不必嵌。

書畫書錄解題

芥舟學畫編四卷　清　沈宗騫撰

是編爲熙遠自抒心得之作。卷一卷二。俱論山水。凡十六篇。每篇復分數段。持論詳明。且極平允。又時有新義發明。自非此道深造有得者不能道也。卷三爲傳神。凡十篇。傳神之秘。可謂盡發無遺。卷四爲人物瑣論。筆墨絹素瑣論。設色瑣論三篇。後兩篇蓋爲一切畫所通論。非專爲寫人物而作者。熙遠以前論畫之書。未有若是詳備而雅馴者。原板字作蘇體。鐫刻至精。久就毀滅。乾嘉以後。叢書盛行。俱未著錄。足見其流傳之希。獨日本有刊本。且有譯文。近時齊氏始有錄本印行。惜加眉批太多。類於畫學心印。殊無謂也。前有乾隆四十六年自序。又案別下齋書畫錄卷一。有芥舟水墨寫意士女册。載費丹旭跋云。芥舟著有嬾香書屋畫論行世。疑卽是書。故不更列目。附著於此。

溪山臥游錄

鎮洋　盛大士子履　撰

黃序

子履先生。襟抱沖和。天機清妙。夙世詞客。旣下筆如有神。前身畫師。更超心而鍊冶。所撰溪山臥游錄。藝林秘笈。畫苑通津。窮殊相於雲煙。中經三折。覽名流於湖海。旁貫百家。洵足開萬古之心胸。總六法之關鍵。言皆有物。盡度金針。傳之其人。共欽鴻寶。嘉慶己卯閏月朔。借讀於都門虎坊橋旅次。敬題數語還之。粤嶽山人黃培芳。

惲序

伸紙一幅。其猶古者太素之象乎。倏焉而層巒疊嶂。平疇綠野。喬柯千章。歧路四達。村郭橋梁。漁莊蠏舍。樵牧之逕。仙隱之廬。呀者歒者歧者。繚以曲窈而深者。尺幅繪千里之景。寸楮作尋丈之勢。古人所謂宗師造化。收萬物於筆端。歸萬趣於指下者。畫之爲義大矣哉。學者以畫求畫。則刻劃之跡重。不以畫求畫。則筆墨之道乖。非傷於巧。卽失之俗。不鄰於滯。或失則野。終其身于畫中。而卒莫知其所由來。此俗工之所以不足與言畫也。善畫者能與古人合。復

能與古人離。會而通之。春秋冬夏。皆畫景也。晦明風雨。皆畫意也。煙斜霧橫。皆畫態也。名山佳水。皆畫本也。抑且謝華啓秀。通之于詩文。篆籀分隸。通之于書法。實處皆空。空處皆實。通之于禪理。而又讀萬卷。走萬里。宕軼其氣。縱橫其才。擴充其見聞。寬博其意趣。然後煙雲邱壑。岔涌而出。就其性情品概。師承家法。各於近者而有得焉。得其工者至能品。得其化者至神品。得其超者至逸品。後之人往往贋前人作。其畫可贋。其至處不可贋也。吾友龔東盛君子履。邃於學。工於詩。好山水遠遊。並通之於畫。其揉皴運筆。如百鍊鋼。揮灑一氣。不規模古人。而獨具古人之神髓。年來乘鐸山陽。其地濱淮負海。有水無山。彌望葭菼。間以髡柳。勝情勝具。無可適者。一氈蕭然。日以詩畫自娛。曾慕宗少文澄懷觀道。乃著溪山臥游錄。裒輯曩聞。參以己意。並時賢議論。與素所識善畫者悉載焉。而以余名殿其後。且屬作序言。余雖好之。而不足以知之。卽知之而不足以及之。今以余所知者。質之於子履。其言與是書相發明。固不妨並存。抑其理通於是書之外。亦可備一說。或其識見未遠。而子履有以進之。余更轉益多師。故不敢以不文辭。是爲序。道光二年歲在壬午十月。陽湖惲秉怡。

自序

余性嗜泉石。情躭翰素。六法之學。二十載於茲。筆鈍若樵。心頑肖鐵。意旨偶托。鍥弗舍

蹟。沿討所悉。略可覼陳。粵自兩晉。曁乎六朝。三祖之稱。四聖之目。覓乎尙已。摩詰畫師。小李將軍。南北別其派。唐宋衍其支。逮自元明。迄于聖代。名家林立。鴻製贍列。後進之士。追維典型。通厥流貫。師承授受。蓋可得而稽焉。夫層臺雲構。祇一簣之所基。滄溟水深。乃百川之統匯。彼陟岡者中道而止。問津者自崖而返。即此藝成而下。曷以技進乎神。末學膚約。詣力單弱。敝屣而棄荆關。望洋而訑范李。習率易爲高雅。矜詭放爲離奇。以空諸所有。爲士人家風。以自我作古。爲才人能事。不知精能之至。乃顯神通。絢爛之極。方歸平澹。昔者華亭擊節於吳興。石師服膺於墨井。營邱之千巖積雪。忠恕之一角遠嵐。不以疎密分高下也。石谿之氣格渾成。六如之風流蘊藉。不以濃澹區優劣也。今欲不遵矩矱。別擅心裁。盡棄筌蹄。獨誇妙悟。不學無術。貽舛滋多。更有剩馥墨稿。鉤摹粉本。鏤碧裁紅。模山範水。岡樹拱揖之法。徑路遠近之形。竹樹偃仰之容。屋宇向背之勢。雀燕銖兩。不愆乎定式。鳶魚飛躍。頓失其靈機。欲步北苑之後塵。直比南宮於優孟。虬鱗之松冪歷。居然黃鶴山樵。鼠足之點蕭疎。自詡梅華庵主。此又成規是襲。眞趣無存。詩書之氣。積之也不深。磊落之懷。發之也不暢。方斯之技。奚足多焉。下析弊契。上究旨歸。資深逢原。博綜約寸。功候所臻。匪伊朝夕。一隅鮮覿。寸管是窺。聊爾箸錄。有慚證辨。狹見疏漏。諒不足譏。續有見聞。重爲綴輯云爾。道光壬午孟冬十日題跋。

卷一

士大夫之畫。所以異於畫工者。全在氣韻間求之而已。歷觀古名家。每有亂頭粗服。不求工肖。而神致雋逸。落落自喜。令人坐對移晷。頓消塵想。此爲最上一乘。昔人云。畫秋景惟楚客宋玉最佳。寥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無一語及秋。而難狀之景。自在言外。即此可以窺畫家不傳之秘。若刻意求工。遺神襲貌。匠門習氣。易於沾染。愼之愼之。

書畫本出一源。昔聖人觀河洛圖書之象。始作八卦。有虞氏作繪作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屬。稽其體制。多取象形。書畫源流。分而仍合。唐人王右丞之畫。猶書中之有分隸也。小李將軍之畫。猶書中之有眞楷也。宋人米氏父子之畫。猶書中之有行草也。元人王叔明黃子久之畫。猶書中之有蝌蚪篆籀也。夫書至蘇黃米蔡。縱橫揮霍。變化淋漓。而於晉人之餘風。則漸遠焉。畫至倪黃吳王。千態萬狀。陽開陰合。而於唐人之餘風。則漸遠焉。近日俗書。專尙匀淨。配搭字畫。大小疎密。悉中款式。書非不工也。而其俗在骨。不可復與之論書矣。近日俗畫。專尙形模。如小女子描鈎花樣。一筆不苟。畫非不工也。而生氣全無。不可復與之論畫矣。故初學畫者。先觀其有生氣否。

畫有七忌。用筆忌滑忌軟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密而亂 又不可有意著好

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澹入濃。磊落者存之。甜熟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則觚稜轉折。自能以心運筆。不使筆不從心。

畫有三到。理也氣也趣也。非是三者。不能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純綿裹鐵。虛實相生。學者入門。務要竿頭更進。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得宋元三昧。不可少自足也。此係吾鄉王司農論畫秘訣。學者當熟玩之。

畫有六長。所謂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是也。六者一有未備。終不得為高手。

畫有四難。筆少畫多一難也。境顯意深二難也。險不入怪。平不類弱三難也。經營慘澹。結構自然四難也。

畫家各種皴法。以披麻小斧劈為正宗。畫固不可無皴。皴亦不可太多。留得空際。正以顯出皴法之妙。

畫樹法。四筆即成樹身。而四筆之曲直。全視乎一筆之曲直。樹至四五株即成一林。參差交互。若相爭又若相讓。然須有相爭之勢。不可露出相讓之迹。畫樹葉法。起手先須緊貼在樹身上。由內而外。由澹而濃。由淺而深。由疎而密。

畫石法。先分三面。兼方圓而參之以扁。大小相間。左右聯絡。去其稜角。而轉折自然。方為妙手。

畫山。或石戴土。或土戴石。須相輔而行。若巉巖峻嶺。壁立萬仞。固須石骨聳拔。然其岡巒迤邐處。仍須用土坡以疏通其氣脈。蓋有骨必有肉。有實必有虛。否則崢嶸而近於險惡。無縹緲空靈之勢矣。

畫泉。須來源綿遠。曲折赴壑。惟于山坳將成未成時。視其空白可置泉者。先引以潑墨。山坡漸濃。則泉自夾出。若有意爲畫泉地步。恐畫成終欠自然也。泉不可無來源。亦不可無去路。或屋宇鱗次。而其上乃有飛泉冲激。或懸崖瀑布。而其下又無澗壑可歸。此皆畫家所忌。

畫平沙遠水。須意到筆不到。且漁莊蟹舍。白蘋紅蓼。映帶生情。或臥柳於橋邊。或停橈於渡口。或蘆花之點點。或蓮葉之田田。皆不可少之點綴也。若必細鈎水紋。卽非大方家數。

畫雲。有大鈎雲小鈎雲法。凡疊巘重岡。深林杳靄。必有雲氣往來。畫山頭半截。中斷處卽雲氣也。又恐過於空郭。故隨其斷處。略鈎數筆。以見神采。此卽工緻畫。亦不可過於細鈎。若倣米家父子及高房山。則尤要活潑潑地。每見近人於山腰樹杪。突起白雲。重重鈎勒似花朵者。望而知爲俗手。

畫屋宇。或招遠景。或工近游。或琳宮梵宇。意取清幽。或鏤檻雕甍。體宜宏敞。郵亭候館。羈旅之所往來。月榭風臺。名流之所觴詠。雲扃岫幌。隱者之所盤桓。茅舍枳籬。野老之所憩息。須一一配合。不可移置他處。而屋之正側轉遞。左右迴環。高下縈繞。尤當運以匠心。

畫橋。有高橋石橋。小橋板橋之異。高橋石橋。須有橋欄。小橋板橋。不必着欄也。亦視乎邱壑

之所宜。

畫江海大船。須有風檣奔駛之勢。若溪邊垂釣。一葉扁舟。只以一二筆了之。至於載酒嬉春。攜翠放鶴。夕陽簫鼓。明月笙歌。皆宜鈎摹工細。不可草草。

畫帆影須隨風勢。葭蒲楊柳。落雁飛鳧。皆風帆之襯筆也。若帆向東。而草樹沙鳥皆向西。是自相矛盾矣。以上數條。爲初學入門第一要義。神而明之。用法而能得法外意。陽施陰設。離奇變幻。非可以一格論也。

唐人畫。鈎勒工細。非旦夕可以告成。故杜陵云。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蹟。自元四大家出。而氣局爲之一變。學者宜成竹在胸。了無拘滯。若斷斷續續。枝枝節節而爲之。神氣必不貫注矣。譬之左太冲三都賦。必俟十年而成。若庾子山之賦江南。則不可以此爲例。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不知此旨者。雖窮年皓首。罕有進步。又坡翁題吳道子王維畫云。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俱神俊。又于維也歛衽無間言。此詩極寫道子之雄放。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是何等境界。乃至摩詰。祇寫其詩境之超。畫在不言之表。而其服膺無間者。在此不在彼。此眞善於論畫者也。

凡學畫者。得名家眞本。須息心靜氣。再四翫索。然後含豪伸紙。略取大意。興之所到。即彼疎

我密。彼密我疎。彼澹我濃。彼濃我澹。皆無不可。不必規規於淺深遠近。長短闊狹間也。久而領其旨趣。吸其元神。自然生面頓開。學者見古人名蹟。或過眼即棄。或依樣鈎摹。胥失之矣。

國初畫家。首推四王。吾婁得其三。虞山居其一。耕烟散人少受業於染香庵主。又習聞烟翁緒論。則虞山宗派。原不離婁東一瓣香也。耕烟資性超俊。學力深邃。能合南北畫宗爲一手。後人不善學步。僅求之於烘染鈎勒處。而失其天然宕逸之致。遂落甜熟一派。憶余初弄筆。亦從耕烟入手。虞山吳竹橋儀部蔚光謂余曰。耕烟派斷不可學。近日流弊更甚。子其戒之。余初不以爲然。數年來探討畫理。乃知此言不謬。不學耕烟。固無以盡畫中之奧窔。若初學先須放空眼界。導引靈機。不宜專向耕烟尋蹊覓徑。同於東施之效顰。

麓臺司農論畫云。明末畫中有習氣。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膺本混淆。竟成流弊。近日虞山婁東。亦有蹊徑爲學人採取。此亦流弊之漸也。

司農又云。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者於畫時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次布疏密。次別濃澹。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泊。若毫無定見。布樹列石。逐塊堆砌。扭捏滿紙。意味索然。便爲俗筆矣。今人不諳畫理。但取形似。墨肥筆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澹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以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又云。設色者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今人每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

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但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至於陰晴顯晦。朝光暮靄。嵐容樹色。須於平時留意。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也。

司農畫法。吾鄉後進皆步武前型。然不善領會。則重滯窒塞。亦所不免。蓋無鍊金成液之功。則必有劍拔弩張之象。無包舉渾淪之氣。則必有繁複瑣碎之形。司農出入百家。成此絕詣。今人專學司農。不復沿討其源流。是以形體具而神氣耗也。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神與其骨。夫杜陵所推爲詩聖者。上至三百篇。下至漢魏六朝。無所不學。然後有此神骨。作畫亦然。先於神骨處求之。則學司農者。不可不兼綜諸家。以觀其會通矣。

詩畫均有江山之助。若局促里門。蹤跡不出百里外。天下名山大川之奇勝。未經寓目。胸襟何由而開拓。

畫有士人之畫。有作家之畫。士人之畫。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畫。工而未必盡妙。故與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

雲間雙鶴老人沈師峯宗敬。筆意超古。不入時目。然蒼而彌秀。枯而彌腴。南宗一大家也。嘗言畫有以邱壑勝者。有以筆墨勝者。勝於邱壑爲作家。勝於筆墨爲士氣。然邱壑停當而無筆墨。總不足貴。故得筆墨之機者。隨意揮灑。不乏天趣。

元倪雲林。王叔明。吳仲圭。黃子久四家。皆出於董巨。董巨在宋時已脫去刻劃之習。爲元人先

路之導。趙吳興集唐宋之成。開明人之徑。雙鶴老人謂其工細蒼秀。兼擅勝場。洵未易學也。明人喜學松雪。而得其神髓者。惟六如居士耳。國初多宗雲林大癡。名流蔚起。承學之士。得其一鱗片爪。亦覺書味盎然。

雙鶴老人云。文沈唐仇。爲明四大家。仇畫極工細。直接小李將軍及北宋諸子。而用筆有致。非描摹時手可以亂眞。然予不願爲也。石田筆墨蒼古。幼嘗臨仿六如兼宋元法。而筆意秀逸。超宋格而參元意。予竊慕焉。若文待詔則非三子可比。至於董文敏則又自出機杼。幾欲目無前人。若平心而論。不及古人處正多。但用筆有超乎古人之妙者。乃其天資獨異耳。

又云。雲林伯虎。筆情墨趣。皆師荊關而能變化之。故雲林有北苑之氣韻。伯虎參松雪之清華。其皴法雖似北宗。實得南宗之神髓者也。

石門方蘭士薰山靜居畫論云。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宗。奉常祖孫爲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一派爲法。兩家設教宇內。法嗣蕃衍。至今不變宗風。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鉢。故工力精深。法度周密。時輩僅以寸縑尺楮爭勝。至屏山巨幛尋丈計者。石谷揮灑自如。他人皆避舍矣。西廬麓臺。皆瓣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摹。一渲一染。皆不妄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眞。麓臺壯歲。參以己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金剛杵。其蒼蒼莽莽。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江上外史笪重光畫筌一書。得六法秘訣。摘錄數則。以爲宗法。　山川氣象。以渾爲宗。林巒交

側。以淸爲法。凡主山正者客山低。主山側者客山遠。　樹中有屋。屋後有山。山色時多沉靄。石旁有沙。沙邊有水。水光自愛空濛。　山從斷處而雲氣生。山到交時而水口出。　江湖以沙岸蘆汀。帆檣凫雁。剎竿樓櫓。戍壘漁罾爲映帶。村野以田廬籬徑。菰蒲柳堤。茅店板橋。烟墟渡艇爲鋪陳。

石之立勢正。走勢則斜。坪之正面平。旁面則仄。半山交夾。石爲齒牙。平壘逶迤。石爲膝趾。山實虛之以烟靄。山虛實之以亭臺。　山外有山。雖斷而不斷。樹外有樹。似連而非連。　坡間之樹扶疎。石上之枝偃蹇。　一木之穿插掩映。還如一林。一林之倚讓乘除。宛同一木。　烟中之幹如影。月下之枝無色。　樹惟巧於分根。卽數株而地隔。石若妙於劈面。雖百笏而景殊。　石有剝蘚之色。土有膏澤之容。　山隔兩崖。樹欹斜而援引。水分雙岸。橋蜿蜒以交通。　尺幅小。山水宜寬。尺幅寬。邱壑宜緊。　眼中景現。要用急追。筆底意窮。須從別引。　峯樹雄秀。林木不合蕭疎。島嶼孤淸。室宇豈宜叢雜。　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盡而意完。今人有畫無題。卽強題而意索。　雲擁樹而村稀。風懸帆而岸遠。　人不厭拙。只貴神淸。景不嫌奇。必求境實。　山下宛似經過。卽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　墨帶燥而蒼。皴兼於擦。筆濡水而潤。渲間以烘。　丹靑競勝。反失山水之眞容。筆墨貪奇。多造林邱之惡境。　怪僻之形易作。作者一覽無餘。尋常之景難工。工者頻觀不厭。　輕拂輭於濃纖。有渾化脫化之妙。獵色難於水墨。有藏靑藏綠之名。蓋靑綠之色本厚。而過用皴則筆全無。赭黛之色雖輕。而濫設則墨光盡掩。

吾鄉王東莊居士昱六法心傳云。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

隨手敷衍。又云。氣骨古雅。神韻俊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又云。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司農有倣古畫册。名曰液萃。其陽開陰闔。沉鬱蒼莽之氣。如神龍變化。莫可尋其端倪。丙子初夏。余客吳門慕氏。司農後人王丈健齋。攜此幀來訪。余得而飽觀焉。每幅皆司農自爲題跋。余既臨摹一徧。復錄其跋語。以誌緒論於勿忘。且深以得見爲幸也。吾鄉陸聽松山人所見書畫錄中亦載之。

第一幅倣董北苑　六法中氣韻生動。至北苑而神逸兼到。體裁渾厚。波瀾老成。開以後諸家法門。學者罕覩其涯際。余所見半幅董源及萬壑松風。夏景山口待渡卷。皆畫中金針也。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火。未見者無論。幸而得見。不求意而求迹。余以爲未必然。余奉勅作董源設色大幅。未敢成稿。先以此試筆。並識之。麓臺祁。

第二幅倣黃大癡　張伯雨題大癡畫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余倣其意。并錄數語。

第三幅倣趙松雪　桃源處處是僊蹤。雲外樓臺倚碧松。惟是吳興老承旨。毫端湧出翠芙蓉。趙松雪畫。爲元季諸家之冠。尤長於青綠山水。然妙處不在工而在逸。余雨窗漫筆論設色不取色而取氣。亦此意也。知此可以觀鵲華秋色卷矣。

第四幅倣梅道人　梅華庵主墨精神。七十年來用未眞。此石田句也。石田學巨然。得梅道人衣鉢。欲發現生平得力處。故有此語。然猶遜謝若此。余方望涯涉津。欲希蹤古人。其可得耶。

第五幅倣高房山　董宗伯評房山畫。稱其平澹近於董米。余亦學步久而未成。方信古今人不相及也。

第六幅倣黃鶴山樵　叔明少學右丞。後酷似吳興。得董巨墨法。方變化本家體。瑣細處有淋漓。蒼莽中有嫵媚。所謂奇而一歸於正者。雲林贈以詩云。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人。不虛也。

第七幅倣一峯老人　大癡畫經營位置。可學而至。其荒率蒼莽。不可學而至。若平林層岡。沙水容與。尤出人意表。妙在着意不着意間。如姚江曉色。沙磧圖是也。若不會本源。臆見揣摩。疲精竭力以學之。未免刻舟求劍矣。

第八幅倣巨然　巨然在北苑之後。取其氣勢。而觚稜轉折。融和澹蕩。脫盡力量之迹。元季大癡梅道人。皆得其神髓者也。此圖取溪山行旅。烟浮遠岫意。而運氣未能舒展。若云紙澀拒筆。則自諉矣。

第九幅倣雲林設色　雲林畫法。一樹一石。皆從學問性情流出。不當作畫觀。至其設色。尤借意也。董宗伯試一作之。能得其髓。先奉常倣作秋山。最爲得意。謹識於後。

第十幅倣黃大癡　大癡元人筆。畫法得宋派。筆花墨瀋鬪。眼光窮天界。陡壑密林圖。可解不可

解。一望皆篆籀。下士嘆而怪。尋繹有其人。食之足沆瀣。余倣大癡。題此質之識者。

第十一幅倣黃大癡　荊關遺意。大癡則之。容與渾厚。自見欹崎。刻劃圭角。纖巧韋脂。以言斯道。皆非所宜。學人須慎。毫釐有差。天池石壁。粉本吾師。　大癡天池石壁有專圖。浮巒暖翠中亦用此景。皆傳作也。誤用者每蹈習氣。故作箴語。

第十二幅倣倪高士　董宗伯題雲林畫云。江南士大夫。以有無爲清俗。卷帙中不可少此筆也。今真虎難遘。欲摹其筆。輒百不得一。此亦清潤可喜。

總跋。匡吉甥篤學嗜古。從余學畫有年。筆力淸剛。知見甚正。楷摹董巨倪黃正宗。屬余倣八家。名曰液萃。余信手塗抹。稍有形似者。弁之曰倣某氏。如癡人說夢。夏蟲語冰。不足道矣。耳目心思。何所不到。出入諸賢三昧。闢盡蠶叢。頓開生面。良工苦心。端有厚望。不必問途於老馬也。康熙乙酉重陽日。王原祁題於穀詒堂。　按匡吉姓李氏。名爲憲初。號匡吉。後改匡生。崑山人。司農之甥。善畫山水。司農代筆。多出匡吉之手。後以畫得官。

余於鹿城郎芝田茂才際昌齋中。見王石谷手札。與其友人字元章者。見昔人有得意著作。愼重愛惜。性命與俱。雖誘以甘言。啖以厚利。俱不足動其心也。芝田云。元章姓顧名卓。崑山人。亦善畫。此札得之於廢簏中。其略云。壬子秋與正叔同館宜興潘元白家。盤桓三月。日以翰墨爲樂。行篋中偶攜大卷。主人嘆賞不置。屬陳其年先生持三十金求易。爾時卽堅執不允。拙筆固不足重。蓋念諸名公題跋。實難購求。且費三十年精力心血。出入相隨。一遇能詩善文者。卽叩首下拜。幷饋禮物求

之。一時好名之過。曾與其年云。此非利可以動我心者。若再叠之。仍不肯割愛也。曩在玉峯求盛珍翁題詠。因其無暇。暫留案頭。不過半月十日之留。並非弟有求售之念。何至久假不歸。一水之隔。渺若河漢。昔在京師。再四相訂。蒙許回崑卽還。弟念吾兄眞意相待。無容置喙。今屆指已十八年。而不發一語。料吾兄必寤寐難安者。弟老頹朽質。秉性壅而不化。一經發覺。勢不能遏。兄輩雖屬不肖。夙知此卷。非可易得。斷不忍坐視輕擲也。弟與仁兄爲道義交。從未有開罪處。未審何故將此卷勒住不還。望乞示期。以便趨領。立候好音。弟雖耳聾目瞶。然事理覷破。必不聽吾兄播弄也。豈造此浮浪之言。算作完事耶。尤爲可怪。特此代面。惟裁之。八月十四日。弟聾頓首元章道社兄足下。

卷二

畫家惟眼前好景不可錯過。蓋舊人稿本。皆是板法。惟自然之景。活潑潑地。故昔人登山臨水。每於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遠眺。於空闊處看雲采。古人所謂天開圖畫者是也。夫作詩必藉佳山水。而已被前人說去。則後人無取贅說。若夫林樹之濃澹淺深。烟雲之滅沒變幻。有詩不能傳。而獨傳之於畫者。且倏忽隱現。並無人先事稿子。而惟我遇之。遂爲獨得之秘。豈可覿面失之乎。若一時未得紙筆。亦須以指畫肚。務得其意之所在。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遠近。故紙上有許多滋潤。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用墨須有乾有濕。有濃有澹。近人作畫。有濕有濃有澹而無乾。所以神采不能浮動也。古大家荒率蒼莽之氣。皆從乾筆皴擦中得來。不可不知。

作畫蒼莽難。荒率更難。惟荒率乃益見蒼莽。所謂荒率者。非專以枯澹取勝也。鈎勒皴擦。皆隨手變化。而不見痕迹。大巧若拙。能到荒率地步。方是畫家眞本領。余論畫詩有云。粉本倪黃下筆初。先教烟火氣全除。荒寒石髮千絲亂。絕似周秦篆籀書。頗能道出此中勝境。

畫以墨爲主。以色爲輔。色之不可奪墨。猶賓之不可溷主也。故善畫者青綠斑斕。而愈見墨采之騰發。

作畫忌用礬紙。要取生紙之舊而細緻者爲第一。若紙質粗鬆灰澀拒筆。皆不可用。然比礬紙。則猶爲彼善於此。蓋慣畫灰澀粗鬆之紙。一遇佳紙。更見出色。若慣用礬紙。則生紙上不能動筆矣。

作詩須有寄託。作畫亦然。旅雁孤飛。喩獨客之飄零無定也。閒鷗戲水。喩隱者之徜徉肆志也。松樹不見根。喩君子之在野也。雜樹峥嶸。喩小人之暱比也。江岸積雨。而征帆不歸。刺時人之馳逐名利也。春雪甫霽。而林花乍開。美賢人之乘時奮興也。

山靜居畫論云。畫稿謂粉本者。古人於墨稿上加描粉本。用時撲入絹素。依粉痕落墨。故名之也。今畫手多不知此義。惟女紅刺繡上樣。尙用此法。不知是古畫法也。今人作畫。用柳木炭起稿。謂之朽筆。古有九朽一罷之法。蓋用土筆爲之。以白色土淘澄之。裹作筆頭。用時可便改易。數至九而朽定。乃以澹墨就痕描出。拂去土跡。故曰一罷。朽筆古人有用有不用。大約工緻者宜用之。寫意者可

不用。今人每以不用朽筆爲能事。其實畫之工拙。豈在朽不朽乎。

虞山畫派。以耕烟爲宗。楊西亭親受業於耕烟。可謂得其具體。墨井道人吳歷。筆墨之妙。戛然異人。余於張氏春林僊館中。見其霜林紅樹圖。亂點丹砂。燦若火齊。色艷而氣冷。非紅塵所有之境界。虞山人多學耕烟。而墨井無人問津。蓋耕烟之筆易摹。墨井之神難肖。耕烟易悅時目。墨井難遇賞音也。王司農嘗評墨井之畫太生。耕烟之畫太熟。又云近代作者。惟有墨井一人。然則學耕烟不成。流爲甜熟。學墨井不成。猶不失爲高品也。墨井道人字漁山。亦廉州之高弟。

耕烟集宋元之大成。合南北爲一宗。法律則精深靜細。氣韻則疎宕散逸。其在明四大家。則惟六如居士相與頡頏。石田則遜其秀逸。十洲則讓其超脫。衡山更退避三舍矣。今之學耕烟者。僅求之一邱一壑間。而失其天生之氣骨。此如西子工顰。出於無意。不能禁人之不效。又烏能教人之盡如其工哉。

江左畫家擅門業者。吾鄉王氏外。惟毘陵惲氏爲極盛。香山老人。蒼渾古秀。出董巨而入倪黃。南田翁花卉寫生。空前絕後。然其山水飄飄有凌雲氣。眞天仙化人也。後人世其家學者。指不勝屈。又有女史名冰字清於。與懷娥懷英。先後擅美。近聞完顏夫人字珍浦。博雅工詩文。兼長繪事。余友潔士徵君秉怡之妹也。余恨不獲親見其筆墨。然惲氏一門才俊。東南竹箭。靈秀所鍾。其信然矣。

畫固首取氣韻。然位置邱壑。亦何可不講。譬如人家屋宇堂奧。前後顚倒。雖文榱雕甍。庸足道乎。故江上外史云。畫工有其形。而氣韻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穩。前輩脫作家習。得意忘

象。時流託士夫氣。藏拙欺人。惟神明於規矩者。自能變而通之。故又云。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摹縑素。拘法者守家數。不拘法者變門庭。

畫中詩詞題跋。雖無容刻意求工。然須以淸雅之筆。寫山林之氣。若抗塵走俗。則一展覽。而庸惡之狀。不可嚮邇。溪山雖好。淸興蕩然矣。石田畫最多題跋。寫作俱佳。十洲畫惟署實父仇英製。或祇用十洲印記。而不署名。且古人名畫。往往有不署姓氏者。不似今人之屑屑焉欲見知於人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或長於畫而短於詩。或優於詩詞而絀於書法。祇可用其所已能。不可強其所未能。果有妙畫。卽絕無題跋。何患不傳。若其題畫行款。須整整斜斜。疎疎密密。直書不可失之板滯。行草又不可過於詭怪。總在相山水之布置而安放之。不相觸礙。而若相映帶。此爲行款之最佳者也。

山靜居畫論云。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故有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壞者。此又畫後之經營也。

余題畫詩多不存。卽存稿者。亦不盡愜意。偶錄截句數首。以博覽者之一哂云。翠微橫臥屋西東。隔斷莓墻路未通。莫訝山深蹊徑絕。恐勞屐齒到山中。雨後雲成縹渺山。虎兒筆妙絕人寰。何當東海披烟霧。散髮扁舟任往還。漁莊蟹舍蓼花洲。小景溪山九月秋。何處亭皋人忽去。晚風吹雨過西樓。山村小築水邊臺。薄薄霜封淺淺苔。紅到門前烏柏樹。江干應有客歸來。

戊子秋。余自白門買舟爲皖江之遊。有舟中雜詠。非爲題畫作也。然頗與畫意相近。有句云。兩澗平分水數灣。東西村舍路迴環。斜陽欲落仍留住。楓葉中間一點山。又與友人游萬松山。眺龍山百子諸勝。五古一首中有云。烟生衲子頭。雲過樵者足。鐘聲響崖路。人語答林谷。仄磴平亦頗。重岡起仍伏。其於黃鶴山樵畫意。庶幾近之。

圖章必期精雅。印色務取鮮潔。畫非藉是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爲白璧之瑕。歷觀名家書畫中圖印。皆分外出色。被之傳世久遠。固不在是。而終不肯稍留遺憾者。亦可以見古人之用心矣。按陶南村輟耕錄。載印章制度極詳。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着氏。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甫。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也。此雖不可拘泥。然亦何可不知其大略乎。

各種顏色。惟青綠金碧畫中。須用石青硃砂泥金鉛粉。至水墨設色畫。則以花青赭石藤黃爲主。而輔之以胭脂石綠。此外皆不必用矣。花青須擇靛花之青翠中有紅頭泛出者爲第一。陶汰淨盡。乳鉢椎細。以無聲爲度。加膠入巨盞內澄之。取其輕清上浮者。置烈日中晒乾。不可隔宿。近日吳門有賣製成花青。頗可用。然而庋久則色終黯也。赭石亦有製成者。却未必佳。宜取赭石中堅細而色麗者。兩石相磨。臨畫臨用。略加膠水。則色澤鮮潤而靈活。藤黃宜用圓而長者。俗名圈黃。芥子園譜所謂

筆管黃也。藤黃有毒。不可入口。法製石綠。先要研細。亦以無聲爲度。總之愈細愈妙。臨畫則入膠。畫畢則出膠。出膠不清。綠色卽黯矣。胭脂須澄出棉花之細渣滓。以清水絞出濃汁。臨畫時淺深濃淡。斟酌用之。以花靑和藤黃卽成草綠色。花靑重者爲老綠。花靑輕者爲嫩綠。藤黃中加以赭石。謂之赭黃。亦可加以胭脂。以之畫霜林紅葉。最得蕭疎冷艷之致。胭脂中加以花靑。卽成紺紫。夾葉雜樹。亦可點綴也。石綠惟山坡及夾葉或點苔用之。却不可多用。雪景可用鉛粉。然不善用之。頓成匠氣。

黃鶴山樵於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山樵日夕登眺其上。因張絹素於壁。畫泰山之勝。每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山樵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會晤。值大雪。山景愈妙。山樵謂惟允曰。改此圖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山樵曰。我姑試之。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然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山樵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山樵因輒以贈。惟允嘗謂人曰。予昔親登泰山者屢矣。是以知此圖之妙。諸君未嘗盡登。不能盡知妙處也。

近人寫雪景。鈎勒處多用濃墨。墨濃則空白顯露。而積雪自厚也。然不善用墨。而專尚刻露。未有不失之板滯者。明九龍山人王孟端紱云。李營邱畫。精到造化。嘗見其畫雪景。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闊。全用粉填。洵是奇絕。

九龍山人云。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

曰。然則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法。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若李營邱則千曲萬曲。不下一直筆也。

大癡評畫。先要去邪甜俗賴四字。九龍山人云。有一等人。事不師古。我行我法。信手塗澤。謂符天趣。其下者筆端錯雜。妄生枝節。不理陰陽。不辨淸濁。皆得以邪槪之。有一等人。結構粗安。生趣不足。功愈到而格愈卑。是失之甜。惟神明煥發。意態超越。乃能一洗萬古甜濁耳。俗之一字。不僅丹華誇目。一流俗則不韻。山谷老人言書畫皆當觀韻。李伯時作李廣奪馬南馳狀。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値。人馬應弦。使俗手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此意最宜領會。賴者藉也。是暗中依賴也。臨摹法家。不廢倚摹。才子弗爲。昌黎得文法於檀弓。后山得文法於伯夷傳。愜心處正不在多。人亦無從摸着。何必拘拘焉傍人門戶爲哉。

近人寫雨景。多仿米氏父子。及高尚書法。往往淋漓濡染。墨有餘而筆不足。不知元章畫法。出自北苑。淸刻透露。筆筆見骨。性嗜奇石。每得佳者。曲意臨摹。惟恐不肖。鑒別畫理。纖細不遺。今古推爲第一。元暉早得家學。其山水淸致可掬。略變乃翁所爲。成一家法。意在筆先。神超象外。房山書畫宗董巨。中年專師二米。損益別自成家。評者至有眞逸品之目。嘗爲李公略作夜山圖。覽之者眞覺重山岑寂。萬籟無聲。龍漏將殘。兎魄欲沉時也。然則此數公者。精意深造。夫豈僅以濡染爲能事乎。方元暉未遇時。士大夫易得其筆墨。及其旣貴。深自秘重。非奉睿旨。概不染翰。朝士作詩嘲之曰。解畫無根樹。能爲濛潼雲。如今供御也。不肯爲閒人。此特因其不妄應酬而譏笑之耳。今之

學米者。則全是無根樹濛濛雲而已。

嚴滄浪以禪喻詩。標擧興趣。歸於妙悟。其言適足爲空疎者藉口。古人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謂之詩有別腸。非關學問可乎。若夫揮毫弄墨。霞想雲思。興會標擧。眞宰上訴。則似有妙悟焉。然其所以悟者。亦由書卷之味。沉浸於胸。偶一操翰。汩乎其來。沛然而莫可禦。不論詩文書畫。望而知爲讀書人手筆。若胸無根柢。而徒得其迹象。雖悟而猶未悟也。

米之顚。倪之迂。黃之癡。此畫家之眞性情也。凡人多黠一分世故。卽多生一分機智。多一分機習。卽少却一分高雅。故顚而迂且癡者。其性情於畫最近。利名心急者。其畫必不工。雖工必不能雅也。古人著作。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曷嘗有世俗之見存乎。

郎芝田云。畫中邱壑位置。俱要從肺腑中自然流出。則筆墨間自有神味也。若從應酬起見。終日搦管。但求蹊徑。而不參以心思。不過是土木形骸耳。從來畫家不免此病。此迂癡梅鶴所以不可及也。

又云。藍田叔。戴文進。畫家之功力盡矣。李檀園。程孟陽。畫家之風致盡矣。四者合而爲一。其神味當又何如耶。

又云。古人以烟雲二字稱山水。原以一鈎一點中。自有烟雲。非筆墨之外。別有烟雲也。若僅將潰墨設色。烘染而成。便是畫工俗套。

凡剋期索畫。必是天下第一俗人。若如期作畫。又是畫師中第一賤工。予畫甚不工。然終不肯爲

人服役。客有索畫者。閱數日而催促之。則揣擬今日即畫。而必遲之數日矣。且敗興之後。必無佳筆。故雖遲久。而終不動筆也。不但畫也。即求詩文者。亦斷無剋期促迫之理。

凡作詩畫。俱不可有名利之見。然名利二字。亦自有辨。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自是第一流人物。若夫刻意求工。以成其名者。此皆有志於古人者也。近世士人。沉溺於利欲之場。其作詩不過欲干求卿相。結交貴游。弋取貨利。以肥其身家耳。作畫亦然。初下筆時。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贈某達官。必不虛發。某幅贈某富翁。必得厚惠。是其卑鄙陋劣之見。已不可響邇。無論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過詩畫之蠹耳。

畫中之山水。猶文中之散體也。畫中之花卉翎毛人物。猶文中之駢體也。駢體之文。烹鍊精熟。大非易事。然自有蹊徑可尋。猶之花卉翎毛人物。自有一定之粉本。即白描高手。亦不能盡脫其程矱。若倪黃吳王諸大家山水。此即韓蘇之文。如潮如海。惟神而明之。則其中淺深布置。先後層次。得心應手。自與古合。使僅執一筆二筆以求之。失之遠矣。

作畫起手須寬。以起勢與奕棋同。若局於一角。則占實無生路矣。然又不可雜湊也。峯巒拱抱。樹木向背。先於布局時安置妥貼。如善奕者落落數子。已定通盤之局。然後逐漸烘染。由淡入濃。由淺入深。自然結構完密。每見今人作畫。有不用輪郭。而專以水墨烘染者。畫成後。但見烟霧低迷。無奇矯發拔之氣。此之謂有墨無筆。畫中之下乘也。

耕烟畫設色穠膩。司農畫神氣重滞者。皆爲贋品。或題款與印章皆逼眞。而其畫則贋者。乃是門

下士代作。如楊西亭。王東莊。李匡吉諸家是也。較之近人贋作則迥勝矣。且有款印皆真。畫未盡出色。而游行自在。兼有書趣者。特當時不經意之作。其風骨與人迥不同耳。

京師琉璃廠肆。所見古名家畫。大半皆贋品。然亦有絕妙之作。曾見黃鶴山樵雪景。紙本立軸。長三尺許。闊一尺五寸。款用隸書。畫筆道古靜穆。斷非近人所能舉步。索價甚昂。余斷不能購。細玩竟日。歸而夜不能寐。明日晨起覓之。則已爲有力者攜去矣。

吾州賞鑒家。向推陸聽松山人時化。畢竹癡老人瀧。兩家書畫。甲於吳郡。惜余不及見其美富也。虞山收藏。莫富於板橋張氏。余客張氏凡七年。所見古大家名家。目不給賞。而大癡之春林遠岫圖巨幛。尤卓絕千古。友柏主人題其齋曰。春林仙館。余坐臥其中。徧覽眞蹟。日夕臨摹。楮墨間若有所得。館傍有古柏一株。聳幹千尋。屈曲盤鬱。主人笑謂余曰。此黃鶴山樵筆意也。既而主人歸道山。其家中落。畫遂失散。春林巨幛。聞以八百金售歸他氏矣。迴憶向之剪燈溫酒。評畫談詩。不數年間。人琴俱亡。風流頓盡。言之慨然。主人名大鏞。字鏡之。友柏其自號也。博雅工詩。爲學宮弟子有聲。以明經貢成。均不得志而終。

聽松山人書畫說鈴云。國朝畫手如王奉常時敏。王廉州鑑。王司農原祁。王山人翬。惲布衣格（後改壽平）吳處士歷。較之宋元大家。有過之無不及。眞而佳者。今已罕見。

又云。凡名蹟卽信而有徵。於眞之中辨其着意不着意。是臨摹舊本。抑自出心裁。有着意而精者。心思到而師法古也。有着意而反不佳者。過於矜持而執滯也。有不着意而不佳者。草草也。有不

着意而精者。神化也。有臨摹而妙者。若合符節也。有臨摹而拙者。畫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機趣發而興會佳也。有自出心裁而無可取者。作意經營而涉杜撰也。此中滋味。慧心人愈引愈長。與年俱進。扞格者畢世模糊。用心亦無益也。

又云。書畫無款非病也。宋人無款而且無印者甚多。凡院本而應制者。皆無印款。如馬夏諸公。或於下角偶於樹石之無皴處。以小楷書名。李龍眠能書而不喜書款。今人得眞蹟。而必於角上添龍眠李公麟五字。罪大惡極。

又云。書畫不遇名手裝池。雖破爛不堪。且包好藏之匣中。不可壓以他物。不可性急而付拙工。性急而付拙工。是滅其蹟也。拙工謂之殺畫劊子。今吳中張玉瑞之治破紙本。沈迎文之治破絹本。實超前絕後之技。爲名賢之功臣。

書畫書錄解題

溪山臥游錄四卷　清　盛大士撰

是編一二兩卷。多論畫法。或雜鈔前人論畫語。大致服膺麓臺。而以虞山派爲不甚可法。謂畫法中。亦尚有

可采者。三四兩卷。記其同時畫人。與所交游。兼及題贈諸事。亦嘉道間畫史資料也。其無一定體例。蓋本爲隨筆劄記。後始輯以成編者。墨林今話謂其類周櫟園讀畫錄。不盡然。

山南論畫

崑山 王學浩椒畦 著

作畫第一論筆墨。古人云。乾濕互用。粗細折中。筆之謂也。用筆有工處。有亂頭粗服處。至正鋒側鋒。各有家數。倪高士。黃大癡俱用側筆。及山樵。仲圭俱用正鋒。然用側者亦間用正。用正者亦間用側。所謂意外巧妙也。用墨之法。忽乾忽濕。忽濃忽淡。有特然一下處。有漸漸漬成處。有淡蕩虛無處。有沉浸濃郁處。兼此五者。自然能具五色矣。凡畫初起時須論筆。收拾時須論墨。古人所謂大膽落筆。細心收拾也。

王耕煙云。有人問如何是士大夫畫。曰。只一寫字盡之。此語最爲中肯。字要寫。不要描。畫亦如之。一入描畫。便爲俗工矣。

張浦山云。凡畫須毛。毛字從來論畫所未及。作畫時須意在筆先。或先畫路逕。或先畫水口。或樹木屋宇。四面布置粗定。然後以山之開合向背湊之。自然一氣渾成。無重叠堆砌之病矣。董宗伯云。畫須四面生來。不可一邊生去是也。雨窗漫筆云。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火。遇古人眞跡。以我之所得。向上研求。看其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安放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必於我有出一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摹畫之法。此論最確。山之輪廓。先定其劈破囫圇處。次看全幅之勢。主峯多正。旁峯多偏。正峯須留脊。旁峯須向背。意到筆隨。不能預定。惟善學者會之耳。

畫石之法。方者用折。圓者用鈎。順其勢也。

畫中設色。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若使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必至如塗塗附矣。

點苔最難。須從空墜下。絕去筆迹。卻與擢不同。擢者禿筆直下。點者尖筆側下。擢之無迹。筆爲之。點之無迹。用筆者爲之也。嘗見黃鶴山樵江山漁父圖。其點苔處粗細大小。無一可尋筆迹。眞得從空墜下之法。及細閱耕煙麓臺之作。俱未空行絕迹。然後知此法之不傳矣。

董宗伯云。畫以造化爲師。唐六如云。畫當爲山水傳神。談何容易。何論前代。本朝各家。卽元季四家。亦只是筆墨精妙。未能爲山水傳神也。余家所藏北苑平湖垂釣圖。庶幾近之。

青綠一道。王耕煙嘗自謂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此爲深於甘苦之言。就余所見。唐之小李將軍。宋之王晉卿畫。覺耕烟之作。猶遜一籌。蓋小李之青綠作千年計。晉卿亦可六七百年。若石谷亦可三四百年。此其別也。

沒骨法始於唐楊升。董文敏嘗效其峒關蒲雪圖卷。余病其少古意。後於毘陵華氏。見其雪中待渡圖。眞是匪夷所思。文敏所仿。特用其畫法耳。仍是文敏本色。非楊升後塵也。

跋

椒畦先生。少以辭翰名世。足跡半天下。晚年居鄉。其胸中不可一世之概。皆發舒於筆

下。故不猶乎人。而獨開生面也。詩文宗韓杜。書法晉唐。其畫得婁東嫡派。中年以後。參宋元而上。直入癡翁之室矣。炳從先生游時。年已七十。築室玉峯之陽。養文奉母。不復作萬里游。暇日出論畫數則。授炳曰。六法一道。盡於此矣。宋元名跡。稀如星鳳。指錯外玉峯云。此董北苑江南山粉本也。畫惟一縱一橫耳。汝其勉之。炳追述遺訓。謹誌篇終。

道光二十六年元旦。松江弟子顧炳。

畫譚

夫椒山人　張式抱翁　著

竊謂詩文書畫。其事不一。其理則同。善讀書者。不難隅反。顧好古者旣不多。庸論者轉不少。學者難衷焉。余因歸之心源。推之筆陣。揆以古訓。正以始基。一出以邇言也。曰畫譚。凡三十五則。四千二十字。

凡事之誤。多誤在鄉愿之口。故聖人深惡之。僞君子。儒者之鄉愿也。老學究。學者之鄉愿也。後人擬撰執筆圖。書家之鄉愿也。書生據典證畫理。畫家之鄉愿也。蓋格形迹。蔽神明。不通似通。最爲惑人。苟非好學而敏者。何能辯其惑也。先一語以正之曰。心有主。

士人學畫。只要求道古人。不必問道庸史。若畫工之流。只要問業庸史。不必求道古人。此士氣院習之判也。若曰私淑。不如親炙。則仍類粤人之鎛。秦人之廬矣。韓昌黎謂舜禹周孔道統相傳。其相去至千百年。何嘗非私淑得來。道且以私淑傳。矧道之餘事乎。

王右丞曰。畫道之中。水墨爲上。上與尙同。非上下之上。後人誤會。竟認水墨爲上品。著色爲下品矣。右丞謂畫以水墨而成。能肇自然之性。黑爲陰。白爲陽。陰陽交構。自成造化之功。故著色畫亦以水墨畫定。然後設色。而皮相者遂以水墨著色分雅俗。殊不知雅俗在筆。筆不雅者。雖著墨無

多。亦汚人目。筆雅者。金碧丹青。輝映滿幅。彌見清妙。或問余曰。墨畫與著色孰難。答曰。余筆蘸墨落紙時。當爲青黃赤白之色。及筆蘸色時。又當爲墨揮灑之而已。

余十餘歲卽喜畫戲。有老生誚余曰。子書法絕佳。作畫用筆油滑。有妨於書。余心知其非。年幼不敢抗言。遲二年。此老與釋雲巖遇。又以斯言告雲巖。雲巖曰。是鬆勁。不是油滑。油滑不是用筆。行家畫鋪或然。若吾儕石稜山腦筆筆頓。柳線松針筆筆收。老生訝曰。收何得尖。雲巖曰。寫字撇捺趯皆尖。未嘗不收也。是之謂用筆。

善學書者。要臨古帖。見古迹。學畫亦然。士子若游藝扇頭小景。卽看時行畫傳。演習連絡。再得墨韻濃淡之情。便可寄興。如欲入門成品。須多臨古人眞迹。多參古人畫說。古人畫說。各有精義。古人眞迹。其法具在。善學者體味而尋索之。自能升堂入室。但入手不宜雜獵。擇一種可領略者臨習之。測度其規模。料理其墨采。愼重其筆脚。要接神在空有之間。活活潑潑。一筆是筆。循循有序。用心日久。漸近自然。纔知畫之妙理乃爾。旣悟畫理。則諸家之門徑可尋。胸中之爐錘可化。心忘意到。出入宋元。猶運之掌。若但局於一家。不能兼通衆妙。亦難成立。近日婁江人多祖麓臺。如皋與化多祖板橋。襲其形體。若將終身。杭人書專學山舟。陳白洲曰。杭州自山舟後無書家。蓋譏其囿於習也。

初學臨時。忌與古迹離。離則失形。尤忌卽。卽則失神。不卽不離。如射中鵠的。如晶照日火。

落筆起筆。急落急起而不亂。行筆轉折脫卸是關捩子。隔蹬及混下均非也。假曉書草體天字。篆文乃字。三曲有三脫卸。若混下去。形如死蚓。精神何以寄託。作畫下筆。要有凹凸之形。全在轉折

中得來。轉折能知脫卸。行筆之道。思過半矣。

作書貴泯沒痕迹。不使筆筆板刻在紙上。作畫亦然。沒筆痕而顯筆脚。謂之書畫。運筆是也。沒筆脚而露筆痕。謂之描畫。信筆是也。故畫有刻剝精工。命爲專門。終難免郭若虛所謂雖號畫而非畫者。畫畫盤礴點染。有神明不測之妙。卽趙吳興詢錢玉潭之士夫畫也。絕去畫師習氣。方有士氣。揚子云。書心畫也。此氣卽吾人之心畫。畫之貴貴此。

言身之文。畫心之文也。學畫當先修身。身修則心氣和平。能應萬物。未有心不和平而能書畫者。讀書以養性。書畫以養心。不讀書而能臻絕品者。未之見也。

學畫又當先學書。未有不能書字而能書畫者。昔人云。當以草隸奇字法爲之。故曰書畫。今試以古人眞迹。拈筆脚細審之。其出筆行筆。沉著痛快。無迹可尋。與書法用筆何異。若不諳此竅。雖日師古人。越工越遠。猶臨帖之刻畫痕稜。而不求用筆。依樣葫蘆。終無益於書道。質爲神之母。筆脚質也。今人見名畫。漫稱邱壑神韻之勝。卽分解其妙處。無非高不可攀。使學者興望洋之歎。亦厄才之一弊也。若抉其源。星宿海斷是筆脚。

書追晉唐。書之正法。山似畫沙。樹如屈鐵。畫之上品。否者縱令成就。不過逞巧弄筆。因媚俗以傳耳。悟得筆在提運。纔透得過此關。腕掌覆平。肩肘純暢。運筆之體也。提轉收束。不偏不倚。運筆之用也。要皆條目非綱領。綱領在直管提鋒。能力透筆尖耳。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提筆之形神。古人以此八字盡之。提筆方能破信筆。故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人知信筆有把握。而不知提筆更

有把握。信筆用偏力。提筆得全勁也。余學書二十年。始悟提筆運腕之法。然後知米南宮爲陳寺丞懸腕作蠅頭楷。不是故意矜張。

用筆有三等。懸腕運筆。鍾王及米董皆然。此一等也。側腕捉筆。好古自用。終成外道。又一等也。曲腕搖筆。世俗通行。又一等也。

畫之用筆。先要領會得工拙二字。何謂拙。曰不理筆情。曰不得勁。曰滯。曰了。曰捉。曰亂。曰複。曰顢頇。曰直注。曰蓄迹。曰做作。何謂工。曰落筆得勢。曰轉折不混。曰向背合度。曰粗細相和。曰圓不直強。曰側不匾塌。曰率不野。曰熟不甜。曰沉著。曰盧和。曰巧妙。曰渾成。曰心靜神怡。心靜神怡。與筆何有。卻是用筆之第一關口。

筆法既領會。墨法尤當深究。畫家用墨。最喫緊事。墨法在用水。以墨爲形。以水爲氣。氣行形乃活矣。古人水墨並稱。實有至理。

用墨以盌中墨水爲主。硯上濃墨爲副。盌中墨水。要脊筆飲。墨有宜貪。有宜吝。吐墨惜如金。施墨棄如潑。輕重淺深隱顯之。則五采畢現矣。曰五采。陰陽起伏是也。其運用變化。正如五行之生尅。

畫山水以氣韻生動爲主。纔能使筆墨。未下筆時。全幅局勢。先羅胸中。然後從樹起。樹先從中心分幹發枝處下筆。次及幹及枝。次及根及葉。疏密向背。曲折參差。而文從理順。樹之大概如此。次坡石山嵐輪廓。次橋彴宇舍人物及遠樹。次山石布皴。次渲染設色。次點苔。反覆漸進。襯淺提

深。氣色墨暈。隨在寓焉。一幅之大概如此。雖各體畫法不同。總之以主爲先。所謂宜於大處落墨。勿於粹處積起。或從局面約略措置。或用炭條朽筆。先規形勢。或分三截。一層一層畫又。或深淡交加疊潤。或落筆不再加筆。說者不能鑿空。學者亦不可鑿空。詳審古人墨迹。自有分曉。斷不可依俗手爲入門路徑。先入者爲主。旣入退出最難。全幅局勢。先羅胸中者。下筆時是筆筆生出。不是筆筆裝去。至結底一筆。亦便是第一筆。古所稱一筆畫也。氣韻雖曰天稟。非學力不能全其天。老杜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得破古人墨迹。則觸處透空。自然生動。使筆墨者。借筆墨以寄吾神耳。

展紙下筆。理會章法。爲一大事。布置經營。如著棊下子。格格可下子。格格不可亂下子。紙素上處處可落墨。處處不可亂落墨。棊有棊路。畫有畫理。一著失當。勢卽敗矣。一幅畫凡中截下截上截。無一定之勢。却有一定之理。巉山樹木與淺壖者不同。地勢使然也。三尺紙畫一尺畫。餘紙雖無畫。却有畫在。如將三尺紙摺就一尺畫之。抽直審視。則此外皆餘紙。不在畫內。縱使應筆再畫。卽分合如宜。關鎖合法。氣機必不完固。氣機完固。經營章法之樞矣。

烟雲渲染。爲畫中流行之氣。故曰空白非空紙。空白卽畫也。古人一樹一石。皆得烟雲之致。近日貌襲倪黃者。視烟雲爲了手事。吾願學者挽之。使畫道一變。筆墨位置。不外通氣有神。互用虛實。經營詳略是也。筆有舌。墨有眼。呼吸照應。有略此而通彼者。有實此而通彼者。畫此處。眼光只在此處。何異堆假山之工匠。要之書畫之理。玄玄妙妙。純是化機。從一筆貫到千筆萬筆。無非相

生相讓。活現出一箇特地境界來。

唐子畏以郭恕先筆意畫靈巖積雪圖。絕似靈巖。雖婦人小子識靈巖者。見而呼爲靈巖也。董思白用黃一峯筆意畫毗山讀書圖。絕不似毗山。不特山體不類。卽居房水口。亦毫不干涉。然二圖各臻其妙。使二圖筆意倒用。則失山水家之體度矣。

畫人物自顧陸張吳以來。代有傳家。虎頭意在筆先。道子神生畫外。虎頭用筆如絲。循環超忽。道子用筆如蓴菜條。變化縱横。後如趙子昂祖虎頭。鐵線紋也。李伯時祖道子。蘭葉紋也。顧吳二派。至今講筆法者。不能出其範圍。正如山水家之南北二宗。

人物衣褶。要柔中生剛。毫釐分寸。須見筆力。有重大而條暢者。有精潔而縝密者。凡十八法。其略曰。高古琴絃紋。游絲紋。鐵線紋。顫筆水紋。撅頭釘紋。尖筆細長撇捺折蘆紋。蘭葉紋。竹葉紋。枯柴紋。蚯蚓紋。行雲流水紋。釘頭鼠尾紋。總要順適緊峭。以狀高深傾斜。轉摺飄舉之勢。白描貴潔淨勻細。不滯不纖。水墨貴蒼古雄偉。沉著清眞。學畫者先求筆法清眞勻細。猶學書之先楷篆而後行草也。

下筆先後在取順取勢。人則先面。面則先鼻。先面後手足。先肩後臂。先衣後裳。譬彼寫花卉。亦葉因花附。總之有主而後有賓。先後之法。不外是矣。

吳生作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自足先。卽取順取勢之意。

人物有行立坐臥四勢。古怪秀雅四種。下筆時要先得其氣象。氣象既得。神采自眞。不則何異傀

孟衣冠。

人之難畫者手足。手之執持。足之行立。一乖於法。體且僵矣。手大可掩半面。足履長過手半。肩無三面闊。身體縱三橫五。屈伸結搆。能於手足安頓。脈絡自然通暢。

四體妍媸。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此爲寫眞言之。其實凡畫人物皆然。人之一身。英爽俱發於兩目。下筆稍不合法。便無精采。畫目宜方。方則風雅耐觀。點睛先要寫其圓圈。然後以淡墨實之。纔有神氣。鬚髮毛根出肉。疎密相間。不可排列整齊。畫身宜高聳豐隆則近古。身之長短。以面爲主。立七坐五蹲三。

人物傅采。輕色與用墨水同。或染著。或借襯。或實塡重色。亦須薄著。然後逐徧勻加。惟粉色不宜疊著。著色時亦有次第。重者爲後。生紙色上罩礬水。再著不沁。驗礬入水。得味足矣。凡色切忌塗。薄施爲妙。花卉色重者墨輕。墨重者色輕。亦有色重墨重者。純色沒骨者。純墨寫意者。各隨體裁。神寓約略濃淡之際。韻生紙墨相發之間。無若蘸綵者則善矣。山水著色。亦在用水。水澤要經營。色髓要慘澹。錯采而成片段。不傷氣而色厚。錯采則不平。成片段則不碎。

重色粉色。用膠要當。夏如漆。冬如冰。此大略也。著色後罩礬水。膠性滑。礬性澀。則併結。過分則脆裂。冬月不礬亦可。膠重黏滯。膠輕易脫。膠宿敗色。生紙烘染。墨水中略入膠。便和得開。烘即烘雲托月之烘。非用火也。生紙水沸。用副紙覆抑即止。

烘染暈痕。以淸水筆雙管相調。不可使筆頭相撞。其法一管豎用。一管橫匿入虎口及中指無名指

之間。相調俱如是調法。將指背伸。則竪筆亦橫。大指食指緊夾竪筆及虎口橫筆。小指名指向掌曲。則橫筆頭垂出。遂將中指鈎進竪筆。順用中指甲挑出橫筆。與食指鉗住。鬆虎口探出。

製色諸譜所載不甚同。即今專門家雖各擅其法。實不甚相遠也。玆言梗概。研求精妙。更有進者。石青石綠硃砂。謂之重色。製法同。初置研鉢中。攙入清膠水研。研至無聲。再冲入沸湯。提作三等色。提用椀三。將色和水傾入一隻內擂。碇。即再傾一隻。略碇。又再傾一隻。第三隻碇定。將水棄去。三椀色深淡各異。畫家謂之頭青二青三青。臨時入膠水用。花青（即靛花）製與重色相反。惟取標汁。以多研爲妙。青有丸散二種。散青先用絹包泡。或置銚煎。易水數次。則水無殷色。丸青形如螺。亦如柏子。色紺。先將沸湯泡。易去紺水。總使色淨水清爲度。青中紺殷既除。然後研。乃入清水少許。研若墨漿。更加入濃膠研。再冲沸湯擂。和解其膩。以浮標試膠。法以筆蘸標水著紙。能和即可。不勻和再入膠脚。既碇。傾面上標水。用煨火收乾。脚盡棄去。胭脂用熱水泲棄綿。或烈日暴乾。或煨火收入膠少許用。藤黃只消水化。藤黃和花青曰汁綠。花青合胭脂爲紫。入粉曰粉紫。赭石產廣山者佳。黃赤之間。而無鐵色爲上。亦須入膠。鉛粉鄒小山花卉譜載粉不可烝。今觀小山眞迹。粉多黴變。製粉究以惲氏之烝而後研提者爲良。（粉畫忌與皮衣同藏。硝氣能還鉛色。）

作畫便要世人叫好。非固基之道也。世人所見。止於牝牡驪黃耳。世人遇世人畫則賞。解人遇解人畫則賞。昔人言之矣。第因賞而爲學。非眞學者也。吳仲圭與盛子昭同時同里。人競好子昭。而仲圭不務世俗一時之好。陳章侯臨周仲朗畫。觀者曰。已勝藍本。章侯曰。此所以不逮處也。此在志於

道者自主之。

題畫須有映帶之致。題與畫相發。方不爲羨文。乃是畫中之畫。畫外之意。

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畫之能事盡乎。曰能事不盡此也。從古人入。從造物出。試以古人之學證古人。古人豈斤斤筆墨之間者哉。